

有鳥名曰羗鵒。徐前師曰：五著皆備。此別鵒也。熱
黑色多子。軍傳是必射雕者。服虔曰：雕一名鵒。黑色多子。
可以其毛作矢羽。按廣雅：鵒鵒鵒鵒也。結
言之。許雕鵒爲一。鵒爲一。析言之。

皆備
也
小羌

山云云蓋本說文不知字何以作鷓李百京廣韻十从鳥

[illegible]

不得因鴉與梟音近謂爲一物又不得因雌

鴉與鴟。鴟音近。謂爲一物也。雖舊不可單言。雖鴟不可

因一字與他物同謂爲一物。寧鳩也。風毛傳同。方言曰。

唐寫本五篇校段

宋飛有工。爾過寧女匠。鷓鴣歲許。著名陸璣曰。鷓鴣似黃

既取我子之鳥而雪之其不坤鳥名多自詩問羅一句正

从鳥。𪗇聲。𪗇，古穴切。𪗇，鳥也。小廣名曰。从鳥。𪗇。

畢虞也。釋鳥。鳥畢虞。虞。釋文。爲本。或作鳩。說

有象主守之官。按此澤虞之意謂若周鼎之澤虞也。楊

唯云鴈鳴或謂之鶯鶯蓋尸鳩之一名耳孫氏乃援以注

从鳥方聲。𪚩，各鳥。𪚩，𪚩也。

唐寫本玉篇校段注本說文



徐前師 著

唐寫本玉篇校段注本說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寫本玉篇校段注本說文/徐前師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325 - 4712 - 8

I. 唐... II. 徐... III. 說文—研究 IV. H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35523 號

唐寫本玉篇校段注本說文

徐前師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顧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9.625 插頁 2 字數 220,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4712 - 8

H · 52 定價: 2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已审阅

子居 11-01-12, 17:08

序

看了徐前師的書稿《唐寫本玉篇校段注本說文》，很高興，有幾點感想。

我想，如果段玉裁生前能看到《原本玉篇殘卷》，就不能有這本書了。這本書的寫成，首先是時代的賜予。《原本玉篇零卷》在清末從日本影印回國出版，至今約有一個世紀吧，為什麼只有前師拿這《殘卷》來比勘段注本《說文》？這大概因為他在《段注》研究中能做有心人、肯下苦功夫。

前師寫這本書用了三年時間，很值得。這書在學術上有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正大徐本《說文》之訛，二是訂今本《玉篇》之誤，三是明段校之得失。但自然，“箭”須是好箭，如有鏽蝕，就得磨去。因此，前師先要覬正唐寫本《玉篇》傳寫上的訛誤，如指出《品部》“𡵓”字釋文“品聶也”應作“𡵓聶也”，即是一例。

校書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我欣喜看到，書中没有空話，沒有戲說，沒有故作驚人之筆，唯有認認真真的校勘、扎扎实實的考證、孜孜不倦地為《說文》學之興盛所作出的一份努力。

胡奇光

2007年11月23日

凡 例

1. 本書主要以唐寫本《玉篇》比勘段注本《說文》。段注及唐寫本《玉篇》的有關問題論述見“緒論”和“附錄”。

2. 按照段注本《說文》的部序、列字次第，以唐寫本《玉篇》所引《說文》逐一進行比勘。

3. 每條比勘先引《說文》，次段注，次唐寫本《玉篇》（《說文》即段注本《說文》）。根據需要，酌情引用二徐本內容。若段注只有釋義而無校勘，一般不引段注；段注雖無校勘但有助於理解或涉及語言文字研究，可資比較的內容，亦酌情引用。

4. 引述《說文》、段注和唐寫本《玉篇》的文字，每條比勘用一個段落。“重文”適當保留籀文，它均用楷化字。

5. 凡《說文》某部之字首次出現，標明《說文·某部》，以下同部者只標《說文》。唐寫本《玉篇》被釋字與《說文》同部，則只標明唐寫本《玉篇》；標明唐寫本《玉篇·某部》，以明唐寫本《玉篇》和《說文》收字歸部的異同。

6. 《說文》、唐寫本《玉篇》後的數字分別指該被釋字（“字頭”）在段注（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和唐寫本《玉篇》（見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中的頁碼。唐寫本《玉篇》異體字一般以“字頭”出現，如果和前面所引被釋字同頁，或緊接下頁，則以“又云”表示，不另標頁碼。所引《正續一切經音義》（慧琳、希麟《正續一切經音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注明卷數、頁碼。

7. 同部之字，唐寫本《玉篇》列字次序和《說文》同異，不一一注明。

8. 凡唐寫本《玉篇》所引《說文》與今本《說文》相同、段注亦無異辭者，則僅指出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同。否則，除校以唐寫本《玉篇》，另舉相關材料進行討論，旨在明確今本《說文》之是非，段校之得失；或下己意，或存疑，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9. 唐寫本《玉篇》黎、羅二本在內容和文字方面頗有出入，對於二本共有部分且相同者，引一種；有出入者，舉兩種以資參證。

10. 唐寫本《玉篇》有不清晰和缺損的字，“◇”代表難辨字，“△△”代表缺損字。

11. “附錄”所引材料已見比勘部分，故相關校勘往往省略，亦不再注頁碼，請參考比勘部分。

目 錄

序	1
凡例	1
緒論	1
一、段玉裁及其《說文解字注》	1
二、顧野王《玉篇》及寫本《玉篇》零卷	4
三、《玉篇》零卷的抄寫者及抄成時間	7
四、唐寫本《玉篇》的部首、部首次第及所存被釋字數	17
五、唐寫本《玉篇》的文獻價值	22
唐寫本《玉篇》比勘段注本《說文》	29
气部	29
犛部	29
告部	30
口部	30
凵部	31
𠂔部	31
此部	32
辵部	32
品部	33
龠部	34
册部	34
𠂔部	35

只部	37
肉部	37
十部	38
言部	38
詰部	67
音部	68
彌部	69
鬥部	70
卜部	70
用部	72
爻部	73
爻部	73
放部	74
竹部	74
刀部	75
左部	77
工部	78
甘部	78
旨部	79
曰部	79
乃部	81
丂部	81
可部	83
兮部	83
号部	84
亏部	84
丿部	85

食部	85
高部	96
𠂔部	97
攴部	97
韋部	97
木部	98
市部	98
邑部	99
晶部	100
禾部	101
米部	101
宀部	101
冂部	102
巾部	103
𦘒部	103
臥部	104
舟部	105
方部	108
欠部	108
𩚑部	119
次部	119
鬼部	120
厶部	121
嵬部	121
山部	122
岫部	129
戶部	129

广部.....	130
厂部.....	137
危部.....	142
石部.....	143
卒部.....	150
心部.....	150
水部.....	151
谷部.....	168
雲部.....	168
魚部.....	169
門部.....	170
女部.....	170
留部.....	171
系部.....	171
糸部.....	172
素部.....	212
絲部.....	213
率部.....	214
土部.....	214
力部.....	215
金部.....	215
車部.....	216
白部.....	225
阜部.....	225
囧部.....	240
亼部.....	242
附錄.....	245

一、段玉裁的《玉篇》研究·····	245
二、段注校勘得失例說·····	253
三、唐寫本《玉篇》中的《字書》·····	263
四、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的特點·····	269
五、唐寫本《玉篇》抄寫錯誤舉例·····	276
六、唐寫本《玉篇》的“互見法”·····	284
主要參考文獻·····	289
後記·····	293

緒 論

一、段玉裁及其《說文解字注》

許慎《說文解字》^①(以下簡稱《說文》)是漢語言文字學史上極其重要的著作。《說文》問世不久即受到高度重視。一方面,鄭玄注經、應劭著《風俗通義》已引用許書,^②到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孔穎達《五經正義》、顏師古《漢書注》、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等一批具有深遠影響的著述也都大量徵引了《說文》。《說文》在唐代還成為科舉考試科目之一,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③可見《說文》學地位之高。另一方面,《字林》、《玉篇》等仿《說文》體例而成的字書也相繼出現。五代、宋初,徐鉉、徐鉉兄弟對《說文》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校勘整理。徐鉉奉詔校定的《說文》,世稱大徐本,即今通行本《說文》;徐鉉著《說文解字繫傳》,世稱小徐本。《說文》經二徐整

①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

② 如《周禮·冶氏》“重三錡”,鄭玄注:“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錡,緩也。’”又《禮記·雜記》“載以輶車”,鄭玄注:“輶讀為輶,或作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輶。’”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915頁、第1549頁。《內部》“輶”字段注:“仲遠書多襲用《說文》也。”

③ 《四庫全書》(第22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3頁。

理，許書原貌得以復見。今天，《說文》仍然是漢語言文字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

清代小學昌盛，《說文》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出現了《說文》學四大家，其代表作：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筠的《說文釋例》和《說文解字句讀》、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其中，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最著名、成就最大。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號茂堂，江蘇金壇縣人，乾隆舉人。曾在貴州、四川等地任知縣。他早年師事戴震，是乾嘉學派的著名學者，傑出的文字訓詁學家。段君一生著述甚富，他在《說文解字注·敘》“理而董之”注中提到的就有《六書音均表》、《古文尚書撰異》、《詩經小學》、《毛詩故訓傳略說》、《說文解字注》等多種，其中，《說文解字注》是他的代表作。

《說文解字注》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對《說文》進行了系統校勘。《說文》雖經大、小徐校定，可是，存在的問題仍然很多。段玉裁曾感慨地指出：“甚矣此書考證之不可緩也。”^①又說：“凡讀許書當先校正。”^②為了校勘《說文》，段玉裁先根據毛氏汲古閣刊大徐本《說文》撰寫了《汲古閣說文訂》。^③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開始編纂長編性質的《說文解字讀》，歷時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告成，共五百四十卷。然後對《說文解字讀》進行修改、整理，於嘉慶十二年(1807)終於寫成《說文解字注》(以下

① 《支部》末都數注。

② “纂”字段注。

③ 經本植先生在《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與〈說文解字注〉》中說：“《說文注》對許慎《說文解字》之增刪校改，是以《汲古閣說文訂》為基礎的。”載《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年，第3期，第74頁。

簡稱“段注”)。到嘉慶二十年(1815)段注得以刊行,從編纂到刊行,前後達四十年之久。段注問世後很快贏得了崇高聲譽,被公認為解釋《說文》的權威性著作。王念孫在《說文解字注序》中推許道:“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王筠說:“段氏書體大思精。”^①

段注有經韻樓原刻本及重刻本,本書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據經韻樓影印本。^②

然而,段氏的校勘也存在不少錯誤,從主觀方面來說,前人批評段氏盲目尊許和過於自信。盲目尊許則不僅看不到許書的錯誤,甚至還會為其錯誤進行辯護;過於自信則往往失於武斷,導致其增刪篆文,改易說解,常有不當之處。從客觀方面來講,阮元《段氏說文注訂·敘》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況書成之時,年已七十,精力就衰,不能改正,而校讎之事,又屬之門下士,往往不參檢本書,未免有誤。”^③因此,段注問世後即出現了一批糾補其失誤的著作。如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徐松《說文段注札記》、桂馥《說文段注鈔案》、龔自珍《說文段注札記》、鄒伯奇《讀段注說文札記》、馮桂芬《說文段注考證》等。近幾十年來,有關段注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現,其中亦不乏糾補段注失誤的論文或專著,有影響的如郭在貽《〈說文段注〉之闕失》、^④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等。就目前而言,用以校訂《說文》、糾補段注的各種材料中,唯黎庶昌、羅振玉在日本收集到的寫本《玉篇》零卷最值得重視。

① 王筠《說文釋例序》,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

②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一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277頁。

④ 《郭在貽文集》(第一卷),中華書局,2002年。

二、顧野王《玉篇》及寫本《玉篇》零卷

顧野王的《玉篇》是繼《說文》、《字林》之後我國語言學史上又一部極具影響的字書，也是我國第一部以楷書為收字對象的字書。

顧野王(519—581)，字希馮，吳郡(今江蘇吳縣)人。《陳書·顧野王傳》：“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又云：“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①可見，野王是梁代學識淵博、著述頗豐的學者。此外，顧氏事迹還見於《南史》、《建康實錄》、《吳地記》、《吳郡志》。^②

《玉篇》成書于梁武帝大同九年(543)。但相關資料所載《玉篇》的成書時間和野王撰成《玉篇》時的官銜有不一致之處。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文字篇》云：“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③《大廣益會玉篇》題辭曰：“《大廣益會玉篇》一部並序，凡三十卷。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

① 姚思廉《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第399、第400頁。

②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6頁。

③ 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中華書局，2005年，第7頁。

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本。”而《隋書·經籍志》和《日本國見在書目》說：“《玉篇》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撰。”於是，《玉篇》成書時間有梁、陳之異，顧氏官銜有“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和“左將軍”之不同。據朱葆華考證，《大廣益會玉篇》所云“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是宋人搞混了”，因為顧氏除黃門侍郎在陳太建年間，而任太學博士則在梁大同四年，《玉篇》成書時間當以“梁大同九年”為是。^①

《玉篇》問世後屢經修改。書成不久，簡文帝認為“詳略未當”而令蕭愷等人刪改。《南史》卷四十二《齊高帝諸子傳上》：“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于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②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孫強對《玉篇》進行了增字減注的修改。^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玉篇》三十卷，梁顧野王

①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9—17頁。

② 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第1074頁。

③ 孫強增改《玉篇》在高宗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唐代有兩個“上元”年號，即高宗上元(公元674—676年)和肅宗上元(公元760—761年)。我們注意到不同的文章中有不同的說法，這裏不得不指出。如：

陳建裕、高其良《〈玉篇零卷〉與〈說文〉的校勘》說：“唐上元元年(公元761年)，處士孫強對《玉篇》增字減注，遂成上元本《玉篇》，也叫孫本《玉篇》。”又說，“《說文》、《玉篇》自成書至公元761年間……無人對二書進行增損竄改”。《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第59頁和第60頁。

吳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和傳抄的時代》：“孫強增字在肅宗上元年間，即公元760—761年。”《辭書研究》，1984年，第六期，第132頁。

劉友朋、高薇薇、賴嵩元《顧野王〈玉篇〉及〈玉篇〉對〈說文〉的匡正》說：“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天中學刊》，1998年第3期，第57頁。

黃孝德《〈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統》一文中有“其時，《玉篇》在國內，已有了唐上元元年(760年)孫強的增字本”和“孫強為《玉篇》增字是在唐上元元年(674年)”兩種說法。《辭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第二期，第148、第152頁。

陳建裕《〈玉篇〉研究綜述》：“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南國處士孫強對《玉篇》增字減注，世稱‘上元本’。”《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二期，第71頁。(轉下頁)

撰，唐孫強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經孫強增改過的《玉篇》通常稱作上元本。

宋代，陳彭年、丘雍等對《玉篇》又進行修訂，定名《大廣益會玉篇》，即今通行的《玉篇》（以下或稱《玉篇》或稱今本《玉篇》）。

段玉裁屢次指出，今本《玉篇》為孫強輩所增竄。^①所謂“孫強輩”，可指孫強，也可指孫強之類的人。有資料顯示，唐代，除了上元本，《玉篇》還出現過多種增刪本。楊守敬說：“是則增損顧氏之書，在唐代已有數家。”^②楊氏自注云：“釋慧力《像文玉篇》、趙利正《玉篇解疑》當別自為書，與顧氏原本不相亂。”此外，還有適用於大眾的簡編本！據日本學者高田時雄考證，唐代還有敦煌抄寫本及“提供給民間使用而經過改編的擁有衆多版本的《玉篇》”，“可以說敦煌本《玉篇》大致是顧野王《玉篇》的大眾化改編本”。^③唐代簡編本《玉篇》的出現，說明“在宋本以前已經存在與原本或上元本不同的《玉篇》”。^④因為要適用於“大眾”，內容的刪節、簡化在所不免，結果使“《玉篇》的面貌與顧野王的富有學問氣息的原本已有相當的差異”。^⑤今本《玉篇》

（接上頁）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在引用了澧江全善、森立之同《經籍訪古志》之後接着說：“孫強增字在高宗上元年間。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此本當定在公元760—761年之前。”《平頂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第92頁。不僅張冠李戴，而且還誤解他人之語。

① 挈、審下段注。

② 楊守敬《〈玉篇〉殘本四卷》，《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頁。

③ [日]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語言》，鍾翀等譯，中華書局，2005年，第306—313頁。

④ 同上，第311—313頁。

⑤ 同上，第313頁。

的面貌便是這個觀點的直接證明。此外，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也有寫本《玉篇》，^①有的僅存殘片。^②《新五代史》卷四十《雜傳》：“（韓）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③因為《玉篇》是仿《說文》按部首列字體例編纂的字書，所以可“以類求之”；又因為《玉篇》經過改編、刪簡，所以適用於初學。

清末，黎庶昌在日本發現寫本《玉篇》零卷，將所得零卷鈔本重新摹寫、刻印，編入《古逸叢書》。後來羅振玉在日本又有所獲。黎、羅二氏將所獲《玉篇》零卷各自輯集成書，黎氏在抄寫成冊時還有校改。胡吉宣指出：“我國黎氏摹刻本於原書有蟲蝕及墨迹稍模糊而猶可辨識者，輒空隙不依原文刊出，其所校改，尤多疏失，不明顧書體例。”^④羅氏將其所得零卷以影印方式整理出版，避免了黎氏的“疏失”。1985年，中華書局將黎、羅二氏所獲《玉篇》零卷合併影印出版，定書名為《原本玉篇殘卷》。^⑤本書即以《原本玉篇殘卷》所引《說文》材料比勘段注本《說文》。

三、《玉篇》零卷的抄寫者及抄成時間

《玉篇》零卷的抄寫者和抄成時間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因

① 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10頁。

② [日]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語言》，鍾翀等譯，中華書局，2005年，第323—327頁。

③ 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新五代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434頁。

④ 胡吉宣《唐寫原本〈玉篇〉之研究》，載《文獻》，1982年第11期，第180頁。

⑤ 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年。

為它關係到人們對《玉篇》零卷文本的認識及其文獻價值的判斷。

一般認為，《玉篇》零卷的抄寫者是留學唐朝的日本僧人。胡吉宣說：“原本《玉篇》為唐時日僧留學我國時所傳抄，攜回本國，為漢文字典首次傳入日本，故嗣後日人即以《玉篇》為中日字典之代名詞。”^①

關於《玉篇》零卷的抄寫者問題，我們從避諱和抄寫錯誤兩方面作簡要的探討。

唐高祖李淵，當避“淵”而《玉篇》零卷不避。《說文·水部》：“湫，隘下也，一曰有湫水，在周地，《春秋傳》曰：‘晏子之宅湫隘。’安定朝那有湫淵。”段注：“當作‘湫隘，湫下也’。……淵各本作泉，唐人避諱改也，今正。”《玉篇》零卷不避諱：“《說文》：‘湫水在周地，安定朝那有湫淵。’”

唐太宗李世民，唐代文獻避世字、民字。《論語·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程樹德“考異”：“《釋文》：‘紲’，今本作‘綈’。皇本‘綈’作‘紲’。《史記·弟子傳》作‘累紲之中’。《五經文字》曰：‘綈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翟氏《考異》：‘……蓋“綈”惟唐人造用，前無其字。’”^②《十駕齋養新錄》卷三“石經避諱改字”條：“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紲袞也’、‘俾民憂洩’避‘世’旁，‘《眚》刺時也’、‘眚之蚩蚩’、‘《眚》六章’避‘民’旁。”^③但是，《玉篇》零卷多處不避“世”字。如《玉篇》零卷“纍”下云：“《論語》：‘雖在累紲之中。’”又如，纍、紲、歇等字說解引《說文》或

① 胡吉宣《唐寫原本〈玉篇〉之研究》，載《文獻》，1982年第11期，第180頁。

② 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285頁。

③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柴），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6頁。其中，“紲袞”之“紲”當作“洩”。

作繼，或作縶、泄，同樣不避。^①

唐高宗李治（公元 650—683 年在位），當避“治”字。大徐本作“治”，《玉篇》零卷有引作“理”者。如《說文·糸部》：“縶，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玉篇》零卷引《說文》：“縶，亂也。一曰理也。一曰不絕也。”又如：

《說文·攴部》：“𠂔，治稼𠂔𠂔進也。”唐寫本《唐韻》殘卷（即蔣斧藏本）“𠂔”下引《說文》作“理稼𠂔之進也”，似乎是避諱所致。^②但是，《玉篇》零卷亦有不避“治”的例子：

《玉篇》零卷：“毫，蒲各反，《尚書》：‘將治毫殷。’”

《說文》：“曹，獄兩曹也。……治事者也。”《玉篇》零卷引《說文》作“獄之兩曹治事者也”。

《說文》：“厖，厖諸，治玉石也。”《玉篇》零卷引《說文》同。

《說文》：“結，治敝絮也。”《玉篇》零卷引《說文》：“結，治敝絮也。”

《說文》：“輦，治車軸也。”《玉篇》零卷引《說文》：“治車軸也。”

因此，我們很難說大徐本作“治”、《玉篇》零卷個別引作

① 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有“世用魯禮樂”、“子謂公治（治）長”、“治其賦”，可見，敦煌、吐魯番等地的唐代抄寫文獻亦不避世、治字。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9 頁、第 41 頁、第 42 頁。

② 徐朝東在“訓詁學會 2006 年學術年會暨慶祝劉又辛教授從教 60 周年學術研討會”（重慶）上提交的論文《蔣藏本〈唐韻〉所引〈說文〉考》，第 10 頁。徐朝東認為，“蔣藏本可能還是孫愐的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本。”同上，第 1 頁。徐文又舉《唐韻》殘卷“鞞，治皮”，“𦞦，夏禹治水腓無𦞦，脰無毛”，“𦞦，治牛”，“𦞦，治木”諸例，指出唐寫本《唐韻》有理、治兼用，世、且不諱的現象。蔣藏本《唐韻》成書於開元二十一年，在高宗李治之後而不避“治”，與唐寫本《玉篇》類似。按：《唐韻》“𦞦之”疑為“𦞦𦞦”之誤，考《詩》、毛傳及《釋訓》，知上古有“𦞦𦞦”一詞。寫本《玉篇》零卷凡重言詞，多用重言符號，此當為六朝、隋唐鈔本共有現象。“𦞦之”之“之”蓋與重言符號形近而誤。

“理”就是避諱。

唐睿宗李旦(公元684年在位)而《玉篇》零卷不避“旦”字:

《說文》:“限,阻也,从阜,艮聲。一曰門楣也。”《玉篇》零卷引《說文》:“限,阻也,一旦門楣。”按:“旦”當為“日”之誤。

《說文》:“囂,嗔也。从𠂔,莧聲,讀若謹。”《玉篇》零卷引《說文》“囂,呼也”,莫旦反。“旦”當即“旦”字。

《玉篇》零卷《欠部》“歎,他旦反”,“旦”亦當為“旦”字。^①按:唐代其他抄寫文獻中,“旦”又寫作“旦”,周祖謨《唐本毛詩音撰人考》所載《唐寫本毛詩音殘卷》(五)中的“有旦”,七余反,^②“旦”即“旦”字。

周祖謨《爾雅郭璞注古本跋》說:“敦煌所出古籍中有古寫本《爾雅郭璞注》,……卷末有‘大曆九年二月廿七日書主尹朝宗書記’題識一行,‘天寶八載八月廿九日寫’一行,又有草書‘張真乾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略尋,乃知時所重,亦不妄也’一行。……中間一行題天寶八載寫,當為寫書者所記。……此卷既題云天寶八載寫,而書中淵字、治字、旦字並不缺筆,與一般唐寫本不同。”^③天寶八載即公元749年。周先生《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論及《唐本文選音殘卷》(伯二八三三)又說:“卷中摘字記音,不為義訓,以故知為文選音。又寫者於民、治二字均不避諱,惟國字作囙,乃武后新定之字,是此本寫於武后之際可知。”^④

① 抄寫本《唐韻》諱“旦”作“旦”。徐朝東在“訓詁學會2006年學術年會暨慶祝劉又辛教授從教60周年學術研討會”(重慶)上提交的論文《蔣藏本〈唐韻〉所引〈說文〉考》,第10頁。

② 周祖謨《問學集》(上),中華書局,1966年,第164頁與第165頁間之殘卷原件圖版。

③ 周祖謨《問學集》(下),中華書局,1966年,第676—677頁。

④ 周祖謨《問學集》(上),中華書局,1966年,第177頁。

可見，唐寫本文獻不避淵、民、治、旦諸諱的現象較為普遍，說明《玉篇》零卷及敦煌所出古籍抄寫者並不嚴格遵守避諱制度。^①這可能因為當時的避諱要求並不嚴格，也可能因為當時文化興盛，抄書成為一大職業，而大部分抄寫者或因其特殊身份而不明避諱要求，或追求抄寫數量而忽視避諱問題。出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的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就存在上述避諱現象。該寫本有“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口”和“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狀口”兩處抄書人名款，“景龍”為唐高宗李顯年號，景龍四年即公元710年。其中，諱民、世、淵等字，而“里仁”寫成“治仁”，又不避“治”字，“可見避諱代字在小學生頭腦中引起的混亂”。^②這個例子或可說明唐寫本避諱不嚴的原因之一。

至於《玉篇》零卷中的抄寫錯誤，可謂比比皆是（另文討論，見“附錄五”），這裏僅舉幾例：

《玉篇》零卷“廟”字說解引《白虎通》之“白”作“曰”。

《說文》“厝”字說解引《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為厝。”而《玉篇》零卷引《詩》曰：“他山也古，可以為厝。”

紉、統二字下《玉篇》零卷引《淮南》許注，抄寫者竟把“許叔重”寫作“評叔重”。

《玉篇》零卷（羅本）《言部》諸“曰”字多寫作“日”，^③等等。

像這種把名著、名言、名人、常用字都寫錯的現象，《玉篇》

① 《玉篇》零卷《山部》、《阜部》有多處“丘”字缺筆，應該是避孔子諱，但亦有不缺筆的情況。

② 文物出版社《唐寫本〈論語鄭氏注〉說明》，《文物》，1972年第2期，第13、第15頁。

③ 《糸部》“曰”字大多不誤，說明抄寫者非一人。

零卷中並非個別。此外,《玉篇》零卷抄寫者還表現出對歷史地理知識的缺乏。如:

《說文》:“嶷,嶷嶭山也,在左馮翊池陽。”段注:“左字各本無,今補。《地理志》:‘左馮翊池陽。’”《玉篇》零卷引《說文》云:“嶷嶭山,在馮翊池陽縣也。”《玉篇》零卷引亦無“左”字,蓋在、左形近,抄寫者以為衍而刪之。又如《說文》:“陪,大阜也,一曰右扶風郿有陪阜。”《玉篇》零卷引《說文》“右”誤作“古”。

這些問題的出現,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抄寫者之草率及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是可想而知的。

從以上所舉避諱和書寫錯誤特點來看,《玉篇》零卷的抄寫者為日本僧人之說似乎可信。因為日本留學者或遣唐使者可能對唐人避諱制度不甚瞭解,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缺少必要的修養,所以在抄寫過程中才出現這類錯誤。

但是,這些錯誤也可能出現在為數眾多的唐人抄寫者隊伍中。因為,《玉篇》零卷的抄寫非一時一人所為,這一點,可從《玉篇》零卷不同部分的書法風格以及《玉篇》零卷在日本由多家收藏的事實得到證明。楊守敬說:“《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後,分從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髮不爽,餘俱以傳寫本入木刻成。後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據以重鏤,而《系部》始為完璧。四卷中唯柏木本最為奇古,餘三卷大抵不相先後,然皆千年以上物也。”^①此外,黎、羅二氏所獲零卷中還有來自其他寺

^①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頁。按:文中“系部”當作“糸部”,《玉篇》零卷《系部》僅5字,還有羅振玉的說明為證:“又假得高山寺所藏糸部之太半及石山寺所藏糸部至索部,凡殘卷四。乃課工寫影,將以為前書之續。”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195頁。

院、大學圖書館及私人收藏者。^①如果《玉篇》零卷為一人一時所抄寫、帶回收藏，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所以，這些收藏於各處的《玉篇》零卷，並不一定全是日本遣唐使或留學唐朝的日本人所抄，有的可能是唐人所抄，日本人通過購買等途徑獲得。唐朝的文化事業發達，各種文獻包括翻譯佛經的傳播主要靠手抄。同時，唐朝重視書法教育，中央政府設置侍書或翰林侍書之職，從事書法管理和書法教育工作。有學者指出，唐代書法的發達，除了政府的提倡，“主要還是數以千萬計的書手、經生，和在書法發展形勢下出現的許多知名的和佚名的書法家”^②共同努力的結果。有如此龐大的抄書隊伍，要求得某書的鈔本並非難事！《舊唐書》卷一九九《東夷傳》：“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③《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傳》亦曰：“開元初，栗田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贄，悉賞物貿書以歸。”^④“貿書以歸”，正是千年以後黎、羅二君采獲《玉篇》零卷所用之方法。日本人之所以能“貿書以歸”，與當時抄書業的興盛不無關係。而且，唐代，有影響的古籍往往有不同的鈔本，如《論語》及其鄭玄注，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或出土的寫本就有多種。^⑤周祖謨《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說：“夫《說文》一書，近世流傳者皆為宋初徐鉉之刊定本。徐氏校定之時所取之異本必

① 參考胡吉宣《唐寫本〈玉篇〉之研究》，《文獻》，1982年，第十一輯，第179—180頁和吳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和傳抄的時代》，《辭書研究》，1984年，第六期，第129—130頁。

② 韓國磐《卜天壽〈論語鄭氏注〉寫本和唐代的書法》，載《文物》，1973年第5期，第57頁。

③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5341頁。

④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6209頁。

⑤ 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

多，惜皆不傳。”^①不難想像，《玉篇》作為一部頗具影響的字書，唐人寫本亦當不少，日本人選購的機會很多，並不需要親手抄寫。就是說，《玉篇》零卷並不一定都是日本人親自抄寫，友人贈送或購賣唐人鈔本都是可能的。

關於《玉篇》零卷的抄寫時間，學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日本柏木探古刊原本《玉篇》殘卷卷十八跋語：“此卷紙質精厚，書法奇古，毫不與他卷相類，定是隋唐間鈔本。”^②

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同《經籍訪古志》“《玉篇》零本（舊抄卷子本，石山寺藏）”條：“若此本之傳，則遠在孫強增字已前，真為顧氏原帙也。”^③

黎庶昌《書原本玉篇後》：“日本柏木探古舊藏有古寫本《玉篇》一卷，自《放部》至《方部》，相傳為唐宋間物。”^④

羅振玉讀到原本《玉篇》殘卷時說：“展卷不數行，已驚其書法之勁妙，洵出初唐人手。”^⑤

周祖謨說：“幸日本尚存有唐宋間古寫本《原本玉篇零卷》，由此可知顧氏原書之體制面貌。”^⑥

吳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和傳抄的時代》在綜述各家考論之後說：“最能說明《玉篇》卷子的抄寫年代的，只有卷十八之後分正面卷末的‘□雲四年’一行題識。前已述及，日本

① 周祖謨《問學記》（下），中華書局，1966年，第725頁。

② 轉引自吳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和傳抄的時代》，載《辭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6期，第133頁。

③ 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410頁。“澀江全善”，楊守敬作“澀江道純”。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頁。

④ 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411頁。

⑤ 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107頁。

⑥ 周祖謨《問學集》（上），中華書局，1966年，第271頁。

年號使用‘雲’字的，只有‘慶雲’和‘景雲’，當公元704年和770年。自唐貞觀四年(630)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始；至大曆十年已派出十五次(其中有兩次因故未行)。這段時間日本遣唐使不斷來唐朝交流學習，不僅帶去了大批佛書，也帶去了許多經史之書，《玉篇》當即在其時由留唐學生和僧人抄錄傳入日本。”^①吳、李二氏還指出，“《玉篇》曾多次東渡”。按：《新唐書》卷一九九《東夷傳》：“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②

常耀華說：“《殘卷》十八卷末題識‘延喜四年正月十五日收為典樂頭宅書’。延喜四年當在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因此我們認為，卷子的抄寫年代至少不會晚於收藏年代。可以肯定地說卷子的抄寫在904年之前。所謂‘唐宋間物’是不足為據的。”^③按：常文“天祐”誤作“天佑”。^④

陳建裕、高其良《〈玉篇零卷〉與〈說文〉的校勘》根據徐鉉、李燾等人提供的材料，指出：“由此我們可以確定，《玉篇零卷》的傳抄年代當在孫強增字減注、李陽冰刊定《說文》之前。”^⑤

以上諸說，早則以隋唐之際為期，遲則以唐宋之交為限，時間跨度大，判斷的依據或書法風格，或文獻記載。我們認為，對《玉篇》零卷抄成時間的考證，應該對相關信息作綜合分析。

日本學者從開始來唐朝學習、到熟悉中國文化典籍，直至對中國有影響的優秀古籍產生興趣、有選擇地抄錄、帶回國內，從

① 《辭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六期，第135頁。

②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6208頁。

③ 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平頂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第92頁。“典樂頭宅書”吳旭民、李偉國引作“典藥宅書”，《辭書研究》，1984年，第六期，第134頁。

④ 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中華書局，2001年，第105頁。

⑤ 《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第60頁。

而形成風氣，尤其是書法達到“勁妙”、“奇古”的境界，應該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用5至10年不為過。就是說，如果《玉篇》零卷的抄寫者中有日本人，其開始抄寫並帶回《玉篇》的時間當在第一次遣唐使(631)以後的5至10年即七世紀中葉開始的一段時期內。《玉篇》零卷注音絕大部分用反切(少量直音)，黃孝德說：“按傳統的說法，反切是在中晚唐時因藩鎮不靖諱反而言切。”^①從《玉篇》零卷切語用“反”字來看，其抄寫時間應該在中晚唐(755)諱“反”用“切”之前。因此，我們認為《玉篇》零卷的抄成時間大約在公元640年到755年之間，更確切的時間，還有待進一步考證，而把《玉篇》零卷當成“隋唐間鈔本”或“唐宋間物”都過早或過晚。

上述觀點似乎與《玉篇》零卷抄成於孫強增刪《玉篇》(674)之前的看法相矛盾。其實，如前所述，《玉篇》在唐代有不同的鈔本，孫強所增減者祇是其中之一，唐人抄書者或留學唐朝的日本人據未經增減的《玉篇》傳抄於孫氏之前或之後並不足怪。有關顧氏原書失傳的各種考證結論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張煦據《篆隸萬象名義》撰寫年代推斷，公元806年至835年間《玉篇》原帙尚存，周祖謨據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序》認為，北宋初年顧氏原本已失傳，而近人鄭師許據《文獻通考》記載指出，原本《玉篇》的失傳當在宋末元初。^②各家考證結論都顯示，顧氏原本的失傳遠在孫強增改《玉篇》之後。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着顧書原貌的《玉篇》諸異本與上元本並行於世，諸異本中即當有《玉篇》零卷所據之本，後來，上元本通行，

^① 黃孝德《〈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統》，《辭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第二期，第152頁。

^② 陳建裕《〈玉篇〉研究綜述》，《鎮南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第71頁。

其他異本便散佚不存。

從《玉篇》零卷抄成時間考慮，以下我們把《原本玉篇殘卷》稱作“唐寫本《玉篇》”或“唐寫本”。

四、唐寫本《玉篇》的部首、部首次第及所存被釋字數

《說文》540部，《玉篇》542部，二者相同者529部，不同者13部，差別並不大，但部首次序相差甚遠。^①前人就《玉篇》增損《說文》部首的情況做過對照。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說文解字》凡五百四十部。《玉篇》刪併哭、延、教、眉、白（原注：與自同）、𪔐、𪔑、后、六、弦十部，而別增父、云、杲、宥、處、兆、磬、索、牀、弋、單、丈十二部，共五百四十二部。又《說文》‘書’字在《聿部》，今改為部首，而併《畫部》入焉；此部分之不合於《說文》者也。”^②

根據唐寫本《玉篇》“目錄”統計，去其重複，唐寫本《玉篇》僅存63部。這63部中的新增部首是：

第一百《云部》，共兩個字，統藝字。《說文》云為雲之重文。

第一百六《杲部》，共三字，統𪔐、𪔑二字。《說文》杲入《品部》。

第二百七十八《兆部》，統𪔒字，《說文》𪔒入《卜部》。

第三百五十二《磬部》，共8字。《說文》磬及其古、籀入《石部》。

①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9頁。

②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柒），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3頁。按：“延”當為“𪔒”之誤。白、𪔒即白、兆，參考趙振鐸先生《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1頁。黃孝德亦誤“𪔒”作“延”，當據改正。《辭書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第2期，第146頁。

第四百三十一《索部》，統繫、縶二字，《說文》索入《市部》。

顧野王之所以異於《說文》而另立部首，主要原因是當時已新產生了不少漢字，如果不另立部首，這些新生字就無所歸屬。如唐寫本《玉篇·索部》有索、繫、縶三字，其說解詳略大不一樣：“索”為常見字，所以，說解中列舉了《尚書》、《左傳》、《周易》等多種古籍及相關傳注材料，又引《說文》、《廣雅》等字書，釋義詳盡，書證豐富，而“繫”字說解除引《字書》，就祇指出它的兩個或體。“縶”下亦僅以《字書》為證，注明其或體“絡”。顯然，繫、縶說解簡略，用例不多，應該與其產生時代較晚有關。顧野王撰字書，注意到此類現象，不得不把“索”字從《糸部》中抽出，立為部首，使繫、縶二字有所統屬。又如《說文·艸部》：“執，種也。”段注：“唐人樹執字作藝，六執字作藝，說見《經典釋文》。然藝、藝字皆不見於《說文》，周時六藝字蓋亦作執，儒者之於禮、樂、射、御、書、數，猶農者之樹執也。”表明“藝”字是新生字。唐寫本《玉篇》云：“《字書》：‘藝，能也。’種樹之執為執字，在《艸部》；或為藝字，在《草部》。”唐寫本說解中執、藝、藝均作藝。說明“藝”字雖晚出，但在顧野王時其使用已相當普遍，顧氏另立《云部》，乃因其有所統屬。^①可見，顧野王承用《說文》部首並作適當調整，是考慮到當時漢字發展實際的。

唐寫本《玉篇》“目錄”所存各部，除“首缺”者外，可見注明的首次第，這為我們瞭解原本《玉篇》與今本《玉篇》、原本《玉篇》與今本《說文》之間部首次第的異同情況提供了方便。

今本《玉篇》部首次第與唐寫本《玉篇》有出入，存在“錯

^① 這種為字有所屬而立部的做法已見於《說文》。如“歆”下段注：“不立《歆部》則歆字無所附。”

位”現象。如：

今本《說文》甘、曰、乃、丂、可、兮、号、亏、旨諸部相屬，唐寫本《玉篇》曰(第93)、乃(第94)、丂(第95)、可(第96)、兮(第97)、号(第98，按：序號缺損，據上下文補)、亏(第99)諸部相屬，次序與《說文》相同。^①而今本《玉篇》曰部(第92)、乃部(第93)、丂部(第94)等依次相屬，次序與唐寫本《玉篇》相同，次第却依次是第93、第94、第95。

唐寫本《玉篇》的部首次序與《說文》差異較大，總的特點是時同時異。如上文所舉《說文》甘、曰諸部，唐寫本《玉篇》的次序與《說文》相同。不同的，如大徐本音、辛、𠂔、𠂔、𠂔等部相屬，而唐寫本《玉篇》音(第101)、告(第102)、𠂔(第103)、𠂔(第104)、品(第105)等部相屬。類似情況還多，不煩枚舉。

關於《玉篇》的字數，《封氏聞見記》云：“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大廣益會玉篇》題辭說：“凡五百四十二部，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題辭末雙行小字云：“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楊守敬解釋說：“余以廣益本合大字注文並計之，實只二十萬有奇，絕無注文四十萬之事。今見此本，始悟其所云‘注四十萬’者，為顧氏原本之數，故盈三十卷。舊一十五萬者，孫強等刪除注文，增加大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新五萬有奇者，陳彭年等增加大字並自撰注文之數也。或者不察，乃以顧氏原本注文為簡，孫強、陳彭年注文為繁，慎之甚矣。”^②不過，“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具體何

① 唐寫本《玉篇》食(第113)、甘(第114)、旨(第115)諸部相屬，段君據江聲“旨當與甘為類”說，移《旨部》於《甘部》下《曰部》上(見《旨部》末注)，與唐寫本《玉篇》相合。

②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34頁。

指，學界仍有不同看法。^①周祖謨《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曰：“《名義》全書三十卷，依據部首編排，始一終亥，凡五百四十二部，即據梁代顧野王之《玉篇》而作。……全書收字一萬六千有餘，與唐封演所記《玉篇》之字數相若，亦足證此書即出於顧氏原本《玉篇》，未嘗別有新裁。”^②《封氏聞見記》所載《玉篇》數字當可信據。

唐寫本《玉篇》所存被釋字數僅為原書的小部分，各家的統計也有出入。比如：

日本人馬淵和夫《玉篇佚文補正》（《東京文理科大學國語國文學會紀要》第三號）統計，《玉篇》殘卷現存 2087 字，朱葆華的統計同此數。^③

濮之珍：“日本所存之原本《玉篇》，……共二千一百餘字。僅當顧氏原書八分之一。”^④

陳建裕、高其良說：“《玉篇零卷》今存大字 2192 個，僅當原書的八分之一。”^⑤

劉友朋、高薇薇、頓嵩元等人統計是 2134 個。^⑥

我們根據唐寫本《玉篇》“目錄”注明的字數統計是 2084 字。

統計唐寫本《玉篇》的字數，需考慮統計標準。臧克和說：

①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 年，第 10 頁、第 20—21 頁。

② 周祖謨《問學集》（上），中華書局，1966 年，第 270—第 271 頁。

③ 臧克和《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序》，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 年，第 2 頁和第 76 頁。

④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78 頁。

⑤ 陳建裕、高其良《〈玉篇零卷〉與〈說文〉的校勘》，載《南都學壇》，1998 年第 5 期。

⑥ 劉友朋、高薇薇、頓嵩元《顧野王〈玉篇〉及〈玉篇〉對〈說文〉的匡正》，載《天中學刊》，1998 年第 13 卷，第 3 期。

“一種計算方法只是考慮所謂的‘字頭’字數，也就是《玉篇》中刻為大一些字型大小的那部分字。”^①我們也以“字頭”為標準對唐寫本《玉篇》所存被釋字進行統計。同時，我們注意以下兩種情況：

1. 唐寫本《玉篇》部首目錄所記字數與實際殘存字數不符。如：

《甘部》注明共 12 字，實際上羅本只存 8 字，黎本也只存 10 字，我們依黎本。

《石部》注明共 160 字，中間有缺損，實際只有 151 字，我們按 151 字計。

《阜部》注明共 143 字，我們計數的結果只有 141 字，我們按 141 字計。

2. 有的部，首尾或中間有缺損，但參考顧氏說解及唐寫本《玉篇》和《說文》部首的對應情況，可以補出所缺被釋字。如：

《言部》首缺，羅本注明今存 313 字，而黎本今存 312 字。從顧氏說解可知，其首缺為“話”字。因此，二者區別在於對“話”字的統計與否，我們依羅本。

《卜部》首缺，注明今存 7 字，但從說解可以判斷首缺為“卜”字，我們按 8 個計。

《次部》共 5 字，所見被釋字只有 4 字，據說解判斷所缺為“羨”字，故以 5 字統計。

《水部》首缺，注明今存 144 字，但據說解可以補出“淦”字。我們按 145 字統計。

《車部》共 175 字，注明今存 97 字，但我們統計只有 87 字。

^① 臧克和《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序》，見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 年，第 3 頁。

同時據唐寫本第 326 頁說解補輿、輶二字，據第 332 頁說解補“轉”字，據第 338 頁說解補“輻”字，共 91 字。

按照上述標準和方法，綜合黎、羅二本，去其重複，我們統計唐寫本《玉篇》存被釋字 2062 個，所引《說文》材料涉及今本《說文》92 部、1004 字。

五、唐寫本《玉篇》的文獻價值

清代學者（包括段玉裁及糾補段注的學者）利用《玉篇》校勘《說文》及其他典籍，但是，他們所用的是屢經增刪的《玉篇》。唐寫本《玉篇》回歸故國後，立即引起學界關注。李慈銘說：“閱日本原本《玉篇》零卷，黎氏所刻《古逸叢書》之第十一種也。……其注徵引極詳，較中華行本，多至數倍，又每有野王案語，其切皆作反，蓋真希馮元本也。考今本首載希馮自序，言總會衆篇，校讎群籍，成一家之製，備文字之訓，而所注殊簡略，不稱所言，以此證之，足云賅洽。”^①隨後，不少學者利用這份珍貴文獻對《說文》、《玉篇》等古籍進行了整理研究，如張舜徽《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1942 年）、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1968 年）、陳建裕、高其良《〈玉篇零卷〉與〈說文〉的校勘》（1998 年）、劉友朋、高薇薇、頓嵩元《顧野王〈玉篇〉及玉篇對〈說文〉的匡正》（1998 年）、馮方《〈原本玉篇殘卷〉引〈說文〉與二徐所異考》（2000 年）等都是據唐寫本整理《說文》的重要成果。胡吉宣的《玉篇校釋》，是用唐寫本《玉篇》校理今本《玉篇》的鴻篇巨制，蜀邑的《原本〈玉篇〉的編纂成就與宋本的比較研究》

^① 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78 頁。按：“備文字之訓”，野王自序作“文字之訓備矣”。

(1988年),討論了唐寫本《玉篇》在辭書編纂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周祖謨則以唐寫本《玉篇》校箋《爾雅》(1984年)。^①

唐寫本雖僅存原書八分之一,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顧書原貌,顧野王“總會衆篇,校讎群籍”理想之實現,實賴於唐寫本。以唐寫本所存《說文》系統比勘段注本《說文》,其價值反映在以下諸方面。^②

1. 補《說文》之篆文。唐寫本《玉篇·石部》“礧”字說解引《說文》曰:“礧礧,電光也。”“礧礧”當為聯縣字,唐寫本礧、礧相屬,與《說文》體例相合。今本《說文·石部》無礧、礧二字,大概在傳抄過程中奪去,當依唐寫本補正。

2. 補《說文》之重文。唐寫本《玉篇·糸部》引《說文》:“細,微也。”又云:“惓,《說文》古文細字也。”今二徐本“細”下無古文,當據唐寫本補正。

3. 正《說文》重文之誤。《說文·食部》:“飪,大熟也。从食,壬聲。𩚑,古文飪,𩚑亦古文飪。”前代學者疑今本《說文》“𩚑”或重出,或為他字之誤,或為後人增贗(說見校勘)。唐寫本《玉篇·食部》“飪”字或體作𩚑,曰“在《火部》”,證明“飪”之重文從“火”不從“心”,證實了前人提出的問題。

4. 示《說文》重文之可疑。今本《說文》的重文見於唐寫本《玉篇》,但是,唐寫本《玉篇》說這些重文出自《字書》而非《說文》。所以,今本《說文》重文的可靠性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如《說文》:“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𠂔,古文次。”段注:“當作‘从二从欠’,从二,故為次。”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義訓與

① 周祖謨《爾雅校箋》,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唐寫本《玉篇》已非顧書完璧,所舉各類現象所存例子多少不同。本書於每類現象往往只舉一至兩條材料以示例。

大徐同。又云：“𪔐，《聲類》古文次字也。”又云：“𪔐，《字書》亦古文次字也。”唐寫本中類似例子還有不少。究竟是今本《說文》有誤，還是唐寫本有誤，或者是其他情況，這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5. 明《說文》重出之由。今本《說文》有重出之字，校之以唐寫本《玉篇》，可以說明其重出的緣由。《說文》：“𪔐，愁兒。”段注：“按《口部》云：‘𪔐之或字。’《篇》、《韻》此義上聲，於糾切。”唐寫本《玉篇》：“於糾反，《說文》：‘愁兒也。’《聲類》亦𪔐字也。”按：《說文·口部》：“𪔐，鹿鳴聲也。从口，幼聲。𪔐，𪔐或从欠。”以許書體例論，𪔐為𪔐之或體，不當在《欠部》重出。據唐寫本，《說文》𪔐、𪔐不同字，以為同字者為《聲類》。疑傳抄者以《聲類》竄入許書，故今本《說文》重文見於異部。

6. 考《說文》失收。唐寫本《玉篇·亅部》（羅本）：“寧，奴庭反，《說文》：‘願詞也。’野王案：今亦以為安寧之寧。或為寧字，部，《字書》在《穴部》。”野王說“寧”《字書》在《穴部》，今本《說文》“寧”居《宀部》，“寧”居《亅部》，並無從穴之重文，今本《玉篇·穴部》亦無從穴之寧。《周易·比卦》：“不寧方來。”戰國時楚國竹書作“不寧方速”，^①其字正從“穴”。可見，“寧”在上古有從穴之“寧”，而許君失收。

7. 補《說文》義項之奪。《說文·糸部》：“徽，袞幅也。一曰三糾繩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耶幅也，一曰參糾繩也，一曰大索也。”唐寫本和《文選·西征賦》注引《說文》均有“大索”一義，應為許書原本，二徐奪之，當補。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濮茅左整理注釋之《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轉引自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8. 證《說文》義項之疑。《說文》某個義項(多為“一曰”)見於唐寫本《玉篇》,但唐寫本《玉篇》往往不言出《說文》而出《字書》、《蒼頡篇》、《聲類》等其他字書。《說文·可部》:“奇,異也。一曰不耦。”唐寫本《玉篇》:“奇,竭知反。《尚書》:‘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野王案:《說文》:‘奇,異也。’謂傀異也。……《字書》:‘一曰不耦也。’”顧氏說解先引《說文》,接著引《楚辭》、《老子》諸書及其注釋,然後出《字書》,表明野王把《字書》誤當《說文》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今本《說文》義項可疑。

9. 校段注之得失。段玉裁的校勘有得有失,前賢時修均有論述。《字林》早佚,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徵引《說文》最早、最完整的文獻要數唐寫本《玉篇》,所以,唐寫本《玉篇》可以更加直接地證明段君的校勘得失。比如:

《說文·𦘒部》:“𦘒,箴縷所紩衣也。”段注:“箴當作針,箴所以綴衣,針所以縫也。”唐寫本《玉篇》:“𦘒,丁雉反,……《說文》:‘針縷所𦘒紩衣也。’”據唐寫本,段校是。

《說文》:“𨋖,所以礙車也。”段注:“‘所以’二字今補,玄應時已失之。”唐寫本《玉篇》:“𨋖,如振反,……《說文》:‘礙車也。’”段校非。

10. 訂今本《玉篇》之誤。本書對《玉篇》的校訂限於段注引用到的部分例子。今本《玉篇》已非顧氏原帙,所以,用唐寫本校對今本《玉篇》,我們會看到二者出入很大。所以,指出今本《玉篇》之失往往也顯示出段校之非。如《說文》:“𦘒,絲勞也。”段注:“勞,《玉篇》作縈,蓋《玉篇》為是。”唐寫本《玉篇》引《說文》:“𦘒,絲勞也。”可見,顧氏原本並不作縈,段君所據為今本《玉篇》,非。

11. 驗其他古籍之失。“總會衆篇,校讎群籍”是野王撰《玉篇》的宗旨之一。除了《說文》、《玉篇》,唐寫本《玉篇》在驗證

其他古籍得失方面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不少唐、宋乃至元代文獻引用了《說文》，段玉裁以這些文獻校勘許書，我們列舉幾種，校之以唐寫本《玉篇》，借以考察這些文獻的可靠性。

(1) 陸德明《經典釋文》。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自序》批評段玉裁說：“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說文》多誤，《韻會》雖本《繫傳》而自有增改，今則一一篤信。”^①。段君引陸、孔以校許書者頗多。《說文》：“濂，水虛也。”段注：“《爾雅音義》引作‘水之空也’，蓋許用釋《爾雅》舊說。”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水虛也。”可見，陸氏所見《說文》與野王所見不同。又如《說文》：“汽，水涸也。”段注：“許訖切，《詩音義》引《說文》巨乞反。”唐寫本《玉篇》：“汽，許訖反，……野王案：《說文》：‘汽，水涸也。’”

(2) 孔穎達《正義》。《說文》：“飴，飯气流也。”段注：“流各本作蒸，今依《泂酌》正義引改。”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流”作“業”，“業”乃“蒸”之誤，黎本作“蒸”。又如《說文》：“紀，別絲也。”段注：“‘別絲’各本作‘絲別’，《棧樸正義》引‘紀，別絲也’。又云：‘紀者，別理絲縷。’今依以正。”唐寫本《玉篇》：“《說文》：‘絲別也。’”王筠《句讀》：“《棧樸正義》引作‘別絲也’，非也。‘絲別也’與‘辰，水之衰流別也’同意。”王說與唐寫本合，許書原本當作“絲別也”。

(3) 李善《文選注》。《說文》：“組，綬屬也，其小者以為冠纓。”段注：“屬當作織，淺人所改也。組可以為綬，組非綬類也。……各本冠作冕，今依《七啓》李注、《急就》顏注正。”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同大徐本。又如《說文》：“繳，生絲縷也，謂縷系矰矢而以雉射也。”段注：“李善《文賦》注所引有此十字，今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一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277頁。

按有此乃完。當作‘生絲縷系矰矢而以雉射也’，共十一字。”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無李注所引文字，《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卷九十二引《說文》亦無，疑“謂縷”句為後人注釋語。

(4) 慧琳《一切經音義》。《說文》：“崛，山短而高也。”段注：“而字舊無，今依《廣韻》補。”《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七引《說文》：“山短而高兒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對高兒也。”顧氏所見無“而”字。又如《說文·乃部》：“乃，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乃往”條：“《說文》曰：‘乃，語辭也。’”唐寫本《玉篇》：“《說文》：‘乃者，申辭之難也。’”《一切經音義》當有奪誤。

(5) 陳彭年等《廣韻》。《說文》：“認，思之意。”段注：“《廣韻》曰：‘言且思之。’疑古本作‘言且思之意也’。《方言》：‘而又思之。’”唐寫本《玉篇》：“認：思理反，《說文》：‘思之意也。’《蒼頡篇》：‘言且忍之。’《聲類》：‘知之也。’”可見，《廣韻》所據並非《說文》，以之校《說文》，值得思考。

(6) 黃公紹《韻會》。《說文》：“績，織餘也；一曰晝也。”段注：“（一曰晝也）四字依《韻會》補。今所傳小徐《繫傳》本此卷全闕，黃氏作《韻會》時所見尚完，知小徐本有此四字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無“一曰晝也”四字。按：《一切經音義》卷八四₃₂₈₁引《說文》：“織餘也。”亦無此四字。又如《說文》：“脯，申時食也。”段注：“各本‘申時’上有‘日加’二字，今依《廣韻》、《類篇》、《韻會》正。”唐寫本《玉篇》：“《說文》：‘日加申時也。’野王案：今為脯字，在《日部》。”《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說文》亦有“日加”二字。余行達說：“‘日加’為漢時語，即‘日在’、‘時在’之意。桂馥、王筠諸家引《漢書》、《後漢書》、《魏志》等書並用‘日加’外，段氏注齋、申諸篆屢引作‘脯，日加申時食也’。十四下：‘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日加

丑，亦舉手時也。’足證許慎不獨於此脯下用之。原本《玉篇》脯下及《後漢書·王符傳》李賢注引《說文》並有‘日加’二字。”^①據此，段君所引《廣韻》、《類篇》、《韻會》諸書均有奪誤。

綜上所述，唐寫本《玉篇》雖非顧氏完帙，但在“校讎群籍”、尤其是在恢復《說文》原貌、考察段注得失方面有其特殊的文獻價值。

① 余行達《說文段注研究》，巴蜀書社，1998年，第95頁。

唐寫本《玉篇》比勘段注本《說文》

气 部

《說文·气部》₂₀：“气，雲气也。”段注：“气、氣古今字，自以氣為雲气字，乃又作𩇑為廩氣字矣。”唐寫本《玉篇·食部》₉₆：“𩇑，虛氣反……《說文》為氣字，今以氣為雲氣之氣，在《气部》。”《一切經音義》卷九六₃₆₀₆：“《說文》：‘雲气也。象形。’亦作氣。”^①按：气、氣為古今字，《說文》用古字，唐寫本《玉篇》往往用今字，其說解中古今字多通用。

𦏧 部

《說文·𦏧部》₃₃：“𦏧，彊曲毛也，可以箸起衣，从𦏧省，來聲。𦏧，古文𦏧省。”段注：“也，依《廣韻》補。箸同褚，裝衣也。”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₆₀：“𦏧，力臺反，……《說文》古文𦏧字也。𦏧，强毛起也。在《𦏧部》。”按：唐寫本《玉篇》“𦏧”當作“𦏧”，“强毛起”與《說文》異，存疑。

① 唐釋慧琳、遼釋希麟撰《正續一切經音義》（附索引兩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06頁。以下於慧琳《音義》稱《一切經音義》，於希麟《音義》稱《續一切經音義》。

告 部

《說文·告部》₃₃：“𦣻，急告之甚也。”段注：“釋玄應說𦣻與酷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₂₆₃：“《說文》：‘𦣻，急也，告之甚也。’野王案……今為酷字，在《酉部》。”羅本₆₀引《說文》：“𦣻，急也，告之也。”張舜徽引鈕樹玉曰：“《一切經音義》卷三引作‘急也，甚也’，卷十五引作‘急也，酷之甚也’。所引雖不同，而‘急’下同有‘也’字，明是二義。”^①

口 部

《說文·口部》₆₀：“噴，大呼也。从口，責聲。讀，噴或从言。”段注：“呼當作嘑。”唐寫本《玉篇·言部》₄₁：“讀，側革反，……《說文》亦讀、噴字也。噴，呼也。在《口部》。”按：唐寫本“亦”下“讀”字當衍，黎本₂₄₂刪之。《一切經音義》卷三三₁₃₂₆：“《說文》：‘噴，大呼也。从口，責聲。或从言作讀也。’”又按：《說文·口部》：“嘑，號也。”《号部》：“號，嘑也。”段注：“號嘑者，如今云高叫也。”號、嘑本義為大聲呼叫，疑許書原本當如唐寫本所引無“大”字。

《說文》₆₀：“吟，呻也。从口今聲。齡，吟或从音。”唐寫本《玉篇·音部》₉₉：“齡，牛金反。《說文》或吟字也，吟，呻吟也，在《口部》。或為齡字也，在《言部》。”唐寫本《玉篇·言部》₃₇：

① 張舜徽《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載《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9—550頁。按：《舊學輯存》中不少標點不甚規範，本文引用時於明顯不當處有更動。

“吟，牛金反，《說文》或吟字也，吟，呻也，歎也，在《口部》。或在《口部》也，為吟字，在。”唐寫本《玉篇》抄寫有衍、奪：“吟”字說解“吟，呻吟也”當作“吟，呻也”，“吟”字說解當作“……吟，呻也，歎也，在《口部》。或為吟字，在《音部》”。黎本₂₃₈作“……或為吟字，在《吟部》”，亦誤，“吟部”當作“音部”。

凵 部

《說文·凵部》₆₂：“凵，張口也。”唐寫本《玉篇》₆₁引《說文》同。

叩 部

《說文·叩部》₆₂：“叩，驚噉也。从二口，……讀若謹。”段注：“《玉篇》云：叩與謹通。”唐寫本《玉篇》₆₁：“叩，詡煩反，《說文》：‘驚呼也。’《聲類》：‘此古文謹字也。’”按：段注所言《玉篇》為今本《玉篇》，今本《玉篇》叩字下已刪去“《聲類》此古文謹字也”一語。據唐寫本《玉篇》可知，叩與謹通，顧氏之前《聲類》已言之。

《說文》₆₂：“𡗗，亂也。从爻工交叩。一曰室𡗗，讀若穰。𡗗，籀文𡗗。”段注：“𡗗，《玉篇》作穰，蓋誤。室𡗗，蓋充塞之意，周、漢人語也。”唐寫本《玉篇》₂₆₄：“𡗗，女耕反，《說文》：‘𡗗，亂也。’《字書》：‘一曰室也。’”又云：“𡗗，《說文》籀文𡗗字也。”據此，顧氏所見《說文》無“一曰”義。羅本₆₁“室”誤作“室”。

《說文》₆₂：“嚴，教命急也。……𡗗，古文嚴。”唐寫本《玉篇》₆₂引《說文》“命”作“令”。又云：“嚴，《說文》古文嚴字也。”

《說文》₆₂：“𡗗，譁訟也。”唐寫本《玉篇》₆₂：“𡗗，魚各反。……

《說文》：‘諤，訟也。’《字書》或為諤字，在《言部》。”按：唐寫本引《說文》“諤”當作“𦉰”。

《說文》₆₃：“單，大也。”段注：“當為‘大言也’，淺人刪‘言’字。”唐寫本《玉篇》₆₃：“野王案：單，猶一也。《說文》：‘單，大也。’”顧氏所據無“言”字。

《說文》₆₃：“𦉰，呼雞重言之。”段注：“當云‘𦉰𦉰，呼雞重言之也’，淺人刪之耳。”唐寫本《玉篇》₆₂：“《說文》：‘呼雞重言之也。’”亦無“𦉰𦉰”。按：唐寫本“𦉰”在“𦉰”上。

此 部

《說文·此部》₆₈：“𦉰，𦉰也。𦉰。”段注：“按此非許本文，……徐廣曰：‘𦉰，𦉰，苟且惰嬾之謂也。’師古曰：‘𦉰，短也。𦉰，弱也。’言短力弱才不能動作，是皆‘𦉰𦉰’為雙字，不以𦉰釋𦉰。……許以𦉰入《言部》，以𦉰入《口部》，惟𦉰不入《𦉰部》入《此部》，許必審知其說，今本蓋許說亡後淺人補之也。《釋詁》曰：‘茲、斯、咨、𦉰、已、此也。’疑𦉰本作𦉰，訓此。”唐寫本《玉篇·言部》₁₇：“𦉰，子爾反，《毛詩》：‘翕翕𦉰𦉰。’傳曰：‘𦉰𦉰然不思稱其上也。’……《韓詩》：‘翕翕𦉰𦉰，不善之兒也。’《說文》或為此以字，在《此部》。”據段注，唐寫本“此以”當為“𦉰”之誤。

𦉰 部

《說文·𦉰部》₇₁：“速，疾也。从𦉰，束聲。𦉰，籀文从𦉰。𦉰，古文从𦉰从言。”段注：“𦉰、古皆𦉰聲。”唐寫本《玉篇·言部》₃₇：“𦉰，先斛反。《說文》古文速字也。速，疾也，召也。在

《辵部》。”《漢書·息夫躬傳》：“諸曹以下仆遽不足事。”師古注：“遽，古速字。”又《周勃傳》：“因轉攻得云中守遽。”師古注：“遽，古速字也。”師古與許異，劉大鈞據此指出：“‘速’字，唐人以為古文作‘遽’。”^①

品 部

《說文·品部》₈₅：“品，衆庶也。”唐寫本《玉篇》₆₅引《說文》同。

《說文》₈₅：“𡗗，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𡗗北。’讀與聶同。”段注：“此與《言部》聶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₆₅：“《說文》：‘品聶也。又若言也。’野王安：此與聶字相似而不同也，在《耳部》。”“若言”當為“多言”之誤。張舜徽說：“《唐寫本玉篇》所引許書𡗗字說解有二義，今本惟存多言一義矣。顧氏所引‘又若言也’，‘若言’當為‘多言’之譌，乃𡗗字之第二義。”^②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以下稱《句讀》）：“小徐本‘从品山相連’，非也。衆口交叩，發言盈庭，紛拏糾牽，故以三口相連見意。”按：“𡗗”既从品相連，則不當作“𡗗”，與《山部》之𡗗相區別。《說文·耳部》：“聶，駢耳私小語也。”𡗗、聶音義同，故許君曰“讀與聶同”，野王謂“此與聶字相似而不同”，當指𡗗、聶音義相近而形體各異。“聶”下段注：“《史記·魏其武安傳》曰：‘乃效女兒咕聶耳語。’韋曰：‘咕聶，附耳小語聲。’”（今《史記》作“咕囁”），“咕聶”當為漢代常語，許書本作“咕聶也，一曰多言也”。品、咕形近，唐寫本引許書“品聶”當為“咕聶”之誤，今

①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1頁。

本《說文》奪此一義，當據補。

《說文》₈₅：“𣎵，鳥群鳴也。从品在木上。”唐寫本《玉篇·𣎵部》₂₆₈引《說文》同，羅本₆₆“鳴”作“明”。按：《一切經音義》卷六三₂₅₄₄引《文字典說》云：“𣎵，鳥群鳴也，从品在木上。”不言出《說文》。

龠 部

《說文·龠部》₈₅：“龠，管樂也。从龠，虎聲，簾，龠或从竹。”段注：“鄭司農注《周禮》云‘簾，七空’，《廣雅》云‘八孔’，賈公彥引《禮圖》云‘九孔’。其言多轉寫錯亂，疑不能明也。”唐寫本《玉篇》₆₇：“龠，除離反。……，《說文》：‘管有七孔也。’或為簾字，在《竹部》。”按：唐寫本引《說文》似有奪誤，王筠《句讀》本“管樂也，有七孔”，注云：“依元應引補。”

《說文》₈₅：“𪛗，調也。”唐寫本《玉篇》₆₇引《說文》同。野王案：“今為和字，在《口部》。”

《說文》₈₅：“𪛗，樂𪛗也。从龠，皆聲。《虞書》曰：‘八音克𪛗。’”段注：“《虞書》當作《唐書》。……𪛗𪛗作諧和者，皆古今字變，許說其未變之義。”唐寫本《玉篇》₆₇：“《說文》：‘樂和𪛗也。’《虞書》‘八音克𪛗’是也。”

冊 部

《說文·冊部》₈₅：“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籀，古文冊从竹。”段注：“者字依《韻會》補。”唐寫本《玉篇》_{68,270}：“冊，楚責反，……《說文》：‘符命也。’蔡雍《獨斷》曰：‘冊者，簡也，不滿百文不書於

△△。”按：唐寫本“冊”字說解至此缺損，第109、417頁開頭為“冊其制……”，當續第68頁“冊”字說解。王筠《句讀》引蔡邕文無“不滿”句。

《說文》₈₆：“嗣，諸侯嗣國也。从冊口，司聲。𠂔，古文嗣从子。”段注：“小徐曰：‘冊必于廟，史讀其冊，故从口。’按當是从口，音圍。口者，國象也。故曰諸侯嗣國。”唐寫本《玉篇》₄₁₇引《說文》：“諸侯子曰嗣國也。古文為𠂔字，在《子部》。”《一切經音義》卷三七₁₄₈₆引《說文》義訓同大徐，字形說解作“从口从冊，司聲也”。

《說文》₈₆：“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唐寫本《玉篇》₁₀₉引《說文》：“扁，署也，扁門戶之文也。”

𠂔 部

《說文·𠂔部》₈₆：“𠂔，衆口也。……讀若戢，一曰嘖。”段注：“鉉本作‘又讀若嘖’。”唐寫本《玉篇》₁₁₀引《說文》：“𠂔，衆口也。”

《說文》₈₆：“𠂔，語聲也。从𠂔，臣聲。𠂔，古文𠂔。”唐寫本《玉篇》₁₁₀“𠂔”抄寫作𠂔，引《說文》義訓同。且云：“《字書》：‘頑也。’古文為𠂔字，在《𠂔部》。”按唐寫本《玉篇·𠂔部》₆₃：“𠂔，魚巾反，《說文》古文𠂔字也，𠂔，頑也，語聲也，在《𠂔部》。”

《說文》₈₆：“𠂔，聲也。氣出頭上，从𠂔頁，頁亦首也。𠂔，𠂔或省。”大徐作“从𠂔从頁，頁，首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₀：“《說文》：‘氣生頭上也。’……或為𠂔字也，在《𠂔部》。”出、生形近而誤，然未知誰是。《一切經音義》多次引《說文》而互有出入。如卷六₂₂₈“𠂔動”條引《說文》：“𠂔，動不安静也，

器出頭也。从頁，頁，頭也。”卷一七₆₄₃引《說文》作“器出頭也”，卷六七₂₆₇₄引《說文》作“聲也，器出頭上也”，卷六二₂₄₉₄引《說文》作“聲氣出頭上也。从𠬞从頁，頁，首也”。“器”字當誤。

《說文》₈₆：“𠬞，高聲也。一曰大噓也。……《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𠬞然而哭。’”段注：“此與《口部》叫、噉聲同義異。噓各本譌呼，今正，此與叫、噉義略同。……（𠬞然而哭）𠬞各本作叫。”唐寫本《玉篇》₁₁₀：“𠬞，布即反，……野王案：𠬞，亦呼也。《說文》：‘高聲也。一曰大呼也。’《春秋公羊傳》曰‘魯公𠬞然而哭’是。……或為噉字，或為叫字，並在《口部》。或為訓字，在《言部》。”按：𠬞，鉉本古吊切，唐寫本布即反，疑抄寫有誤。唐寫本《玉篇·言部》₁₀：“警，古吊反。《說文》：‘痛呼也。’《蒼頡篇》：‘大呼也。’野王案：此亦與噉字同，在《口部》。或為𠬞字，在《𠬞部》。”

《說文》₈₆：“囂，噓也。从𠬞，莫聲，讀若謹。”段注：“噓，各本作呼，今正。……《玉篇》云：‘囂，荒貫切，與喚同。’《廣韻》同，按《說文》無喚字。然則囂、喚古今字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₀無“囂”有“囂”，莫旦反。引《說文》云：“囂，呼也。”野王案：“謂呼召徵速也。《聲類》或為‘嘆’字，在《口部》。”按：“徵”疑即“微”。《說文·口部》：“嘆，嗷嘆也。”與呼義別。今本《玉篇·𠬞部》無“囂”有“囂”，云：“荒貫切，呼也。與喚同。”唐寫本“莫”亦作“莫”。

《說文》₈₆：“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段注：“（象器之口）謂𠬞也，與上文从𠬞字不同。會意，去冀切。冀當作既。”唐寫本《玉篇》₁₁₁：“器，祛翼反，……野王案：《說文》：‘器，四曰器也。’”唐寫本必有誤，張舜徽以為，唐寫本“曰”當為“口”之誤，說“器”字从四口之意，野王案語乃申說己意之辭，非

引《說文》語。^①今本《玉篇》同段注本。《續一切經音義》卷二₃₇₉₈：“《說文》云：‘器，皿也。’飲食之器總名也，从犬𠩺，音莊立反，𠩺，衆皿，犬以守之，會意也。”卷八₃₉₈₃：“《說文》：‘皿也。从𠩺从犬，𠩺，衆口也。’音戢，像器之形，犬以守之。”“器”字形體說解部分野王、希麟二氏不同，王筠《句讀》：“（犬所以守之）《釋器釋文》引：‘皿也，飲食之器，从犬，从𠩺聲也。’雖不可用，附記備考。”按：唐寫本《玉篇》“四”當為“皿”之誤，顧氏引《說文》當作“皿曰器也”。

只 部

《說文·只部》₈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段注：“語止則气下引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₁：“《說文》：‘語之詞也。’”唐寫本“之”當為“已”之誤。今本《玉篇》詞作辭。

《說文》₈₇：“𠩺，聲也。”段注：“謂語聲也。晉宋人多用馨字，若‘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是也。馨行而𠩺廢矣。隨唐後則又無馨語，此古今之變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₁：“呼丁反，《說文》：‘𠩺，聲也。’野王案：今謂如此為‘如𠩺’是也。”按：段說可商。唐劉禹錫《贈日本僧智藏》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宋蘇軾《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六朝興廢餘丘壘，空使奸雄笑甯馨。”知隋唐後有馨語。

𠩺 部

《說文·𠩺部》₈₈：“𠩺，言之訥也。”段注：“《檀弓》作訥，同。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3頁。

‘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兒。’此與《言部》訥音義皆同，故以訥釋肉。”“訥”下段注亦云：“與訥義同，與肉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₁₁₂：“《說文》：‘言之內也。’”“內”當為“訥”之誤。張舜徽說：“內字古音本讀如納，實肉之初文。許書‘內’下曰：‘入也。’大抵人之難於言語者，其音恒入而不能出，故許君釋肉字曰：‘言之內也。’《言部》又有訥字，訓言難也，則尤後起字矣。”^①

《說文》₈₈：“𠂔，以錐有所穿也。从矛肉，一曰滿有所出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₂：“𠂔，有出、視出二反，《說文》：‘以錐有所穿也。一曰滿也。’”

《說文》₈₈：“商，从外知內也。……𠂔，古文商，𠂔亦古文商，𠂔，籀文商。”唐寫本《玉篇》₁₁₂：“《說文》：‘以外知內也。’”又云：“𠂔，《說文》籀文商商字也。”又云：“𠂔，《說文》古文商字也。”“𠂔，《說文》亦古文商字也。”按：唐寫本“籀文商”下有兩點，當為重寫符號，故逕錄作“籀文商商”，此處當有誤，存疑。

十 部

《說文·十部》₈₉：“𠂔，𠂔蠻，布也。从十，𠂔聲。”段注：“李善注《上林賦》、《甘泉賦》皆引‘𠂔蠻，布也’，今據正。”唐寫本《玉篇·兮部》₂₅₄：“𠂔，義秩反……《說文》為𠂔字，在《十部》。”

言 部

《說文·言部》₉₀：“𠂔，猶瘡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4頁。

“瘡”作“應”。

《說文》₉₁：“諄，語諄諄也。”段注：“諄諄，蓋猶鈍遲也。此諄字與上文不同。錯本‘諄’本在‘詒’篆下。”唐寫本《玉篇》₁₂：“諄：直梨反，《說文》：‘語諄諄者也。’”

《說文》₉₃：“𡗗，徒歌。”段注：“《釋樂》曰：‘徒歌曰謠。’……𡗗、謠古今字也，謠行而𡗗廢矣。凡經傳多經改竄，僅有存者，如《漢·五行志》：‘女童𡗗曰：‘𡗗弧其服。’’余招切，二部。《篇》、《韻》皆曰：‘𡗗，與周切，从也。’此古音古義。”唐寫本《玉篇》₇：“謠，……《說文》：‘獨歌也。’”①張舜徽引嚴可均曰：“此處有脫誤。小徐《通釋》云：‘今《說文》皆言从也，當言徒歌，必脫誤也。下云从言肉，亦誤也。’《六書故》第十一云：‘徐本無謠字，唐本𡗗，从也。从言从肉，肉亦聲。謠，徒歌也。’據此，則小徐所見本偶脫‘謠’，因擅改‘𡗗’之說解耳。以偏旁求之，系部‘繇，隨從也’，是‘𡗗’訓為‘從’之證。至唐本之徒歌，亦校者依《爾雅》所改。《藝文類聚》四十三，引作‘獨歌謂之謠’。《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卷廿，引作‘謠，獨歌也’。則舊本非徒字。議改復𡗗之說解云：‘从也。从言肉聲。’又議補謠篆云：‘獨歌也。从言𡗗聲。’”②據唐寫本及嚴可均說，知今本《說文》奪“謠”篆，且以“謠”篆說解系於“𡗗”篆。今本《說文》試、誠、𡗗、詮相次，下隔數篆，謝、謳、詠等篆相次，唐寫本《玉篇》謝、謠、謳、詠相屬，可見，唐寫本列字次第與許書相同，而今本許書奪“謠”篆。今本《說文》“𡗗”居“話”前，唐寫本《玉篇》“話”前缺損，無從校對，今本《玉篇·言部》存“𡗗”字及其本訓。

① 按：𡗗、謠不同字，而段君以為二者為古今字，為了明其區別，姑且放在一起討論。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22頁。

《說文》₉₃：“話，會合善言也。……論，籀文話，从言會。”唐寫本《玉篇》₃：“胡快反。《尚書》：‘乃話民之弗率。’孔安國曰：‘話，善言也。’《說文》：‘合會善言也。’”又：“論，《說文》籀文話字也。”按：唐寫本《玉篇·言部》首缺，從“胡快反”切語開始，有“話”字說解及其籀文，據此，唐寫本《玉篇》當存《說文》“話”字，首缺恰至“話”為止。並“合會”作“會合”。

《言部》₉₄：“謙，敬也。”段注：“敬，肅也。謙與敬義相成。”唐寫本《玉篇》₃引同大徐。

《說文》₉₄：“詡，大言也。”唐寫本《玉篇》₄：“《說文》：‘人語也。’”“大”作“人”，形近而誤。

《說文》₉₄：“譏，善言也。从言，戔聲。一曰譴也。”段注：“善上當有‘譏譏’二字。”唐寫本《玉篇》₄：“野王案：《說文》：‘譏，善言也。’”

《說文》₉₄：“譏，嘉善也。”唐寫本《玉篇》₄“善”字上部漫漶不清，黎本₂₀₄作“喜善也”。

《說文》₉₄：“詞，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后之詞。’一曰讞也。”“讞”小徐作“讞”。唐寫本《玉篇》₂₀₅：“徒貢反。《說文》：‘共同也，一曰讞也。’”按：被釋字“詞”羅本₅誤作“調”。

《說文》₉₄：“譏，譏慧也。”段注：“（譏）此複舉字之未刪者，與《人部》僂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₂₀₅：“譏，呼緣反，《說文》：‘譏慧也。’野王案：謂慧也，與僂字同，在《人部》。”按：野王案語“謂慧也”，知其所據許書作“譏慧也”，否則，不必加此案語。段校是。羅本₅野王案語“慧”下有重寫符號，則作“謂慧慧也”，疑上“慧”乃“譏”之誤。

《說文》₉₄：“誦，大也。……一曰人相助也。”唐寫本《玉篇》₅引《說文》同。

《說文》₉₄：“謏，思之意。”段注：“《廣韻》曰：‘言且思之。’疑古本作‘言且思之意也’。《方言》：‘而又思之。’”唐寫本《玉篇》₅：“謏：思理反，《說文》：‘思之意也’。《蒼頡篇》：‘言且忍之。’《聲類》：‘知之也。’”“忍”為“思”之誤。

《說文》₉₅：“記，疋也。”段注：“疋，各本作疏，今正。《疋部》曰：‘一曰疋，記也。’此疋、記二字轉注也。疋，今字作疏。”唐寫本《玉篇》₆：“疋”引作“疏”。

《說文》₉₅：“譌，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譌告之。’”段注：“《般庚》上篇文，今《尚書》作播。”唐寫本《玉篇》₆：“譌，補佐反，《說文》：‘譌，敷也。’《商書》曰‘王譌告之’是也。野王案：此亦播字同，在《手部》也。”

《說文》₉₅：“謝，辭去也。”段注：“辭，不受也。”唐寫本《玉篇》₆：“謝，……野王案：《說文》：‘謝，辭也。’謂相辭謝也。”《一切經音義》卷三₁₀₉引《說文》：“謝，辭也。”按：“謂相辭謝”當為野王申述之辭，許書原本應無“去”字，否則，顧氏的申述便是多餘。

《說文》₉₅：“謳，齊歌也。”唐寫本《玉篇》₇引《說文》同。

《說文》₉₅：“諍，止也。”段注：“經傳通作爭。”唐寫本《玉篇》₇引《說文》同。野王案：“今上以為爭字，爭，諫也，引也。在《受部》也。”按：當作“在《受部》”。今本《玉篇·受部》“爭”下：“諫也，引也，訟也。或作諍。”王筠《句讀》：“桂氏曰：‘止當作正，《地官·司諫》注：‘諫猶正也。’”然《一切經音義》卷一₆₆、《續一切經音義》卷二₃₇₈₂引《說文》均作“止”，《一切經音義》卷七₂₇₇₅：“《蒼頡篇》：‘諍諍，訟也，亦引也。’《說文》：‘謂彼此競引物也。’”

《說文》₉₅：“評，召也。”段注：“《口部》：‘召，評也。’後人以呼代之，呼行而評廢矣。”小徐作“召許也”。唐寫本《玉篇》₈：

“評，……《說文》：‘評，召也。’野王案：謂也。……今亦為呼字，在《口部》。”

《說文》₉₅：“諺，傳言也。”段注：“諺、傳疊韻，傳言者，古語也。‘古’字從十口，識前言。凡經傳所稱之諺，無非前代故訓而宋人作注乃以俗語俗論當之，誤矣。玄應引此下有‘謂傳世常言也’，蓋庾儼默注。”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同。

《說文》₉₅：“詣，候至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同。

《說文》₉₅：“講，和解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同。

《說文》₉₅：“膳，逐書也。”段注：“今人猶謂膳寫。”唐寫本《玉篇》：“《說文》：‘移書也。’今亦為膳字，在《水部》。”

《說文》₉₅：“訥，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訥。’”段注：“訥、頓疊韻，頓之言鈍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訥，鈍也。”《一切經音義》卷八七₃₃₈₂引《說文》：“頓也。”按：下文“訥”注引《論語》包注作“遲鈍”，知漢代有“遲鈍”一詞，以“鈍”形容言難之義。許書原本當如唐寫本所引作“鈍”。

《說文》₉₅：“訥，言難也。”段注：“與訥義同，與肉音義皆同。《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苞曰：‘訥，遲鈍也。’”唐寫本《玉篇》：“《說文》：‘難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四₉₄₁、卷二八₁₁₂₇引《說文》亦均無“言”字，而卷一三₅₀₂引《說文》：“訥，語難澀也。”存疑。

《說文》₉₅：“譴，譴錄也。”段注：“《廣雅》曰：‘譴，諒也。’《篇》、《韻》皆曰：‘譴，諒也，諒，譴也。’按許書有錄無諒，……‘譴諒’當是古語，許當是三字句。”唐寫本《玉篇》：“譴：子雅反，《說文》：‘譴諒也。’”按：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有時給出被釋字，有時則否，如上文“訥，鈍也”，若依此例，則唐寫本引《說文》作“譴，諒也”，與《廣雅》、《篇》、《韻》同，而與大徐、段注異；或不出被釋字，僅舉說解語，如上文“訥”下僅言“難也”，若

依此例，則唐寫本引《說文》“謔諫也”為說解語，與大徐本、段注合。

《說文》₉₅：“𦣻，待也。”段注：“小徐曰：‘此與𦣻字義相通。’”唐寫本《玉篇》₉：“《說文》：‘待也。’野王案：謂於類待也。《聲類》亦𦣻字也，𦣻在《彳部》。”

《說文》₉₅：“𦣻，痛𦣻也。”段注：“𦣻作呼，誤。𦣻與𦣻義略同。”唐寫本《玉篇》₁₀：“𦣻，古吊反。《說文》：‘痛呼也。’《蒼頡篇》：‘大呼也。’野王案：此亦與𦣻字同，在《口部》。或為𦣻字，在《𦣻部》。”

《說文》₉₅：“𦣻，𦣻𦣻也。”唐寫本《玉篇》₁₀：“《說文》：‘𦣻呼。’《蒼頡篇》：‘訟聲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六₆₀₄引《說文》：“𦣻呼也。”王筠《句讀》：“元應引作‘𦣻𦣻，𦣻訟聲也’，又引如今本。《法言·寡見篇》：‘𦣻𦣻者，天下皆訟也。’注：‘𦣻𦣻，爭聲。’”玄應所見版本或有不同。

《說文》₉₅：“𦣻，小聲也。”段注：“‘小’上當奪‘𦣻𦣻’二字，𦣻𦣻，小聲也。”唐寫本《玉篇》₁₀：“《說文》：‘𦣻，小聲也。’今並為𦣻字，在《宮部》也。”王筠《句讀》：“《字林》同，《聲類》：‘音大也。’”按：唐寫本“並為𦣻”當作“並為𦣻”。

《說文》₉₆：“𦣻，大聲也。从言，昔聲，讀若𦣻。𦣻，𦣻或从口。”段注：“《爾雅》：‘行𦣻𦣻𦣻。’《釋文》曰：‘𦣻，《說文》云：借字也。一云大聲也。’按《說文·人部》無‘借’字，據陸則此‘大聲也’之上今奪五字。但‘借字也’三字語不完，且陸不分疏云‘𦣻，《說文》作𦣻’，今未敢輒補。要陸所據為善本。許書‘段’下曰‘借也’，‘𦣻’下曰‘古者使民如借’，《序目》曰‘六曰假借’，《人部》未必無‘借’字，而𦣻、𦣻可以為‘借’字，固非無征矣。……按𦣻𦣻、𦣻𦣻同，皆大聲。”唐寫本《玉篇》₁₀：“𦣻，……《說文》：‘大聲也。’或為𦣻字，在《口部》。《字書》或為𦣻字，

《口部》之。”按：唐寫本《玉篇》“《口部》之”有誤，依唐寫本常用的表述方式，當作“在《口部》”或“在《口部》也”。

《說文》₉₆：“譌，諛也。……諛，譌或从色。”唐寫本《玉篇》₁₁：“譌，丑冉反。野王案：《說文》：‘諛，諛也。’”又云：“諛，《說文》或譌字也。”按：唐寫本《玉篇》以《說文》或體“諛”當《說文》之“譌”，故其引《說文》被釋字均寫作“諛”，唐寫本《玉篇》說解中或體混用現象較多。

《說文》₉₆：“謦，不省人言也。从言，敖聲。一曰哭不止，悲聲謦謦。”段注：“省各本作肖，今正。言字依《韻會》補。……《玉篇》聲下引《廣雅》：‘不人人語也。’聲即謦之俗，《廣韻》六豪曰：‘謦，不省人也。’奪言字。五肴曰：‘謦，不肖也。’則依誤本《說文》而又少二字。《東方朔傳》：‘聲謦謦。’亦正謂其不省人言耳。此條得諸鈕非石。”小徐：“不肖人，其言煩苛。”唐寫本《玉篇》₁₁：“《說文》：‘不肖人也；一曰哭不悲也。’”疑許書原本作“肖”。劉又辛說：“今大徐本《說文》及顧野王所據古本均為‘不肖人也’，不宜妄加更改。‘肖’當解為‘似’，‘不肖人’即不像人（的言語）。《方言》七：‘凡言粗類亦謂之肖。’注：‘肖，似也。’《楚辭·九思》：‘令尹兮謦謦。’王逸注：‘不聽話言而妄語。’‘妄語’即胡說八道，不像人說的話。‘謦謦’猶今語哇拉哇拉地亂說。……大徐本《說文》‘不肖人也’，不誤。”^①

《說文》₉₆：“詭，誘也。”唐寫本《玉篇》₁₂引《說文》同。

《說文》₉₆：“詭，沅州謂欺曰詭。”段注：“此不見於《方言》。《方言》：‘秦謂之謾。’郭云：‘言謾詭。’詭音大和切。按《戰國策》曰：‘寡人正不喜詭者言也。’”唐寫本《玉篇》₁₂：“詭，湯柯、達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92—93頁。

可二反，《楚辭》：‘或謾訛而不疑。’野王案：《說文》：‘兗州謂欺曰訛也。’”

《說文》₉₆：“謾，欺也。”唐寫本《玉篇》₂₁₂引《說文》同。《一切經音義》卷三三₁₃₃₉引《說文》亦同。羅本₁₂“欺”上有“說”字。

《說文》₉₆：“譖，譖拏，羞窮也。”唐寫本《玉篇》₁₂引《說文》同。

《說文》₉₆：“詐，慙語也。”段注：“與《心部》作音同義近。《論語》：‘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當作此詐。……按《玉篇》云：‘慙語也。’”唐寫本《玉篇》₁₂：“《說文》：‘慙語也。’野王案：今並為乍字，在《乍部》。”

《說文》₉₆：“讐，讐譟也。”段注：“讐譟當是疊韻雙字，但不類列，而‘譟’在後‘謔’字下，蓋後人亂之。”唐寫本《玉篇》₁₂引《說文》：“拾讐也。”今本《玉篇》：“讐，拾也。”按：唐寫本《玉篇》“譟”居後“謔”下，則亂其次者在顧氏之前。張舜徽說：“《說文》水部湑下云：‘湑，湑，灤也。’《上林賦》：‘湑灤鼎沸。’《史記索引》引郭《注》：‘水微轉細湧之兒。’灤與湑同。今按拾讐猶湑湑也。其受義必同源，蓋言辭湧出不窮之意，與下文譴讓義近，故許君相次比敘之。”^①徐鍇曰：“《史記》灌夫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行酒，乃效兒女子咕囁耳語。’當作此‘讐譟’字也。”“咕囁”義說見前“岳”字注。

《說文》₉₆：“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段注：“《金縢》：‘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鷖鴉。’鄭曰：‘詒，說也。’……《列子》：‘狎侮欺詒。’郭注《方言》云：‘汝南人呼欺亦曰詒。’”唐寫本《玉篇》₁₃引《說文》：“一曰相喜也。”今本《玉篇》同段注本。按：喜、說義近，未知顧氏所引與今本《說文》誰是。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26頁。

《說文》₉₆：“諺，相怒使也。”段注：“倉南切，七部。《玉篇》千紺切。”唐寫本《玉篇》₁₁引《說文》同，音千紺反。

《說文》₉₆：“譏，駭也。”段注：“《廣雅》：‘譏，調也。’謂相嘲調。《通俗文》：‘大調曰譏。’”唐寫本《玉篇》₁₃：“《說文》：‘譏，哈也。’《蒼頡篇》：‘譏，欺也。’……野王案：相嘲調也。”王筠《句讀》本作：“譏，欺，調也。”注云：“依元應引改，《玉篇》：‘欺也，嘲調也。’故知欺字句絕，《字林》云：‘欺調也。’”按：王氏所引為今本《玉篇》。《一切經音義》卷四五₁₇₇₃引《說文》：“誤也。”卷六四₂₅₇₄引《說文》：“欺調也。”與《句讀》所據同。曾忠華：“王玉樹《說文拈字》曰：‘按左思《吳都賦》：東吳王孫驪然而哈。注：楚人謂相調笑曰哈。’此‘哈’字之義，與《一切經音義》、《字林》、《廣雅》、《通俗文》、《廣韻》等所釋之‘譏’義正合。然則當依《玉篇零卷》作：‘哈也。’”^①

《說文》₉₆：“謬，相誤也。”段注：“《廣韻》：‘相誤誤也。’”唐寫本《玉篇》₁₃引《說文》同大徐。

《說文》₉₇：“譏，誹也。”唐寫本《玉篇》₁₄引《說文》同。

《說文》₉₇：“誣，加也。”段注：“玄應五引皆作‘加言’，加言者，架言也。古無架字，以加為之。……云‘加言’者，謂憑空構架、聽者所當審慎也。按《力部》曰：‘加，語相增加也，从力口。’然則加與誣同義互訓，可不增言字。”唐寫本《玉篇》₁₄：“《說文》：‘加言也。’”曾忠華曰：“古本當有‘言’字，宋本奪之。”^②按：“說文”羅本誤作“說之”。

《說文》₉₇：“誹，謗也。”唐寫本《玉篇》₁₄引《說文》同。

① 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二)，載《大陸雜誌》，第三十六卷，1968年第二期，第63頁。

② 同上，第62頁。

《說文》₉₇：“訓，詛也。”段注：“《玉篇》云：《說文》職又切，詛也。玄應六引曰：‘祝，今作呪，《說文》作訓，詛也，之授切。’今各本作譌也，乃因俗用訓為酬應字，市流切。不欲釋以詛，遂改之耳。”大徐本“訓”上為“譌”，則訓、譌異字，今本《玉篇》亦如此。唐寫本《玉篇》₁₅：“訓，《說文》亦譌字也。”據此，知唐寫本所見《說文》譌、訓同字，與今本異。張舜徽認為訓乃譌之重文。^①

《說文》₉₇：“誦，訓也。”段注：“祝禱字亦作袖，蓋與誦一字也。”唐寫本《玉篇》₁₅：“誦，丈又反，《說文》：‘誦，祝也。’或為禱字，在《示部》。”按：今本《說文》“誦，訓也”，蓋因上文“詛，訓也”而誤。

《說文》₉₇：“謠，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跲予之足’，周景王作洛陽謠臺。”段注：“《泰伯篇》云：‘啓予足，啓予手。’鄭云：‘啓，開也。’跲當是啓誤，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東京賦》曰‘於南則謠門’……謠者謠之或體，李善直移反。”唐寫本《玉篇》₁₅：“謠，舒紙、直移二反。《爾雅》：‘謠，離也。’《說文》：‘分離也。周景王作洛陽謠臺。’《聲類》：‘離別也。’”又云：“謠，《聲類》亦謠字也。”段注與此合。

《說文》₉₇：“諄，亂也。从言，孃聲。悖，諄或从心；𠂔，籀文諄，从二或。”唐寫本《玉篇》₁₆：“𠂔，《說文》籀文諄字也。”按：唐寫本《玉篇》“諄”下：“《尚書》：‘實諄天道。’孔安國曰：‘諄，亂也。’……或為悖字，在《心部》。”“諄”字義訓已見於《尚書》孔注，故引《說文》時不再引該義訓，此唐寫本《玉篇》之例。《一切經音義》卷八六₃₃₄₉引《說文》：“亂也，从言孃聲。孃音勃，籀文作𠂔，《論》从心作悖，並通。”

《說文》₉₇：“繇，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28頁。

𢇛，古文𢇛。”唐寫本《玉篇》₁₆：“𢇛，力官反、力全反。《說文》：‘𢇛，亂也。一曰理也。一曰不絕也。’”又云：“𢇛，《說文》古文𢇛字也。”按：唐寫本作“理”與大徐作“治”異，或以同義相易，或避高宗諱，未敢肯定。今本《玉篇》亦作“理”。

《說文》₉₇：“誑，誤也。”唐寫本《玉篇》₁₆引《說文》同。

《說文》₉₇：“誑，可惡之詞，从言，矣聲。一曰誑，然也。《春秋傳》曰：‘誑誑出出。’”段注：“詞，各本作辭，誤，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₆：“《說文》：‘誑誑，可忌之辭也。《春秋傳》曰“誑誑出”是也。……一曰然也。’野王案：然亦應也，與唉字，在《口部》也。”按：唐寫本引《左傳》奪“出”，黎本補之。據唐寫本《玉篇》體例，“唉字”下奪“同”。

《說文》₉₇：“謔，痛也。”段注：“當作‘痛聲’。”小徐曰：“痛而呼之言也。”唐寫本《玉篇》₁₆：“《說文》：‘哀痛也。’”

《說文》₉₇：“詁，膽氣滿聲在人上，从言，自聲。讀若反目相睽。”唐寫本《玉篇》₁₇：“詁，胡內反，《說文》：‘膽滿氣也。’《蒼頡篇》：‘胡市也。’《聲類》：‘在人上也。’《字書》：‘一曰市決後悔也。’”張舜徽據小徐以“膽氣滿聲”為句，認為唐寫本《玉篇》引作“膽滿氣也”，乃誤倒、又奪一字使然。^①按：據唐寫本，今本《說文》義訓揉合了《聲類》的內容，蓋傳抄所致。今本《玉篇》：“詁，胡內切，膽氣滿聲在人上也。又胡市切。”“胡市切”之“市”當為“內”之誤。又，唐寫本引《蒼頡篇》“胡市也”為義訓，而今本《玉篇》為切語，疑唐寫本《玉篇》抄寫有奪誤。曾忠華曰：“宋本《說文》‘滿’字下‘聲在人上’四字，為誤入《聲類》注釋之語，而奪‘類’字，致後之讀者不能解也。顧野王於‘詁’字下引《說文》後，又引曰：‘《聲類》，在人上也。’宋本之誤，明而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1頁。

易見矣。”^①

《說文》₉₇：“謫，謫誼，多言也。”段注：“《玉篇》云：‘欺謾之言。’《廣韻》云：‘弄言。’”唐寫本《玉篇》₁₇引《說文》：“謫他，多言也。”按：唐寫本《玉篇》謫、誼不相屬，“謫他”當為“謫誼”之誤。

《說文》₉₇：“誼，多言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誼誼。’”段注：“與《口部》咍音義皆同。……《口部》偶《詩》作‘咍咍’，此作‘誼誼’，蓋四家之別也。”唐寫本《玉篇》₁₇：“《說文》：‘誼誼，多言也。’野王案：《毛詩》‘無然誼誼’是也。或為咍字，在《口部》。”

《說文》₉₈：“訾，訾訾，不思稱意也。从言，此聲。《詩》曰：‘翕翕訛訛。’”段注：“（訾訾）二字今補。《釋訓》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按：許書引經字作“訛”，以訾、訛同字，唐寫本訛、訾相屬，各有音切和說解，為不同字。唐寫本《玉篇》₁₇：“訛，子尔反，《毛詩》：‘翕翕訛訛。’傳曰：‘訛訛然不思稱其上。’……《說文》或為此以字，在《此部》。”又云：“訾，子移反，《國語》：‘訾相其莫。’賈逵曰：‘訾，量也。’……《說文》：‘思稱意也。’”按：唐寫本“《說文》或為此以字”當作“《說文》或為訾字”，見上文“訾”字。《一切經音義》卷一₆₇“毀訾”條：“《說文》作訾，从口，此聲。”而卷二〇₇₅₄“毀訾”條：“諸書从言，此聲。《說文》从叩作訾，義同。”可見，許君以訛、訾同字，野王、慧琳以訛、訾同字，^②《六書故》則訛、訾、訾、訾同字。^③《一切經音義》卷

① 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二），載《大陸雜誌》，第三十六卷，1968年第二期，第65頁。

② 馬瑞辰：訛或作訾，以《荀子·修身篇》引《詩》為證，說明訛亦作訾。《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第629頁。

③ 《四庫全書》（第2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3頁。

三四₁₃₉₃“訾量”條、卷七五₂₉₇₃“不訾”條引《說文》均作：“思稱意也。”張舜徽據嚴可均以《一切經音義》五次引《說文》均無“不”字，認為“不”字乃二徐衍，宜刪。^①然而，《一切經音義》卷八〇₃₁₂₅“難訾”條引《說文》：“思不稱意也。”有“不”字。《詩·小雅·小旻》《釋文》引《韓詩》云：“訛訛，不善之貌。”《釋訓》、《毛傳》“訛訛”均有否定義，似有“不”字為是。

《說文》₉₈：“詢，往來言也，一曰小兒未能正言也，一曰祝也。从言，旬聲。𠄎，詢或从包。”唐寫本《玉篇》₁₈：“詢：道刀反，《說文》：‘往來言也；一曰視也；一曰小兒未能正語也。’”又云：“詵，《說文》或詢字也。”“詢”从言，當與言語義相關，唐寫本蓋因祝、視形近而誤。

《說文》₉₈：“詡，詡詡，多語也。从言，冉聲。樂浪有詡邯縣。”唐寫本《玉篇》₁₈引《說文》“多語”作“多言”。

《說文》₉₈：“譔，譔諸，語相及也。”大徐作：“語相反譔也。”段注：“此依《玉篇》訂。隶，及也；眾，目相及也。然則此从譔，訓‘語相及’無疑。”唐寫本《玉篇》₁₈：“《說文》：‘譔諸也。’《字書》：‘譔諸，相及也。’”黎本₂₁₈引《字書》“相”上補“語”字。按：《字書》往往同《說文》，“譔諸”當為聯綿字，上下相屬，《說文》之例，凡聯綿字相屬，上篆說解舉出該聯綿字，並釋其義，下篆說解則僅舉聯綿字，不再釋義，段君謂為《說文》通例。據此，唐寫本引《說文》說解有奪誤，當以段校為是。《六書故》曰：“《唐本說文》曰：‘言語相及也。’徐本曰：‘言語相反譔也。’”^②戴氏所見有“言”字。王筠《句讀》：“依戴侗引唐本增改。《玉篇》又云：‘譔諸，妄語也。’”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2頁。

② 《四庫全書》（第2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5頁。

《說文》₉₈：“諛，譖諛也。”段注：“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諛諛然而沸。’注：‘諛諛，多言也。’”唐寫本《玉篇》₁₈：“《說文》：‘譖諛也。’《聲類》：‘譖諛。’皆妄語也。”按：疑“皆妄語”為野王注釋語。

《說文》₉₈：“訐，諍語訐訐也。”唐寫本《玉篇》₁₈引《說文》“諍”作“爭”。《一切經音義》卷七八₃₀₆₈引《說文》亦作爭。

《說文》₉₈：“譟，言壯兒，一曰數相怒也。”唐寫本《玉篇》₁₈：“《說文》：‘言疾兒也，一曰相數譟也。’《字書》或為噉字，在《口部》也。”王筠《句讀》：“當依《玉篇》作‘疾言兒’，《廣韻》二十一麥：‘譟噉，疾言。’”按：今本《玉篇》作“疾言”，與唐寫本互倒。

《說文》₉₈：“訇，駭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①，籀文不省。”段注：“駭各本作駭，依《韻會》訂。……城，俗本作域，誤。”唐寫本《玉篇》₁₈：“《說文》：‘駭言聲也。’《聲類》：‘音大也。’《說文》又曰：‘漢中正有訇鄉也。’”黎本引《說文》₂₁₈改“正”作“西”。又云：“訇：《說文》籀文訇字也。”今本《玉篇》作“駭”。《六書故》引《說文》作“駭言也”。①按：《說文》：“駭，馬行仡仡也。”段注：“駭駭與俟俟音義同，俟，大也。”“仡”為勇壯之義，與“大”義相通。“駭”居駟、驟之間，與“疾”義為類，而“駭”與“驚”義為伍。《聲類》“駭”訓“音大”，許書原本當作“駭”，作“駭”誤。

《說文》₉₈：“諛，便巧言也。”唐寫本《玉篇》₁₈引《說文》無“便”字。王筠《句讀》作“諛，便，巧言也”，王氏謂諛通作便。

《說文》₉₈：“𦉑，匹也。”唐寫本《玉篇》₁₈：“《說文》：‘𦉑，比也。’……今為頻字，在《頻部》。”王筠《句讀》引《玉篇》、《廣韻》“𦉑，多言”，桂馥《義證》：“匹當為𦉑。”未知誰是。

① 《四庫全書》（第2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6頁。

《說文》₉₈：“詗，扣也，如求婦先詗發之。”段注：“扣、叩古今字，……此蓋古語。《論語》：‘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我則發事之始終以語之。’”唐寫本《玉篇》₁₈：《說文》：‘詗、扣也，如求婦先詗發之。’野王案：以言相扣發也。”張舜徽認為大、小徐作“發”乃“發”之形近而誤。^①

《說文》₉₈：“說，言相說司也。”段注：“說司猶刺探。說之言惹也，司之言伺也。”唐寫本《玉篇》₂₁₉引《說文》同。又云：“《埤蒼韻》：‘詰說，言不正也。’”按：《埤蒼韻》，抄寫者因《蒼韻》而衍“韻”字。羅本₁₉引作“言相說同埤也”。同、司形近而誤，“埤也”當作“也埤”，“埤”字屬下作《埤蒼》，亦衍“韻”字。王筠《句讀》引嚴氏曰：“‘說司’當作‘占說’，轉寫誤，且到耳。《集韻》、《類篇》引《埤蒼》云：‘詰說，言不正。’《玉篇》同。”

《說文》₉₈：“詗，相評誘也。”唐寫本《玉篇》₁₉引《說文》“評”作“呼”。

《說文》₉₈：“譖，加也。”段注：“‘加’下曰：‘語相譖加也。’按譖、加、誣三字互訓。”唐寫本《玉篇》₂₁₉：“子恒反，《說文》：‘加言也。’野王案：與增字同，在《土部》也。”羅本₁₉：“《說文》：‘恒言也。’”“恒”蓋涉上文“恒”字而誤。今本奪“言”字，宜據補。“誣”下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加言也”，段注以為可不加“言”字。

《說文》₉₈：“諛，忘也。”唐寫本《玉篇》₂₁₉引《說文》同，羅本₁₉“忘”作“忌”，形近而誤。

《說文》₉₈：“替，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替于凶德。’”段注：“上，今《書》作‘爾尚’二字，替今《書》作忌。按宋本《說文》、《篇》、《韻》皆作‘上不替于凶德’。”唐寫本《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5頁。

篇》₂₁₉引《說文》“上”作“尚”，羅本₁₉亦作“尚”，“忌”誤作“忘”。

《說文》₉₈：“讖，誕也。从言，敢聲。𦣻，俗讖，从忘。”段注：“《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按‘誕也’當作‘誇也’，讖與誇互訓。”唐寫本《玉篇》₁₉：“《說文》：‘讖，誕也。’”又云：“𦣻，《說文》俗讖字也。”按：唐寫本引《東觀漢記》“熱”上有“面”字。

《說文》₉₈：“誇，讖也。”唐寫本《玉篇》₁₉：“《說文》：‘誇，讖也。’野王案：以大言相誇誕也。…今亦或為誇字，在《大部》。”按：《一切經音義》卷六〇₂₄₃₉引《說文》：“誇亦誕也。”卷六二₂₄₉₄引《說文》：“誇，誕也。”《文選·長揚賦序》李注引《說文》曰：“誇，誕也。”^①李氏所見《說文》與顧氏不同。

《說文》₉₈：“誕，詞誕也。从言，延聲。𦣻，籀文誕，省正。”段注：“（詞誕也）此三字蓋有誤。《釋詁》、《毛傳》皆云：‘誕，大也。’”唐寫本《玉篇》₂₀：“《說文》：‘調誕也。’”黎本作“詞誕也”。又云：“𦣻，《說文》籀文誕字。”《一切經音義》卷六二₂₅₁₂引《說文》：“詭也，从言，延聲。”張舜徽引桂馥說：“‘詞誕也’當為‘詞也’，本書：‘詞，讖也。’既譌為詞，又加誕字。”張氏認為，“詞誕”二字連用，蓋漢人之辭，非誤增誕字。^②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下稱《定聲》）亦云：“詞疑當作詞。”^③按：唐寫本《玉篇》₅“調，徒貢反”，“調”亦“詞”之誤。又唐寫本《玉篇》所載“誕”之籀文不省，字形與二徐異。

《說文》₉₈：“謔，讖也。”唐寫本《玉篇》₂₀引《說文》同。

《說文》₉₈：“謔，戲也。”唐寫本《玉篇》₂₀引《說文》：“謔即戲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135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5頁。

③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第769頁。

也。”“即”當為顧氏所加注釋語。

《說文》₉₈：“諛，很戾也。”唐寫本《玉篇》₂₂₁：“《說文》：‘諛，即很也。’”羅本引作“即諛也”，誤。“即”當為注釋語，今本許書“戾”字疑衍。

《說文》₉₈：“讀，中止也。从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讀，止也。”段注：“中止者，自中而止，猶云內亂。《魏都賦》李注引《說文》：‘讀列，中止也。’此依《賦》文衍列字。……（讀，止也）此以‘止’與‘中止’義別也。凡偶經傳而又釋其義者，皆必其義與字本義不同。”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中正”。黎本作“中止”。按：唐寫本《玉篇》此篆次第與大徐本殊異。

《說文》₉₉：“讖，聲也。从言，歲聲。《詩》曰：‘有讖其聲。’”段注：“《毛詩·雲漢》‘有嘒其星’，毛曰：‘嘒，衆星兒。’此‘有讖其聲’，蓋三家詩也。”唐寫本《玉篇》₂₀引《說文》：“讖，聲也。《詩》曰‘讖讖其聲’是也。”按：《詩·大雅·雲漢》“有嘒其星”下馬瑞辰說：“嘒與讖，星與聲，音俱相近。……《說文》作‘有讖其聲’者，或因上文言‘讖，聲也’，遂誤星作聲耳。”^①

《說文》₉₉：“譌，疾言也。”唐寫本《玉篇》₂₁引《說文》同。

《說文》₉₉：“讎，譟也。”段注：“按許書無讎字，大徐據此補入《鬼部》。”唐寫本《玉篇》₂₁引《說文》同。

《說文》₉₉：“譟，擾也。”唐寫本《玉篇》₁₁引《說文》同。按：唐寫本“譟”字次第與大徐殊異。

《說文》₉₉：“訃，大嘯也。从言，ㄩ聲。《春秋傳》曰：‘或訃于宋大廟。’”段注：“與《品部》𠵽、《口部》叫音義皆同。……今《傳》作叫。”唐寫本《玉篇》₂₂₁：“《說文》：‘訃，忌言也。’《春秋

①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第986頁。

傳》曰‘或訓宋大厖’是。”按：羅本₂₁“宋”作“宗”“厖（廟）”作“廣”，形近而誤。又《說文·口部》：“叫，嗶也。”段注：“《𠂔部》𠂔、《言部》訛皆訓大嗶，與此音同義小異。疑‘叫’字淺人所增。”張舜徽指出，唐寫本《玉篇》“忌”當為“急”之誤。訛訓急言，猶《疒部》“疒”字訓“腹中急痛也”。^①曾忠華說：“凡從某之字，多有某意；如句字从口，𠂔聲，訓為曲。𠂔，甲骨文作𠂔（甲編九四〇）、𠂔（乙，二八四四），象相糾繚之形，……訛字从言，𠂔聲，其意為‘言’之‘𠂔繚’也。言之𠂔繚者，謂言語有所牽涉他人，故須‘忌言’。《玉篇零卷》引作‘忌言也’，其義較宋本可取。”^②

《說文》₉₉：“譌，妄言也。从言，𠂔聲。譌，譌或从𠂔。”段注：“《玉篇》云：‘同譌。’”唐寫本《玉篇》₂₁：“譌，……《說文》亦譌字也。”羅本顯然有誤，黎本₂₂₂改作“《說文》亦譌字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玉篇》為譌之重文，疑本《說文》。蓋華、𠂔音義並相近，後人傳寫誤隔一字。”^③王筠《句讀》“譌”下亦云：“《玉篇》以為譌之重文，是也。說見𠂔下。”按：鈕、王二氏說是。唐寫本《玉篇》譌、譌相次，互為異體，今本《說文》譌、譌相次，譌、譌同字異體，與唐寫本《玉篇》異。唐寫本《玉篇》₄₄有“譌”字，與譌、譌遠隔，云：“譌，尤朱反，《字書》：‘妄言也。’”譌即譌，今本《說文》張冠李戴，以“譌”之重文“譌”屬之“譌”，當據唐寫本改正。

《說文》₉₉：“謬，狂者之妄言也。”段注：“古‘差繆’多用从糸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6頁。

② 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二），載《大陸雜誌》，第三十六卷，1968年第二期，第64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093—3094頁。

之字，與此謬義別。”唐寫本《玉篇》₂₂₃引《說文》同。羅本₂₂“妄”作“志”，“志”當為“忘”之誤。《一切經音義》卷六₂₃₃、卷七₂₅₃、卷四三₁₇₁₈引《說文》均作“妄”。

《說文》₉₉：“詭，夢言也。”唐寫本《玉篇》₂₂引《說文》同。

《說文》₉₉：“𡗗，大𡗗自冤也。”段注：“冤，各本作勉，今依《廣韻》正。”唐寫本《玉篇》₂₂：“《說文》：‘大𡗗也，自冤也。’”鈕樹玉《校錄》：“《釋訓釋文》引作‘大呼也，自冤也’。”^①與唐寫本合，今本許書“自”上奪“也”字，當據補。

《說文》₉₉：“𡗗，𡗗，擾也。一曰𡗗𡗗。从言，少聲。讀若寃。”段注：“此複舉字刪之未盡者。……楚交切，二部。按此當為前一義之音。”唐寫本《玉篇》₂₂：“仕交反，《說文》：‘𡗗，擾也，一曰𡗗𡗗也。’”王筠《釋例》：“𡗗下云‘𡗗擾也’，段氏謂𡗗擾之𡗗，乃複舉字刪之未盡者，非也。‘𡗗擾’，疊韻字，吾鄉謂有急而疾言者為𡗗擾，或即此意。”^②張舜徽也以湖湘俗語證“𡗗擾”為疊韻連語。^③

《說文》₉₉：“訐，詭譎也。从言，于聲。一曰訐着。齊楚謂信曰訐。”段注：“今字作‘吁嗟’，此別一義。按‘信’當作‘大’，《釋詁》：‘訐，大也。’《方言》：‘訐，大也。中齊西楚之間曰訐。’許語本楊。”唐寫本《玉篇》₂₃：“訐，況俱反，《毛詩》：‘實譚實訐。’謂張口鳴訐也。又曰：‘洵訐且樂。’傳曰：‘訐，大也。’《方言》：‘訐，若言也。中齊西楚之郊曰訐。’《說文》：‘一曰詭僞也。’”“詭僞”蓋“詭譎”之訛，“若言”當為“着”之誤。疑許書原本作“訐，着也，从言，于聲。一曰詭譎也”，唐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099頁。

② 同上，第3101頁。

③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8頁。

寫本《玉篇》抄寫者以“訐，着也”誤入《方言》，又誤“着”作“若言”。^①王筠《句讀》：“此詭字乃愧之借，當用《玉篇》‘欺也，謾也’二義。以其非本義也，故連‘譌’言之。”然今本《玉篇》作“大也，張口鳴也”，未知王氏所本。

《說文》₉₉：“謾，嗟也。从言，差聲，一曰痛惜。”段注：“《口部》曰：‘嗟，着也。’此云‘着，嗟也’，是為異部互訓，各本改作‘咨’者，淺人為之耳。謀事曰咨，義不相涉。”唐寫本《玉篇》₂₃：“着，子雅反，《說文》：‘着，嗟也。’野王案：憂歎之辭也，亦歎美也。嗟字同，在《口部》。”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段氏求勝於前人而果於自信，銳意改易，曾不孰思也。經傳‘咨嗟’字不可勝舉。”^②按：小徐曰：“今俗从口作嗟。”唐寫本言“嗟字同”，據此，知着、嗟為古今字。唐寫本引《說文》以“嗟”訓“着”，是以今字釋古字，恐抄寫有誤。

《說文》₉₉：“讐，失氣言，一曰言不止也。从言，讐省聲，傅毅讀若慍。讐，籀文讐不省。”段注：“此與慍音義同，此从言，故釋之曰‘失氣言’，……（一曰）言字各本無，依《玉篇》補，謂譴譴沓沓也。”唐寫本《玉篇》₂₃：“讐，章葉反，《說文》：‘失氣也。一曰言不止也。傅毅以為讀若慍。’”唐寫本《玉篇》₂₃：“讐，《說文》籀文龍字不省。”“龍”當作“讐”。唐寫本於《說文》重文，亦先篆文（用楷體），後古、籀，此處“讐”次其籀文之下，當為抄寫所致，非顧書之舊。張舜徽引鈕樹玉曰：“《一切經音義》卷一九，引作‘失氣也。一曰言不止也’，李注《文選·東都賦》引作‘失氣也’，……後人妄以言字移在上，遂不可通。”^③按：《一切經

① 《方言》卷一：“訐，大也。……中齊西楚之間曰訐。”與《釋詁》同，無“訐，若言（着）也”一語。錢繹《方言箋疏》，中華書局，1991年，第43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105頁。

③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9頁。

音義》卷五六²²⁴⁹：“《說文》：‘失氣也。’讐，怖也。一曰言不止也。”卷九九³⁶⁹⁴引《說文》：“失氣而言也。”知有“言”字非自二徐始。《六書故》云：“言失氣也。”^①曾忠華：“《晉書音義》引《字林》曰：‘讐，失氣也。’《漢書·武帝紀》曰：‘為匈奴讐焉。’《張湯傳》曰：‘是後群臣震讐。’顏注並云：‘讐，失氣也。’……是古本當如《玉篇零卷》所引者。宋本‘言’字倒置於上，乃傳寫之誤也。”^②

《說文》₉₉：“譖，言譖讐也。”段注：“疑上文‘失氣言’之上當有‘譖讐’二字，疊韻字也。”唐寫本《玉篇》₁₃：“譖，傷協，丑協二反。《說文》：‘譖讐也。’《聲類》：‘譖讐，言不止。’”按：段注依《說文》體例校《說文》，與唐寫本《玉篇》所引《說文》及《聲類》吻合，大徐本衍“言”字。今本《玉篇》正作“譖讐，言不正也”，存顧書之舊，而“止”誤作“正”。唐寫本“譖”字次第與大徐本殊異。

《說文》₉₉：“誣，相毀也。从言，亞聲。一曰畏誣。”段注：“（一曰）此與惡惡之惡略同。”唐寫本《玉篇》₂₃引《說文》“一曰”作“又曰亦云”，餘同。

《說文》₉₉：“讐，相毀也。”段注：“雖遂切，古音在十七部。《篇》、《韻》皆虛規切。”唐寫本《玉篇》₂₃引《說文》同，而有“虛規反，由恚反”二音。今本《玉篇》僅虛規反一音。

《說文》₁₀₀：“調，嗑也。”段注：“《口部》曰：‘嗑，多言也。’《玉篇》曰：‘謁謚，多言也。’謁謚即調嗑。”唐寫本《玉篇》₂₄：“調，徒閩反，《說文》：‘調，嗑也。’《埤蒼》：‘調嗑，妄言也。’”按：今本《玉篇》：“調，徒盍切，調嗑，言也。”下隔數字又出“謁

① 《四庫全書》（第2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5頁。

② 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二），載《大陸雜誌》，第三十六卷，1968年第二期，第65頁。

字，云：“譟，他盍切，譟謔，多言也。”

《說文》₁₀₀：“詢，訟也。从言，訇聲。訇，或省。說，詢或从兇。”段注：“訟各本譟說，今依《篇》、《韻》及《六書故》所據唐本正。……按下文系之云‘訟，爭也’。《說文》之通例如是。”唐寫本《玉篇》₂₄：“說，《說文》亦詢字也。”又云：“訇，《說文》亦說字也。”

《說文》₁₀₀：“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歌訟。𡥉古文訟。”段注：“訟頌古今字。”唐寫本《玉篇》₂₄：“《說文》：‘爭，一曰歌訟。’野王案：歌贊之訟今為頌字，在《真部》。”又云：“𡥉，《說文》古文訟字也。”按：唐寫本“爭”下奪“也”字，“真”當作“頁”，黎本作“頁”，並補“也”。

《說文》₁₀₀：“諠，恚也。从言，真聲。賈侍中說：‘諠笑。’一曰讀若振。”段注：“今人用嗔，古用諠。”唐寫本《玉篇》₂₂₅：“昌仁反，《說文》云：‘諠，恚也，賈侍中說：諠，咲也。’……野王案：此與嗔字相似而不同，在《目部》。”按：被釋字“諠”羅本₂₄寫作“讀”，昌化反，“化”當為“仁”之誤，引賈侍中說作“言，咲也”。王筠《句讀》：“《集韻》：‘諠，之刃切，笑也。’然則‘讀若振’但屬‘諠笑’一義，‘一曰’當是衍文。”

《說文》₁₀₀：“譟，多言也。从言，聿聲。河東有狐譟縣。”段注：“見《地理志》。按《史》、《漢》《表》皆有輒譟侯，徐廣、小顏輒皆音狐。考《漢志》北海有輒縣，小顏云：‘輒即執字。’疑‘輒譟’二字疊韻，輒當从爪作執，執之或體，不音狐，《漢志》、《說文》作‘狐譟’皆譟字也。”唐寫本《玉篇》₂₂₅：“《說文》：‘譟譟，多言也。河東有狐譟縣。’《埤蒼》或為囁字，在《口部》也。”張舜徽認為，今本許書奪“譟譟”二字，宜據補。^①按：顧書存許書之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0頁。

舊，“河東”羅本誤作“何東”。

《說文》₁₀₀：“訶，大言而怒也。”唐寫本《玉篇》₂₂₆引《說文》同。《一切經音義》卷四五₁₇₉₃、卷五五₂₂₁₅引《說文》同，當為許書原本，而卷四一₁₆₁₃引《說文》：“怒也。”按：羅本₂₆引作“大言也，而怒”，當為抄寫訛亂。

《說文》₁₀₀：“𡗗，訐也。”段注：“訐或作許，誤。”唐寫本《玉篇》₂₅引《說文》作“訐也”。

《說文》₁₀₀：“訐，面相斥罪告訐也。”段注：“依《韻會》訂。”大、小徐本“告”上有“相”字。唐寫本《玉篇》₂₅引《說文》：“面相序罪相𡗗訐。”“𡗗”張舜徽引作“穀”，云“穀”與“告”古音近而為告之聲譌。^①然該字上从殼，不象“穀”字。《一切經音義》卷四二₁₆₇₃引《說文》作“面相斥罪相訐也”。按：“面相斥罪”意義明確、完整，“相告訐”句當為另一義。沈濤《說文古本考》：“《文選·三都賦》注引‘訐，面相斥罪也’，無‘相告訐’三字，《西征賦》注引同，蓋古本如此。‘面相斥罪’即‘相告訐’之意，今本術（衍）此字，語意重複矣。《論語·衛靈公釋文》引‘面相斥’，乃傳寫奪一‘罪’字。”^②

《說文》₁₀₀：“訴，告也。从言，庠聲。《論語》曰：‘訴子路于季孫。’𡗗，訴或从言朔；𡗗，訴或从朔心。”段注：“凡从庠之字隸變為斥，俗又譌斥。”唐寫本《玉篇》₂₅：“《說文》：‘訴，告也。’野王案：訴者，所以告冤枉也。……或為𡗗字，在《心部》。”又云：“𡗗，𡗗字，《心部》。”當作“𡗗，《說文》亦訴字，在《心部》。”又云：“𡗗，《說文》亦訐字也。”

《說文》₁₀₀：“讒，譖也。”唐寫本《玉篇》₂₅引《說文》同。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0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117頁。

《說文》₁₀₀：“譴，謫問也。”唐寫本《玉篇》₂₅引《說文》：“譴，問也。”王筠《句讀》本作：“譴，謫，問也。”《一切經音義》卷二₉₄、卷三三₁₃₂₂、卷五五₂₂₁₅引《說文》均作“謫問也”，而卷四六₁₈₄₀引《說文》作“呵也”。唐寫本引《說文》無“謫”字，未知是否。

《說文》₁₀₀：“諄，數也，一曰相讓也。”唐寫本《玉篇》₂₆引《說文》同。

《說文》₁₀₀：“讓，相責讓。”段注：“經傳多以為謙讓字。”唐寫本《玉篇》₂₇：“《說文》以揖讓，並為讓字，在《手部》。”王筠《句讀》：“揖讓字，《說文》作讓。”

《說文》₁₀₀：“譙，嬈譙也。从言，焦聲，讀若囁。誚，古文譙，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誚公。’”段注：“嬈，擾戲弄也；譙，恚囁也。……漢人作譙，壁中作誚，實一字也。”唐寫本《玉篇》₂₆：“誚，《說文》古文誚字也。”唐寫本《玉篇》“譙”字說解未引《說文》，“誚”下云：“《類聲》亦譙字也。”《一切經音義》卷四₁₄₄“嘲誚”條、卷六₂₃₆“輕誚”條、卷一八₇₀₁“輕誚”條下引《說文》均作“嬈也”；卷五₁₉₅“輕誚”下引《說文》：“嬈也。或作譙，古文作頽。”知許書說解本無“譙”字。

《說文》₁₀₀：“諫，數諫也。”段注：“謂數其失而諫之，凡譏刺字當用此。”唐寫本《玉篇》₂₇引《說文》同。按：唐寫本“諫”音土漬反，“土”當作“七”。

《說文》₁₀₀：“諛，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諛申胥。’”段注：“今《國語》、《毛詩》、《爾雅》及他書‘諛’皆譌‘訊’，皆由轉寫形近而誤。”唐寫本《玉篇》₂₇：“《說文》：‘訊，讓。《國語》曰‘吳王訊申胥’是也。’”按：唐寫本《玉篇》被釋字及說解引《周禮》、《毛詩》、《漢書》等作“諛”，而引《爾雅》郭注、《說文》、《廣雅》等則作“訊”。

《說文》₁₀₀：“謔，責望也。”段注：“按望之古文作𠄎，故謔之古文亦作謔。”唐寫本《玉篇》₂₈：“謔，莫放反，《說文》：‘相責謔也。’今為望字，在《亡部》也。”張舜徽以“讓”訓“相責謔”例之，云大、小徐本當補“相”字。^①按：唐寫本楷書正用段注所說謔之古文，但段注所稱古文右下“壬”，唐寫本抄寫作“土”，誤。

《說文》₁₀₀：“詭，責也。”段注：“今人為詭詐字。”唐寫本《玉篇》₂₂₉：“《說文》：‘詭，責。’《廣雅》：‘隨惡詭欺。’《說文》以詭異之詭為愧字，在《心部》。”按：羅本₂₈“責”誤作“青”。《一切經音義》卷八₂₈₄引《說文》：“詭，責也。”

《說文》₁₀₀：“證，告也。”段注：“今人為證驗字。”唐寫本《玉篇》₂₉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₁₀₀：“詘，詰詘也，一曰屈襜。从言，出聲。諷，詘或从屈。”段注：“（屈襜）此謂衣襜積，見《衣部》。”唐寫本《玉篇》₂₉：“《說文》：‘詰詘。’”又云：“諷，《說文》亦詘字也。”唐寫本引無“一曰”義。王筠《句讀》：“（屈襜）屈當作詘，《廣雅》：‘襜，詘也。’案此謂衣襜積。”

《說文》₁₀₀：“諛，尉也。”段注：“尉，各本作慰，而《集韻》、《類篇》及葉石君鈔本《說文》皆作尉，則知大徐本作尉也。《火部》曰：‘尉者，从上案下也。’諛訓尉未得其證，考《毛詩·凱風》傳：‘慰，安也。’《車輦》傳曰：‘慰，怨也。’二傳不同。……今按此《毛詩》及傳正當作‘尉，諛也’，為許所本。後人以易識之字易之耳。諛者，以善言案其心，如火申繼然。諛、尉雙聲。”二徐均作“尉”。唐寫本《玉篇》₂₈“諛，于萬反，于阮反。《說文》：‘諛，慰。’《聲類》：‘諛，从也。’野王案：此亦婉字，在《女部》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1頁。

也。”唐寫本《玉篇》以“詭”與《說文》“詭”異，張舜徽以為許書本作詭不作詭。^①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以下稱《義證》）：“慰當為懟，《類篇》：‘詭，懟也。’或从怨，本書：‘懟，怨也。’”按：二徐“詭”居詘（詰詘）、訶（知處告言之，偵伺之義）之間，訓“尉”（以善言案其心），與《說文》以義相從之體不甚合。唐寫本《玉篇》謹、詭、詭相屬，“謹、（相）責望也”、“詭，懟也”、“詭，責也”，則三篆以義相次，與許書體例相符。《毛詩·車鞀》“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②恚、懟義近。疑《說文》本作“懟”，傳抄中以其形近而誤作“慰”。

《說文》₁₀₀：“訶，知處告言之。”段注：“《史》、《漢》《淮南傳》：‘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服虔亦云：‘偵伺之也。’如淳曰：‘訶，音朽政反。’按《說文》無偵字，則从服、孟說訶即偵是也。”唐寫本《玉篇》₂₃₀：“訶，呼政反，恥敬反，……《說文》：‘知處告也。’”按：“告”與“言之”語義重複，桂氏《義證》引《急就篇》顏注：“訶謂知處密告之也。”許書原本當無“言”字。羅本₂₉“訶”誤作“訶”。

《說文》₁₀₀：“謔，流言也。”唐寫本《玉篇》₂₉：“謔，呼縣反，《說文》：‘流言也。’《蒼頡篇》：‘縣書有所求也。’”按：唐寫本《玉篇》₃₀又有“謔”字，切語、說解引書與此完全相同，當屬抄寫重複。

《說文》₁₀₀：“詆，訶也。”段注：“鉉本‘苛也，一曰訶也。从言氏聲’；錯本‘荷也，从言氏聲，一曰訶’。今按二本皆誤。漢人訶多假荷為之，如《周禮·宮正》‘比長’注：‘荷，皆呼何反。’宋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1頁。

②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3頁。

槩《周禮》及《釋文》可證。淺人改為苛，此亦其比也，不得其說，乃訶、荷并存矣。今依《韻會》刪正。”唐寫本《玉篇》₃₀引《說文》：“詆，訶也。”與段注所校相合，《一切經音義》卷八三₃₂₆₂引《說文》亦同段注。

《說文》₁₀₁：“誰，誰何也。”段注：“三字為句，各本少誰字，誤刪之也。敦字下云‘一曰誰何也’可證。李善引有‘謂責問之也’五字，蓋注家語。”段注以《六韜》、《賈誼書》、《史記》、《漢書》“誰何”或“孰何”證其說。唐寫本《玉篇》₃₀：“《說文》：‘誰訶也。’《聲類》：‘所以訶問其名。’”按：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或出被釋字，或僅舉義訓。此處依段注“誰”下不逗，作“誰訶也”。嚴章福《說文校議議》：“何訓儻何，假借為誰何。敦下云‘一曰誰何也’，疑此亦當作‘誰何也’。《說文》大例：凡‘一曰’下皆複舉篆文而篆文下本無複舉字，唐人加之，後複刪去，亦不盡刪，反將不可刪者而亦刪之，致有此誤。”^①

《說文》₁₀₁：“諱，飭也。从言，革聲，讀若戒。一曰更也。”段注本同小徐，大徐“一曰”義在“从言”之前。段注：“作‘飾’誤，諱與懾音義同。……諱與革音義同。”唐寫本《玉篇》₃₀：“諱，柯核反，《毛詩》：‘不長夏以諱。’傳曰：‘諱，更也。’……《說文》：‘一曰飭也。’……《字書》或為憚字，在《心部》；今為革字，在《革部》。”按：據唐寫本，許書說解本當作“更也，从言，革聲，讀若戒。一曰飭也”。其第一義“更也”已見於《毛傳》，故只引許書“一曰”義。這種現象唐寫本《玉篇》中屢見，段氏屢言“許說宗毛”，野王於《說文》之例，亦心知其意。唐寫本《玉篇·心部》₁：“憚，公翻反。《字書》亦諱字，諱，更也，變也，飭也，謹也，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140頁。

戒也。在《言部》。”

《說文》₁₀₁：“譌，抵譌也。从言，闌聲。譌，譌或从聞。”抵，大徐作低，小徐作詆。段注：“抵各本作詆，誤。……按抵譌猶今俗語云抵賴也。”唐寫本《玉篇》₃₀：“《說文》：‘譌譌也。’”又云：“譌，《說文》亦譌字也。”張舜徽曰：“今本作詆譌者，蓋緣上文詆字而譌。譌譌二字，雙聲連語。與《方言》之囁咩、譌譌同意，謂多言也。”^①按：張說有可議之處：說“詆譌”因上文“詆”字而誤僅為揣測之辭；《方言》“囁咩、譌譌”義為“多言”，據許書同部字“以義相从”例，“譌”當與譌、譌為伍，或與謫、謚等相屬，而許、顧二書“譌”居譌、診（訓“視也”）之間，與《說文》列字規律不合。存疑。

《說文》₁₀₁：“診，視也。”唐寫本《玉篇》₃₀引《說文》同。

《說文》₁₀₁：“誓，悲聲也。”唐寫本《玉篇》₃₁引《說文》同。

《說文》₁₀₁：“訖，罪也。”唐寫本《玉篇》₂₃₁引《說文》同。羅本₃₁“訖”誤作“說”。

《說文》₁₀₁：“誅，討也。”唐寫本《玉篇》₃₁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₁₀₁：“諳，悉也。从言，音聲。”段注：“烏含切，七部。玄應書卷廿一云：‘《說文》：‘諳，於禁切，大聲也。’’豈所據本異與？”按：段注所謂“玄應書卷廿一”見《一切經音義》卷七六₃₀₀₃“暗哌”條。唐寫本《玉篇》₄₂：“諳，於含反，……《說文》：‘大聲也。’或為暗字，在《口部》。”戴侗《六書故》引《說文》：“悉也。”^②嚴章福《說文校議議》：“《一切經音義》卷廿一引作‘大聲也’，蓋誤引諧下，諧與諳形相似。”^③按：《說文》營、諧相屬，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3頁。

② 《四庫全書》（第2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8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150頁。

“謦”訓“小聲”，“譖，大聲”，以義相从；唐寫本《玉篇》謦、譖（恚呼）、譖相屬，義亦相近，列字次第與《說文》同。二徐“諳”居“討”下“譚”上，而唐寫本《玉篇》“譚”下七十餘字後才出“諳”字。可見，唐寫本所引《說文》“諳”字義訓、列字次序均與今本《說文》異。

《說文》₁₀₁：“譚，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譚，譚或从𡗗”。唐寫本《玉篇》₂₃₂：“《說文》：‘相祝累功德以求祿。’”羅本₃₁引作“相祝累功臣以求祿”。按：福、祿同義，作“臣”誤。又云：“譚，《說文》亦譚字也。”“亦譚字”當作“亦譚字”。張舜徽說：“許書原本，蓋云：‘相祝也。累功德以求福也。’顧氏引之，刪兩也字，而義不明。今本許書說解作‘禱也’，蓋沿下文引《論語》有禱字而誤。”^①張說可從。

《說文》₁₀₁：“諱，忌也。”段注：“鉉本‘諱、認也’，在誠、認二字之下，淺人妄移也，錯本則此是矣，而忌作認，仍誤。認，誠也；忌，憎惡也。故諱與謚、誅為類。”唐寫本《玉篇》₃₂“諱”字次第及說解同段注本。

《說文》₁₀₁：“謏，謏詬，恥也。从言，奚聲。𡗗，謏或从𡗗。”段注：“（謏詬）二字今補，逗。《漢書·賈誼傳》：‘頑鈍亡恥，𡗗詬亡節。’師古曰：‘𡗗詬謂無志分也。’”唐寫本《玉篇》₃₃：“《說文》：‘謏詬，恥辱也。’”唐寫本《玉篇》蓋因“恥辱”連文而衍“辱”字。又云：“𡗗，《說文》亦謏字也。”段校是。

《說文》₁₀₁：“詬，謏詬也。从言，后聲。詢，詬或从句。”段注：“依全書例訂。”大、小徐作“詬，謏詬，恥也。”唐寫本《玉篇》₃₃“詢，《說文》亦詬字也。”按：唐寫本“詬”下未引《說文》。段校是。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3頁。

《說文》₁₀₁：“該，軍中約也。”唐寫本《玉篇》₃₃引《說文》同。按：大、小徐“諜”上“該”下，唐寫本《玉篇》反之。

《說文》₁₀₁：“譯，傳四夷之語者。”大、小徐作“傳譯四夷之言者”。段注：“依李善、徐堅訂。《方言》：‘譯，傳也。’”唐寫本《玉篇》₃₄：“《說文》：‘傳四夷之語也。’”按：“傳譯”當衍“譯”字。《一切經音義》卷八三₃₂₃₇引《說文》：“譯四夷之言者也。”卷八五₃₃₂₅引《說文》：“譯，傳四夷之言也。”按：言、語同義，譯、傳同義，或傳或譯，或言或語，所據鈔本不同還是抄寫者改之，疑不能明。以今天的語法觀來考察，句末作“者”、作“也”，意思有別。沈濤說作“也”蓋為古本。^①

《說文》₁₀₂：“𦘔，迫也。从言，九聲，讀又若丘。”唐寫本《玉篇》₁₅“𦘔”有去牛、渠牛二反，引《說文》同。按：唐寫本“𦘔”居“訓”下“詛”上，與二徐迥異。

《說文》₁₀₂：“𦘔，疾言也。”唐寫本《玉篇·言部》₂₄₈引《說文》同。

言 部

《說文·言部》₁₀₂：“詒，競言也。”唐寫本《玉篇》₂₄₇引《說文》作“競言之也”。桂氏《義證》：“‘競言也’者，《類篇》作‘言也’，引《字林》‘競言也’。”按：《字林》多本《說文》，唐寫本《玉篇》“之”字當衍。

《說文》₁₀₂：“𦘔，吉也。从詒羊，此與義、美同意。善，篆文从言。”段注：“據此則𦘔為古文可知矣，此亦上部之例，先古後篆也。𦘔字今惟見於《周禮》，他皆作善。”唐寫本《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4頁。

篇·言部》₄₆：“善，是闡反，《說文》篆文𠂔字也，𠂔，吉也，工往也，大也，在《詰部》。或為善字，在《口部》。”又唐寫本《玉篇·詰部》₂₄₇：“𠂔，是闡反，……野王案：《說文》：‘善，吉也。’……《毛詩》：‘覆背善𠂔。’箋云：‘善，大也。’《蒼頡篇》：‘工也，往也。’篆文為善字，在《言部》。《聲類》或為善字，在《口部》。”據此條，知上文“工往也”之“工”下奪“也”字。

《說文》₁₀₂：“競，強語也；从詰二人。一曰逐也。”唐寫本《玉篇》₂₄₇引《說文》“競”作“覲”。

音 部

《說文·音部》₁₀₂：“響，聲也。”段注：“按《玉篇》曰：‘響，應聲也。’”唐寫本《玉篇》₅₇引《說文》無“應”字。

《說文》₁₀₂：“章，樂竟為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段注：“歌所止曰章。”唐寫本《玉篇》₅₇：“章，諸羊反，……《說文》：‘樂歌竟為一章也。’……《說文》以文章為彰字，在《彡部》。”據顧、段及“竟”篆說解，許書當有“歌”字。

《說文》₁₀₂：“竟，樂曲盡為竟。从音儿。”段注：“曲之所止也。”小徐本作“樂曲盡竟”。唐寫本《玉篇》₂₆₀：“《說文》：‘樂曲竟也。’《廣雅》：‘竟，窮也。’”羅本₅₈引《說文》“曲”誤作“明”。張舜徽引沈濤曰：“《九經字樣》：‘竟，樂曲終也。’是古本作終，不作盡。《六書故》亦引作終。”張氏又云：“《唐寫本玉篇》引作‘樂曲竟’，竟字當為盡字之譌，許君不當以‘竟’說‘竟’也。”^①按：竟、終、盡為常用同義詞，說“竟”為“盡”之譌，缺少明確的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49頁。

據。實際上，《說文》說解不避同字。如《糸部》：“絀，繭滓絀頭也。”“紡，紡絲也。”段氏曾指出：“凡不必以他字為訓者，其例如此。”^①唐寫本《玉篇》所引當為許書之舊。

粥 部

《說文·粥部》₁₁₂：“鬻，鬻也，从粥，侃聲。飭，鬻或从食，衍聲。飡，鬻或从食，干聲。餽，鬻或从食，建聲。”唐寫本《玉篇·食部》₂₉₉：“餽，記言反，《說文》亦鬻字也，粥也，在《鬻部》。”按：“鬻字”當作“鬻字”，“鬻部”當作“粥部”。羅本₉₆“記”誤作“妃”。又云：“飡，……《說文》亦餽字也。”又云：“飭，……《說文》亦餽字也。”

《說文》₁₁₂：“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餽為鬻。从粥，速聲。餽，鬻或从食束。”段注：“此有奪，當云：‘鼎實也。’《詩》云：‘其鬻維何，維筍及蒲。’或曰：‘筍作葦者，三家《詩》也。’……《周易》馬注：‘餽，餽也。’”唐寫本《玉篇·食部》₉₃：“餽，田穀反，《周易》：‘鼎折足，覆公餽。’野王案：鼎實也，《說文》：‘陳留人謂餽為餽也。’或為鬻字，在《鬻部》。”“田”乃“思”之誤，黎本₂₉₆“折”作“析”。王筠《釋例》：“《說文》古本必有‘詩曰其鬻維何’六字，乃別為假借之義，不與‘鼎實’連文。”^②按：據段注，唐寫本當作“野王案：《說文》：‘鼎實也，陳留人謂餽為餽也。’或為鬻字，在《粥部》。”

《說文》₁₁₂：“鬻，粉餅也。从粥，耳聲。餌，鬻或从食耳。”唐寫本《玉篇》₉₄：“《說文》：‘餌，餅也。’《蒼頡篇》：‘餌，食也。’野

① “紡”下段注。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379頁。

王案：凡所食之物也。……《說文》或為饘字，在《饘部》。”按：當作“或為饘字，在《饘部》”。《一切經音義》卷二九₁₁₆₅、《續一切經音義》卷一₃₇₆₉、卷四₃₈₄₈引《說文》均作“粉餅也”，今本《玉篇》亦存“粉”字，與今本《說文》同。《一切經音義》卷九四₃₅₃₄引《說文》作“餌即餅也”，“即”當為後人所加注釋性詞語。

鬥 部

《說文·鬥部》₁₁₄：“鬪，鬪鬪，鬥連結續紛相牽也。从鬥，賓省聲，讀若續。”段注：“舊作鬪，今正。續各本作鬪，今按許云‘讀若續’，則許時非無續字也。《離騷》：‘時續紛其變易。’王曰：‘續紛，亂也。’續，大徐作賓，淺人以《糸部》所無改之也。”唐寫本《玉篇·糸部》₁₇₇：“續，匹仁反，……《廣雅》：‘續續，衆也。’續紛鬪爭。《說文》為鬪字，在《鬥部》。”按：“鬥”當作“鬥”。今二徐本上“鬪”下“鬪”，王筠《句讀》斷句、說解有異，他說：“‘鬪’下云：‘鬪也。’知此亦一字成義，是以列字之次，鬪不在鬪上。”

卜 部

《說文·卜部》₁₂₇：“卜，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衡也。……𠂔，古文卜。”唐寫本《玉篇》₃₁₇引《說文》作“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从橫也”，“灸”下有重寫符號。又云：“𠂔，《說文》古文卜字也。”按：被釋字“卜”，唐寫本《玉篇》缺損，依所存說解補。

《說文》₁₂₇：“卦，所以筮也。”段注：“‘所以’二字各本刪之，今補。”唐寫本《玉篇》₃₁₇引《說文》：“卦，莖也。”徐承慶《說文解

字注匡謬》：“按‘筮也’二字已明《說文》本無之字，何得云‘刪’！”^①按：徐說是。段注往往於名、動兼用之詞的說解前補“所以”二字，證之唐寫本《玉篇》，多有不合。

《說文》₁₂₇：“卜，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段注：“當作‘卜口’，卜而以口問也。”唐寫本《玉篇》₃₁₇引《說文》：“卜以疑問也。”張舜徽認為，“《唐寫本玉篇》所引，誤倒一字，宜以二徐為正”。^②

《說文》₁₂₇：“貞，卜問也。从卜貝，貝，以為贊。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段注：“（貝以為贊之貝）此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₃₁₈引《說文》：“从貝，貝，以為贊也。一曰从鼎省聲也。”與段校合。

《說文》₁₂₇：“𠄎，*《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日貞曰𠄎。’*”段注：“今《尚書》、《左傳》皆作悔，疑𠄎是壁中古文。……（《商書》曰）日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₃₁₇：“《說文》：‘卦之上體也。’今為悔字，在《心部》。”

《說文》₁₂₇：“占，視兆問也。”段注：“按上文卜字疑占之變體，後人所竄入。”唐寫本《玉篇》₃₁₈引《說文》同大徐。按：唐寫本有“卜”字，不云為《說文》“占”之或體。

《說文》₁₂₇：“𠄎，卜問也。”段注：“疑此即後人杯珉字，後人所增。”唐寫本《玉篇》₃₁₉引《說文》：“𠄎，卜問也。”

《說文》₁₂₇：“𠄎，灼龜坼也。从卜𠄎，象形。𠄎，古文𠄎省。”段注：“蓋古本《說文·卜部》無𠄎、兆字。《八部》夬字即龜兆字。……《玉篇·卜部》之外別為《兆部》，云：‘兆，事先見也。形也，𠄎同上。’假令顧氏所據《說文》早同今本，何為作此紛更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3734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8頁。

乎。是必《說文》無兆而增此一部，曉然。據《篇》、《韻》以正《說文》，可無疑矣。……而《說文》乃無龜兆字矣。《說文》無龜兆字，梁顧氏作《玉篇》乃增《兆部》於《卜部》之後，隨曹憲作《文字指歸》乃又收𠄎為龜兆字，而改竄《說文》者乃於《卜部》增𠄎為篆文、兆為古文。”《說文·八部》₄₉“𠄎”下段注：“此即今之兆字也。……此可證孫愐以前𠄎即兆矣。又云：‘𠄎，灼龜坼也。出《文字指歸》。’《文字指歸》者，曹憲所作，此可證孫愐以前《卜部》無兆、𠄎字矣。顧野王《玉篇·八部》有𠄎，兵列切，《卜部》之後出《兆部》，又云𠄎同兆。此可證顧氏始不謂𠄎即兆字矣。”唐寫本《玉篇》₃₁₉“兆”下：“《說文》：‘象形也。’”又云：“𠄎，《說文》亦兆字也。”

用 部

《說文·用部》₁₂₈：“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𠄎，古文用。”唐寫本《玉篇》₃₂₀引《說文》同。又云：“用，《說文》古文用字也。”

《說文》₁₂₈：“甫，男子之美偶也。从用父，父亦聲。”段注：“（父亦聲）錯本無。”唐寫本《玉篇》₃₂₁引《說文》：“从用，从父聲也。”按：唐寫本《玉篇》前面已引《穀梁傳》：“甫者，傅也，男子之美稱也。”故引《說文》時僅引其字形說解。今錯本有“父亦聲”，與段說異。

《說文》₁₂₈：“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唐寫本《玉篇》₃₂₁：“庸，餘鍾反，《尚書》：‘若時登庸。’孔安國曰：‘庸，用也。’《說文》：‘从用从庚，庚，更也。’《易》曰：‘先庚三日’是也。”《一切經音義》卷一₃₉引《說文》：“从庚，用聲也。”按：“事”義寬泛，“更”即“更事”，疑當以唐寫本為是。

《說文》₁₂₈：“備，具也。从用，苟省。”段注：“《人部》曰：‘備，慎也。’然則防備字當作備，全具字當作備，義同而略有區別，今則專用備而備廢矣。”唐寫本《玉篇》₃₂₁引《說文》：“備，具也。从用，苟省聲也。今為備字，在《人部》。”

《說文》₁₂₈：“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段注：“此與《亏部》寧音義皆同。許意寧為願詞，甯為所願，略區別耳。……此不云‘寧省聲’，云‘寧省聲’者，以形聲包會意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₂：“甯，奴定反，《說文》：‘所願也。从庸，寧省聲也。’”按：唐寫本“願”當為“願”之誤，“庸”為“用”之誤。唐寫本《玉篇》作“寧省聲”，與今本及段注異。

爻 部

《說文·爻部》₁₂₈：“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₄引《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文頭也。”王筠《句讀》：“爻以變而占，變則交，爻以象之。”唐寫本《玉篇》“文”當為“交”之誤，且誤倒。然“交頭”與“頭交”誰是，存疑。

《說文》₁₂₈：“楸，藩也。从爻林。《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楸。’”段注：“楸，今《詩》作樊。毛曰：‘樊，藩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₄引《說文》：“《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楸。’野王案：‘林，藩也。’今為樊字。”按：野王案語“林”當作“楸”。

𠂔 部

《說文·𠂔部》₁₂₈：“𠂔，二爻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₄引《說文》同。

《說文》₁₂₈：“爾，麗爾，猶靡麗也。从門𠂔，𠂔，其孔𠂔𠂔。从尔

聲。此與爽同意。”大徐作“从門从𣎵，其孔𣎵，尔聲”；小徐作“从門𣎵，其孔𣎵，爾聲”。段注：“依《韻會》訂。”唐寫本《玉篇》₃₂₄引《說文》：“麗爾，猶靡麗也。从門𣎵，其死麗麗也，爾聲也。與爽同意。”按：“死”為“孔”之誤。

《說文》₁₂₈：“爽，明也。从𣎵大，𣎵，篆文爽。”段注：“（篆文）此字淺人竄補，當刪。爽之作𣎵，𣎵之作𣎵，皆隸書改篆，取其可觀耳。淺人補入《說文》，云此為小篆，从𣎵既同，何不先篆後古籀乎！凡若此等，不可不辨。”唐寫本《玉篇》₃₂₄：“爽，所兩反，《尚書》：‘故有爽上。’孔安國曰：‘爽，明也。’……《說文》从大𣎵。”又云：“爽，《說文》篆文𣎵字也。”按：據唐寫本《玉篇》，𣎵之“竄補”當在顧氏之前。

放 部

《說文·放部》₁₆₀：“放，逐也。”唐寫本《玉篇》₃₁₀《說文》同。

《說文》₁₆₀：“敖，出游也。从出放。”段注：“从放，取放浪之意。《出部》又收此，後人妄增也。”唐寫本《玉篇》₃₁₁：“《說文》：‘出遊也。’……或為敖字，在《出部》。”《說文·出部》：“敖，游也。”據唐寫本《玉篇》，此“妄增”之事亦在顧氏之前。

《說文》₁₆₀：“敷，光景流兒。”段注：“兒各本作也，今从《廣韻》。”唐寫本《玉篇》₃₁₁引《說文》作“也”。按：唐寫本《玉篇》上敷下敖，與大、小徐異。

竹 部

《說文·竹部》₁₉₃：“簋，大箒也。从竹，監聲。𣎵，古文簋如此。”段注：“（古文簋）未詳。”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₅₈：“𣎵，力

三反，……《說文》古文籃字也，籃，大簾也，在《竹部》。”《一切經音義》卷六五₂₆₁₆：“筐屬也，《字林》：‘大茗也。’……《纂文》云：‘大筐也。’”卷七六₃₀₂₈引《字林》作“大茗”，諸說不同。按：《字林》多本《說文》，茗、簾音近，疑“茗”為“簾”之誤；簾、簾形近，二徐“簾”又誤作“簾”。許書籃、簾、茗相屬，依次訓大茗也、茗也、枯茗也，以義相從。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古文籃）《玉篇》、《廣韻》並無，疑後人增。《汗簡·厂部》有𠂔，注云：‘藍出義雲章。’”^①

丌 部

《說文·丌部》₁₉₉：“丌，下基也。荐物之丌，象形。”唐寫本《玉篇》₃₁₂引《說文》“象形”下有“也”字。

《說文》₁₉₉：“𠂔，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唐寫本《玉篇》₃₁₂：“𠂔，居意反，……《說文》：‘古之道人以木鐸記時言，故从辵从丌聲也。’《聲類》：‘此古文記字也。’在《言部》。”按：唐寫本“道”作“道”，形近而誤。“詩”作“時”，或音同形近而誤。胡吉宣云：“《言部》的‘記’，《說文》‘疏也’。《聲類》：‘古文為𠂔字，在《丌部》也。’今本《辵部》₂₂₅又收𠂔字，引《說文》，應刪。惟依字隸《辵部》為合。”^②

《說文》₂₀₀：“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册也。’𠂔，古文典，从竹。”段注：“古文册作𠂔，此从古文册也。漢碑多有从竹从艸者。”唐寫本《玉篇》₃₁₂引《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一說，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六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4858頁。

②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37頁。

‘典，大冊也’。野王案：《尚書》有堯、舜《典》，孔安國曰：‘可為百代常行之道也。’古文為籒字，在《竹部》。”按：唐寫本去通人之名而不言“莊都”，非許之例。

《說文》₂₀₀：“𠄎，相付与之約在閭上也。从𠄎，由聲。”段注：“與舊作與，《勺部》曰：‘與與予同。’與，推予也；與，黨與也，今正。約當作物，古者物相與必有藉，藉即閭也。故其字从𠄎。疑此有奪文，當云‘相付与也，付与之物在閭上，从𠄎’。”唐寫本《玉篇》₃₁₃引《說文》：“相付予之，約在閭上，从𠄎，由聲也。”唐寫本《玉篇》與段注異，閭、由當為閭、由之誤。

《說文》₂₀₀：“𠄎，具也。从𠄎，𠄎聲。𠄎，古文𠄎，𠄎，篆文𠄎。”段注：“（篆文𠄎）《汗簡》、《古文四聲韻》載此體各乖異，未詳宜何从也。竊疑此‘篆’字當作‘籀’，字之誤也。古文下从𠄎，𠄎亦具意也。籀文𠄎重，則从𠄎从𠄎而又从𠄎，《古文四聲韻》作𠄎蓋不誤。小篆則省𠄎作𠄎，後人隸字則从籀變之作𠄎，《說文》仿隸為之，非也。”唐寫本《玉篇》₃₁₃引《說文》：“𠄎，具也。”又云：“𠄎，《說文》古天𠄎字也。”按：“天”為“文”之誤。唐寫本無篆（籀）文“𠄎”，說見下。

《說文》₂₀₀：“𠄎，𠄎也。从𠄎从𠄎。此《易·𠄎卦》‘為長女、為風’者。”段注：“今《周易𠄎卦》作𠄎，許於𠄎下云‘具也’，不云卦名，謂𠄎為《易》卦名之字，蓋二字皆訓‘具也’，其義同，其音同。伏羲、文王作𠄎，孔子則作𠄎、𠄎，而小篆乃作𠄎矣。……各本此篆在𠄎篆之上，今正之次此。”唐寫本《玉篇》₃₁₂引《說文》：“𠄎，𠄎也。此《易·𠄎卦》‘為長女、為風’。”又云：“𠄎，……《說文》此篆文𠄎字也。”按：大、小徐典、𠄎、𠄎、𠄎相次，唐寫本典、𠄎、𠄎、𠄎（𠄎）、𠄎相次，與二徐稍異，段改其次，恐非。唐寫本“𠄎”下出“𠄎𠄎”，無反切，云：“《說文》此篆文𠄎字也。”胡吉宣說：“顧所見六朝古本𠄎為𠄎之篆文。故𠄎列𠄎下不出反語，

為重文例也。”^①按：“巽巽”同形，抄寫有誤。

《說文》₂₀₀：“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丌其下也。《禮》有奠祭。”段注：“丌、下各本互譌，今依箕篆下正。……各本（奠祭）下有者字，《韻會》無。《說文》‘《禮》有刷巾’、‘《禮》有柶’、‘《禮》有緇緣’，句法皆同，無‘者’是也。”唐寫本《玉篇》₃₁₃引《說文》：“从酋，酋，酒也。丌其九也。”按：“九”當為“下”之誤，段君據箕篆說解正，是。

左 部

《說文·左部》₂₀₀：“左，𠂇手相左也。从𠂇工。”段注：“各本俱誤，今正。”大徐作“手相左助也”，小徐作“手左相佐也”。唐寫本《玉篇》₃₁₄：“《說文》：‘手相佐也，从十工。’野王案：《說文》以此為左助之左。”按：唐寫本“十”為“𠂇”之誤。

《說文》₂₀₀：“差，賁也，左不相值也。从左𠂇，𠂇，籀文差从二。”段注：“賁，各本作貳；左，各本作差，今正。賁者，慙之假借字。《心部》曰：‘慙，失當也。’失當即所謂不相值也。……賁與貳形易相誤，……貳與賁、貳音既脂、之迥別，義則貳訓副也。副貳之解何得同於差貳乎！”唐寫本《玉篇》₃₁₅引《說文》：“差，貳也，不殖也。从左，从𠂇聲也。”“殖”當為“值”之誤。又云：“𠂇，《說文》籀文差字也，从二。”按：段校可商。唐寫本《玉篇》作“貳”，與“各本”同。“差”之籀文从二，段君曰：“从二者，岐出乖異之意。”“岐出乖異”即失當、不相值！《一切經音義》卷一四₅₁₄引《說文》：“貳也，差互，不相值也。”卷六四₂₅₇₃引《說文》作“貳，差不相值。从左，𠂇聲”。沈濤《古本考》云：“《九經字樣》作‘不相值也’，是

①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38頁。

古本無差字，今本誤衍。”丁福保據慧琳《音義》引《說文》亦以為二徐衍“差”字。^①“差”即不相值，“差不相值”或“左不相值”，義嫌重複。疑許書原本作“不值”，即“失當”。

工 部

《說文·工部》₂₀₁：“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渠，與巫同意。……𠄎，古文工从彡。”唐寫本《玉篇》₃₁₆引《說文》“矩”下有“也”字。又云：“𠄎，《說文》古文工字也，从彡。”

甘 部

《說文·甘部》₂₀₂：“𦍋，美也。”唐寫本《玉篇》₁₀₀引《說文》同。

《說文》₂₀₂：“𦍋，和也。从甘麻，麻，調也。”段注：“和當作盍，寫者亂之耳。……各本及《篇》、《韻》、《集韻》、《類篇》字體皆訛，今正。”麻，大、小徐作𦍋，形近而誤，小徐云：“麻音歷，稀疏勻調也。”唐寫本《玉篇》₁₀₀“《說文》：‘𦍋，和也。’”唐寫本“𦍋”亦从“麻”，誤。

《說文》₂₀₂：“𦍋，飽也，足也。从甘𦍋，𦍋或从𠂔。”段注：“‘足也’二字依《韻會》增。淺人多改𦍋為𦍋，𦍋專行而𦍋廢矣。𦍋與𦍋音同而義異，……𦍋、𦍋古今字，𦍋𦍋正俗字。”唐寫本《玉篇》₃₀₃引《說文》：“飽也。”按：羅、黎二本“飽”字有殘損，羅本“飽”下一字缺。又云：“𦍋，《說文》亦𦍋字也。”丁福保說：“慧琳《音義》一卷十一頁𦍋注引《說文》：‘从肉从甘从犬，犬，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六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5002頁。

甘肉也。’……慧琳所引訓義極明，宜從之。”沈濤《古本考》：“《文選·琴賦》注引‘獸从甘肉犬，會意字也’，蓋古本如是，今本作从𦘔，又刪去‘會意’二字，誤矣。”徐承慶《段注匡謬》、徐灝《說文注箋》均以為《說文》本無“足也”二字，《韻會》增之而段氏依以補之，誤。^①

《說文》₂₀₂：“甚，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𠂔，古文甚。”段注：“（从甘匹）匹各本誤甘，依《韻會》正。……（古文）从口猶从甘也。”唐寫本《玉篇》₃₀₄引《說文》：“尤安樂也。”又云：“𠂔，《說文》古文甚字也。”按：羅本₁₀₁被釋字“甚”及其古文均缺，而說解引《說文》猶存。

旨 部

《說文·旨部》₂₀₂：“旨，美也。……𠂔，古文旨。”段注：“今字以為意旨字。……从千甘者，謂甘多也。”唐寫本《玉篇》₁₀₂：“旨，支耳反，《尚書》：‘旨哉，說乃言惟服。’孔安國曰：‘旨，美也。’……《說文》以意志△△旨字，在《心部》。”又云：“舌，《說文》古文旨字也。”按：唐寫本《玉篇》古文旨作舌，蓋與𠂔形近而誤。

曰 部

《說文·曰部》₂₀₂：“曰，詞也。”唐寫本《玉篇》₄₆引《說文》同。

《說文》₂₀₂：“𠂔，告也。从曰从册，册亦聲。”小徐作“从册

① 均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六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5031—5032頁。

曰”。段注：“按下云‘从曰从册’，會意，則當作‘册告也’三字。”唐寫本《玉篇》₄₆：“𠄎，楚革反，《說文》：‘𠄎告也。’《字書》或册字也，册，册書，符命，在《册部》，古文為𠄎字，在《竹部》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被釋字或出或否，此依段說，以“𠄎告也”三字為說解語。沈濤《古本考》：“《玉篇》云：‘𠄎，籀文𠄎。’是古本尚有重文而今本奪之。”^①今本《玉篇·曰部》“𠄎”下有籀文作“𠄎”，《册部》“册”有古文𠄎。今本《玉篇》籀文“𠄎”與今本《說文》篆文𠄎同形，存疑。

《說文》₂₀₂：“𠄎，出氣詞也。从曰，𠄎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𠄎。’𠄎籀文𠄎，一曰佩也。象形。”段注：“《玉篇》作𠄎。……俗作𠄎。……今字作忽。”唐寫本《玉篇》₄₇：“𠄎，呼沒反，《說文》：‘出氣辭。’《春秋》有鄭太子𠄎也。”又云：“汨，《說文》古文𠄎字也。”按：大徐云“𠄎籀文𠄎”，顧氏云“汨，《說文》古文𠄎字”，字形、解釋均異，未知誰是。吳大澂《說文古籀補》：“𠄎，古𠄎字。”^②

《說文》₂₀₃：“沓，語多沓沓也，从水曰。遼東有沓縣。”大徐本作“从水从曰”，段注：“兩《志》皆作‘遼東沓氏縣’，顏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唐寫本《玉篇》₄₇：“野王案：沓猶重疊也。《說文》：‘語交沓沓也。’野王案：亦與嗜同字，在《口部》。《漢書》‘遼東有沓縣’。”按：交、多形近，未知誰是。

《說文》₂₀₃：“曹，獄兩曹也。从棘，在廷東也；从曰，治事者也。”二徐作：“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段注：“（‘从棘’句）已上十二字依《韻會》本。”唐寫本《玉篇》₄₇引《說文》作“獄之兩曹治事者也”。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六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5039頁。

② 同上，第5046頁。

乃 部

《說文·乃部》₂₀₃：“乃，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也。……𠂔，古文乃，𠂔，籀文乃。”段注：“《玉篇》詞作離，非也。上當有‘者’字。曳有矯拂之意，曳其言而轉之，若而、若乃皆是也。……氣出不能直遂，象形。”唐寫本《玉篇》₄₈：“《說文》：‘乃者，申辭之難也。’”又云：“乃，《說文》籀文乃𠂔字也。”“乃𠂔”有誤，黎本₂₅₀：“𠂔，《說文》籀文乃字也。”又云：“𠂔，《說文》古文乃字也。”按：唐寫本《玉篇》所存“乃”之古、籀諸體與今本《說文》迥異。“乃”字諸體屈曲，為“直”義之反，當以唐寫本《玉篇》作“申”為是，申、曳形近而誤。《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₈₀₄“乃往”條：“《說文》曰：‘乃，語辭也。’”疑所據版本不同。

《說文》₂₀₃：“𠂔，驚聲也。从𠂔省，𠂔聲。籀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讀若仍。𠂔古文𠂔。”段注：“𠂔聲，宋本作西聲，不誤。趙抄及俗刻作𠂔聲，誤甚。……（籀文𠂔不省）按此五字疑有誤，當作‘𠂔籀文西’，《說文》之通例如此。……𠂔本古文，此又古文之異者也。”唐寫本《玉篇》₄₈：“《爾雅》：‘𠂔，乃也。’《說文》：‘驚聲。’或曰：‘𠂔，往。’《聲類》：‘至也。’或為迺字，在《辵部》。”又云：“迺，《說文》古文迺字也。”按：此當作“古文𠂔字也”，不當與被釋字同形。唐寫本不存《說文》𠂔字籀文，古文形體與今本《說文》亦異。

𠂔 部

《說文·𠂔部》₂₀₃：“𠂔，氣欲舒出𠂔上礙於一也。𠂔，古文以為亏字，又以為巧字。”段注：“𠂔者，氣欲舒出之象，一其上不能

徑達，此釋字義而字形已見，故不別言形也。……亏與𠂔音不同而字形相似，字義相近，故古文或以𠂔為亏。”唐寫本《玉篇》₂₅₁：“𠂔，苦道反，《說文》：‘氣欲舒出也。古文以為𠂔字，又為巧字也。’”“古文以為”，羅本₄₉作“口以為”，殘損所致；“以為𠂔字”當作“以為亏字”。按：段注本以“氣欲”至“一也”為一句，以為許君“釋字義而字形已見”。然“氣欲舒出”釋義完備，以下當為字形說解，說明从𠂔之意。今本《說文》“出”下奪“也”字，宜據唐寫本《玉篇》補。王筠《句讀》於“出”字讀，與唐寫本相合。

《說文》₂₀₃：“𠂔，亟詞也。从𠂔从由，或曰：𠂔，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𠂔。”段注：“此謂𠂔與傳音義同，《人部》曰：‘傳，俠也。’‘俠，傳也。’”唐寫本《玉篇》₂₅₁：“《說文》：‘極詞也。’或曰：俠也。訓俠為𠂔字，在《人部》。”按：“𠂔”為“傳”之誤。羅本₄₉“俠”誤作“使”。

《說文》₂₀₃：“寧，願詞也。”段注：“《寧部》曰：‘寧，安也。’今字多假寧為寧，寧行而寧廢矣。古文《尚書》蓋有寧字，陸氏於《大禹謨》曰：‘寧，安也。《說文》安寧字如此。寧，願詞也。’此陸氏依許分別二字，今本經宋開寶間改竄，不可讀。”段注“寧部”當作“宀部”。唐寫本《玉篇》₄₉：“《說文》：‘願詞也。’野王案：今亦以為安寧之寧，或為寧字，部，《字書》在《穴部》。”按：唐寫本當有衍奪，當云“今亦以為安寧之寧，在《宀部》，《字書》或為寧字，在《穴部》”，上古有从穴之寧。^①黎本₂₅₁被釋字“寧”作“寧”，誤。

① 出土文獻顯示，“寧”字上古有从穴之重文：《周易·比卦》：“不寧方來。”戰國時期楚國竹書作“不寧方速”，字正从“穴”。戰國時期有从“穴”之“寧”，知其由來已久，而許書失收。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說文》₂₀₃：“𠂔，反𠂔也。”唐寫本《玉篇》₄₉引《說文》同。

可 部

《說文·可部》₂₀₄：“可，肯也。”唐寫本《玉篇》₄₉引《說文》同。

《說文》₂₀₄：“奇，異也。一曰不耦。从大，从可。”耦，小徐作偶。段注：“會意，可亦聲。古音在十七部，今音前義渠羈切，後義居宜切。”唐寫本《玉篇》₅₀：“野王案：《說文》：‘奇，異也。’謂傀異也。……《字書》：‘一曰不耦也。’野王案：隻單之奇為畸字，在《田部》，音居儀反。”按：唐寫本以“一曰”屬《字書》，知顧氏所見《說文》無“一曰”義。《一切經音義》卷七七₃₀₄₃引《說文》：“奇，異也。从大从可。”卷三五₁₃₉₉：“《說文》：‘奇，異也。’不偶曰奇。”“不偶曰奇”似注釋語，亦可證慧琳所據《說文》亦無“一曰”。

《說文》₂₀₄：“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為歌字。”歌，二徐作譌。段注：“（聲也）此義未見用者，今呼兄為哥。”唐寫本《玉篇》₅₀：“哥，古何反，《說文》：‘聲也。古文以為歌字。’野王案：《尚書》‘歌詠言’是，在《欠部》；或為譌字，在《言部》。”按：又見下文《欠部》“歌”。

兮 部

《說文·兮部》₂₀₄：“兮，語所稽也。”唐寫本《玉篇》₅₁引《說文》同。

《說文》₂₀₄：“𠂔，驚詞也。从兮，句聲。𠂔，𠂔或从心。”段注：“詞，各本作辭，誤。今依《篇》、《韻》正。”唐寫本《玉篇》₅₁引

《說文》：“驚詞也。”段校與唐寫本《玉篇》合。

《說文》₂₀₄：“義，氣也。”段注“謂氣之吹噓也。按氣下當有奪字。”唐寫本《玉篇》₅₁引《說文》：“氣也。”

《說文》₂₀₄：“乎，語之餘也。”唐寫本《玉篇》₅₁引《說文》“餘”作“舒”。

号 部

《說文·号部》₂₀₄：“號，噓也。”段注：“噓各本作呼，今正。”唐寫本《玉篇》₅₂引《說文》：“痛聲也。”按：《說文·号部》收号、號二篆，居《兮部》、《亏部》之間。唐寫本《玉篇·兮部》第九七、《亏部》第九九，其間當為《号部》第九八，部序與許同。唐寫本“目錄”言存一字、首缺，而所存被釋字“号”似“號”字左半姿態，寬度與說解雙行小字之一行相當，可見該字有缺損，其說解中用“號”。李慈銘說：“号部存号半字”。^①據此判斷，唐寫本《号部》所存一字當為“號”，而首缺者為“号”，其引《說文》“痛聲也”乃《說文》“号”字說解。此張冠李戴現象，蓋抄寫所致。所存被釋字黎本₂₅₄徑作“号”，誤。

亏 部

《說文·亏部》₂₀₄：“虧，氣損也。……虧，虧或从兮。”唐寫本《玉篇·亏部》₅₃：“《說文》：‘氣損也。’《廣雅》：‘虧，去也。虧，以也。’或為虧字，在《子部》。”按：“或為虧字”當作“或為虧

① 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8頁。“号半字”當作“號半字”。

字”。“子”為“兮”之誤。唐寫本《玉篇·兮部》₅₁：“虧，去為反，《說文》或為虧字也。虧，缺也，毀也，壞也，在《亏部》。”按：“或為虧字”當作“或為虧字”。虧、虧互訛，亦當抄寫所致。

《說文》₂₀₄：“粵，亏也，來慎之詞也。从來虧，《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段注：“（來慎之詞也）也各本作者，今正。……今《召誥》‘越三日丁巳’，亥當作巳。”唐寫本《玉篇》₅₃：“粵，……《爾雅》：‘粵，亏也’……《說文》‘亦審脊之詞也’。《周書》‘粵三日丁亥’是也。”按：“亦”當為注釋語，“三日”黎本作“三月”。

《說文》₂₀₅：“平，語平舒也。从亏八，八，分也。爰禮說，采，古文平如此。”段注：“（古文平）此等篆皆轉寫譌亂，何氏煌曰：‘《玉篇》中畫不斷，小篆疑從古文省也。’今從《玉篇》。”唐寫本《玉篇》₅₃：“《說文》：‘語平舒也。’……《說文》古文平字也。”按：羅本“平”字說解有缺損，古文字頭不存，黎本₂₅₆存古文，曰：“采，《說文》古文平字也。”

部

《說文·亼部》₂₁₅：“音，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亼、从否，亼亦聲。𠂔，音或从豆欠。”段注：“（亼亦聲）亼各本作否，非，今正。”唐寫本《玉篇·欠部》₇₆：“𠂔，妨走，他豆二反，《說文》：‘相物與語唾而不受也。’”按：今本《說文》云“音”之或體从豆欠，則字當作“𠂔”，不作“𠂔”，黎本₂₇₈作𠂔，引許書無“物”字。

食部

《說文·食部》₂₁₈：“餽，脩飯也。……饋，餽或从賁，餽，餽或从奔。”段注：“脩各本作齋，誤，今依《爾雅音義》引正。……

《詩釋文》引《字書》云：‘饋，一蒸米也。’唐寫本《玉篇》₇₉：‘饋，甫云反，《毛詩》：‘可以饋饔。’傳曰：‘饋，餽也。’《爾雅》：‘饋，稔也。’郭璞曰：‘今呼脩飯為飯也。’《字書》：‘一曰業米也。’”^①又云：“饋，《說文》或饋字也。饋，飧飯也。”疑“飧飯”之“飧”為“餐”字之誤。又云：“饋，《說文》亦饋字也。”按：唐寫本“饋”字說解引《字書》：“一曰業米也。”“業”當為“蒸”字之誤（下文“餽”字說解誤同），《釋文》引《字書》奪“曰”字，後世乃以“一”為“一次”義，朱熹曰：“饋，蒸米一熟，而水沃之，乃再蒸也。”^②《一切經音義》卷六五₂₆₂₃引《字書》曰：“蒸米也。”可證《字書》本作“一曰蒸米也”。

《說文》₂₁₈：“餽，飯氣流也。”段注：“流各本作蒸，今依《河酌》正義引改。”唐寫本《玉篇》₈₀引《說文》作“飯氣業也”，“業”乃“蒸”之誤，黎本作“蒸”。今本《玉篇》亦作“蒸”，許書原本當作“蒸”。

《說文》₂₁₈：“飪，大孰也。从食，壬聲。𠂔，古文飪，𠂔亦古文飪。”段注：“字又作飪，飪同飪。……（𠂔）此古文系後人增屬，小徐說：李舟《切韻》不云‘亦古文飪’。”小徐曰：“疑此重出。”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於“古文飪”下云：“《玉篇》、《廣韻》並無。”^③王筠《說文釋例》說：“《食部》飪之二古文𠂔、𠂔，《玉篇》皆不收。案𠂔从肉，即已偏枯而𠂔已見《心部》，且从心與飪義尤不合。”^④唐寫本《玉篇》₂₈₂：“《說文》：‘大孰也。’《字書》或為脛字，在《肉部》；或為𠂔字，在《火部》。”按：徐鍇、段玉

① 今本《爾雅·釋言》郭注作“今呼餐飯為饋”，郝懿行說：“餐、脩同。”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84頁。

② 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7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六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5334頁。

④ 同上，第5335頁。

裁、鈕樹玉、王筠的有關討論顯示出古文“𩚑”為後人增加的可能性，唐寫本所存兩個或體均不言出《說文》，進一步證明了諸家的懷疑（王筠據今本《玉篇》說《玉篇》不收𩚑、𩚒，誤）。唐代，《字林》、《說文》並重且相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陸氏釋文多俗字”條說：“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①《字書》即《字林》，不排除今本《說文》之古文本屬《字林》而傳抄中誤入《說文》的可能，也不排除唐寫本所謂《字書》的內容實屬《說文》。此問題暫且存疑。唐寫本《玉篇》又曰𩚑字在《火部》，與今本𩚑从“心”不同，據此，知今本《說文》所存古文形體亦可疑。心、火篆體相似，疑今本《說文》古文𩚑所从“心”當作“火”。以事理而言，“𩚑”訓“大孰”而从心，可疑。烹飪之事與火有關，遠古尤其如此。“食”字說解野王引《世本》云：“黃帝作火食。”享飪之器有鼎，《易·鼎》象辭：“木上有火，鼎。”均其證。從許書列字體例來看，《說文·食部》𩚑、𩚒、𩚓、𩚔、𩚕諸篆相屬，“𩚑，修飯也。”“𩚒，飯氣蒸也。”^②“𩚓，大孰也。”“𩚔，熟食也。”“𩚕，米粢煎者也。”修、蒸、孰、煎等均當為動詞，分別指做飯的方法，或加工食物的方式，這與《說文》“以義相从”的體例相合。唐寫本《玉篇》𩚑、𩚒、𩚓、𩚔、𩚕相屬，《說文·食部》無𩚓，據此，知唐寫本《玉篇》此處列字次序與《說文》基本相同，當存許書之舊。“大孰”為偏正結構，則“孰”為形容詞，義訓與上下篆不甚相合。抄寫本中，火、大形近易誤，如唐寫本《玉篇》（羅本）“火部”即

①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柴），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7頁。我另文考訂唐寫本《玉篇》中的《字書》即《字林》，見“附錄”三。

② 段注：“流各本作蒸，今依《河韻》正義引改。”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流”作“業”，“業”乃“蒸”之誤，黎本作“蒸”。今本《玉篇》亦作“蒸”，許書原本當作“蒸”，段君據《河韻》正義引改，非。

誤作“大部”，引《周易》“巽火”誤作“巽大”。唐寫本明言係在《火部》，則字从火無疑，火、心亦形近，抄寫者誤“火”為“心”，古文遂誤作“𤇗”。因此，今本《說文》“飪”之古文“𤇗”當从“火”，不从“心”，義訓當作“火孰”。王筠《句讀》說：“大，《御覽》引作火。”《御覽》所據《說文》未誤。羅本₈₀又云脰字在《內部》，內乃肉之誤。

《說文》₂₁₈：“饔，熟食也。”唐寫本《玉篇》₈₀引《說文》饔作饔，孰作熟，小徐亦作熟。又云：“糞，《說文》籀文饔字也。”按：今本《說文》“饔”下無重文。唐寫本《玉篇》“飴”下：“饔，《說文》亦飴字也。”據唐寫本，知許書原本“饔”有重文“糞”，从食共；“飴”有重文“饔”，从食異。今本《說文》以“糞”屬“飴”，云“籀文飴，从異省”，誤。《永樂大典》卷六六二“饔”下引楊桓《六書統》曰：“糞，以熟食共人也。从共，即古饔字，糞，省文。”又引王存又《切韻》糞、糞二體和《汗簡》“糞”字。^①容庚《金文編》以“糞”為“飴”之籀文，並引《說文》為證。^②當據唐寫本《玉篇》正。

《說文》₂₁₈：“飴，米粢煎者也。从食，台聲。𤇗籀文飴，从異省。”段注：“者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₈₁引《說文》：“飴，米△△。”又云“饔，《說文》亦飴字也。”按：唐寫本《玉篇》“飴”篆之籀文作“饔”，與今本《說文》異，“糞”乃“饔”之籀文，說見上。《一切經音義》卷三三₁₃₄₆、卷五七₂₃₁₁、卷七〇₂₇₆₇、卷七六₃₀₂₅、卷八四₃₂₈₈、卷九八₃₆₆₁引《說文》均無“者”字，段注補“者”字；未知其依據。

《說文》₂₁₈：“飴，和饔者也。从食，易聲。”段注：“各本篆

① 《永樂大典》（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195頁。

②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358頁。

作錫，云‘易聲’。今正。……《玉篇》、《廣韻》皆誤从易。然《玉篇》曰：‘錫，徒當切。’唐寫本《玉篇》₈₁：“錫，徒當反，……《說文》：‘飴餗和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四₅₃₅“錫鋪”條：“錫，音唐。《考聲》云：‘飴和餗也。’《說文》：夕盈反，米粦煎成也。”按：慧琳“音唐”與段注所引《玉篇》徒當切同，然引《說文》義訓與“飴”相混，誤。張舜徽說：“今二徐本說解作‘飴和餗者也’，蓋許書原文如此。《唐寫本玉篇》所引倒一字，又奪‘者’字。”①

《說文》₂₁₉：“餗，熬稻粳餗也。”段注：“餗依《韻會》从食，各本作程，蓋因許書無餗改之耳。……古字蓋當作‘張皇’。”唐寫本《玉篇》₂₈₃引《說文》作“餗餗”，段校是。羅本₈₁引作“張鍾”，鍾、餗形近而誤。

《說文》₂₁₉：“餅，麪饘也。”唐寫本《玉篇》₈₁引《說文》：“麪饘也。”

《說文》₂₁₉：“饘，稻餅也。从食，次聲。𩚑，饘或从齊。粢，饘或从米。”唐寫本《玉篇》₈₁：“《說文》：‘稻餅也。’或為粢字，在《米部》。”又云：“𩚑，《說文》或饘字也。”

《說文》₂₁₉：“饘，糜也。从食，亼聲。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餗。”段注：“此五字各本作‘宋謂之餗’四字。今依《檀弓》音義、《初學記》正。”唐寫本《玉篇》₈₂：“饘，之返反。《左氏傳》：‘納橐饘焉。’杜預曰：‘饘，糜也。’《說文》：‘周謂之饘，衛謂之也。’”按：羅本顯然有奪誤，黎本作“衛謂之餗也”，亦與二徐異。桂馥《義證》：“《檀弓》：‘饘粥之食。’《釋文》引《說文》云：‘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餗。’《初學記》引同。”王筠《句讀》以為“衛字可增”。張舜徽認為《釋文》、《初學記》作“餗”，乃因與“餗”字形近而誤，以作“餗”為是。②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3頁。

② 並見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3—564頁。

《說文》₂₁₉：“餼，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餼粳。’”段注：“今《書》作糗糧。”段君又以《詩》、《爾雅》為例說明“餼粳即餼糧”。唐寫本《玉篇》₈₂：“《說文》：‘乾食也。《周書》‘峙乃餼糧’是也。’”《一切經音義》卷一九₇₄₁“餼糧”條下：“經文从米作糗，不成字，非也。”卷四二₁₆₅₃“餼糧”條引《說文》與許、顧同，且云：“經文从米作糗，非正體也。”

《說文》₂₁₉：“養，餼也。从食，非聲。陳楚之間相謁而食麥飯曰養。”段注：“《方言》曰：‘養，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餼謂之養。’”唐寫本《玉篇》₈₂引《說文》“養，餼也”，引《方言》“間”作“內”，“謂之”作“曰”。

《說文》₂₁₉：“饘，酒食也。……饘，饘或从配。糒，饘或从米。”唐寫本《玉篇》₈₂：“饘，……或為糒字，在《米部》。”又云：“饘，……或作饘，《說文》此亦饘字也。”按：唐寫本《玉篇》不言“糒”出《說文》，未知誰是。

《說文》₂₁₉：“養，具食也。从食，算聲。饌，養或从巽。”唐寫本《玉篇》₂₈₅：“饌，《說文》亦養字也。”按：唐寫本“養”从“艸”，羅本作“養養字也”，衍一“養”字。

《說文》₂₂₀：“養，供養也。从食，羊聲。𦍋，古文養。”唐寫本《玉篇》₂₈₅：“《說文》：‘足食。’……古文為𦍋字，在《支部》。”按：養从食，本義當以“足食”為是，“供養”為其引申義。

《說文》₂₂₀：“飯，食也。”段注：“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伸之所食為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伸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唐以前書多作餅，後來多譌為餅字。”唐寫本《玉篇》₂₈₆：“飯，扶晚反，……野王案：《說文》：‘飯，食也。’謂食飯也。又曰‘飯無著’是也。今亦以為餅字。”按：羅本₈₄“飯”下作“今亦以為飯字”，誤。段注“食之”、“所食”之辨與顧氏“謂食飯也”意同，說明顧氏已有詞性的觀念。其曰“唐以前書多作餅”

亦與顧書合。唐寫本“又曰飯無著”一語，今本無。

《說文》₂₂₀：“𩚑，雜飯也。”段注：“按《米部》曰：‘粗，雜飯也。’此𩚑篆蓋俗增，故非其次，宜刪。”“粗”下段注：“《廣韻》曰：‘𩚑亦作粗。’然則𩚑、粗一字。”唐寫本《玉篇》₂₈₇：“《說文》：‘雜飯也。’或為粗字，在《米部》。”羅本₈₄“粗”誤作“米”。按：據此知顧氏所見《說文》有“𩚑”字。

《說文》₂₂₀：“飤，糧也。从人食。”段注：“按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飤，或作飼，經典無飤。許云：‘𩚑，食馬穀也。’不作飤馬，此篆淺人所增，故非其次。釋為糧也，又非，宜刪。”唐寫本《玉篇》₂₉₅：“《說文》：‘飤，糧也。字从人仰食也。’野王案：此謂以食供設與人也。……今並為食字。”按：唐寫本“飤”字與二徐次第迥異，段注謂非其次，是。然顧氏所見《說文》有“飤”，段君以為“淺人所增”，恐非。

《說文》₂₂₀：“饋，以羹澆飯也。”段注：“《考工記》注曰：‘瓊讀節屨之屨，屨即饋字也。’《玉篇》曰：‘屨者，饋之古文。’然則本作屨，轉寫作屨耳。”唐寫本《玉篇》₂₈₅引《說文》同。又云：“屨，《字書》古文饋字也。”羅本₈₃“羹”誤作“義”。段注所引《玉篇》內容原出《字書》，據唐寫本可訂今本《玉篇》之失。

《說文》₂₂₀：“饌，晝食也。从食，象聲。𩚑，饌或从易。”唐寫本《玉篇》₂₈₇引《說文》同，羅本₈₄“晝”作“盡”。又云：“𩚑，《說文》或𩚑字也。”按：當作“或饌字”。

《說文》₂₂₀：“飧，餽也。从夕食。”段注：“會意，俗作飧，非也。……按《伐檀正義》引《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正以《釋文》，則《字林》語與《說文》異。”唐寫本《玉篇》₈₄：“餐，蘇昆反，……《說文》：‘餐，餽也。’《字書》：‘飲澆飯也。’”又云：“飧，《說文》今飧字也。”按：唐寫本《玉篇》“餐”當即“餐”字，而以“飧”字反切和義訓當之，“餐”不當蘇昆反，“餐”為飧(飧)之

誤。餐、飧相混，亦見他書，“餐”下段注已辨之。唐寫本黎本₂₈₇“飧，且丹反”（羅本作“旦舟反”，誤），“飧”為“餐”之誤。所以，唐寫本是飧（飧）、舖、餐相次，次第與大徐同，為許書之舊。張舜徽說：“桂馥曰：‘當作飧或从水。飧本飧之或字，誤記餐下也。’舜徽按：桂說是也。以《唐寫本玉篇》所云證之，益信許書原本，自以飧為飧之重文，灼然無疑。今本許書為後人所亂，亟宜更正。”^①據此，唐寫本“飧”下“《說文》今飧字”當作“《說文》今飧字”。據唐寫本表述常例，似當作“《說文》亦飧字”，今、亦形近而誤。考段君《說文解字讀》“飧”下：“《詩·伐檀》三章《正義》引《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與今本《說文》異。《詩釋文》：‘飧，素門反。’引《字林》云：‘水澆飯也。’《爾雅》《釋文》曰：‘飧，《說文》云：舖也。《字林》云：水澆飯也。’然則《正義》內‘說文’二字正是‘字林’二字之誤。”^②此唐人《字林》、《說文》相混之證。

《說文》₂₂₀：“舖，申時食也。从食，甫聲。籀文舖，从皿，浦聲。”段注：“各本‘申時’上有‘日加’二字，今依《廣韻》、《類篇》、《韻會》正。……舖一作哺。”唐寫本《玉篇》₈₅：“《說文》：‘日加申時也。’野王案：今為脯字，在《日部》。古文為盍字，在《皿部》。”按：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奪“食”字，誤，“脯”亦“哺”之誤。黎本₂₈₇“日部”誤作“肉部”。唐寫本引許書有“日加”二字，當為許書之舊，段君據《廣韻》等書刪改，非。余行達說：“‘日加’為漢時語，即‘日在’、‘時在’之意。桂馥、王筠諸家引《漢書》、《後漢書》、《魏志》等書並用‘日加’外，段氏注齋、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4頁。

② 段玉裁著，朱小健、張和生點校《說文解字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44頁。

申諸篆屢引作‘舖，日加申時食也’。十四下：‘醜，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日加醜，亦舉手時也。’足證許慎不獨於此脯下用之。原本《玉篇》脯下及《後漢書·王符傳》李賢注引《說文》並有‘日加’二字。”^①《一切經音義》卷一四₅₃₅引《說文》亦有“日加”二字。余說是。

《說文》₂₂₀：“餐，吞也。……飡，餐或从水。”唐寫本《玉篇》₂₈₇“飡，且丹反，……《說文》：‘飡吞也。’”按：“飡(飡)”不當且丹反，字當作“餐”，說見上。羅本₈₅“且丹”作“旦舟”，^②引《說文》“食，吞也”之“食”當為“餐”字之誤，本作“餐，吞也”，今本《說文》不誤。《一切經音義》卷一四₅₃₉引《說文》“吞也”，而卷一₄₁引《說文》：“吞也，食也。”非。

《說文》₂₂₀：“饑，噉也。从食，兼聲。讀若風濂濂，一曰廉絮。”段注：“一謂讀若廉潔之廉也，轉寫奪‘若’字。”唐寫本《玉篇》₂₈₈：“饑，力冉反，《說文》：‘饑，噉也，一曰廉潔也。’”羅本₈₆“廉”誤作“廣”。

《說文》₂₂₀：“饌，周人謂餉曰饌也。”唐寫本《玉篇》₈₆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₀：“餉，饋也。”段注：“饋，各本作饌，今依《韻會》本。”唐寫本《玉篇》₈₆：“《說文》：‘饌也。’《廣雅》：‘餉，貴也。’”按：“貴”當為“饋”之誤，黎本作“遺”。餉、饌義近，見前，許書原本當訓“饌”，段依《韻會》改作“饋”，非。

《說文》₂₂₀：“饋，餉也。”唐寫本《玉篇》₈₆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₁：“鰓，鰓鰓也。”唐寫本《玉篇》₂₉₀：“《說文》：‘鰓

① 余行達《說文段注研究》，巴蜀書社，1998年，第95頁。

② 唐寫本《玉篇》“丹”作“舟”，“且”作“旦”，朱葆華認為，此屬“俗寫字”。《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217、231頁。

饘也。’《廣雅》：‘饘，食也。’”按：唐寫本“饘”為“饘”之形誤。

《說文》₂₂₁：“餽，寄食也。”唐寫本《玉篇》₈₈：“《方言》：‘餽，寄食也。’……《說文》為饗字，在《饗部》。”按：《饗部》當作“《彌部》”。

《說文》₂₂₁：“飴，食之香也。从食，必聲。《詩》曰：‘有飴其香。’”唐寫本《玉篇》₈₈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₁：“飽，馱也。从食，包聲。𩚑，古文飽，从采聲。𩚒亦古文飽，从卯聲。”唐寫本《玉篇》₂₉₁引《說文》義訓及古文同。

《說文》₂₂₁：“餽，馱也。”段注：“《呂覽》曰：‘甘而不喂。’《玉篇》、《集韻》引同。喂即餽字。《廣韻》曰：‘喂，甘而馱也。’”唐寫本《玉篇》₈₉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₁：“饒，飽也。”唐寫本《玉篇》₈₉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₁：“餘，饒也。”唐寫本《玉篇》₈₉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₁：“餒，食臭也。”段注：“食臭，謂殞而食之也。”唐寫本《玉篇》₉₀引《說文》作“食而臭之也”。張舜徽說：“今本許書奪‘而之’二字，語意不完，宜據《唐寫本玉篇》所引補。”^①

《說文》₂₂₁：“館，客舍也。从食，官聲。《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唐寫本《玉篇》₉₀：“《說文》：‘客舍也。’《周禮》五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館’是也。”按：此《周禮·遣人職》文，“候館有積”上隔數語有“以待賓客”之句。^②

《說文》₂₂₁：“饗，食也。从食，號聲。叨，俗饗，从口，刀聲。𩚑，籀文饗，从號省。”唐寫本《玉篇》₂₉₃：“𩚑，《說文》籀文饗字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5頁。

②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728頁。

也。”按：唐寫本《玉篇》“饔”字說解有“或為叨字，在《口部》”而不言出《說文》。“或為叨字”羅本₉₁作“飮為叨字”，蓋涉上文《左傳》杜注“食食為飮”而誤，“食食”又“食食”之倒。

《說文》₂₂₂：“飮，食也。从食，參聲。《春秋傳》曰：‘謂之饔飮。’”段注：“《左傳·文十八年》文，今《傳》作饔。”唐寫本《玉篇》₉₁引《說文》義訓同。

《說文》₂₂₂：“饑，飯傷熱也。”段注：“按飯傷熱則或揚之矣，《爾雅音義》引《倉頡篇》：‘饑，食臭敗也。’《廣韻》本之，與許異。《玉篇》無饑。”按：今本《玉篇·食部》無“饑”字。唐寫本《玉篇》₉₁：“饑，於吠反，《說文》：‘飯傷熱也。’《蒼頡篇》：‘食臭也。’”知今本《玉篇》奪“饑”字。《一切經音義》卷六〇₂₄₄₄引《說文》作“飯傷熱也”。唐寫本“熟”當為“熱”之誤。

《說文》₂₂₂：“餲，飯餲也。”唐寫本《玉篇》₉₁引《說文》：“飯傷濕也。”按：“傷”當為“傷”之誤。唐寫本引《說文》此訓與二徐“餲”字義訓相同，而唐寫本“餲”字說解未引《說文》。張舜徽說：“證以《唐本玉篇》所引，則餲下當云‘飯餲也’；餲下當云‘飯傷濕也’。”^①

《說文》₂₂₂：“飢，飢也。”唐寫本《玉篇》₉₂引《說文》“飢”作“饑”。

《說文》₂₂₂：“飢，饑也。”唐寫本《玉篇》₉₂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₂：“饑，飢也。”唐寫本《玉篇》₉₂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₂：“餽，吳人謂祭曰餽。”唐寫本《玉篇》₈₆引《說文》“曰餽”作“曰饋”，末有“也”字。按：唐寫本《玉篇》“餽”居“饋”下，次第與今本《說文》迥異，且無反切，顧氏云：“《聲類》亦饋字也。”疑顧氏據《聲類》餽、饋同字而移其次。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5頁。

《說文》₂₂₂：“餽，祭酌也。”唐寫本《玉篇》₂₉₅引《說文》同，羅本₉₂“祭”字左下部分殘損，“酌”作“酌”。

《說文》₂₂₂：“饒，小餽也。”段注：“《方言》：‘饒，餽也。’《玉篇》云：饒同饒。”唐寫本《玉篇》₉₃引《說文》同。又云：“饒，《方言》：‘饒，餽也。’《字書》亦饒字也。”據唐寫本，“饒同饒”出《字書》而不出《玉篇》。

《說文》₂₂₂：“餽，馬食穀多，气流四下也。”唐寫本《玉篇》₂₉₅引《說文》同。羅本₉₃引《說文》“气”作“氣”，“四”作“逃”。

《說文》₂₂₂：“餽，食馬穀也。”唐寫本《玉篇》₉₃引《說文》同。按：今本餽上餽下，唐寫本《玉篇》反之。

高 部

《說文·高部》₂₂₇：“高，崇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₇引《說文》同。

《說文》₂₂₇：“高，小堂也。从高省，同聲，頌；高或从广，頃聲。”段注：“（頃聲）宋本有聲。”唐寫本《玉篇》₄₆₇：“高，空井反，《說文》：‘小堂。’或為頌字，在《广》也。”按：“頌”當為“頌”之誤，且奪“部”字。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₅₈：“頌，空井反，《說文》亦高字也。高，小堂也，在《高部》。”唐寫本“小”前兩“高”字皆為“高”之誤。

《說文》₂₂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唐寫本《玉篇》₄₆₇引《說文》無“亭有樓”三字，疑此三字為注釋語，抄寫者將其竄入正文。

《說文》₂₂₇：“亳，京兆杜陵亭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₈：“《尚書》：‘將治亳殷。’野王案：殷之地名也。《說文》：‘地京兆杜陵亭。’”按：唐寫本引《說文》衍“地”字，“地”或為“亳”之誤。

旱 部

《說文·旱部》₂₂₉：“厚，山陵之旱也。从厂从旱。𡵓，古文厚，从后土。”段注：“旱，各本作厚，今正。”唐寫本《玉篇·厂部》₄₆₆：“《說文》：‘𡵓之厚也。’右文為𡵓字，在《土部》。”按：“𡵓”當為“山陵”之誤，“右”為“古”之誤。

夊 部

《說文·夊部》₂₃₂：“夊，越也。……一曰夊徧也。”段注：“凡夊越字當作此，今字或作凌，或作凌，而夊廢矣。……今字概作陵矣。”唐寫本《玉篇·阜部》₄₈₅：“陵，……《說文》以侵犯陵遲之陵為夊字，在《人部》。”按：唐寫本“人”當為“夊”之誤。

韋 部

《說文·韋部》₂₃₅：“韋，履後帖也。从韋，段聲。緞，韋或从系。”段注：“此形聲包會意也，段取堅意，古本蓋祇有韋、緞二篆，自从段譌為从段，而《篇》、《韻》皆有韋、緞，音乎加切，此韋篆之上亦妄增韋篆，云‘履也，从韋，段聲’。……今刪韋篆，徒玩切，《篇》、《韻》皆上聲，徒管切。”唐寫本《玉篇·系部》₁₈₀：“緞，胡加反，《說文》亦韋字也，韋，根也。在《韋部》。”按：今本《玉篇》：“緞，乎加切，履根。”據唐寫本《玉篇》，知顧氏所見《說文·韋部》有“韋”篆。

木 部

《說文·木部》₂₇₀：“休，息止也。从人依木，𣎵，休或从广。”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₅₆：“𣎵，盧鳩反，……《說文》亦休字也，息也，在《木部》也。”“盧鳩反”當作“虛鳩反”，形近而誤。王筠《句讀》引《詩·民勞》箋：“休，止息也。”《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亦作“止息”，^①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唐寫本木部殘卷》作‘止息也’，今二徐本作‘息止’，誤倒二字矣。”并且說：“止息蓋古人常語，謂暫止是處小息也，若云息止，則有永停之意，故知作止息者為是。”^②按：此說可商。《爾雅·釋詁》：“休，息也。”“息”有“止”義，《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續一切經音義》卷四₃₈₆₅引《說文》作“息也”。野王、希麟所據《說文》無“止”字，當為許書之舊。

市 部

《說文·市部》₂₇₃：“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宋系，杜林說，宋亦朱木字。”段注：“當云‘索，繩也’，與《系部》‘繩，索也’為轉注，而後以‘艸有莖葉可作繩索’發明從宋之意，今本乃淺人所刪耳。”唐寫本《玉篇·索部》₁₉₃引《說文》：“草木有莖

① 梁光華《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0頁。

② 轉引自梁光華《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2頁。

葉可為繩索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八₆₇₂引《說文》同唐寫本，無“也”字；卷六九₂₇₃₂引《說文》作“草木有莖葉可以為繩索也。”彼此略有出入。按：《一切經音義》卷八₃₁₉引《考聲》：“索，繩也。”

邑 部

《說文·邑部》₂₈₅：“郛，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支聲。岐，郛或从山，支聲，因岐山以名之也。𡵓，古文郛，从枝从山。”段注：“經典有岐無郛。……薛綜注《西京賦》引《說文》：‘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此《說文·山部》原文也。……皆作郛，郛周字也。而岐山字《地理志》皆作岐，是可證郛、岐之別。‘古文郛’當作‘古文岐’。此亦淺人改《山部》之文入此部耳，亦當刪此入彼。”唐寫本《玉篇·山部》₄₃₆：“𡵓，……《說文》古文郛字，后褻之邑，在《阜部》也。”又云：“岐，……《說文》亦𡵓字也。”按：“郛”當為“郛”之誤，“褻”或為“稷”之誤，“阜部”當作“邑部”，“岐”當作“岐”。

《說文》₂₈₆：“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从邑，戶聲，𡵓，古文扈，从山，𠂔。”段注：“（在鄠）謂夏之有扈在漢之鄠縣也。鄠即扈，……按扈為周字，鄠為秦字。《通典》云：‘至秦改為鄠。’（有扈谷甘亭）此五字有脫誤，當作‘有戶谷戶亭甘亭’七字。今《漢書》‘鄠’下云‘古國，有扈谷亭’，語不完。當依《元和郡縣志》所引云：‘古扈國，有戶谷、戶亭，又有甘亭。’……（古文扈）此未詳其右所从也。鍇曰：‘從辰巳之巳。’竊謂當从戶，而轉寫失之。”按：小徐本作：“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國也，有甘亭。”唐寫本《玉

篇·山部》₄₃₅：“峴，胡鼓反……《說文》古文𡵓字，《𡵓部》也。”“𡵓”即“𡵓”字，“𡵓部”當作“邑部”，“邑”上奪“在”字。唐寫本《玉篇》所存《說文》𡵓字古文右旁當為“𡵓”字，《爾雅·釋山》郝疏：“𡵓者，《說文》云：‘鄂有𡵓谷。’古文作𡵓，从山弓。《玉篇》作𡵓，云‘山廣貌’。”^①唐寫本《玉篇》所據《說文》古文𡵓蓋从山𡵓。

晶 部

《說文·晶部》₃₁₂：“𡵓，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从晶，从生聲，一曰象形，从○，古○復注中，故與日同。𡵓，古文；星，或省。”“列星”以下大徐作“从晶，生聲，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𡵓，古文星，星，𡵓或省”。唐寫本《玉篇·品部》₆₅：“𡵓，蘇庭反，《說文》古文星字也。𡵓，𡵓辰也，在《晶部》。今為星字也，在《日部》。”按：唐寫本《玉篇》𡵓从“品”，即古文𡵓三“○”之楷化，下文“𡵓”之三“○”作三“口”，亦同此例，唐寫本《玉篇》𡵓、𡵓不入《晶部》而入《品部》，此顧書收字入部與許書不同的原因之一。

《說文》₃₁₃：“𡵓，商星也。从晶，參聲。參，或省。”大徐作“參，𡵓或省”。段注：“商當作晉，許氏記憶之誤也。……或云此以篆文𡵓連商句絕，釋為‘星也’，夫苟泛釋為星，安用‘商’字？‘𡵓商’之云，起於漢時辭章，聯綴不倫，許君何取。……‘參聲’疑後人竄改，當作‘參象形’。”唐寫本《玉篇·品部》₆₅：“𡵓，所金反，……《說文》今‘𡵓，商星也’，在《晶部》。”顧氏所見《說文》作“商”不作“晉”。

① 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76頁。

禾 部

《說文·禾部》₃₂₁：“稀，疏也。从禾，希聲。”段注：“許書無希字，而希聲字多有，與由聲字正同，不得云無希字、由字也。許時奪之，今不得其說解耳。”唐寫本《玉篇·爻部》₃₂₄：“《字書》：‘希，疏也。’野王案：《說文》以疏罕之希為稀字，在《禾部》。”

米 部

《說文·米部》₃₃₁：“粒，粳也。从米，立聲。𥽿，古文从食。”段注：“按此當作‘米粒也’，‘米粒’是常語，故訓釋之例如此。……《玉篇》、《廣韻》粒下皆云‘米粒’可證。淺人不得其解，乃妄改之。……按此篆不與粳篆相屬，亦可證其解斷不作‘粳也’”。唐寫本《玉篇·食部》₃₀₀：“𥽿，力拾反，《說文》古文粒字也。粒，糝也，米粒也，在《米部》。”羅本₉₈“米粒”誤作“來粒”。按：今本《說文》“糝”為“粳”之古文，“粳”下云“一曰粒也”，許書粒、粳互訓，顧氏所見《說文》“粒”訓“糝也”，與今本訓“粳也”字異而義同，當為許書之舊，大徐本不誤。《一切經音義》卷八九₃₄₂₉引《說文》云：“粒，粳也。”《類篇》：“粒，力入切，《說文》：‘粳也。’”^①亦其證。“米粒”為《玉篇》釋語。

宀 部

《說文·宀部》₃₃₈：“宅，人所託尻也。从宀，毛聲，𡩂，古文

① 司馬光《類篇》，中華書局，1984年，第252頁。

宅。庀，亦古文宅。”大徐作“所託也”，小徐作“所託居也”。段注：“依《御覽》補字。”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₅₈：“庀，直格反，《說文》古文庀字也。庀，居也。在《門部》。”唐寫本《玉篇》“古文庀字”當作“古文宅字”，“在門部”當作“在宀部”。《一切經音義》卷二五₉₅₄引《說文》“託也”。按：許書“家，尻也”，“室，實也”，以此例之，疑許書原本如唐寫本《玉篇》所引作“託也”，以疊韻為訓。

《說文》₃₃₉：“㝱，無人聲也。从宀，未聲。𡩺，㝱或从言。”大徐無“也”字，作“寂或从言”。段注：“《口部》作𡩺，㝱，今字作寂。”唐寫本《玉篇·言部》₃₇：“𡩺，徐歷反，《說文》亦寂字也。𡩺，安靜也，漢也，在《山部》。或為𡩺字，在《口部》也。”按：唐寫本《玉篇》有誤，𡩺當作寂，漢當作漠，山當作宀，𡩺當作𡩺。被釋字𡩺，黎本₂₃₈作𡩺，抄寫者“上”誤作“山”，進而誤作“宀”。《一切經音義》卷二〇₇₅₀引《說文》：“㝱，無人聲也。”

《說文》₃₄₁：“寓，寄也。从宀，禺聲。𡩺，寓或从广作。”大徐無“作”字。唐寫本《玉篇》₄₅₈：“𡩺，𡩺勾反，《說文》亦寓字也，寓，寄也，在《山部》。”按：“山”當作“宀”。又“𡩺”疑誤。

冂 部

《說文·冂部》₃₅₄：“冕，大夫以上冠也，……纁，冕或从糸作。”大徐無“作”字。段注：“《觀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纁。’許或之者，許意从古文也。”唐寫本《玉篇·糸部》₁₈₃：“纁，莫愠反，……《說文》或冕字也。冕，冠也。”桂馥《義證》：“《書·太甲》：‘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傳云：‘冕，冠也。’……《後漢書·班固傳》‘黻冕所興’，注云：‘《蒼頡篇》曰：‘冕，冠也。’”均與今本《說文》不同，未知誰是。

巾 部

《說文·巾部》₃₆₁：“席，藉也。……从巾，庶省聲。𦘔，古文席，从石省。”二徐“藉”作“籍”。段注：“（古文席）下象形，上从石省聲。”唐寫本《玉篇·厂部》₄₆₆：“𦘔，似亦反，《說文》古文席字也。𦘔，茵也，在《巾部》。”^①

𦘔 部

《說文·𦘔部》₃₆₄：“𦘔，箴縷所紩衣也。从𦘔，𦘔省，象刺文也。”段注：“箴當作鍼，箴所以綴衣，鍼所以縫也。……（象刺文也）《韻會》有此四字。”張舜徽引王筠說：“衣蓋衍文，或也字之訛。”^②唐寫本《玉篇》₁₉₁：“𦘔，丁雉反，……《說文》：‘針縷所𦘔紩文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八₃₆₄₈：“《說文》：‘針縷所𦘔紩也。或作𦘔，𦘔从𦘔，𦘔省聲。’”衣、文形近，未知大徐與野王誰是。

《說文》₃₆₄：“𦘔，會五采鮮兒。”段注：“本作‘合五采鮮色’，今依《廣韻》、《韻會》訂。”唐寫本《玉篇》₁₉₂引《說文》：“合會五采鮮色也。”按：小徐作“會五采鮮兒”，段君舍小徐而依《廣韻》、《韻會》。唐寫本《玉篇》當存許書之舊，而抄寫衍“合”字。沈濤《古本考》：“《詩·蜉蝣釋文》引合作會，蓋古本如是。會、合義同，然以下文辭字‘會五采繒色’例之，作‘會’

① 《上林賦》“逡巡避席”李注：“席與席古字通。”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130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8頁。

是。《釋文》‘色’下有‘也’字。”^①王筠《句讀》亦據《詩釋文》作“會五采鮮色也”。

《說文》₃₆₄：“辭，會五采繒也。从黼，卒聲。”小徐無“也”，大徐“繒”下有“色”字。段注：“也本作色，今依《廣韻》訂。……各本作‘絳省聲’，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₉₂引《說文》作“會五采繒也”。按：沈濤《古本考》：“《廣韻》十八隊引色作也，蓋傳寫奪一‘色’字，今本亦奪‘也’字。”^②王筠《句讀》：“《集韻》一引如此，一引作‘五采繒色也’。”

《說文》₃₆₄：“黼，衰衣山龍華蟲黼畫粉也。从黼，分聲，衛宏說。”段注：“許書恐轉寫有奪誤。……各本作‘从粉省’，今正。”唐寫本《玉篇》₄₀₃：“《說文》：‘畫粉也。’今亦為粉字，在《米部》。”張舜徽說：“小徐本作‘衰衣山龍華蟲粉米也。黼，畫粉也’。……當為許書原文。惟‘黼，畫粉也’四字，當在上，乃總釋之辭。……《唐寫本玉篇》所引許書，但節取其首句云：‘畫粉也。’可證今本之非。”^③按：羅本₁₉₂“畫粉”誤作“書粉”。

臥 部

《說文·臥部》₃₈₈：“監，臨下也。从臥，𠂔省聲。𠂔，古文監，从言。”段注：“《小雅》毛傳：‘監，視也。’”唐寫本《玉篇·言部》₃₇：“𠂔，古儻反。《說文》古文監字，視也，監視，監下也。在《臥部》。”《爾雅·釋詁》曰：“監，視也。”按：唐寫本《玉篇》往往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八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7889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八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7896頁。

③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9頁。

在指出《說文》某古、籀、或體後，即出義訓，義訓多與《說文》說解同。段君常說，“許說多宗毛”、“許書多宗《爾雅》、《毛傳》”^①。據此，唐寫本“視也”之訓為《說文》之舊。疑唐寫本“監視，監下也”為野王申述之辭。

舟 部

《說文·舟部》₄₀₃：“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唐寫本《玉篇》₃₄₂：“《毛詩》：‘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傳曰：‘舟，船也。’……《說文》：‘象形也。’”按：許說宗毛，顧氏知此，省引許君義訓，僅引其形訓而已。

《說文》₄₀₃：“俞，空中木為舟也。从亼，从舟，从𠂔，𠂔，水也。”唐寫本《玉篇》₃₄₃引《說文》：“空木為舟也，从亼，从舟，从𠂔，𠂔，水也。”張舜徽說：“空中木，即今俗所稱空心木也。其木中空能浮，故先民法之。而後有舟航之制。《淮南子·汜論篇》所云：‘古者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即其事也。……許書俞字說解，應以有中字者為是。《唐寫本玉篇》所引，奪去之。”^②按：張說可商：空木即窬木，空木與窬木、方版均為動賓結構，窬，空也；方，並也。^③“空”有“孔”義，空木、窬木、就是鑿空樹木，所鑿空者當然為木之中，有“中”字屬多餘，方版即將木板並列在一起。“空木為舟”就是鑿空樹木用做舟船，語意完整、明確，今本《說文》“中”字為衍文，唐寫本存許書之舊。

《說文》₄₀₃：“船，舟也。从舟，舠聲。”段注：“各本作‘鉛省

① “欠”、“冥”下段注。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5頁。

③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423頁。

聲’，非是。《口部》有𠂔字，《水部》有沿字，𠂔聲，今正。”唐寫本《玉篇》₃₄₃“船”作“𦨇”，引《說文》：“从𠂔省聲也。”“𦨇”為“船”之俗寫，^①知顧氏所據《說文》作“鉛省聲”。

《說文》₄₀₃：“𦨇，船行也。从舟，彡聲。”唐寫本《玉篇》₃₄₃引《說文》：“𦨇，𦨇也，从彡聲也。”按：唐寫本“𦨇，𦨇也”疑為“𦨇，𦨇也”之倒，𦨇即船。唐寫本𦨇、𦨇相次，與《說文》同，𦨇、舟、船義同，與許書以義相從的列字體例相合。

《說文》₄₀₃：“舳，舳舻也。从舟，由聲。《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舻。一曰船尾。”段注：“各本舻上刪舳字，今補。……《韻會》所據本不誤。……長當作丈，《史》、《漢·貨殖傳》皆曰‘船長千丈’。注者謂總積其丈數，蓋漢時計船以丈，每方丈為一舳舻也。……（船尾）船，舊作舟，今正。《方言》曰：‘舟後曰舳。’”唐寫本《玉篇》₃₄₃：“舳除陸反，《方言》：‘舟後曰舳。舳，制水也。’……《說文》：‘《漢律》名舳方長舳為舻也。’”唐寫本“舳為舻”乃“為舳舻”之倒。顧氏所見“長”不作“丈”。按：段注引《方言》與郭注、《釋名》與李斐注《武帝紀》均說明“舳”為船尾，“舻”為船頭，引《小爾雅》雖義訓與此不同，但“舳”、“舻”均單用，非聯綿詞。據許書體例，如果“舳舻”是聯綿詞，許書當作“舳，舳舻，某某也”，“舻，舳舻也”。疑許書本作“舳，船尾也”、“舻，船頭也”。今本“舳舻也”、“一曰”疑為後人所增改。《一切經音義》卷八一₃₂₀₃“舟舻”條引《說文》：“船頭也。”卷九九₃₆₈₅“舳舻”條引《說文》同，均無“一曰”，亦其旁證。

《說文》₄₀₃：“舻，舳舻也。从舟，盧聲。一曰船頭。”段注：“此二字不分析之說也。……此單謂舻字也。”唐寫本《玉篇》₃₄₄

①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217頁。

引《說文》：“一曰船頭也。”按：《說文》原本當作“艫，船頭也”，說見上。

《說文》₄₀₃：“𦨇，船行不安也。从舟，則省聲，讀若兀。”段注：“聲字舊奪，今補。”唐寫本《玉篇》₃₄₄引《說文》：“船行不安也。从則聲也。”按：段注補“聲”，是，唐寫本“則”當為“𦨇”之誤，又奪“省”字。

《說文》₄₀₃：“𦨇，船箸沙不行也。”段注：“沙字各本奪，今依《廣韻》一東、三十三箇所引補。”唐寫本《玉篇》₃₄₄引《說文》有“沙”字，段校是。

《說文》₄₀₃：“舫，船也。《明堂月令》曰‘舫人’，舫人，習水者。”段注：“各本作‘船師也’，今依《韻會》所據本。……《篇》、《韻》皆曰：‘並兩船。’是認船為方也。舫行而方之本義廢矣，舫之本義亦廢矣。……（舫人）二字舊奪，今補。”唐寫本《玉篇》₃₄₅：“《說文》：‘舫，船師也。《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也。’野王案：《說文》以方舟之舫為方字，在《方部》。”按：二徐與唐寫本所引合，當為許書之舊。

《說文》₄₀₄：“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令舟旋者也。𦨇，古文般，从支。”大徐：“殳，所以旋也。”小徐：“殳，令舟旋。”段注：“令，《韻會》作命，……（从支）各本作‘从支’，誤，今正。从支猶从殳也。”唐寫本《玉篇》₃₄₅引《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般旋也。”又云：“𦨇，《說文》古文般字也。”張舜徽以為，釋“殳”句段注从小徐是。^①

《說文》₄₀₄：“服，用也。一曰車右騂所以舟旋。从舟，𠂔聲。𠂔，古文服，从人。”唐寫本《玉篇·欠部》₇₈：“𠂔，扶福反，今俗服字也。……《說文》為服字，在《服部》。”按：唐寫本“服部”當作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6頁。

“舟部”。𦨇為俗字，與今本《說文》“服”之重文異，唐寫本《玉篇》（黎本）³⁴⁵“服”字說解後半部分缺損，是否存《說文》古文𦨇，不得而知。甲骨文“服”从𠂔、从又，《玉篇》歸《欠部》，形近致訛。

方 部

《說文·方部》⁴⁰⁴：“方，並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沝，方或从水。”段注：“兩當作𦨇，……《通俗文》：‘連舟曰𦨇。’與許說字不同，蓋方正字俗用𦨇。”唐寫本《玉篇》³⁴⁸引《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總聲也。”又云：“沝，《說文》亦方字也。”按：唐寫本舟下有一個字的空缺，實為殘字，似“省”字右下部分，然未敢確定。

《說文》⁴⁰⁴：“旡，方舟也。”段注：“舟字蓋衍。《衛風》：‘一葦杭之。’毛曰：‘杭，渡也。’杭即旡字。”唐寫本《玉篇》³⁵⁰：“《說文》：‘方舟也。’……《字書》或為航字，在《舟部》也。”唐寫本《玉篇·舟部》³⁴⁷：“航，何唐反，……《說文》為旡字，在《方部》也。”野王、大徐所據本有“舟”字，當為許書原本。

欠 部

《說文·欠部》⁴¹⁰：“欠，張口气悟也。象气从儿上出之形。”唐寫本《玉篇》¹¹³引《說文》：“張口氣悟也。”

《說文》⁴¹⁰：“𦨇，欠兒。”唐寫本《玉篇》¹¹³引《說文》：“欠兒也。”

《說文》⁴¹⁰：“𦨇，欠兒。”段注：“《廣韻》曰：‘迷惑不解理。’此今義也。”唐寫本《玉篇》¹¹³：“力丸反，《說文》：‘不皇也。’《字書》：‘一曰不解理也。’”按：《鉅宋廣韻》二十六桓：“𦨇，迷惑不

解理，一曰欠兒。”^①唐寫本《玉篇》“欠”誤作“不”，“兒”誤作“皇”，抄寫所致。

《說文》₄₁₀：“𩇛，喜也。从欠，吉聲。”大徐許吉切，唐寫本《玉篇》₁₁₃：“𩇛，太一反，《說文》：‘𩇛𩇛，書也。’《廣雅》：‘𩇛𩇛，吉也。’”按：“書”當為“喜”之誤，許書原本當作“𩇛，𩇛𩇛，喜也”。《廣雅·釋訓》“𩇛𩇛，喜也”，與《說文》同，唐寫本《玉篇》引作“吉”，未知孰是。

《說文》₄₁₀“𩇛，吹也；一曰笑意。”唐寫本《玉篇》₁₁₃引《說文》：“𩇛，欠也，一曰笑意也。”按：二徐𩇛、歔、歔訓“吹”、“溫吹”、“吹氣”，義相近，唐寫本《玉篇》列字次第同，唐寫本《玉篇》“欠”當為“吹”，二徐本不誤。《一切經音義》卷八六₃₃₄₈“吹𩇛”條：“《玉篇》云：‘叱也，吹也。’《說文》从欠，句聲。”亦其證。

《說文》₄₁₀：“歔，溫吹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₃引《說文》同。

《說文》₄₁₀：“歔，吹氣也。”段注：“於六切，古音在一部。《玉篇》火麥切是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₃：“歔，呼麥、於陸二反，《說文》：‘吹氣也。’”

《說文》₄₁₀：“歔，安氣也。”段注：“今用為語末之辭，亦取安舒之意，通作‘與’，《論語》：‘與與如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₃引《說文》同。野王案：“亦語末之辭也。”

《說文》₄₁₀“歔，翕氣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₄引《說文》“氣”作“氣”。

《說文》₄₁₀：“歔，吹氣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₄引《說文》“氣”作“氣”。

《說文》₄₁₀：“歔，息也。一曰氣越泄。”段注：“泄當作渫，此別一義。”唐寫本《玉篇》₁₁₄引《說文》作“泄”，末有“也”，“氣”作

① 陳彭年《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6頁。

“氣”。

《說文》₄₁₁：“欣，笑喜也。”段注：“《言部》‘訢’下曰‘喜也’，義略同。按《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云：‘訢，許慎曰古欣字。’晉所據《說文》似與今本不同。”唐寫本《玉篇》₁₁₅：“《說文》：‘茂皇也。’《廣雅》：‘欣欣，喜也。’亦與訢字同，在《言部》。”按：唐寫本“茂皇”當為“笑兒”之誤，唐寫本“兒”誤作“皇”非一處，同頁“𪔐”字“咲兒”亦誤作“咲皇”。顧氏所據《說文》作“笑兒也”。

《說文》₄₁₁：“改，笑不壞顏曰改。”段注：“各本篆作𪔐，今正。考《廣韻》‘𪔐，式忍切，笑不壞顏也’，《集韻》、《類篇》同。……淺人因己與弓略相似，妄合之耳。《玉篇》於𪔐、欣二文下曰：‘改，呼來切，笑不壞顏也。’此希馮時所據《說文》也。于斂、𪔐二文之間曰：‘𪔐，式忍切，笑不壞顏也。’此孫強、陳彭年所據誤本《說文》也。學者可以悟矣。”唐寫本《玉篇》₁₁₅：“改，呼來反，《說文》：‘咲不懷顏也。’”改即改字，按：“懷”為“壞”之誤。

《說文》₄₁₁：“款，意有所欲也。……，款，款或从柰。”唐寫本《玉篇》₁₁₅“款”作“欸”，引《說文》同。又云：“欸，《說文》或欸字也。”

《說文》₄₁₁，“𪔐，幸也。从欠，气聲。一曰口不便言。”段注：“（一曰）此謂與吃同也。《口部》曰：‘吃，言蹇難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₄：“𪔐，居乞反，《說文》：‘乞，幸也。一曰口不便也。’《聲類》亦吃字，在《口部》。”按：唐寫本引許書“乞，幸也”之“乞”當作“𪔐”，唐寫本引無“言”字，未知誰是。

《說文》₄₁₁：“歌，詠也。从欠，哥聲。譌，歌或从言。”唐寫本《玉篇》₁₁₆：“歌，古何反，《說文》：‘詠歌也。’或為譌字，在《言部》，古文為哥字，在《可部》。”唐寫本《玉篇·言部》₂₃₇：“譌，葛羅反……《說文》：‘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或為歌字，在《欠部》；古文為哥字，在《可部》。”張舜徽引沈濤

曰：“《類聚》四十三樂部，引作‘詠詩曰歌’。是古本詠下有詩字，今奪。《九經字樣》引同，今本義得兩通。”張氏指出，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詠歌”，“歌”乃“詩”之譌，二徐說解“詠”下奪“詩”字，當據補。^①按：《篆隸萬象名義》“歌”訓“詠”，^②疑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詠歌也”當作“歌，詠也”，與今本《說文》同，而抄寫誤倒。

《說文》₄₁₁：“歎，口气引也。”段注：“《廣韻》引《字林》同。”唐寫本《玉篇》₁₁₄引《說文》“引”作“弘”，抄寫所誤。

《說文》₄₁₁：“歎，心有所惡若吐也。从欠，烏聲。一曰歎歎，口相就也。”段注：“（歎歎）二字舊奪，今依《廣韻》一屋蹴字下補。”唐寫本《玉篇》₇₁：“歎，屋徒反。……野王案：《說文》：‘心有所惡者也。’《說文》又曰：‘二口相就也。’今亦為烏字，在《口部》。”按：唐寫本“相就”作“相孰”，“烏”當為“鳴”之誤。《續一切經音義》卷九₄₀₁₃引《切韻》：“以口相就也。”大徐歎、歎、歎、歎相次，段注本同；唐寫本《玉篇》歎、歎、歎、歎相次，歎、歎不相屬，小徐本“歎”下隔數篆乃出“歎”。唐寫本“若吐”二字，疑為後人注釋語闕入許書正文者。

《說文》₄₁₁：“歎，歎歎也。……噉，俗歎，从口从就。”段注：“其義已在上文，故但曰‘歎歎’而已，此全書之通例。”唐寫本《玉篇》₁₁₄：“歎，子合、子陸二反。《說文》：‘鳴歎也。’野王案：口相鳴之聲也。或為噉字，在《口部》。……鮓名歎，《說文》為魚字，在《魚部》。”按：“鳴”或為“鳴”之誤，“鳴”又“歎”之誤。^③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7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載《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16頁。

③ 朱葆華以為歎、鳴為異體字。《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282頁。

“鮮名”以下未詳何指，存疑。

《說文》₄₁₁：“欸，怒然也。从欠，未聲。《孟子》曰：‘曾西欸然。’”段注：“此以疊韻為訓。……見《公孫丑》篇，今作蹙。”唐寫本《玉篇》₁₁₅：“欸，子陸反，《說文》：‘欸，愁兒也。《孟子》曰‘曾西欸然’是也。’按：‘愁兒’釋義明確，又《說文》全書用‘某某兒’以釋義者非一，而罕用‘某某然’，疑今本‘怒然也’乃因《孟子》‘欸然’而誤，唐寫本所引當為《說文》古本。

《說文》₄₁₁：“𩇛，含笑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₆引《說文》：“含咲也。”

《說文》₄₁₁：“𩇛，人相笑相𩇛瘡。”小徐“笑”下無“相”字。段注：“《後漢書·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李注：‘《說文》曰：‘𩇛𩇛，手相笑也。’𩇛音弋支反，𩇛音踰，或音由。’按據此注，似許書本有𩇛篆。……此謂人相笑，故字从欠，李注引‘手相笑’，恐是因正文而誤。”唐寫本《玉篇》₁₁₆：“𩇛，翼帝反，《說文》：‘相咲相𩇛輪也。’野王案：《東觀漢記》：‘市中人舉手𩇛揄。’”據此，知引《說文》有“人”、有“手”均誤。按：唐寫本“輪”當為“揄”之誤。

《說文》₄₁₁：“𩇛，𩇛𩇛，氣上出兒。”段注：“錯本祇一‘𩇛’，複舉字之未刪者耳。‘上’字依李善《兩都賦》注補。”唐寫本《玉篇》₁₁₆：“𩇛，呼朝反，《說文》：‘𩇛𩇛，氣出兒也。’野王案：熱氣也。”按：“𩇛𩇛”、“𩇛𩇛”，當系音同或音近相假借。《一切經音義》卷九九₃₆₈₁引《說文》：“𩇛𩇛，氣出兒也。”亦無“上”字，與唐寫本《玉篇》所引同。

《說文》₄₁₁：“欸，有所吹起。从欠，炎聲，讀若忽。”段注：“《西京賦》：‘欸從背見。’薛注：‘欸之言忽也。’按此篆久譌，从炎非聲。蓋本从牽聲，譌而為炎，莫能諱正。……許勿切。”唐寫本《玉篇》₁₁₅：“欸，呼物反，《西京賦》：‘欸从背見。’薛綜曰：‘欸，忽

也。’《說文》：‘有所欬起也。’”《一切經音義》卷一₅₄、卷三₁₂₉、卷七₂₇₀引《說文》：‘有所吹起也。’卷四₁₅₅引無“有所”二字而云“會意字也”。按：《西京賦》薛注：“欬之言忽也，僞所作也。”與顧書所引異。《文選·赭白馬賦》“欬聳擢以鴻驚”，李注引《說文》曰：“欬，有所吹起也。”^①疑唐寫本因被釋字而誤作“欬起”。

《說文》₄₁₂：“𦣻，𦣻𦣻，戲笑兒。”段注：“此今之嗤笑字也。《廣韻》畫𦣻、嗤為二字，殊誤。……許其切。按當赤之切。”唐寫本《玉篇》₁₁₅：“𦣻，充之反，《說文》：‘𦣻𦣻，戲咲皇也。’”按：“皇”為“兒”之誤。《一切經音義》卷一五₅₇₇引《說文》“兒”下亦有“也”字。

《說文》₄₁₂：“𦣻，吹也。从欠，肅聲。《詩》曰：‘其𦣻也譟。’”徐鉉等案：“《口部》：‘此籀文嘯字。’此重出。”段注：“吹，大徐作吟，……《口部》以𦣻為籀文嘯矣，此重出者，蓋小篆亦从‘欠’作也。”“嘯”下段注：“《欠部》重出𦣻字。”按：小徐亦作“吟”。唐寫本《玉篇》₁₁₆：“𦣻，素吊反，《說文》籀文嘯字也。嘯，叔足口出聲也，在《口部》。”“嘯”下王筠《句讀》引陳旻《詩毛氏傳疏》：“嘯、𦣻本是兩字，……《文選·嘯賦》注：‘籀文為𦣻。在《欠部》。’足知《口部》𦣻係後人增。”按：“𦣻”既為“嘯”之籀文，則重出者為“𦣻”。所以，“《口部》𦣻係後人增”之“口部”當作“欠部”，唐寫本“叔足”當為“蹙”字之誤。

《說文》₄₁₂：“𦣻，吟也，謂情有所悅，吟𦣻而歌詠。从欠，𦣻省聲。𦣻，籀文𦣻不省。”段注：“悅當作說，‘謂情’已下十字各本無，今依李善注盧諶《覽古詩》所引補，蓋演《說文》語也。古𦣻與嘆義別，𦣻與喜樂為類，嘆與怒哀為類。”然小徐云：“此悲𦣻也。”與段注異。唐寫本《玉篇》₁₁₆：“《說文》：‘𦣻，吟也。’《聲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205頁。

類》或為嘆字。《說文》以嘆傷之嘆為嘆字，在《口部》。”又云：“歎，《說文》籀文歎字也。”由此可知，歎、嘆之辨，野王先於段君。據唐寫本《玉篇》，許書原本說解當無“謂情”句。

《說文》₄₁₂：“歎，卒喜也。”小徐本無“也”字。段注：“卒疑當作猝。……《喜部》曰：‘歎，古文喜。’此重出，未聞。”唐寫本《玉篇》₁₁₆引《說文》同大徐。

《說文》₄₁₂：“歎，訾也。”段注：“按訾者，訾之字誤。訾者，思稱意也；訾者，訶也，分見《言部》、《口部》。《玉篇》：‘歎者，訾也。’可證訾字之譌。《廣韻》十六怪曰：‘怒聲。’十六哈曰：‘歎也。’《玉篇》曰：‘悲聲。’正與訶義合。”唐寫本《玉篇》₁₁₆引《說文》作“知訾也”，“知”當為“歎”之誤。段君以為“訾”為“訾”之誤，與唐寫本《玉篇》所引相合。

《說文》₄₁₂：“歎，歐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₇引《說文》同。

《說文》₄₁₂：“歎，歎也。从欠，虛聲。一曰出氣也。”段注：“與《口部》噓略同。”唐寫本《玉篇》₁₁₇：“歎，……《說文》：‘一曰出氣也。’野王案：出氣之歎亦與噓字同，有《口部》。”按：“有”當作“在”。

《說文》₄₁₂：“歎，盛氣怒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₇引《說文》“氣”作“氣”。

《說文》₄₁₂：“歎，言意也。”唐寫本《玉篇》₁₁₇引《說文》同。

《說文》₄₁₂：“歎，欲飲歎，从欠，渴聲。”段注：“此舉形聲包會意，渴者，水盡也，音同竭。水渴則欲水，人渴則欲飲，其意一也。”大徐作“欲歎歎”，小徐作“欲飲”。唐寫本《玉篇》₆₉：“歎，可達反，《蒼頡篇》：‘歎也。’《說文》：‘須飲也。’”張舜徽認為，唐寫本《玉篇》引作“須飲”蓋為許書原本。^①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8頁。

《說文》₄₁₂：“歟，所歌也。从欠，噉省聲，讀若噉呼。”段注：“《廣韻》無‘所’字，‘所歌也’當作‘歟楚歌也’四字。……（噉省聲）噉當作歟，……（讀若噉呼）此謂歟音同噉也。古吊切，二部。古亦讀如激，《玉篇》公的切。”按：唐寫本《玉篇》₆₉首缺，說解存“反，《說文》‘所歌也’”，唐寫本第₁₁₇頁末有“歟，公的、公弔二”，從《說文》與唐寫本列字次第及說解來看，兩處文字恰好銜接。所以，唐寫本《玉篇》當作：“歟，公的、公弔二反，《說文》‘所歌也’。”段校非。

《說文》₄₁₂：“歔，悲意。”段注：“玄應書云：《通俗文》：‘小怖曰歔。’《公羊傳》‘歔然而駭’是也。按今《公羊》作‘色然’，所力切，一部。合諸書攷之，‘歔’下當云‘小怖也，从欠，齋聲。’引《公羊傳》‘歔然而駭’。又出歔篆，下當云‘悲意，从欠，奧聲’，今本舛奪，故《廣韻》、《集韻》仍之，‘歔’注‘悲意’，火弔切，非也。《類篇》‘歔’注‘馨叫切，悲意’，是也。”唐寫本《玉篇》₆₉：“歔，所力反。《說文》：‘悲意也。’《埤蒼》：‘恐懼也。’野王案：《公羊傳》‘歔然而駭’是也。今為色字，在部。”顧氏所見《說文》同二徐。按：唐寫本“在”下當奪“色”字（《說文》有“《色部》”）。“歔”下是否有歔，存疑。《一切經音義》卷四二₁₆₇₅“歔歔”條：“所力反，《通俗文》：‘小怖曰歔。’《埤蒼》：‘歔歔，恐懼也。’”卷四六₁₈₃₁“歔然”條：“《公羊傳》‘歔然而駭’是也。”卷五六₂₂₆₃“歔然”條引《說文》：“悲意也。”卷七六₃₀₀₉“歔然”條：“《考聲》：‘恐怖也。’”段君云“‘歔’下當云‘小怖也’”，非。《論語·鄉黨》“色斯舉矣”之“色”當為“歔”之假借。^①

《說文》₄₁₂：“歡，盡酒也。”段注：“此與《西部》醺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₆₉：“歡，子妙反，《說文》：‘蓋酒也。’野王案：

① 見拙文《〈論語〉“色斯舉矣”新解》，《語言研究》，2006年，第4期。

此與醕字同，在《酉部》。”按：《說文》：“醕，飲爵盡也。”段注與顧書合，唐寫本作“蓋”，乃“盡”之形誤。

《說文》₄₁₂：“歎，堅持意，口閉也。”段注：“堅各本作監，今依《篇》、《韻》正。”唐寫本《玉篇》₂₇₁引《說文》同段注本，羅本₆₉堅作賢，閉作闕。

《說文》₄₁₃：“歔，指而笑也。”唐寫本《玉篇》₆₉引《說文》作“指而嘆也”。按：嘆、咲形近，未知誰是。張舜徽以為“作笑者是”。^①

《說文》₄₁₃：“𪔐，𪔐干，不可知也。”段注：“𪔐干，各本作昆干，今依《篇》、《韻》正。‘𪔐干’蓋古語。”唐寫本《玉篇》₆₉：“𪔐，公溫反，《說文》：‘昆与，不可知也。’”顧氏所據《說文》不作“𪔐干”。王筠《句讀》：“昆于，《玉篇》作𪔐于，《廣韻》作𪔐于，《集韻》引則同今本。案此以桓圭說璫之例，不須用本字也。于，一本作干，筠意主‘昆于’。……昆于則與昆吾、昆侖、渾淪音義皆近，頑鈍無圭角，故曰不可知也。”按：于即亏，亏、與形似，疑唐寫本《玉篇》“昆与”乃“昆亏”之誤，“昆亏”即“昆于”。高翔麟《說文字通》：“昆于即昆吾，于、吾同聲，混淪之意。𪔐一音昆，與鯤同。”^②疑許書原本作“𪔐亏”，即“𪔐于”。

《說文》₄₁₃：“𪔐，吮也。”唐寫本《玉篇》₆₉引《說文》同。

《說文》₄₁₃：“飲，欲得也。”唐寫本《玉篇》₇₀引《說文》同。

《說文》₄₁₃：“飲，𪔐也。”段注：“飲與吸意相近。”唐寫本《玉篇》₂₇₂引《說文》：“飲，揖也。”揖，張舜徽引作搯，疑搯為𪔐之形誤。^③羅本₇₀“飲”誤作“欲”。《文選·南都賦》“搯括趨飲”，李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9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九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8749頁。

③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9頁。

注引《說文》曰：“飲，飲也。”班固《西京賦》注引同，而《東都賦》“飲野飲山”注引《說文》作“飲，啜也”。《一切經音義》卷四〇₁₅₉₃、卷五八₂₃₃₇、卷六三₂₅₃₈引《說文》均作“飲也”。顧書所引與今本及慧琳書所引不同，存疑。

《說文》₄₁₃：“歎，歎食不滿也。”二徐無“也”字。段注：“歎疑當作噉，謂口銜食不滿也。”唐寫本《玉篇》₇₀引《說文》作“食不飽也”。今本《玉篇》有“食不飽”一義。《一切經音義》卷九七₃₆₂₅引《說文》：“不飽也。”卷九九₃₆₈₂“歎腹”條：“劉兆注《穀梁傳》：‘歎謂食不飽也。’”按：張舜徽以為，二徐說解中之“歎”為複舉字未刪者，“飽”又誤作“滿”，當依顧書改正。^①

《說文》₄₁₃：“歎，咽中息不利也。”小徐無“也”字。段注：“玄應本作‘氣息不利’，多‘氣’字。”唐寫本《玉篇》₆₉引《說文》有“氣”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八₂₃₃₂引《說文》與唐寫本《玉篇》同，卷五六₂₂₃₁引《說文》無“中”字。

《說文》₄₁₃：“歎，嘔也。”唐寫本《玉篇》₇₀引《說文》同。

《說文》₄₁₃：“歎，逆氣也。”唐寫本《玉篇》₇₁：“《說文》：‘逆氣也。’”

《說文》₄₁₃：“歎，且唾聲，一曰小笑。”段注：“且唾者，聊唾也。此與《字林》之謚音義同。《集韻》、《類篇》皆作‘小兒’，蓋奪笑字。”唐寫本《玉篇》₂₇₃引《說文》：“且逆聲也，一曰小笑也。”張舜徽：“有聲字者是也，小徐誤奪耳。許君敘歎字於歎字之下，歎訓逆氣，則歎訓且逆聲，事類正近。……今二徐本誤逆為唾，宜據改。”^②按：羅本₇₁“笑”作“美”，形近而誤。段注本歎、歎、歎相次，唐寫本《玉篇》歎、歎、歎、歎相次，蓋因傳抄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59頁。

② 同上，第560頁。

所致。

《說文》₄₁₃：“歛，縮鼻也。从欠，翕聲。丹陽有歛縣。”段注：“陽當作楊，字之誤也。”唐寫本《玉篇》₇₁：“《說文》：‘縮鼻也。’《漢書》丹楊郡有歛縣也。”據唐寫本，段校是。

《說文》₄₁₃：“蹙，蹙鼻也。”段注：“蹙鼻即縮鼻也。”唐寫本《玉篇》₂₇₃引《說文》：“蹙鼻也。”按：“蹙，蹙也”，踐蹋之義；“蹙”為“促迫”（“戚”下段注），“促迫”與“縮”義近，當以唐寫本《玉篇》作“蹙”為是。羅本₇₁“蹙”誤作“感”。

《說文》₄₁₃：“歛，愁兒。”段注：“按《口部》云：‘呦之或字。’《篇》、《韻》此義上聲，於糾切。”唐寫本《玉篇》₇₁：“於糾反，《說文》：‘愁兒也。’《聲類》亦呦字也。”按：《說文·口部》₆₂：“呦，鹿鳴聲也。从口，幼聲。歛，呦或从欠。”據許書體例，歛為呦之或體，則不當在《欠部》重出。據唐寫本，顧氏所見許書呦、歛不同字，至《聲類》呦、歛同字，疑許書因傳抄致誤。

《說文》₄₁₃：“歛，咄歛，無慚，一曰無腸意。”唐寫本《玉篇》₂₇₄引《說文》慚、意後各有“也”字。按：羅本₇₁“慚”作“漸”，“意”作“音”，誤。

《說文》₄₁₃：“吹，詮詞也。从欠，𠂔聲。《詩》曰：‘吹求厥寧。’”段注：“今《大雅》吹作適。……《韓詩》皆作聿。”唐寫本《玉篇》₂₇₆引《說文》同。羅本₇₄“厥”作“報”。按：唐寫本《玉篇》“吹”居“歛”下，與二徐異。

《說文》₄₁₃：“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𠂔，古文次。”小徐無“也”字。段注：“當作‘从二从欠’，从二，故為次。”唐寫本《玉篇》₇₁引《說文》義訓與大徐同。又云：“𠂔，《聲類》古文次字也。”又云：“𠂔，《字書》亦古文次字也。”唐寫本《玉篇》所存“次”字古文形體與今本《說文》迥異，且不言出《說文》，存疑。

《說文》₄₁₄：“歛，飢虛也。从欠，康聲。”小徐無“也”字。段

注：“飢者，餓也。濂者，水之虛；康者，屋之虛；歎者，餓腹之虛。”唐寫本《玉篇》₂₇₅：“《說文》：‘飢也，虛也。’野王案：《大戴禮》‘喪凶歎色’是也，凡器物空虛亦曰歎，《毛詩》‘酌彼歎爵’是也。水空虛為濂字，在《水部》；屋空為康字，在《广部》。”按：飢即飢字，“羅本₇₃‘广’誤作‘山’。張舜徽認為，大徐‘飢’下奪‘也’字，致使《說文》二義連為一義，宜據唐寫本《玉篇》補正。^①按：有關从“康”得聲之字表“虛”義的論述，顧、段二氏所論不謀而合。

《說文》₄₁₄：“歆，神食氣也。”唐寫本《玉篇》₇₄引《說文》“氣”作“氣”。

飲 部

《說文·飲部》₄₁₄：“飲，飲也。……𩚑，古文飲，从今水；𩚒，古文飲，从今食。”段注：“隸作飲。”唐寫本《玉篇·欠部》₇₄：“《說文》：‘飲，飲也。’……古文為𩚑字，在《水部》；或為飲字，在《食部》。”唐寫本《玉篇·食部》₉₉：“𩚑，《說文》古文飲字也。”

《說文》₄₁₄：“飲，飲也。……𩚓，飲或从口，从夬。”唐寫本《玉篇》₇₄：“野王案：《說文》：‘飲，飲也。’……或為𩚓字，在《口部》也。”

次 部

《說文·次部》₄₁₄：“次，慕欲口液也。从欠水，……𩚔，次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1頁。

或从侃。𩇛，籀文次。”段注：“有所慕欲而口生液也，故其字从欠水。”唐寫本《玉篇》₃₀₅：“《說文》：‘慕也，欲也，亦口液也。’或為湘字，在《水部》。”又云：“𩇛，《字書》籀文次字也。”按：唐寫本“籀文次”當作“籀文次”。又，“湘”，實為“漱”字抄寫致訛。顧書所存或體與今本《說文》迥異，籀文不言出《說文》而出《字書》，未知孰是。羅本₁₀₃“次”誤作“次”，“液”誤作“依”。張舜徽說：“此字蓋有三義，今二徐本奪其中二‘也’字，遂誤連為一矣。宜據《唐寫本玉篇》所引補訂。”^①《心部》：“慕，習也。”段注：“習其事者，必中心好之。”“欲，貪也。”慕、欲義近，“慕欲”為同義連用，許說本義，若分為不同義項，似無此理。林義光《文源》：“《說文》云‘次，慕欲口液也。从欠水’。按：欠象人張口形，从人口出水。”^②林說與段君“有所慕欲而口生液”之意相合。因慕欲而生口水，本為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現象，若補“也”字而分出不同義項，則“口液”之生不必與“慕欲”相關，且“次”从水，本義側重於“口液”，“慕欲”當為其限定性詞語。張說恐非。唐寫本《玉篇》或因抄寫衍二“也”及“亦”字。

《說文》₄₁₄：“羨，貪慾也。”唐寫本《玉篇》₁₀₃引《說文》同。按：唐寫本《玉篇》被釋字“羨”缺損，據說解知所缺為“羨”字。

鬼 部

《說文·鬼部》₄₃₅：“𩇛，老物精也，从鬼彡，彡，鬼毛。魅，或从未。𩇛，籀文。从彡首，从尾省聲。”大徐本“魅”以下作“魅，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6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九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8776頁。

或从未聲。𪛗，古文；𪛗籀文。从彖首，从尾省聲。”小徐“魅”居古、籀之下。段注本無古文。段注：“各本作‘精物’，今依《蕪城賦》、《王莽傳》二注正。……𪛗當是古文，則𪛗為籀文審矣。”唐寫本《玉篇·𠂔部》₆₃：“𪛗，乃多反，……《說文》為魅字，《鬼部》。”今本《玉篇·𠂔部》：“𪛗，乃多切，除疫也。與儼同。”按：《說文·𠂔部》無“𪛗”字，疑“𪛗”為“魅”之後出異體字。存疑。

厶 部

《說文·厶部》₄₃₆：“羗，相詠呼也。从厶𡗗。誘，或从言秀。誦，或如此。𡗗，古文。”徐鉉等案：“《羊部》有𡗗，𡗗，進善也。此重出。”段注：“呼當作誦。……（古文）《羊部》有此，云‘進善也’。此云羗之古文，說古文以𡗗為羗也。古文本但有𡗗字，後乃有羗字，訓為‘相詠誦’，則𡗗字專為‘進善’矣。”唐寫本《玉篇·言部》₃₄：“誘，餘手反，《說文》亦𡗗字也。……在《羊部》。或復為羗字，在《厶部》。”又云：“誦，《說文》亦誘字也。”

嵬 部

《說文·嵬部》₄₃₇：“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段注：“各本作‘高不平也’四字，今依《南都賦》李注訂。……此篆可入《山部》而必立為部首者，巍從此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₂：“《說文》：‘高而不平。’《說文》：‘高而不平也。’”按：唐寫本引《說文》重複。《一切經音義》卷五六₂₂₄₂引《說文》作“高而平也”，卷九二₃₄₉₃作“嵬而不平也”，皆誤。唐寫本當存《說文》之舊，段校未必是。

山 部

《說文·山部》₄₃₇：“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二徐作“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段注：“（‘謂能’至‘物也’）九字依《莊子釋文》訂。”唐寫本《玉篇》₄₂₈引《說文》：“山者，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也。”按：唐寫本《玉篇》與二徐同，當為許書原本，段注本有衍、倒。

《說文》₄₃₇：“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大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从山，獄聲。𡵓，古文，象高形。”小徐“狩”下無“所”字。段注：“大，各本作泰，今正。……（𡵓）今字作岳，古文之變。”唐寫本《玉篇》₄₂₈：“𡵓，……《說文》：‘王者巡狩所至之也。’”又云：“岳，《說文》古文𡵓字也。”按：顧書收楷書，故以“古文之變”為古文。張舜徽說：“今本《玉篇》云：‘王者巡狩所至之山。’此蓋許書原文。《唐寫本玉篇》‘山’字譌為‘也’字，文義欠安矣。”^①

《說文》₄₃₈：“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段注：“都皓切，二部。《玉篇》丁了、多老二切。”唐寫本《玉篇》₄₂₉：“島，都皎、都道二反，……《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到也，亦言島也。”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七₆₆₆引《說文》無“往往”二字，引《釋名》曰：“島，到也，人所奔到也。”卷三六₁₄₄₉亦無“往往”二字，卷二三₉₀₆引《說文》無“依”，“島”後有“也”字。

《說文》₄₃₈：“狔：狔山也，在齊地。”段注：“舊奪狔字、也字，今補，三字句。”唐寫本《玉篇》₄₂₉引《說文》：“狔山，在齊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7頁。

也。”張舜徽引沈濤曰：“《詩·還釋文》引無地字，蓋古本如是。以本部‘山在吳楚之間’、‘山在蜀滄氏西徼外’諸文例之，今本地字衍。”^①按：唐寫本《玉篇》作“齊也”，則“山”下無“也”為是。

《說文》₄₃₈：“嶷，九嶷山也，舜所葬，在零陵營道。”唐寫本《玉篇》₄₂₉引《說文》：“舜所葬，在靈陵葬營道縣。”按：唐寫本《玉篇》“葬”當即“塋”，“葬”字之異體。敦煌寫本文獻“葬”往往寫作“塋”。^②“陵”下“葬”字衍。

《說文》₄₃₈：“嶷，嶷嶷山也，在左馮翊池陽。”段注：“左字各本無，今補。《地理志》：‘左馮翊池陽。’”唐寫本《玉篇》₄₃₀引《說文》：“嶷嶷山，在馮翊池陽縣也。”按：唐寫本《玉篇》亦無“左”字，蓋在、左形近，抄寫者以為衍而刪之。

《說文》₄₃₈：“嶷，嶷嶷山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₀：“《說文》：‘嶷嶷，山名也。’《說文》：‘山名，在左馮翊各口。’”按：唐寫本重複錯亂，“各”當作“谷”。據《漢書·地理志》，“嶷嶷山”在池陽，不在谷口。“嶷”下段注：“嶷嶷、峩峩語音之轉。”“嶷嶷”為聯縣字。《說文》通例，凡上下兩篆為聯縣字，上篆舉聯縣字，並有義訓，下篆說解則僅舉該聯縣字，故許書“嶷”下僅舉山名而已。

《說文》₄₃₉：“華，華山也，在弘農華陰。”段注：“《地理志》：‘京兆尹，華陰。大華山在南，豫州山。’《郡國志》：‘弘農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大華山，漢之華陰，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是其地。……各本作華省聲，今正。”唐寫本《玉篇》₄₃₀引《說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7頁。

② 李索《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校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7頁。

文》：“在弘農陰晉。”按：《漢書·地理志》：“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①據此，知顧書用古地名，與今本許書用漢代地名相異。

《說文》₄₃₉：“崢，崢山也，在雁門。”唐寫本《玉篇》₄₃₀引《說文》“也”在“門”下。

《說文》₄₃₉：“峴，首峴山也，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嶠，嶠峴谷也。”段注：“各本無‘首’字，今依《玉篇》及《伯夷列傳正義》、《王貢兩龔鮑傳注》所引正。……嶠，宋本作鐵，此即《堯典》之‘嶠夷陽谷’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₀引《說文》：“首峴山，在遼西，一曰嶠鐵陽谷也。”按：唐寫本“寮”為“遼”之誤。

《說文》₄₃₉：“岨，山無艸木也。”段注：“無當作有。……《釋山》作岨，《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岨即岨字。音起。’”唐寫本《玉篇》₄₃₀：“《毛詩》‘陟彼岨方’，傳曰：‘山有草木曰。’《韓詩》：‘有草元木曰岨。’《說文》：‘山元草木曰岨也。’”按：唐寫本“陟”乃“陟”之誤，引毛傳有奪文，“方”為“兮”之誤，“元”當為“无”之誤。《一切經音義》卷八三₃₂₅₉引《說文》：“無草木曰岨。”卷八五₃₃₁₈引《古今正字》曰：“山無草木曰岨。”

《說文》₄₃₉：“岨，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段注：“《周南·卷耳》曰：‘陟彼嶰矣。’本亦作岨。《釋山》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岨。’毛傳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岨。’……《詩》、《爾雅》作岨，許作岨，主謂山，故字从山，重土，故不从石。”唐寫本《玉篇·石部》₄₇₅：“岨，且居反，……《說文》為岨字，在《山部》。”按：唐寫本₄₃₀“岨”下

①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543—1544頁。

引《詩》作“陟彼岵矣”，“岵”下引作“陟彼岵矣”。

《說文》₄₃₉：“巒，山小而銳。”唐寫本《玉篇》₄₃₁引《說文》：“山而高也。”張舜徽引沈濤曰：“《初學記》卷五、《御覽》卷三八，地部，引‘山狹而高曰巒。’蓋古本如是。”^①按：據沈說，《說文》本作“高”不作“銳”，唐寫本《玉篇》“山”下當有奪文。

《說文》₄₄₀：“陵，高也。从山，陵聲，峻，陵或省。”段注：“高上當有陵字，轉寫奪之耳。”唐寫本《玉篇》₄₃₂：“陞，《說文》亦峻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一一₄₀₈、卷四九₁₉₇₈引《說文》：“高也。”而卷二〇₇₄₈引《說文》：“高險兒也。”卷八二₃₂₁₂引《說文》：“隋也。”蓋所據鈔本不同。

《說文》₄₄₀：“隄，山之隄隄者。”大徐徒果切。段注：“《周頌》曰：‘隄山喬嶽。’《毛傳》曰：‘隄山，山之隄隄小者也。’隄隄，狹長之兒。”唐寫本《玉篇》₄₃₂：“同果反，《毛詩》：‘隄山高岳。’傳曰：‘隄，山隄隄者也。’《說文》：‘山之施施者也。’”按：“隄”从隄聲，《集韻》五支施、隄同部。施施、隄隄音同相假。張舜徽云：“許君說字，不當以隄釋隄。《唐寫本玉篇》引作‘山之施施者也’，蓋許書原本如此。施字古與斜通，《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施、斜一語之轉也。今人猶稱山之卑長而傾下者曰斜斜坡，猶云施施也。……顧氏所見，殆未經改竄之本也。”^②

《說文》₄₄₀：“嵒，尤高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₁引《說文》：“嵒高也。”“嵒”未知何字。王筠說：“尤當作危。《玉篇》：‘嵒，危高兒。’”按：嵒、危形似，嵒或即危字。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9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9—590頁。

《說文》₄₄₀：“嶠，山短而高也。”段注：“‘而’字舊無，今依《廣韻》補。”唐寫本《玉篇》₄₃₂引《說文》：“𡵓高兒也。”《一切經音義》卷九七₃₆₃₃引《說文》：“山短而高兒也。”

《說文》₄₄₀：“崇，山大而高也。”段注：“各本作‘巍高也’三字，今正。……此篆舊在岳篆之後，解云‘嵬高也’，必轉寫之誤，今依《玉篇》移其次，依《毛傳》、《釋名》易其解。”唐寫本《玉篇》₄₃₂引《說文》：“崇，嵬也。”又云：“密，《說文》崇字，山或在宗下也。”二徐無或體“密”。《一切經音義》卷一₄₄引《說文》：“高也。”據此，知野王、慧琳所見許書不作“山大而高”。張舜徽：“‘崇’字下說解云：‘嵬也。’已見其為高義，不必復出高字。……考《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密高下云：‘古文以密高為外方山。’據此，可知漢世本有此異體也。許君收入《說文》，而今本誤脫，宜據顧氏所云補。”^①據段、張說，則慧琳書“高”乃“嵬”字之誤。

《說文》₄₄₀：“嶠，巍高也。”段注：“《玉篇》、《廣韻》作嶠，云‘巍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引《說文》：“巍也。”字作“嶠”，不作“嶠”，抄寫者誤。按：唐寫本《玉篇》存許書之舊，“巍”本具高義，不必綴“高”字。

《說文》₄₄₀：“岳，山巖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岳，牛咸反，《說文》：‘岳，巖也。’按：大徐、段注本《說文》巖、岳相屬，唐寫本《玉篇》同，《說文》：‘巖，厓也。’段注：‘《厂部》曰：‘厓者，山邊也。’厓亦謂之巖，故厂下云：‘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也。’”據段注，厓、巖同義，“巖”即是“山邊”，許書“岳”字說解當如唐寫本所引無“山”字。

《說文》₄₄₀：“嶠，嶠嶠，山兒也。”段注：“各本舛誤，今依全書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0—591頁。

通例補正。”唐寫本《玉篇》₄₃₃：“《說文》：‘崧嶧也。’《埤蒼》：‘崧嶧，山名也。’”所謂“全書通例”，指許書說解聯綿詞的體例。據此例，唐寫本當據今本《說文》訂正，作“崧嶧，山兒也”。下文“崧”篆說解僅舉“崧崧”，與許書體例相符合。

《說文》₄₄₀：“崧，崧崧也。”段注：“《文選》、《篇》、《韻》皆作嶧。”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引《說文》：“崧，山兒也。”《一切經音義》卷五六₂₂₄₂引《說文》：“山兒也。”按：唐寫本先“嶧”後“崧”，且相隔數篆，說解引《說文》亦與許書“通例”不合，當據今本《說文》訂正。

《說文》₄₄₁：“崧，山兒。一曰山名。”段注：“古到切，《篇》、《韻》皆口沃切。”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崧，口汗反。《說文》：‘山兒也。一曰山谷也。’”張舜徽說：“谷、名二字形近易淆，今二徐本訛為山名，宜以《唐寫本玉篇》所引為正。崧訓山谷，與《說文》穴部窖訓地藏，音義俱近。”^①按：唐寫本“崧”當即“崧”。

《說文》₄₄₁：“崧，山兒。从山，陸聲。”段注：“按陸者，小篆文之壙也。壙从隋聲，从壙之省也。是則陸、壙蓋一字，不當為二。”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引《說文》：“山兒也。”

《說文》₄₄₁：“崧，崧峨，山兒。”段注：“（崧峨）二字各本無，今依全書通例補。”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引《說文》亦無“崧峨”二字，訓曰：“山兒也。”按：段君據《說文》體例校補“崧峨”二字，可信，唐寫本當據段注訂正。

《說文》₄₄₁：“峨，崧峨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₁：“崧，崧谷也。”段注：“三字句，各本刪崧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₄₃₃引《說文》：“谷也。”唐寫本所引與二徐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1頁。

同，“崕”作“崕”。按：唐寫本《玉篇》“谷”上有一個字位的空缺，是否為“崕”字，不得而知。

《說文》₄₄₁：“𡵓，山壞也。从山，朋聲。𡵓，古文从阜。”段注：“按隸體山在朋上。”唐寫本《玉篇》₄₄₁：“崩，補朋反，《毛詩》：‘不虧不崩。’箋云：‘崩，毀壞也。’……《爾雅》：‘崩，死也。’……崩，古文為𡵓字，在《阜部》也。”唐寫本《玉篇·阜部》₅₀₈：“𡵓，補明反，《說文》古文崩字也。崩，壞死也，在《山部》。”按：唐寫本《玉篇》訓釋有誤，當作“山壞也，死也”。“山壞也”為《說文》義，抄寫者奪“山”、“也”字，“死也”出《爾雅》。唐寫本“崩”居部末，次第與大徐本迥異。

《說文》₄₄₁：“𡵓，山脅道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₄“𡵓”及其部分說解重出，引《說文》一作“小脅道也”，一作“山脅道”，“小”當作“山”。

《說文》₄₄₁：“𡵓，山名。”段注：“按此篆許書本無，後人增之。許書果有是山，則當廁於山名之類矣。……𡵓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𡵓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經典釋文》曰：‘《字林》有𡵓，亡周反，一音毛，𡵓丘也。又有𡵓，亡附反，一音毛，亦云𡵓丘也。’據顏、陸之書，《字林》乃有𡵓字，則許書之本無此顯然矣。……依《字林》，𡵓丘即旄丘，乃丘名，非山名也。”唐寫本《玉篇》₄₃₄引《說文》：“𡵓丘也。”張舜徽認為，蓋許書原本如此，《廣韻》十遇𡵓下云：“丘也。”亦本之許書。^①按：段君以為“𡵓”為“丘名”非“山名”，是；以為許書本無“𡵓”則非。

《說文》₄₄₁：“𡵓，𡵓隅，高山之𡵓也。”段注：“𡵓各本作節，今正。山之𡵓曰𡵓，猶竹𡵓曰節、木𡵓曰科厄也。劉逵注《吳都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2頁。

賦》引此，謂之許氏記字。”唐寫本《玉篇》₄₃₄：“𡵓，子結、似結二反，《說文》：‘阨隅而高下之節也。’”張舜徽引沈濤曰：“《一切經音義》卷七，引作‘阨隅而高山之節也’，蓋古本如是。有此二字，語氣始完。”張氏認為，宜以玄應所引為正。^①按：唐寫本“下”乃“山”之誤，阨、隅為阨、隅之壞字。

屾 部

《說文·屾部》₄₄₁：“屾，二山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₂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₁：“𡵓，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段注：“𡵓、塗古今字。”唐寫本《玉篇》₄₄₂引《說文》作：“江當塗，民俗以辛士癸甲日嫁娶。”按：唐寫本《玉篇》無“會稽山”一義，奪“九”字，“士”又“壬”之誤。

屮 部

《說文·屮部》₄₄₂：“屮，岸高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₂引《說文》作“户高也”，“户”當為“屮”之誤，且奪“岸”字。

《說文》₄₄₂：“崖，高邊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₂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₂：“崖，高也。从屮，佳聲。”段注：“《玉篇》曰：‘亦作陞。’……都回切，十五部。《玉篇》：‘徒罪切。’”唐寫本《玉篇》₄₄₃：“崖，△△罪反，《說文》：‘崔，高也。’野王案：崔崔然高也。《聲類》亦陞字也，在《阜部》。”按：段君所據為今本《玉篇》，故未及《聲類》，引許書“崔”為“崖”之誤。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1—592頁。

《說文》₄₄₂：“巖，巖也。”段注：“《列子·黃帝篇》：‘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殷敬順《釋文》云：‘肥，皮美切。《說文》、《字林》皆作巖。又作圮，皆毀也。’……巖與圮亦非一字。”唐寫本《玉篇》₄₄₃：“巖，皮鄙反，《說文》：‘巖，毀也。’或為圮字，在《土部》。”按：殷氏所見《說文》作“毀也”，與唐寫本《玉篇》所引相同，當為許書原本。唐寫本巖、圮當為巖之誤。

《說文》₄₄₂：“巖，巖聲。从尸，配聲，讀若費。”段注：“按此蓋即巖之或體耳。《玉篇》有巖無巖可證。”唐寫本《玉篇》₄₄₃：“巖，妨味反，《說文》：‘崩聲也。’”按：段說可商。顧氏所見《說文》有“巖”字，且巖、巖切語及說解均不同，當為二字。今本《玉篇·尸部》：“巖，普味切，崩聲，又皮鄙切，毀也，或作圮。”合巖、巖二字之訓為一，非。

广 部

《說文·广部》₄₄₂：“广，因厂為屋也。从厂，象對刺高屋之形。”段注：“厂，各本作广，誤，今正。厂者，山石之厓巖，因之為屋，是曰广。《廣韻》琰、儼二韻及《昌黎集注》皆作‘因巖’可證。‘因巖’即‘因厂’也。（从厂）各本無此二字，今補。刺，各本作刺，今正。”小徐作“因厂”。唐寫本《玉篇》₄₄₃引《說文》：“△△广為屋也。”王筠《句讀》引趙宦光曰：“广當為厂，《佩觿》引作‘因巖為屋’，《廣韻》同。”

《說文》₄₄₂：“府，文書臧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₄引《說文》“臧”作“藏”。

《說文》₄₄₂：“廡，天子饗飲辟廡。”唐寫本《玉篇》₄₄₃引《說文》作“天子饗諸侯辟廡”。唐寫本“廡”字說解中用“廡”，又

云：“廡，《字書》亦廡字也。”王筠《句讀》依《藝文類聚》引作“辟廡，天子饗飲處也”。

《說文》₄₄₃：“廡，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段注：“《大雅》：‘于時廡旅。’《毛傳》曰：‘廡，寄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₅：“《毛詩》：‘廡，寄也。’……《說文》：‘秋冬之，春夏居之，故為寄。’”按：唐寫本《玉篇》“毛詩”當作“毛傳”。《大雅·公劉》：“于時廡旅。”《毛傳》：“廡，寄也。”唐寫本引《說文》“冬”下奪“去”字。張舜徽引沈濤云：“《御覽》百八十一居處部，引作‘春夏居，秋冬去之’，是古本二語互易，當乙正。”且云：“二徐本奪兩‘之’字，有‘之’字義圓。句尾有‘故為寄’三字，語意較完。”^①王筠曰：“此字當與廡類次，本字上下皆大人所居之名，不可以小民所居廁其間也。”按：王說可商。此處唐寫本《玉篇》列字次第與今本《說文》同，且“廡”下為“庭”，“庭，宮中也”，“宮”訓“室”，未必即大人所居。

《說文》₄₄₃：“庭，宮中也。”段注：“下文曰‘中庭’，則此當曰‘中宮’，俗倒之耳。中宮，宮之中。”唐寫本《玉篇》₄₄₆引《說文》：“向中也。”“向”因“宮”字形近而誤，知顧氏所見許書作“宮中”，段校可商，說又見下。

《說文》₄₄₃：“廡，中庭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₆引《說文》：“庭中也。”按：以“庭”訓“宮中”例之，知唐寫本所引為是。劉又辛說：“二本‘中庭’、‘庭中’詞序異，秦漢以前此類詞的詞序原無定序，漢以後逐漸演化為方位詞在後之‘庭中’。當從歷史演變的觀點看待，似不可以此定其是非也。”^②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3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載《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0頁。

《說文》₄₄₃：“庀，樓牆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₆引《說文》：“庀，樓廡也。”按：“庀”，“庀”字，“庀”為“宅”古文。《說文·广部》無“廡”字。

《說文》₄₄₃：“廡，堂周屋也。从广，無聲。廡，籀文从舞。”小徐“周”下有“廡”字，注云“大屋四邊垂簷”。段注：“各本作‘堂下’，玄應引作‘堂周屋曰廡’，今從之。《釋名》曰：‘大屋曰廡。’”唐寫本《玉篇》₄₄₈引《說文》：“堂下周屋也。”又云：“廡，《字書》籀文廡字。”按：籀文“廡”壞字。張舜徽以為小徐衍“廡”字，宜刪，是。謂段氏徑刪“下”字為非，^①恐誤。“覆乎上者曰屋”（“廡”下段注），“廡”為周屋，周其四邊，其高、大可知。桂馥《義證》引《東觀漢記》：“馬援初見帝，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又引《聲類》云：“廡，堂下周屋也。”既云“廡下”，知“廡”無“下”義。以下文“廣，殿之大屋也”例之，疑“堂下”之“下”乃“之”字之誤，許書原本當作“堂之周屋也”。

《說文》₄₄₃：“廡，廡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₇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₃：“廡，庖室也。”段注：“室各本作屋，今依《御覽》。”唐寫本《玉篇》₄₄₈引《說文》：“庖屋也。”《一切經音義》卷五八₂₃₆₇：“廡，庖屋也。”桂馥《義證》引《急就篇》顏注：“廡，庖屋也。”段校恐非。

《說文》₄₄₃：“廡，馬舍也。从广，馭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為廡，廡有僕夫。’𠂔，古文从九。”段注：“四當為六，字之誤也。……（𠂔）此從古文𠂔而九聲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₈引《說文》：“馬舍舍也。”又云：“𠂔，《說文》古文廡字也。”按：唐寫本“舍”下為重寫符號，故錄作“舍舍”，當衍一“舍”字，引《周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4頁。

禮》注四作六。《一切經音義》卷四六₁₈₁₆引《說文》：“馬舍也。”然卷二九₁₁₆₆引《說文》作“象馬舍也”，“象”字衍，兩處引《周禮》亦作“四”。

《說文》₄₄₄：“廡，牆也。”段注：“與《土部》之壁音義同。”唐寫本《玉篇》₄₄₃引《說文》：“廡，牆也。”按：唐寫本“廡”居“广”下“廡”上，與二徐迥異。

《說文》₄₄₄：“廣，殿之大屋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₇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₄：“廡，芻稟之藏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₉引《說文》：“菊蒿示藏也。”按：菊、示當為芻、之之誤。

《說文》₄₄₄：“庾，水漕倉也，从广，庚聲。一曰倉無屋者。”唐寫本《玉篇》₄₄₉：“《說文》：‘水漕倉，一曰倉無屋也。’……包咸曰：‘十六升為庾。’《廣雅》曰：‘四豆曰區，十區為庾。’《說文》以十六升庾。”唐寫本似奪“為”字。《一切經音義》卷九九₃₆₇₆引《說文》：“倉無屋曰庾。从广，庚聲。”

《說文》₄₄₄：“庳，蔽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₀引《說文》：“庳，蔽也。”

《說文》₄₄₄：“廁，清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₀引《說文》同。按：唐寫本上“廁”下“庳”，與二徐異。

《說文》₄₄₄：“庳，屋牡瓦也，一曰維綱也。……讀若環。”段注：“牡各本作牝，也各本作下，今正。《廣韻》二十七刪曰‘屋牡瓦名’是也。屋瓦下載者曰牝，……上覆者曰牡，《玉篇》：‘甗，牡瓦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₁引《說文》：“屋壯凡下也。一曰准結也。”按：“壯凡”乃“牡瓦”之誤，“准”當為“維”之誤。“下”字衍，然不自二徐始。張舜徽云：“竊疑作結字者是。許書庳下明云‘讀若環’，義與環近。維而結之，乃環義也。”^①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4頁。

《說文》₄₄₄：“廕，屋階中會也。”段注：“《篇》、《韻》皆作‘屋中會’，無階字，非是。”唐寫本《玉篇》₄₅₁：“廕，子孔、且公二反，《說文》：‘屋陞中會也。’”階，陞同義，劉又辛以為“陞”字為勝。^①

《說文》₄₄₄：“庌，廣也。”唐寫本《玉篇》₄₄₈：“《說文》：‘庌。’《廣雅》：‘庌，大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顯然有奪。

《說文》₄₄₄：“廉，仄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₁：“野王案：《廣雅》又曰：‘廉，清也。’《說文》以廉視為規字，在部。”按：唐寫本“廉”字說解有奪誤，存疑。

《說文》₄₄₅：“龐，高屋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₁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₅：“底，山尻也。一曰下也。”段注：“尻，各本譌作居，今正。山當作止，字之誤也。字从广，故曰止尻。《玉篇》曰：‘底，止也，下也。’《廣韻》曰：‘底，下也，止也。’皆本《說文》。”唐寫本《玉篇》₄₅₂引《說文》：“上居居也，一曰下也。”按：唐寫本“上”為“止”之誤，“居”下有重寫符號，故錄作“居居”，當衍一“居”字。《一切經音義》卷三八₁₅₁₈引《說文》：“止居，一云下也。”段校是。唐寫本引《左傳》“物乃底伏”杜注：“底，山也。”止亦誤作山，抄寫所致。

《說文》₄₄₅：“廕，礙止也。”段注：“《石部》曰：‘礙者，止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₁引《說文》：“礙山也。”按：唐寫本“山”為“止”之誤。今本《玉篇》作“礙也，止也”。

《說文》₄₄₅：“廕，安止也。从广，嬰聲。鉅鹿有廕陶縣。”唐寫本《玉篇》₄₅₂引《說文》“止”誤作“山”，“縣”下有“也”字。

《說文》₄₄₅：“庌，中伏舍，从广，卑聲。一曰屋卑。”段注：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載《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1頁。

“(屋卑)卑，各本作庫，今依《韻會》訂。”唐寫本《玉篇》₄₅₂引《說文》：“中休舍也；一曰屋下也。”張舜徽云：“許君敘庫篆於庋、庇二篆之間，自當以‘休舍’為本義。云‘中休舍’者，謂途中或宮中休止之所也。休、伏形近，故二徐譌休為伏。”^①

《說文》₄₄₅：“庋，儲置屋下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₃引《說文》：“儲置屋下也。”“買”當為“置”之誤。

《說文》₄₄₅：“廩，行屋也。”段注：“行屋，所謂幄也。……如今之蒙古包之類，廩字本義如是，魏、晉後用為翼字，……《篇》、《韻》皆曰：‘廩，敬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₂：“廩，餘力反，《說文》：‘行屋下廩也。’……野王案：今亦為翼字，在《羽部》也。”按：今本《玉篇》“廩”下云：“行屋下聲，又謹敬也，亦作翼。”唐寫本《玉篇》“廩”，劉又辛錄作“廩”，以為“下廩”二字為衍文。^②存疑。

《說文》₄₄₅：“廩，屋麗廩也。从广，婁聲。一曰所以種也。”小徐無“一曰”義。段注：“‘麗廩’讀如‘離婁’二音，……《玉篇》作‘蠹廩’。……‘所以’二字各本奪，今補。”唐寫本《玉篇》₄₅₄引《說文》：“屋蟲廩也，一曰春也。”按：今本《玉篇》作“屋蠹也，脊也”，唐寫本“蟲”或為“蠹”字之誤。劉又辛說：“‘春’與‘種’音近通用。”^③段君補“所以”，非。今本《玉篇》“脊”當為“春”字之誤。

《說文》₄₄₅：“廩，屋從上傾下也。”段注：“廩之下推也。”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5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載《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2頁。

③ 同上，第153頁。

段注似當作“厓之言推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₄引《說文》“傾”作“頓”。唐寫本《玉篇》“頓”所从“屯”俗寫作“𠂔”，^①見广部“厓”注。“𠂔”與“傾”之左旁相混，故頓、傾互譌，下文“屋頓”小徐作“屋傾”。大徐作傾，唐寫本作頓，未知誰是。王筠《句讀》：“《玉篇》：‘厓，厭也。’厭今作壓，厓謂棟折榱崩，覆壓於四壁中也。”葉德輝《說文段注鈔案》：“厓之言隕也，隕，下隊也，亦言堆也，言土石隊下積成堆也。”^②

《說文》₄₄₅：“廢，屋頓也。”小徐“頓”作“傾”。唐寫本《玉篇》₄₅₄引《說文》與大徐本同。

《說文》₄₄₅：“廔，久屋朽木。从广，酉聲。《周禮》曰：‘牛夜鳴則廔，臭如朽木。’”段注引《周禮·內饗》先鄭云：“廔，朽木臭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₄引《說文》：“屋木也。”未知誰是。

《說文》₄₄₆：“廟，尊先祖兒也。从广，朝聲。廔，古文。”唐寫本《玉篇》₄₅₆：“廔，《說文》古文廟字也。”按：唐寫本“廟”字說解引《白虎通》曰：“先祖之尊兒所在也。”

《說文》₄₄₆：“廔，屋迫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₅引《說文》：“遲迫也。”按：“廔”之前後字義均與“屋”相關，唐寫本《玉篇》“遲”當為“屋”之誤。

《說文》₄₄₆：“廔，卻屋也。”段注：“俗作斥、作斥。”唐寫本《玉篇》₄₅₅引《說文》作“卻屋也”。按：唐寫本廔作序，屋當即屋。

《說文》₄₄₆：“廔，陳輿服於庭也。”唐寫本《玉篇》₄₅₅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₄₄₆：“廔，空虛也。”段注：“此今之寥字。”王筠《句

① 見“鈍”、“純”之俗寫，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218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269頁。

讀》：“廕字不應在此，廕字已結部尾矣，或後人所附益。”錢坫《說文解字斟詮》：“《系傳》無此字，似後人所加。”^①唐寫本《玉篇》₄₅₆：“廕，力彫反，《說文》：‘空廬。’”又云：“廕，力彫反，《說文》：‘空廬也。’野王案：亦廕字也，在《尸部》。”按：今本《系傳》有“廕”篆，錢說非。唐寫本“廕”作“廕”，且重出，又以“廟”字說解誤置其中，抄寫所致。廕，即廕字。唐寫本《玉篇·尸部》₄₄₃“廕，力彫反，《楚辭》：‘上廕廓而無天。’野王案：廕廓，空虛也。……亦與廕字同，在《广部》也。”知唐寫本《玉篇·尸部》“廕”當作廕，為“廕(廕)”之或體。“廕”从广，當以“空廬”為義，虛、廬形近相誤，今本《說文》虛當作廬，唐寫本“廕”、“廕”下之“廕”音廬鳩反，亦當作虛鳩反。

厂 部

《說文·厂部》₄₄₆：“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厓。象形。……厓，籀文从干。”厓，小徐作“崖”。段注：“厓，舊作居，今正。”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引《說文》：“山石之崖巖，人可居者也。”又云：“厓，《字書》籀厂字也。”按：唐寫本《玉篇》不言籀文出《說文》而出《字書》，與二徐異，“籀”下奪“文”字。

《說文》₄₄₆：“厓，山邊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引《說文》“山”誤作“上”。

《說文》₄₄₆：“厓，崑也，一曰地名。”段注：“蓋《公羊傳》‘穀之崑巖’是也。崑蓋即厓字。”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引《說文》：“厓，崑也，一曰山石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按《公羊·僖公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279頁。

三十二傳》：‘殺之嶽巖。’嶽即崑字，疑有作廠者，又誤作廠，而為地名也。或曰與崑字同，厓者，石地，誤而為地名。”^①張舜徽說：“石、名二字，形近易淆。傳寫者初誤石為名，後又改山為地，故今二徐本作地名也。”^②

《說文》₄₄₆：“厓，仄出泉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引《說文》：“左出果也。”按：左、果當為仄、泉之誤。

《說文》₄₄₆：“底，柔石也。从厂，氏聲。砥，底或从石。”段注：“今字用此（砥）而底之本義廢矣。”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底，底視反，……《說文》：‘柔石也。’……今並以底厲為砥字，在《石部》。”唐寫本《玉篇·石部》₄₇₆：“砥，砥視反，……《說文》亦庠字也。庠亦平也，直也，均也，《厂部》也。”按：唐寫本“砥”為“砥”之誤，其上有“砥”字，云：“砥，《字書》：‘石次玉也。’”可見，作“砥”乃因上一字而誤，“庠”即“底”字。

《說文》₄₄₆：“厓，旱石也。从厂，𡵓省聲。厲或不省。”段注：“俗以義異異其形，凡砥厲字作礪，凡勸勉字作勵，惟嚴厲字作厲，而古引伸假借之法隱矣。……（厲）今各本篆从萬下虫，非是。漢人隸多作厲，不省。”唐寫本《玉篇》₄₆₃：“《說文》：‘厲，摩石也。’野王案：今為礪字，在《石部》。”又云：“厲，《說文》亦厲字也。”唐寫本《玉篇·石部》₄₇₇：“礪，力制反，……《說文》為厲字，在《厂部》。”張舜徽：“《唐寫本玉篇》引許書作摩石，乃原本也。摩即磨之本字，舊本說解，摩字蓋有脫去其上半者，傳寫之人，乃譌為旱字耳。二徐本作旱石，義不可通，宜據改正。後人亦以磨為摩，故《唐寫文選集注殘本》、《陸士衡答賈長淵詩·

①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第142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6—597頁。

注》、《曹子建七啓·注》，皆引《說文》：‘厲，磨石也。’亦足以證今本許書之誤。”^①

《說文》₄₄₇：“厥，發石也。从厂，歛聲。”段注：“發石，故从厂。……以上皆厥之本義，若《釋言》曰：‘厥，其也。’此假借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厥，居越反，……孔安國月：‘厥，其也。’……《說文》：‘發石也。’《聲類》或為歛字，在《欠部》。古文為字，在《牛部》也。”按：唐寫本“厥”為“厥”之誤，“月”乃“曰”之誤，“古文為”下有奪文。唐寫本《玉篇·欠部》₂₇₉：“歛，居月反，……《說文》：‘厥，發石其也’，在《厂部》。”據唐寫本“厥”字說解及段注，知唐寫本“歛”下當作“《說文》：‘厥，發石也。’其也。”“其也”乃《釋言》（《尚書孔傳）文。“石”下奪“也”字，又糅合《釋言》、《說文》為一義，誤。羅本₇₆“厥”上有“或”字，亦誤。

《說文》₄₄₇：“厖，厖諸，治玉石也。从厂，僉聲。”大徐魯甘切。段注：“《淮南·說山訓》：‘玉待礪諸而成器。’高注曰：‘礪諸，攻玉之石。’礪即厖字也。”^②唐寫本《玉篇》₄₆₃引《說文》同。唐寫本《玉篇·石部》₄₇₇：“礪，刀甘反。……《說文》為厖字，在《厂部》也。”按：唐寫本“刀”當作“力”。

《說文》₄₄₇：“厖，治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₄：“厖，來的反，《說文》：‘厖一治也。’《古文尚書》以此為厖象日月星辰之厖字，在《日部》也。”按：唐寫本《玉篇》抄寫有誤，“厖一”為“厖”之誤，“厖”為“曆”之古文。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7頁。

② 《詩·鶴鳴》“它山之石，可以為錯”，注：“魯‘錯’作‘厖’。”王先謙曰：“‘魯錯作厖’者，《淮南·說山訓》高注：‘礪，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厖’是也。”標點有誤，“礪諸”不當斷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640頁。

《說文》₄₄₇：“廩，石利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₄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₇：“居，美石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₂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₇：“庠，唐庠石也。”段注：“四字句，唐、庠雙聲字，石名也。《廣韻》齊韻、《唐韻》皆作‘磻庠’，又曰‘鏑鏑，火齊也’。《玉篇》曰：‘庠，古鏑字。’”唐寫本《玉篇》₄₆₄：“《說文》：‘唐庠也。’《埤蒼》：‘庠，石也。’”據唐寫本，疑許書原本當作“唐庠，石也”。

《說文》₄₄₇：“厔，石聲也。”段注：“《玉篇》曰：‘厔亦拉字。’”唐寫本《玉篇》₄₆₄：“《說文》：‘石聲也。’《字書》亦拉字也。”

《說文》₄₄₇：“礪，石地惡也。”段注：“《集韻》、《類篇》皆曰：‘礪，石地。’按《石部》曰：‘礪，石地惡也。’二篆疊韻。”按：大徐“礪”訓“石也，惡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₄引《說文》：“石地也。”

《說文》₄₄₇：“厓，石地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₄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₇：“厖，石間見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₄引《說文》同。按：唐寫本厖作厖，抄寫誤。

《說文》₄₄₇：“厖，厖石也。从厂，昔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為厖。’”段注：“各本作‘厲石’，今正。《小雅·鶴鳴》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曰：‘錯，錯石也。’……錯，古作厖。”“古作厖”，王先謙引《詩》注曰：“魯錯作厖。”^①與段說異。唐寫本《玉篇》₄₆₄：“《說文》：‘厲石也。’《詩》云‘他山也古，可以為厖。’”按：厖、厲形近易混，似當以段校為是。“也古”乃“之石”之誤。

《說文》₄₄₇：“厖，石大也。”段注：“或假此厖為龍雜字。”唐寫本《玉篇》₄₆₄：“《說文》：‘石大也。’野王案：亦厖字也。厖亦厚

①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640頁。

也，豐也，在《广部》也。”按：“亦厖字”當作“亦龐字”，形近而誤。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₅₇：“龐，……《說文》為龐字，在《厂部》。雜亂之龐為犍字，在《牛部》。”“為龐字”當作“為厖字”，亦形近而誤。

《說文》₄₄₇：“𡵓，岸上見也。从厂，从之省。讀若躍。”段注：“按‘之省’二字當作‘中’。”唐寫本《玉篇·𡵓部》₄₄₃：“𡵓，餘灼反，《說文》：‘岸上見人也。’”按：張舜徽以為“有人字者近是”。^①

《說文》₄₄₇：“𡵓，厖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₅引《說文》同。小徐此篆居部末。

《說文》₄₄₇：“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𠂔，籀文从矢，矢亦聲。”段注：“矢，傾頭也，𠂔亦作𠂔，當是籀文𠂔字。”唐寫本《玉篇》₄₆₅引《說文》：“傾側也。”又云：“𠂔，《字書》亦仄字也。”又云：“𠂔，《字書》亦仄字也。”張舜徽引席世昌曰：“《漢書·五行志》仄注冠，及引《詩》曰：‘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曰：‘傾仄也。仄，古側字也。’”張氏認為作“傾側”是。^②按：唐寫本“仄”字或體出《字書》，與二徐異。

《說文》₄₄₈：“𠂔，仄也。”段注：“仄俗本譌作反，今依《篇》、《韻》正。今人言‘偏仄’，乃當作‘𠂔仄’。”唐寫本《玉篇》₄₆₅引《說文》：“𠂔，反也。”按：今二徐均作“仄”，段君云“俗本譌作反”，未知其所本。反、仄形似，顧氏所見《說文》或已作反。又《說文》仄，籀文𠂔，疑唐寫本《玉篇》為“𠂔”字。

《說文》₄₄₈：“𡵓，𡵓也。从厂，𡵓聲。一曰合也。”唐寫本《玉篇》₄₆₅：“𡵓，……《國語》曰：‘堯𡵓帝心。’賈逵曰：‘𡵓，合。’……”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3頁。

② 同上，第597頁。

《說文》曰：“𦰩。”按：𦰩即𦰩，唐寫本竹字頭有時作草字頭。^①《說文》“𦰩也”之訓已見於賈注，故引《說文》時不再重複，此例頗書常見。

《說文》₄₄₈：“𡵓，仰也。从人在厃上，一曰屋椳也，秦謂之楣，齊謂之𡵓。”唐寫本《玉篇》₄₆₆引《說文》義訓同，然𡵓作𡵓，仰作攸，楣作楠，抄寫所誤。𡵓，大徐本音魚毀切，唐寫本音之巖切。

危 部

《說文·危部》₄₄₈：“危，在高而懼也。从𡵓，人在厃上，自厃止之。”段注：“‘人在厃上’四字依《韻會》補。”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𡵓字解云：‘人在厃上。’《說文》簡要，此云从𡵓，必不再言‘人在厃上’。”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韻會》‘人在厃上’四字，黃公紹妄增之。”^②唐寫本《玉篇》₄₆₈：“《說文》：‘在高而懼也。’”按：唐寫本亦不見“人在厃上”四字，段君依《韻會》補之，恐非。

《說文》₄₄₈：“𡵓，𡵓，𡵓也。”段注：“此複舉字之未刪者。玄應所引云：‘𡵓𡵓，傾側不安也。’此乃以注家語入正文耳，非是。”王筠《句讀》又依玄應引補“不能久立也”於“不安”下。唐寫本《玉篇》₄₆₉引《說文》：“𡵓𡵓也。”按：沈濤《說文古本考》亦據《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引《說文》認為古本有“傾側”句，而疑《音義》卷一八引“不能久立”四字為注中語。^③綜上所述，當以唐寫本《玉篇》所引為是。

①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219頁“符”字、第224頁“簡”字。

② 均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323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324頁。

石 部

《說文·石部》₄₄₈：“礪，銅鐵礪石也。”段注：“《文選》注二引及《玉篇》無石字。”唐寫本《玉篇》₄₇₀引《說文》亦無“石”字，當為許書之舊。

《說文》₄₄₉：“礪，文石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₀引《說文》同。

《說文》₄₄₉：“礪，石次玉者。”唐寫本《玉篇》₄₇₀引《說文》：“石之次玉也。”《一切經音義》卷九九₃₆₉₁引《說文》：“石似玉也。”沈濤《說文古本考》：“《文選·西都賦》、《西京賦》注皆引作‘石之次玉也’，蓋古本有‘之’字文義始完。”^①

《說文》₄₄₉：“礪，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礪石山。从石，曷聲。𠩺，古文。”二徐無“也”字。古文小徐本作𠩺。段注：“《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縣，大礪石山在縣西南。’非東海郡也。‘東海’字疑誤。”唐寫本《玉篇》₄₇₁引《說文》：“特立石也，東海有礪石。”又云：“𠩺，《說文》古文礪字也。”顧氏所存古文與今本迥異，傳抄所致，今本《玉篇》作𠩺。《一切經音義》卷五八₂₃₅₂、卷八三₃₂₆₉引《說文》：“特立石也。”今本《說文》“之”字當衍。

《說文》₄₄₉：“礪，厲石也，赤色。”大徐“赤”上有“一曰”二字，張舜徽以為衍文，當刪。^②小徐“厲”作“礪”。段注：“與厲音義略同。《廣韻》曰：‘礪，赤礪石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₁引《說文》：“厲石赤色也。”按：劉又辛說：“今本《玉篇》亦作‘礪，赤礪石’，可證野王《玉篇》所據古本是，大徐本誤分為二義。”^③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335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8頁。

③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5頁。

《說文》₄₄₉：“礧，礧石也。从石段，段亦聲。《春秋傳》：鄭公孫段，字子石。”小徐本篆作“礧”，說解作“礧石也，从石，段聲。……痕加切。”，而篆體作“礧”。段注：“礧篆舊作礧，《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及《玉篇》正。‘礧石’本作‘厲石’，自《詩釋文》所引已然，今正。……各本作‘从石段聲’四字，今正。……（《春秋傳》）舊有‘曰’字，今刪正。（公孫段）段，各本作礧，乎加切，繆甚矣，而改為礧字者，恐亦尚未是。”唐寫本《玉篇》₄₇₁：“礧，都段反，……《說文》：‘《春秋》鄭公孫礧，字石。’”按：唐寫本“礧”乃“礧”之誤，無“子”字，疑奪。

《說文》₄₅₀：“礧，小石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₁引《說文》同。

《說文》₄₅₀：“礧，水邊石也。……《春秋傳》曰：‘闕礧之甲。’”唐寫本《玉篇》₄₇₁引《說文》：“水邊石也。《春秋傳》‘闕礧之甲’是也。”按：闕當為闕之誤。

《說文》₄₅₀：“磧，水渚有石者。”段注引《三蒼》曰：“磧，水中沙堆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₁引《說文》：“水渚有石也。”《一切經音義》卷四一₁₆₀₉引《說文》同，卷七一₂₈₃₃引《說文》作“渚水有石曰磧”。按：“渚水”當為“水渚”之倒。張舜徽認為，作“渚”是，二徐句末“者”字乃“也”字之訛。^①

《說文》₄₅₀：“碑，豎石也。”段注：“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後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豎石者，碑之本義。”唐寫本《玉篇》₄₇₁引《說文》：“臥石也。”按：《續一切經音義》卷十₄₀₃₆引《釋名》曰：“碑本葬時所樹，臣子追述君父之功，書其上也。”疑許書原本作“豎”。

《說文》₄₅₀：“礧，墜也。”大徐“礧，陵也”，小徐“礧，墮也”。段注：“墜者，落也。礧與隊音義同。”唐寫本《玉篇》₄₇₁《說文》：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8頁。

“碇，墮。”各本不同，存疑。

《說文》₄₅₀：“碇，碎石碇聲。”段注：“碇，舊作隕，今正。”唐寫本《玉篇》₄₇₂引《說文》：“猝也，石墮聲也。”張舜徽曰：“猝即碎之譌。其下有‘也’字，明其為二義也。今二徐本奪‘也’字，誤連為一義矣。宜據補。”^①

《說文》₄₅₀：“硃，石聲。”段注：“《廣韻》、《玉篇》皆曰：‘硃，苦角切。’”唐寫本《玉篇》₄₇₂：“硃，苦學反，……《說文》：‘石聲也。’”

《說文》₄₅₀：“硨，石聲，从石，艮聲。”段注：“此篆各本作礪，从石，良聲，魯當切，今正。按今《子虛賦》：‘礪石相擊，礪礪礪礪。’《史記》、《文選》皆同，《漢書》且作琅。以音求義，則當為‘礪礪’，而決非‘礪礪’。何以明之？此賦言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礪礪者，石旋運之聲也，礪礪者，石相觸大聲也。礪，《篇》、《韻》音諧眼切，古音讀如痕。可以兒石旋運大聲，而礪礪字祇可兒清朗小聲，非其狀也。音不足以兒義，則斷知其字之誤矣。……至於許書之本有此篆，可以《字林》證之。《周禮·典同釋文》曰：‘《字林》礪音限，云石聲。’此必本諸《說文》，《說文》必本《子虛賦》也。至於許書本無礪字，以礪从良聲，當訓為清澈之聲，非石聲。”唐寫本《玉篇》₄₇₂：“礪，力唐、力蕩二反，《說文》：‘石聲也。’《廣雅》：‘礪礪，堅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₁：“礪，胡簡反，《字書》：‘石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六₃₅₉₁：“朗當反，《廣雅》云：‘礪，堅也，石聲也。’《說文》从石，良聲。”按：唐寫本礪、礪二字遠隔，礪、礪、礪相屬，次第與大徐本相同，均訓“石聲”，當為許書之舊。據野王、慧琳書，知《說文》本有“礪”字，段說非。今本《玉篇·石部》：“礪，力唐切，礪礪，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99頁。

石聲。又力蕩切。”“硯，諧眼切，石聲也。”此段君所本。《周禮釋文》：“硯，音艱，又苦耕反，《字林》音限，云‘石聲’。”^①

《說文》₄₅₁：“礪，石聲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₂引《說文》無“也”，大徐亦無。

《說文》₄₅₁：“礪，石聲也。”段注：“按《玉篇》礪與硯相屬，云‘硯礪，石聲’。《廣韻》亦云：‘硯礪，石聲。’是皆‘硯礪’之誤也。”《一切經音義》數引《說文》而互有出入：卷三七₁₄₆₅引《說文》：“大石相礪聲也。”卷九九₃₆₈₇引無“大”字，卷七〇₂₇₆₄、卷七三₂₈₈₈引作“石聲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₂引《說文》：“石聲也，一曰硯礪。”段君云“硯礪”為“硯礪”之誤，非。說見前。

《說文》₄₅₁：“礪，餘堅也。”段注：“也各本作者，今依《廣韻》、《集韻》、《類篇》正。按：‘硯’下當云‘石堅聲’，‘礪’下當云‘餘堅聲’，皆轉寫之譌。蓋自礪至磨八篆皆兒石聲。”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餘堅也。”段君據許書體例為說，似可信，然唐寫本《玉篇》所引無“聲”字。存疑。

《說文》₄₅₁：“磨，石聲也。”段注：“《玉篇》曰‘石小聲’是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₂：“磨，力狄反，……《說文》：‘磨，石聲也。’野王案：磨磨，少聲也。”按：唐寫本“文”上奪“說”字，今補；磨當作磨。今本《玉篇》“磨磨，石小聲”，此段氏所據。唐寫本《玉篇》“磨磨”下當有“石”字，“小”又誤作“少”。

《說文》₄₅₁：“礪，礪石也。”段注：“按礪、礪二篆之解，似當依《玉篇》更正。‘礪’下云‘礪礪，山石兒也’，‘礪’下云‘礪礪也’，乃合全書之例。……蓋‘礪礪’古多用為連綿字。”唐寫本《玉篇》₄₇₃：“礪，仕咸反，《說文》：‘礪礪也。’野王案：此亦礪字也。”唐寫本《玉篇·山部》₄₃₄：“礪，仕咸反，《毛詩》：‘礪礪之

①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9頁。

石。’傳曰：‘石山高△△之兒也。’……《說文》為嶰字，在《石部》也。”按：“仕成”當作“仕咸”，“為嶰字”當作“為暫字”，引《毛傳》“石山”當作“山石”。據《說文》體例及段注，唐寫本《玉篇》“暫礧”下奪“山石兒”三字。

《說文》₄₅₁：“礧，石山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山兒也。”按：唐寫本暫、礧相屬，次第與《說文》同而說解有異。據“暫”下段注，“暫礧”為連綿字，則此當作“暫礧也”，唐寫本“山兒也”當作“山石兒也”，且當屬“暫”字說解，此引許書當作“暫礧也”，乃與許書體例相合。

《說文》₄₅₁：“确，磬也。从石，角聲。磬，確或从殼。”二徐作“磬石也”。段注：“依《韻會》訂。”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同段注本。又云：“磬，《說文》亦确字也。”

《說文》₄₅₁：“礧，磬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同。

《說文》₄₅₁：“礧，石巖也。”段注：“巖，厓也。石巖，石厓也。《玉篇》作礧。”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石巖也。”按：今本《玉篇·石部》“礧”下隔百餘字有“礧”，云“音我，礧礧，山高兒”，不言礧、礧同字，不知段君所本。

《說文》₄₅₁：“磬，石樂也。从石，𠂔象縣虞之形，殳所以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𠂔，籀文省，𠂔，古文，从𠂔。”段注：“‘石樂’各本作‘樂石’，誤，今正。……‘所以’二字今補，……毋各本作母，今正。……(𠂔)各本篆體誤，今依《汗簡》正。……蓋磬本古文磬字。”今大徐本不作“母”。唐寫本《玉篇》₄₈₃：“磬，苦耕反，《謂語》：‘磬磬然小人也。’鄭玄曰：‘小人之兒也。’《說文》古磬字也，磬字也。磬，樂石也。”又唐寫本《玉篇·磬部》₄₈₄：“𠂔，《說文》籀文磬字也。”按：唐寫本“磬”字說解衍“磬字也”三字，作“樂石”與二徐同，未知段校是否。“謂語”當作“論語”，今本《論語·子路》“也”作“哉”。

《說文》₄₅₂：“礙，止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₄引《說文》同。

《說文》₄₅₂：“磬，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墜之，从石，析聲。”段注：“擿，各本作摘，今按《手部》：‘擿，搔也。’‘搔，刮也。’當正作擿。墜，各本作墮。今按《吳都賦》：‘磬墜山谷。’正用許語，當正作墜。‘空青’見《本艸經》。……析，各本作折，篆體作磬，今正。”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山擿山巖空。”按：唐寫本前一“山”字當為“上”字之誤，“空”下當有奪文。存疑。

《說文》₄₅₂：“礪，以石汦繒也。”段注：“汦，各本作扞，今正。”按：小徐作“捍”。唐寫本《玉篇》₄₇₄引《說文》：“以石研增繒。”按：唐寫本《玉篇》衍“增”。張舜徽以為許書原本當作“以石研繒”。^①

《說文》₄₅₂：“碎，礪也。”段注：“礪，各本作礪，其義迥殊矣。礪所以碎物而非碎也，今正。《米部》曰：‘礪，碎也。’二篆為轉注。礪，各書假靡為之。”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碎，靡也。”按：唐寫本“靡”當為“礪”之誤。《一切經音義》卷二₈₀引《說文》：“礪也。”與段注合。

《說文》₄₅₂：“破，石碎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無“石”字。張舜徽曰：“今二徐本誤增石字，宜刪。”^②

《說文》₄₅₂：“研，礪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₄引《說文》同。

《說文》₄₅₂：“礪，石磴也。”段注：“礪，今字省作磨。”唐寫本《玉篇》₄₇₄引《說文》同。

《說文》₄₅₂：“磴，礪也。从石，豈聲。古者公輸班作磴。”段注：“《廣韻》云：‘《世本》曰：‘公輸般作磴。’’語必出《世本·作篇》矣。班與般古通。”唐寫本《玉篇》₄₇₄：“磴，午衣、公衣二反，《世本》：‘公輸初作石磴。’野王案：《說文》：‘磴，礪也。’”唐寫

①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1頁。

本《玉篇》引《世本》蓋奪“班(般)”字。

《說文》₄₅₂：“碓，所以舂也。”段注：“‘所以’二字各本無，今補。”唐寫本《玉篇》₄₇₄：“《說文》：‘碓，舂也。’野王案：所用以舂也。”按：此顧氏所見許書無“所以”之證，否則，其案語屬多餘。又如《一切經音義》卷五七₂₃₀₅引顧野王曰：“碓亦以用舂也。”卷一〇〇₃₇₀₇又引顧氏曰：“碓，所以用舂也。”

《說文》₄₅₂：“磬，舂已復搗之曰磬。”唐寫本《玉篇》₄₇₄：“《說文》：‘舂已復搗曰磬。’《埤蒼》：‘再舂也。’”

《說文》₄₅₂：“磬，以石箸惟繫也。”段注：“《玉篇》、《廣韻》箸字同此。”唐寫本《玉篇》₄₇₄引《說文》：“以石著惟繳也。”又云：“箸，補何反，……野王案：亦磬字也。”按：唐寫本“惟”字誤，繫、繳當為異體字。

《說文》₄₅₂：“磬，斫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₅引《說文》：“磬，斫之也。”

《說文》₄₅₃：“硯，石滑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₅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₄₅₃：“砭，以石刺病也。从石，乏聲。”唐寫本《玉篇》₄₇₅引《說文》：“以石刺病也。”按：唐寫本《玉篇》“砭”作“砭”。《一切經音義》卷九四₃₅₅₄、卷九九₃₇₀₁引《說文》均作“以石刺病也”，卷九九“砭石”下云“正作砭”，與唐寫本合。

《說文》₄₅₃：“礪，石地惡也。”大徐作“石也，惡也”。段注：“此與《厂部》之厠音義略同。《類篇》曰：‘礪厠，石地。’”唐寫本《玉篇》₄₇₅引《說文》：“石地也。”按：上文“厠”字說解唐寫本引《說文》亦無“惡”。

《說文》₄₅₃：“砢，磊砢也。”唐寫本《玉篇》₄₇₃引《說文》同。小徐“砢”居部末。

《說文》₄₅₃：“磊，衆石兒。”段注：“兒各本作也，今依《廣韻》

訂。”唐寫本《玉篇》₄₈₃引《說文》：“衆名也。”“名”當為“石”之誤。

卒 部

《說文·卒部》₄₉₆：“卒，所以驚人也，从大从干，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為卒。讀若籥。”段注：“各本作从干，《五經文字》曰：‘《說文》从大从干，干音干。今依《漢石經》作幸。……’則張氏所據《說文》與今本迥異如是。今隸用《石經》體，且改《說文》此部皆作幸，非也，今皆正。……其形從大干會意。……（一曰讀若瓠）五字未詳，疑當作‘一曰讀若執’，在‘讀苦籥’之下。（一曰俗語）又一義。按《玉篇》此義不系《說文》，《廣韻》引《說文》亦無此語，十字恐後人所沾。”唐寫本《玉篇》₁₀₅：“幸，如涉反，《說文》：‘俗以溢不送△△也，一曰所犯驚人也。讀苦秘。’”按：溢當為盜之誤。“如涉”黎本₃₀₇作“女涉”，云：“女涉反，《說文》：‘俗以盜不送為△△也。一曰所犯驚人也。讀苦秘。’”“俗以”句唐寫本《玉篇》系諸《說文》而無“一曰大聲也”義。張舜徽說：“《唐寫本玉篇》所引之‘送’字，當為‘退’字之譌，退猶止也。……竊意許書原文，當云‘所以驚犯人也’。”^①

《說文》₄₉₆：“執，捕臯人也。”段注：“臯，各本作罪，今依《廣韻》。”唐寫本《玉篇》₁₀₅“執”字說解文字磨滅、缺損嚴重，而引《說文》內容猶存：“《說文》：‘捕罪人也。’”

心 部

《說文·心部》₅₁₀：“愆，過也。从心，衍聲。𢇛，或从寒省；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6—567頁。

𧇖，籀文。”唐寫本《玉篇·言部》₁₀：“𧇖，去纏反，《尚書》：‘帝德閔𧇖。’孔安國曰：‘𧇖，過也。’……《說文》此籀文字，篆文為愆字，在《心部》。”據唐寫本之例，“籀文”下奪“愆”字。

水 部

《說文·水部》₅₅₅：“津，水渡也。从水，𣶒聲，𣶒，古文津，从舟淮。”段注：“（𣶒）按當是从舟，从水，進省聲。”唐寫本《玉篇·舟部》₃₄₇：“𣶒，子鄰反，《說文》古文津字也，津，水度也，在《水部》。”

《說文》₅₅₆：“淦，水入船中也，从水金聲，一曰泥也，泔，淦或从今。”唐寫本《玉篇》₃₅₃：“泔，《說文》或淦字也。”按：唐寫本《玉篇·水部》首缺，“淦”及其大部分說解缺損。

《說文》₅₅₆：“泛，浮也。从水，乏聲。”唐寫本《玉篇》₃₅₃：“《國語》：‘泛舟于河。’賈逵曰：‘泛，浮也。’……《說文》：‘从乏聲也。’”

《說文》₅₅₆：“汙，浮行水上也。从水子，古文或以汙為沒字。汙，汙或从囟聲。”唐寫本《玉篇》₃₅₃引《說文》：“汙，似流、餘周二反，……《說文》：‘浮於水上也。古文以為沒字。’”又云：“汙，《說文》亦汙字也。”按：張舜徽說：“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十六遊字下引《說文》：‘浮於水上也。’經典多假遊為汙。慧苑所引，即汙字說解也。適與《唐寫本玉篇》所引許書合，蓋原本如此。”^①

《說文》₅₅₆：“硤，履石渡水也。从水石，《詩》曰：‘深則硤。’瀾，硤或从厲。”唐寫本《玉篇》₃₅₃引《說文》義訓同。又云：“瀾，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6頁。

《說文》亦砮字也。”

《說文》₅₅₆：“湊，水上人所會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₄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₆：“湛，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州浸。𣶒，古文。”段注：“按直林切，七部。大徐宅減切，未知古義古音也。凡湛字引伸之義甚多，其音不一。要其古音則同直林切而已。州各本作章，今依《地理志》注、《集韻》所引訂正。”唐寫本《玉篇》₃₅₄：“湛，直斬反，……《說文》：‘湛，沒也。’”又云：“𣶒，《說文》古文湛字也。”

《說文》₅₅₇：“湮，沒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₅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₇：“休，沒也。从水人，讀與溺同。”小徐作“沒水也”。段注：“此沈溺之本字也，今人多用溺水水名字為之，古今異字耳。《玉篇》引孔子曰：‘君子休於口，小人休於水。’顧希馮所見《禮記》尚作休。”唐寫本《玉篇》₃₅₅：“《說文》：‘沒水中也。’……《聲類》：‘此古文溺也。’野王案：今皆為溺字。”按：《一切經音義》屢引《說文》及其他字書釋“溺”而互有出入。如卷二₁₀₃“沈溺”條：“《說文》云：‘沒水中。’正从人作休。”卷八九₃₄₃₃“拯溺”條引《文字典說》云：“溺，沒水中也。”卷四〇₁₅₆₉“能溺”條下引《說文》無“中”字。《續一切經音義》卷三₃₈₂₂“沈溺”條“古文作休，《說文》云：‘人沒水也。’”卷五₁₉₁“漂溺”條：“《說文》：‘溺，沈也。’或作休，古字也。”《續一切經音義》卷三₃₈₃₀“淪溺”條：“《說文》：‘沒也。’从水，弱聲也。古文作休，云‘人墮水也’。”歧義如此，或為抄寫所致，或所據版本不同。“沒”即沈入水中，不必綴“水中”或“水”字。許書“湛、湮、休、沒、漚”五篆相屬，唐寫本相同，訓“沒也”、“湛也”，為何此篆獨訓“沒水”或“沒水中”？疑當以大徐本為是。

《說文》₅₅₇：“沒，湛也。”段注：“湛，各本作沈，淺人以今字改之也，今正。”唐寫本《玉篇》₃₅₅引《說文》：“沒，湛也。”段校是。

《說文》₅₅₇：“隈，沒也。”段注：“按此字疑後人所增。”唐寫本《玉篇》₃₅₅：“《說文》：‘隈，沒也。’水澳曲名隈，為隈字，在《阜部》。”按：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被釋字“隈”作“隈”，誤。段君疑此篆為後人所增，恐非。唐寫本湛、湮、休、沒、隈、湓、泱諸字相次，與大徐本同，說解亦同，當為許書之舊。唐寫本“水澳曲名隈，為隈字”似當作“水澳曲名為隈字”。

《說文》₅₅₇：“湓，雲氣起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₅引《說文》：“雲氣起兒也。”

《說文》₅₅₇：“泱，湓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₆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₇：“淒，雨雲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淒淒。’”段注：“各本作‘雲雨’，誤，今依《初學記》、《太平御覽》正。雨雲，謂欲雨之雲。……今《詩》作‘萋萋’，非也。《呂覽》、《漢書》、《玉篇》、《廣韻》皆作‘淒淒’。”唐寫本《玉篇》₃₅₄引《說文》：“雨寒起之。”按：唐寫本寒、之當為雲、也之誤，知顧氏所見作“雨雲”，段校是。

《說文》₅₅₇：“淒，雨雲兒。”段注：“各本作‘雲雨兒’，今依《初學記》、《太平御覽》正。《毛傳》曰：‘淒，雲興兒。’《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恐許所據徑作‘雨雲’。”唐寫本《玉篇》₃₅₆引《說文》：“雲雨兒。”未知誰是。

《說文》₅₅₇：“溟，小雨溟溟也。”段注：“《玉篇》曰：‘溟蒙，小雨。’”唐寫本《玉篇》₃₅₆引《說文》同大徐本。

《說文》₅₅₇：“淅，小雨霏兒。”小徐作“小雨零也”。段注：“霏，各本作零，今正。”唐寫本《玉篇》₃₅₆引《說文》：“小雨落也。”張舜徽以《說文·雨部》“霽，雨霽也”為據，認為許書原本作“小雨霽也”，後世“霽”通作“落”，故唐寫本《玉篇》作“落”，

二徐因霽、零形近而誤。^①

《說文》₅₅₇：“瀑，疾雨也。……一曰沫也，一曰瀑，質也。”質，大徐作資。唐寫本《玉篇》₃₅₆引《說文》：“疾雨也，一曰質也，一曰沫也。”義項次第與今本《說文》異。《一切經音義》卷二〇₇₄₉引《說文》：“疾雨也。”卷四一₁₆₀₇：“《說文》：‘疾雨水。’又云：‘瀑，質也。’”

《說文》₅₅₇：“澍，時雨也，所以樹生萬物者也。”二徐作“時雨，澍生萬物”。段注：“依《魏都賦》注、《後漢·明帝紀》注補五字。樹，舊譌澍，今正。樹、澍以疊韻為訓。”唐寫本《玉篇》₃₅₆引《說文》：“時雨所以樹生萬物者也。”《一切經音義》卷七₂₇₄引《說文》“雨”後亦無“也”，“樹”亦作“澍”。

《說文》₅₅₇：“淈，雨下也。从水，聿聲，一曰淈涌兒。”淈，大徐作沸，兒，小徐作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₇引《說文》：“雨下兒也，一曰沸也。”

《說文》₅₅₇：“漬，久雨涔漬也。一曰水名。”唐寫本《玉篇》₃₅₇引《說文》：“久雨曰涔漬，一曰水名也。”

《說文》₅₅₇：“潦，雨水也。”段注：“各本作‘雨水大兒’，今依《詩·采蘋》正義、《文選》陸機《贈顧彥先》詩注、《衆經音義》卷一訂。”唐寫本《玉篇》₃₅₇引《說文》：“雨水也。”《一切經音義》卷一九₇₁₅引《說文》同，段校是。而卷二二₈₄₇引《說文》作“天雨也”。

《說文》₅₅₇：“漚，雨流雷下兒。”大徐無“兒”字，小徐“兒”下有“也”。段注：“兒，宋本無，非。”唐寫本《玉篇》₃₅₇引《說文》：“雷下兒也。”《一切經音義》卷二〇₇₅₅引《說文》：“雷下兒。”按：《說文·雨部》：“雷，屋水流下也。”段注：“《水部》曰：‘漚，雷下兒也。’”據此，“漚”字說解當以唐寫本《玉篇》及“雷”篆段注為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8頁。

是。“霤”下段君所引“漚，霤下兒也”與今本《說文》不同，不知段君所據，其前後失照之由，亦不得而知。今本《玉篇》則訓“煮也”，當為後起義。

《說文》₅₅₇：“涿，流下滴也。从水，豕聲。上谷有涿鹿縣，^①，奇字涿，从日乙。”段注：“《周禮·壺涿氏》注：‘壺，瓦鼓也。涿，擊之也。’按：擊瓦鼓之聲如滴然，故曰壺涿。今謂一滴曰一涿。音如篤，即此字也。又作沍，音當洛反，……崔寔書：‘上火不落，下火滴沍。’《周禮·掌舍》注云：‘櫃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橐即沍之假借。”唐寫本《玉篇》₃₅₇引《說文》：“流下適涿也。”又云：“𣶒，《說文》奇字涿字，有涿享。”“享”當為“亨”之誤。張舜徽說：“二徐本未誤。《唐寫本玉篇》所引，誤滴為適，又衍涿字。”^②按：張氏以為唐寫本“誤滴為適”，可從。“流下滴”當指水流下滴，湯可敬譯作“流下的水滴”。^③以常識論，二徐本值得討論：不論“水流下滴”還是“流下的水滴”，“滴”字義已完備，何必“流下”二字？“涿”字上、下篆均是對水滴的描繪：上篆“漚，雨流霤下兒”，下篆“漚，雨漚漚也”，漚、涿、漚三篆相屬，許書列字，以義相從。因此，“涿”亦當以描寫雨水特徵為義。從上古音來看，滴、沍、涿端母雙聲，涑屬書母，涑、適雙聲，涑、滴准旁紐。^④涿、涑屬屋部，沍、橐屬鐸部，屋、鐸旁轉。故“滴沍”亦作“涑橐”或“涑沍”。唐寫本所引《說文》“適涿”為聯綿詞，形容水滴的情狀或聲音，義猶“丁當”。從字形分析，涿从豕，其義如鳥之啄食。《說文》：“琢，治玉也。”段注：“雕人蓋琢之，如鳥之啄物。”《木部》：“栳，擊也。”段注：“此與《支部》敎音義皆同。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0頁。

② 湯可敬《說文解字今譯》，嶽麓書社，1997年，第1570頁。

③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8—20頁。

《詩》云：‘桷之丁丁。’又云：‘桷之橐橐。’”丁丁、橐橐如滴滴、滴涿、涿橐，皆擬聲之詞。《詩·周南·兔置》：“桷之丁丁。”傳曰：“丁丁，桷杙聲也。”《詩·小雅·斯干》：“桷之橐橐。”箋云：“桷，謂搗土也。”王先謙說：“《玉篇》：‘桷，擊也。’……《廣雅》：‘櫟櫟，聲也。’作‘櫟’是用《魯詩》，‘橐’即‘櫟’之省借。‘桷之橐橐’，猶‘桷之丁丁’，皆謂其聲也。”^①擊鼓、啄食、琢玉、伐木、滴水，其事雖異，其情相似。許書原本當如唐寫本所引作“滴涿”。“流下適涿”猶“流水丁當”，繪形繪聲，與上下篆說解相類。考《說文·水部》字，不少都運用了疊音或聯綿字釋義。如：“洄，雷震洄洄也”、“滔，泥水滔滔也”、“灋，雨灋灋也”、“漆，漆沛也”。說亦見下。

《說文》₅₅₈：“灋，雨灋灋也。”段注：“也，大徐作兒，今依小徐及《廣韻》。灋灋，雨滴兒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₇引《說文》：“雨灋灋也。”

《說文》₅₅₈：“漆，漆沛也。”大徐作“沛之也”，小徐作“漆沛也”。段注：“《玉篇》同，未聞；一本作‘沛之’。《廣韻》、《集韻》、《類篇》同，亦未聞。按‘漆沛’當係‘灋沛’之字誤，又佚沛篆耳，與上文三篆同義，故廁於此。”唐寫本《玉篇》₃₅₇：“《說文》：‘漆沛也。’《埤蒼》：‘沛漆，水波兒也。’《聲類》：‘水聲也。’”按：張舜徽據唐寫本所引《埤蒼》、《聲類》，認為“漆沛”為狀物連語，小徐及顧氏所引當為許書原本。^②

《說文》₅₅₈：“滴，久雨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₈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₈：“漙，雨漙漙也，一曰汝南人謂飲酒習之不醉曰漙。”段注：“《廣韻》有‘人’字。（曰漙）‘曰’字依《韻會》訂。”

①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650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1頁。

唐寫本《玉篇》₃₅₈引《說文》無“人”字，“曰淩”作“為淩”。

《說文》₅₅₈：“微，小雨也。从水，敝聲。”段注：“各本作‘微省聲’，今正。”唐寫本《玉篇》₃₅₈引《說文》：“小雨也。”

《說文》₅₅₈：“濛，微雨兒。”段注：“微，各本作微，今正。兒，各本作也，今依《玉篇》正。微、溟、蒙三字一聲之轉。”小徐作“微雨”。唐寫本《玉篇》₃₅₈引《說文》：“微雨也。”

《說文》₅₅₈：“沈，陵上滴水也。从水，尢聲。一曰濁黠也。”滴，小徐作滴。段注：“黠、沈同音通用。”唐寫本《玉篇》₃₅₈引《說文》同大徐本。

《說文》₅₅₈：“洏，雷震洏洏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₉引《說文》：“雷震洏也。”按：唐寫本《玉篇》“洏”字不疊，疑有奪。

《說文》₅₅₈：“洏，泥水洏洏也。从水，召聲。一曰纁絲湯。”段注：“纁絲必用灤湯，名曰洏。”唐寫本《玉篇》₃₅₉引《說文》：“水泥洏洏也，一曰纁絲湯。”唐寫本作“水泥”，與大徐本“泥水”互倒，未知誰是。

《說文》₅₅₈：“涵，水澤多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₉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₈：“澤，漸濕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₉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₈：“漫，澤多也。”唐寫本《玉篇》₃₅₉：“《說文》：‘漫，澤多也。’……今並為優字，在《人部》。《說文》以憂樂之憂為憂字，在《反部》。”按：“反部”當作“攴部”。《說文·攴部》：“憂，和之行也。”

《說文》₅₅₈：“涔，漬也。从水，岑聲。一曰涔陽渚，在郢。”大徐作“漬也”，疑形近而誤，且“郢”下有“中”字。唐寫本《玉篇》₃₆₀引《說文》無“一曰”二字，渚作浦。按：《楚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

《說文》₅₅₈：“湍，小濡兒也。”小徐同，大徐作“濡也”。段注：“濡者，霑也。上文濡篆下未舉此義，故此及《雨部》補見。”唐寫

本《玉篇》₃₅₈引《說文》：“水濡兒也。”張舜徽以為大徐奪水、兒二字，小徐水誤作小。^①

《說文》₅₅₈：“渥，霑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₀引《說文》霑作沾。霑、沾當為正俗字，唐寫本“洽”下引《說文》又作“霑”。

《說文》₅₅₈：“漙，灌也。”段注：“漙與沃義同。”唐寫本《玉篇》₃₆₀引《說文》：“漙，沾也。”按：許書渥、漙、洽相屬，唐寫本同，渥、洽訓“霑”，則“漙”亦當與之相類，唐寫本所引為許書之舊。

《說文》₅₅₉：“洽，霑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₁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₉：“濃，露多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₀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₉：“濂，濂濂，薄欠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从水，兼聲。濂，或从廉。”大徐欠作水，小徐作冰。段注：“‘濂濂’二字依《文選》注補。……《玉篇》、《廣韻》作‘大水中絕小水出也’，當是古人所見完本，後奪誤為四字耳。謂大水中絕小水之流而出也，八字一句。……晁以道云：‘（又曰淹也）唐本有此四字。’楊上善注《素問》云：‘濂，水靜也。’於此義相近，淹篆下無此義，於此補見。……晁以道云：‘（濂或从廉）唐本有。’見《樓攻媿集》。”唐寫本《玉篇》₃₆₁：“《說文》：‘薄水也。或曰中絕小水也。’《蒼頡篇》：‘濂，淹也。’”又云：“濂，《字書》亦濂字也。”張舜徽認為大徐本是。^②按：段君據晁說補“又曰淹也”及或體“濂”字，據唐寫本，“淹也”出《蒼頡篇》，或體“濂”出《字書》。可見宋人所見“唐本”與顧氏所見許書不同。水不當以“薄”來修飾，唐寫本“薄水”之“水”當為“冰（欠）”之誤。

《說文》₅₅₉：“泐，水之理也。从水防聲，《周禮》曰：‘石有時而泐。’”段注：“各本水下有石字，今刪。……大徐無聲字。”唐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1頁。

② 同上，第582頁。

寫本《玉篇》₃₆₁：“《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說文》：‘水凝合之理也。’”按：《說文》濂、泐相次，唐寫本泐、濂相屬，次序相反，然上下類聚，“濂”訓“薄欠”，則“泐”亦與冰有關。唐寫本引作“水凝合之理”，指水之凝合聚就是冰，義與“薄欠”相類，當為許書之舊。

《說文》₅₅₉：“泝，箸止也。”二徐作“著止也”。段注：“按《玉篇》之是切，《廣韻》諸氏切，十六部。大徐直尼切，誤認為泝字耳。”唐寫本《玉篇》₃₆₂之是反，引《說文》與二徐同。

《說文》₅₅₉：“灋，水裂去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₂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₉：“漸，水索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₂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₉：“汽，水涸也。从水，气聲。或曰泣下。”段注：“許訖切，《詩音義》引《說文》巨乞反。”唐寫本《玉篇》₃₆₂：“許訖反，……野王案：《說文》：‘汽，水涸也。’……《說文》或曰：‘汽，泣也。’”今本“下”當為“也”之誤。

《說文》₅₅₉：“消，盡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₃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₉：“渴，盡也。”段注：“《佩觿》曰：‘《說文》、《字林》渴音其列翻。’按大徐苦葛切，非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₃口遏反，引《說文》同。

《說文》₅₅₉：“濂，水虛也。”段注：“《爾雅音義》引作‘水之空也’，蓋許用釋《爾雅》舊說。”唐寫本《玉篇》₃₆₃引《說文》：“水虛也。”

《說文》₅₅₉：“溼，幽溼也。从一，覆也。覆土而有水，故溼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₃引《說文》“幽溼也。从”，以下缺。

《說文》₅₆₀：“涪，幽溼也。”段注：“《五經文字》云：‘涪从泣下月，大羹也。涪从泣下日，幽深也。’今《禮經》‘大羹’相承多作下字，或傳寫久譌，不敢改正。按涪字不見於《說文》，則未知張說何本。《儀禮音義》引《字林》云：‘涪，羹汁也。’《玉篇》、

《廣韻》同，然則本無異字。”唐寫本《玉篇》₃₆₄引《說文》：“涪，濕也。”張舜徽說：“凡从音聲之字，多有幽闇義。……大抵陰闇之地多溼，故涪从音聲，而訓為溼，義亦存乎聲也。”^①劉又辛說：“大徐本‘幽溼’義不明，疑涪、幽對轉，‘幽’與‘涪’義同。幽溼即涪濕，四川方言謂冬季多雲天寒曰涪冷（常寫作陰冷）。與‘幽溼’義同。《說文》原本當作‘涪，涪溼也’。”^②據此，唐寫本《玉篇》句讀當作“涪溼也”，三字句。

《說文》₅₆₀：“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窾下也。”段注：“玄應引《說文》：‘濁水不流池也。’引《字林》：‘濁水不流曰洿。’宜有‘池’為長。窾本作窾，今改。”唐寫本《玉篇》₃₆₄引《說文》：“濁水不流也。”按：《一切經音義》卷二四₉₁₈、卷七三₂₈₇₄引《說文》均無“池”字。

《說文》₅₆₀：“汙，蕪也，从水，亏聲。一曰小池為汙，一曰塗也。”段注：“此豕上‘濁水不流池’類言之。大徐本移洿篆於汙篆前，不知下文濶、濇、洿類列，略同《方言》，廁於此則非其次矣。烏故切，按當哀都切。”唐寫本《玉篇》₃₆₄：“於故反，……《說文》：‘一曰小池為汙，一曰塗也。’”按：唐寫本“汙”前為“洿”，與段注本合。

《說文》₅₆₀：“湫，隘下也，一曰有湫水，在周地，《春秋傳》曰：‘晏子之宅湫隘。’安定朝那有湫淵。”段注：“當作‘湫隘，湫下也’。此舉《左傳》湫隘字而釋湫。如《毛傳》云‘文茵，文虎皮也’之例。……淵各本作泉，唐人避諱改也，今正。”“湫隘”大徐作“秋隘”，“湫淵”作“湫泉”。段注引《毛傳》當作“文茵，虎皮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2—583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68頁。

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₅：“《說文》：‘湫水在周地，安定朝那有湫淵。’”《一切經音義》卷三九₅₃₁引《說文》：“湫，隘下也。”卷四〇₁₅₇₂引《說文》：“隘下也，从水，秋聲也。”唐寫本不避“淵”。

《說文》₅₆₀：“汙，水吏也。又𣶒也。”𣶒，二徐作温；又，小徐作亦。段注：“謂水駛也。駛，疾也。其字在《說文》作𣶒，不解者，譌為吏耳。一本作利，義同。錢氏大昕云：‘吏當作文。’”唐寫本《玉篇》₃₆₆引《說文》：“水吏也。一曰𣶒也。”桂馥《義證》：“‘水吏也’者，當為‘水文’。……又‘温也’者，温當為溼，《集韻》：‘汙，溼也。’溼俗作濕，與温形誤。汙別作湑，《玉篇》‘湑，溼也’。”按：唐寫本𣶒當為濕之誤。

《說文》₅₆₀：“漫，水漫也。”段注：“漫，各本作浸，今依《集韻》訂。《說文·水部》無漫，當作曼。”唐寫本《玉篇》₃₆₆引《說文》：“水浸也。”桂馥《義證》：“‘水浸也’者，李善注《江賦》引同。按：浸者讀如揚州浸，有五湖之浸。”據此，知野王、二徐所見為許書原本，段君據《集韻》改之，誤。

《說文》₅₆₀：“淖，新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₆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₀：“澼，無垢穢也。”小徐無“穢”。段注：“此今之淨字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₆：“《說文》：‘無垢也。’今或為淨字也。”與小徐同，當為許書之舊。

《說文》₅₆₀：“澼，澼澼，飾滅兒。”段注：“（澼澼）二字各本奪，今依全書例補。飾各本作拭，今正。……《釋名》曰：‘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巾部》幘字下曰：‘讀如未殺之殺。’末殺，《字林》作抹搯，即澼澼也，異字而同音義。”唐寫本《玉篇》₃₆₇引《說文》：“澼澼，拭滅也。”張舜徽說：“澼澼之與拭滅，實雙聲之轉。……《唐寫本玉篇》所引作‘澼澼’，不誤。”^①按：澼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4頁。

泔，又作摩娑、末殺、抹撥，聯綿詞，現代漢語猶有抹殺、抹煞諸形，“拭滅”為訓釋語，唐寫本作“泔澣”為誤倒，許書上“澣”下“泔”亦其證。

《說文》₅₆₀：“泔，澣泔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₇引《說文》：“泔澣也。”按：“泔澣”當作“澣泔”，說見上。

《說文》₅₆₀：“泊，灌釜也。”段注：“其冀切，按當依《釋文》其器反。”唐寫本《玉篇》₃₆₇：“泊，居器、渠器二反，……野王案：《說文》：‘灌釜也。’”

《說文》₅₆₁：“湯，熱水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₇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₁：“湔，湯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₈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₁：“湔，湔水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₇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₁：“湔，湔也，从水，而聲，一曰煮熟也。”段注：“《肉部》：‘胹，爛也。’然則，湔與胹同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₈：“野王案：《說文》：‘湔，煮也。’……《說文》云：‘一曰湔也。’”按：《左傳·宣公二年》：“宰夫湔熊蹯不熟。”《音義》：“湔音而，煮也。”^①二徐“孰”字當衍。唐寫本《玉篇》所引二義次序與二徐異。

《說文》₅₆₁：“澣，財盥水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₈引《說文》澣作湔。

《說文》₅₆₁：“湔，湔溢也。今河朔方言謂鬻溢為湔。”唐寫本《玉篇》₃₆₈引《說文》無“今河朔”句，疑為後人注釋語。

《說文》₅₆₁：“汰，浙澣也。”段注：“浙字贗，《文選》注《王元長舉秀才文》注引無浙字，可證。”按：段君所舉《文選》李注引《說文》作“汰，簡也”。^②唐寫本《玉篇》₃₆₉引《說文》：“浙澣也。”顧氏所見《說文》有“浙”字。

①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867頁。

②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511頁。

《說文》₅₆₁：“滴，淅也。”唐寫本《玉篇》₃₆₉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₁：“澆，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淅而行。’”段注：“《萬章篇》文，今澆作接，當是字之誤。”“孔子”大徐作“夫子”。唐寫本《玉篇》₃₆₉：“《說文》：‘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淅而行’是也。又曰：‘澆，浚也。’”張舜徽說，“《許書》原本，蓋作‘浚也，幹漬米也’”。^①

《說文》₅₆₁：“洩，洩汰也。”段注：“‘洩汰’各本作‘浸沃’，今依《國語補音》宋刊本訂。”大徐作“浸沃”。唐寫本《玉篇》₃₆₉引《說文》：“漬汰也。”《一切經音義》卷三八₁₅₁₀引《說文》：“漬沃也。”按：桂馥《義證》：“沃當為汰。《詩·生民》：‘釋之叟叟。’傳云：‘釋，淅米也。叟叟，聲也。’《釋文》叟字又作洩，漚米聲也。”唐寫本《玉篇》所引當為許書原本。

《說文》₅₆₁：“浚，抒也。”抒，大徐作杼。唐寫本《玉篇》₃₇₀引《說文》：“浚，抒也。”

《說文》₅₆₁：“瀝，漉也。从水，歷聲。一曰水下滴瀝也。”漉，二徐作浚。段注：“鉉本有‘一曰水下滴瀝’六字，鎔本無，今按《文選·魯靈光殿賦》李注引‘水下滴瀝之也’，則鉉本是。”按：《文選·謝靈運·遊山》詩李注引《說文》“滴瀝”下無“之”字，^②疑有“之”字者誤。唐寫本《玉篇》₃₇₀引《說文》：“瀝，浚也，一曰水下滴瀝也。”又云：“瀝，《聲類》今歷字也。”唐寫本被釋字作“漉”，而說解中用“瀝”。“瀝，《聲類》今歷字”疑當作“歷，《聲類》今瀝字”。段注本改“浚”作“漉”，未言所據，蓋涉下文而誤。

《說文》₅₆₁：“漉，浚也。从水，鹿聲，一曰水下兒也。淥，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5頁。

②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452頁。

或从录。”段注：“（一曰）鉉本無，今依錯本。”唐寫本《玉篇》₃₇₀：“淥，《說文》或漉字也。”

《說文》₅₆₁：“潘，淅米汁也；从水，番聲。一曰潘水，在河南滎陽。”“潘水”大徐作“水名”。段注：“滎，各本作滎，誤，今正。”唐寫本《玉篇》₃₇₁：“野王案：《說文》：‘析米之汁也。’……《說文》又曰：‘一云潘水，在河南滎陽。’”《一切經音義》卷四六₁₈₁₅、卷五七₂₃₀₆、卷六四₂₅₇₄引《說文》同段注本，均無“之”字。按：唐寫本《玉篇》“析”為“淅”之誤，“之”字衍。大徐作“水名”，誤。

《說文》₅₆₂：“瀾，潘也。”段注：“此字以從蘭與大波之瀾別，而古書通用。”唐寫本《玉篇》₃₇₁引《說文》同。野王案：“今以此為波瀾之瀾字。”

《說文》₅₆₂：“泔，周謂潘曰泔。”唐寫本《玉篇》₃₇₁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₂：“潏，久泔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₁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₂：“淤，澱滓濁泥也。”大徐無“也”字。唐寫本《玉篇》₃₇₂引《說文》：“淤，澱滓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六₆₂₉、卷二四₉₄₈、卷五〇₂₀₀₅引《說文》亦無“濁泥”二字，而卷八₂₈₄引《說文》無“澱”字。王筠《句讀》：“一引無‘濁泥’，非。《字林》：‘淤，澱滓也。’張舜徽認為：‘蓋原本許書本作‘澱滓也，濁泥也’，引者但摘取第一訓耳。今二徐本刪去其中一‘也’字，遂誤連為一義矣。’^①按：《字林》多本《說文》，^②《字林》無“濁泥”，王氏以為非，然據唐寫本《玉篇》、《一切經音義》及《字林》，許書原本當無“濁泥”二字，疑“濁泥”為竄入正文的注釋語。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5頁。

② “潘”下段注。

《說文》₅₆₂：“滓，澱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₁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₂：“滄，濁也。”段注：“《衆經音義》引《埤倉》：‘滄，水無波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₂：“滄，濁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五₂₆₀₉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₂：“淪，漬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₂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₂：“罨，醞酒也，一曰浚也，从网水，焦聲。”唐寫本《玉篇》₃₇₂引《說文》：“醞酒也，从水从网，从焦聲也。”

《說文》₅₆₂：“漿，側出泉也。从水，殷聲。殷，籀文磬字。”唐寫本《玉篇》₃₇₂引《說文》作“側酒出也”。張舜徽：“鈕樹玉曰：‘《玉篇》口冷切，出酒也。’疑本《說文》。蓋上文罨訓醞酒，下文湑訓茜酒，與出酒義相類。”桂馥曰：“《釋名》：‘漿猶傾也，側器傾水漿也。’本書上下文皆言酒，疑此亦言側出酒。……’知許書原文本作‘側出酒也’。”^①按：桂、張二說可信，唐寫本抄寫有誤，“側酒出”不成詞，當作“側出酒”。

《說文》₅₆₂：“湑，茜酒也，一曰浚也，一曰露兒也。从水，胥聲。《詩》曰：‘有酒湑我。’又曰：‘零露湑兮。’”唐寫本《玉篇》₃₇₂：“《毛詩》：‘有酒湑我。’傳曰：‘湑，茜酒也。’……《說文》：‘一曰浚也。’”《一切經音義》卷八九₃₄₃₃引《說文》：“浚也。”按：《小雅·伐木》“有酒湑我”，傳曰：“湑，茜之也。”顧氏引作“茜酒也”，許書宗毛，顧氏承許，未知顧書所引是否有誤。

《說文》₅₆₂：“漿，酢漿也。从水，將省聲，𣎵，古文漿。”大徐“古文漿”下有“省”字。唐寫本《玉篇》₃₇₃：“𣎵，《說文》古文漿字也。”

《說文》₅₆₂：“涼，薄也。”段注：“涼廁於此者，謂六飲之涼與漿為類也。……許云‘薄也’，蓋‘薄’下奪一‘酒’字。……至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6頁。

《字林》乃云‘涼，微寒也’，唐殷敬順引之，《廣韻》、《玉篇》皆云：‘涼，俗涼字。’至《集韻》乃特出涼字。”唐寫本《玉篇》₃₇₃：“涼，力漿反，《毛詩》：‘職涼善背。’傳曰：‘涼，薄也。’……《爾雅》：‘北風謂之涼風。’《說文》為飄字，在《風部》。”按：《說文·風部》“飄”下段注：“陸氏《爾雅音義》曰：‘涼本或作飄。’許所據《爾雅》同或作本。”

《說文》₅₆₂：“淡，薄味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₄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涪，食已而復吐之。”小徐無“而”。唐寫本《玉篇》₃₇₃引《說文》“之”下有“也”。

《說文》₅₆₃：“澆，沃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₄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液，盞也。”段注：“《血部》曰：‘盞，氣液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₄引《說文》盞作津。

《說文》₅₆₃：“汁，液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₆引《說文》同。按：唐寫本《玉篇》“汁”居滌、潏之間，次第與今本許書異，下文潏、灝等篆次第亦類此。

《說文》₅₆₃：“潏，多汁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₄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灝，豆汁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₄引《說文》：“煮豆汁也。”張舜徽據唐寫本認為許書自有煮字。^①

《說文》₅₆₃：“溢，器滿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₄：“皿，餘質反，……《說文》：‘器滿也，从水，从皿。’”又云：“溢，《聲類》亦皿字也。”唐寫本“皿”字說解中用“溢”。張舜徽據唐寫本《玉篇》指出，許書舊無“溢”字，“溢”字始見《聲類》，而許書“器滿”之訓，蓋舊在《皿部》“益”篆下，“溢”為“益”字後出俗體。^②《一切經音義》卷一₆₉“充溢”條引《說文》：“器滿也。”按：今本許書、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86頁。

② 同上，第586—587頁。

《玉篇·皿部》有“益”字，據唐寫本《玉篇》，知野王“益”从水皿作左右結構，入《水部》而不入《皿部》，與許異。

《說文》₅₆₃：“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以為灑埽字。”段注：“各本奪目字，今依全書通例補。凡言某字古文以為某字者，皆謂古文假借字也，洒、灑本殊義而雙聲，故相假借。”唐寫本《玉篇》₃₇₅引“《說文》：‘洒，滌也。’……《說文》古文以此為洒埽之洒字。”按：唐寫本從手之字往往寫作從木，“埽”當為“掃”之俗寫。

《說文》₅₆₃：“滌，洒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₅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澣，和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₅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湔，飲敵也。”大徐本無“敵”字。唐寫本《玉篇》₃₇₆引《說文》無“敵”字，王筠《句讀》本亦無“敵”字。王氏云：“《廣雅》同，小徐作‘飲敵也’。”按：下文“灋”篆訓“飲敵”，小徐本蓋因之而誤，唐寫本、大徐本存許書之舊。

《說文》₅₆₃：“灋，飲敵也，从水，纂聲。一曰吮也。”段注：“各本篆作灋，解作‘纂聲’。今按《玉篇》、《廣韻》皆作灋，知古《說文》如此作。《集韻》、《類篇》始誤從俗本《說文》耳。”唐寫本《玉篇》₃₇₆：“灋，……《說文》：‘飲敵也，一曰吮也。’”段校是。

《說文》₅₆₃：“漱，盪口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₇引《說文》“口”誤作“曰”。

《說文》₅₆₃：“洞，滄也。”段注：“此義俗从欠作洞，《篇》、《韻》洞皆訓冷是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₇：“洞，胡炯反，……《說文》：‘洞，滄也。’《字書》或為洞字，在《欠部》。”按：唐寫本“或為洞字”當作“或為洞字”，从欠之“洞”出《字書》，段君所據為今本《玉篇》，故誤。

《說文》₅₆₃：“滄，寒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₇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灑，冷寒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₇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淬，滅火器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₇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沐，濯髮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₇引《說文》同。

《說文》₅₆₃：“沫，洒面也。从水，未聲。類，古文沫，从升水，从頁。”段注：“（類）各本篆作湏，解作從頁，今正。《尚書》：‘王乃洮類水。’《釋文》曰：‘《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類。’《文選》‘類血飲泣’，李注曰：‘類，古沫字。’李注本作‘古文沫字’，奪‘文’耳，陸語尤可證，《說文》作類。從兩手掬水而洒其面，會意也。《內則》作𩚑，从面，貴聲。蓋漢人多用𩚑字，沫、類本皆古文。”唐寫本《玉篇》₃₇₈：“類，呼憤反，……野王案：《說文》：‘類，洒面也。’……《說文》此亦古文頤字也。頤在《頁部》。”又云：“沫，《說文》此篆文類字也。沫，洒面也。”

《說文》₅₆₄：“浴，洒身也。”唐寫本《玉篇》₃₇₈引《說文》同。

谷 部

《說文·谷部》₅₇₀：“容，深通川也，从𡵓谷，𡵓，殘也。谷，阨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溶，容或从水。濬，古文容。”（“从𡵓”至“意也”）段注：“已上十一字依《韻會》本。”唐寫本《玉篇·水部》₃₇₁：“溶，《說文》古文容字也。容，谷深也。在《谷部》。”又云：“濬，《說文》古文容字也。”按：溶，唐寫本《玉篇》云“古文”，與《說文》云“或”不同。容从谷，唐寫本引作“谷深”，釋義明確、完備，疑為許書之舊。

雲 部

《說文·雲部》₅₇₅：“雲，山川氣也。从雨，云象回轉之形。……𩇔，古文省雨。𩇕，亦古文雲。”段注：“回上各本有雲字，

今刪。古文祇作云，小篆加雨於上，遂為半體會意，半體象形之字矣。……古文上無‘雨’，非省也。”唐寫本《玉篇·云部》₅₅：“云，……《說文》以為古文雲字也。雲，氣也，在《雲部》。”

魚 部

《說文·魚部》₅₇₇：“鰭，鰭魚也。”大徐作“魚名”，小徐作“魚也”。段注：“資昔切，十六部。按或作鱣，責聲亦十六部也，或作鯢，非是。”唐寫本《玉篇》₁₂₀：“《說文》：‘鰭，魚名也。’野王案：此亦與鱣字同，鱣即鮒魚也。”按：大徐與唐寫本合，當為許書之舊。

《說文》₅₇₇：“鰻，鰻魚也。”大徐作“魚名”，小徐作“魚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₀引《說文》：“鰻，魚名也。”與大徐本同。

《說文》₅₇₇：“鰻，鰻魚也。”大徐作“魚名”。唐寫本《玉篇》₁₂₀引《說文》：“魚也。”小徐本同。

《說文》₅₇₇：“鰻，鰻魚也。”段注：“《廣韻》曰：‘鰻似鮎。’與《說文》合。”唐寫本《玉篇》₁₂₀：“《說文》：‘鰻，鯉也。’《聲類》：‘鰻，鰻也。’”顧氏所存《說文》不與今本同，未知誰是。

《說文》₅₇₉：“鰻，烏鰻魚也。从魚，則聲。鰻，鰻或从即。”大徐作“烏鰻，魚名”，小徐作“烏鰻也”。段注：“四字句。烏俗本作鰻，今正……《吳都賦》作鰻，他書作鰻。（鰻）此乃俗鰻字，以即聲古音在十二部也。今人用為鰻魚字。”唐寫本《玉篇》₁₂₀：“鰻，《字書》或鰻字也，《說文》以為鰻字也。”

《說文》₅₈₁：“鮓，蚌也。从魚，吉聲。《漢律》：會稽郡獻鮓醬二斗。”段注：“‘二斗’二字依《廣韻》補，《廣韻》斗誤升，小徐本作‘三斗’。”唐寫本《玉篇》₁₂₀引《說文》：“鮓，蚌也。《漢律》：會稽郡獻鮓醬二升。”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當作‘會稽獻

鮎醬二斗’，此衍‘郡’字，脫‘二斗’。《御覽》卷九百四十一、《廣韻》五質引作‘會稽獻鮎醬二升’。隸書斗為升，因誤為升也。”^①張舜徽以許書《艸部》“蕝”下“會稽獻蕝一斗”例之，以為嚴說可信。^②

門 部

《說文·門部》₅₉₁：“閔，弔者在門也。从門，文聲。𡩂，古文閔。”段注：“（𡩂）按此篆《篇》、《韻》不載，恐不足據。小徐篆作𡩂，然則大徐上體從古文民，今寫譌甚，《汗簡》正從古文民。”唐寫本《玉篇·心部》₁：“𡩂，眉隕反，《說文》古文閔字也。閔，病也，在《門部》。”按：二徐所存古文作𡩂，“民”之古文作“𡩂”，與閔之古文上體所從近似。唐寫本引許書後隨即曰“閔，病也”，當為許書義訓，然與今本異，存疑。

女 部

《說文·女部》₆₂₅：“媼，誣拏也。”段注：“《方言》：‘拏，揚州、會稽之語也。或謂之惹，或謂之謔。’注言‘誣謔也’。又曰：‘誣，謔，與也。吳越曰誣，荆、齊曰謔，‘與’猶秦晉言‘阿與’也。’按媼、謔同字。”唐寫本《玉篇·言部》₃₅：“謔，《說文》為媼，在《女部》。”段君所言與此合。

《說文》₆₂₆：“姦，𡩂也。从三女。𡩂，古文姦，从𡩂心。”唐寫本《玉篇·心部》₁：“𡩂，古顏反。《說文》古文姦字也。姦，私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二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1473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1頁。

也，邪也，為也，賊在外也。在《女部》。”“厶”、“私”古今字。

𠂔 部

《說文·𠂔部》₆₃₇：“𠂔，東楚名缶曰由，象形也，……𠂔，古文𠂔。”“古文𠂔”，大徐無“𠂔”字。段注：“然則‘缶’既象形矣，由復象形，實一物而語言不同，且實一字而書法少異耳。《玉篇》作由近之。”唐寫本《玉篇·用部》₃₂₃：“击，餘同反，……《說文》以從由為𠂔字，在《言部》。今為由字，《說文》以‘由，東楚謂缶也’，音側治反，在《由部》。”按：𠂔，楷體作由，由，抄寫作击。由、由形近，唐寫本“击”即“由”字，其說解所引書證寫多作“經由”之“由”，故段注謂“《玉篇》作由近之”。“𠂔”下段注：“《篇》、《韻》皆曰：‘𠂔，與周切，从也。’此古音古義。”𠂔从肉聲，在段君古音第三部，與“由”同部。由此可知，唐寫本切語“餘同反”當作“餘周反”。又由、用形近，許氏以由為部首，由入《由(𠂔)部》，顧氏則入《用部》，可見，野王列字歸部依據的是形體相近的特點。今本《玉篇·用部》：“由，弋州切，若也。”視顧氏原貌已遠矣。

系 部

《說文·系部》₆₄₂：“系，縣也。从系，丿聲。……𦏧，系或从𦏧處。𦏧，籀文系，从爪絲。”段注：“縣各本作繫，非其義，今正。……故系與縣二篆為轉注。”唐寫本《玉篇》₁₈₆：“系，奚計反，……《說文》：‘系，繫也。’……籀文為𦏧字，在《絲部》。”唐寫本《玉篇·絲部》₁₉₀：“𦏧，奚計反，《說文》籀文系字也。系，繼也，在《系部》。”唐寫本“系”下收籀文而未見或體，胡吉宣說：“原本

系下不及此，是六朝《說文》無𣪠字。”^①《一切經音義》卷四九¹⁹⁵⁵引《說文》：“系，繫也。”卷七七³⁰⁴⁹：“《說文》亦繫也。从系，系聲也。籀文从爪，作𣪠。”按：“从系，系聲”當作“从系，丿聲”。野王、慧琳所見《說文》作繫，與二徐同，段君改作𣪠，恐非。

《說文》⁶⁴³：“綿，聯𣪠也。”𣪠，二徐作微。唐寫本《玉篇》³⁹⁸引《說文》：“綿，聯微也。”按：羅本¹⁸⁷作“綿，聯衛微也”，當有衍誤。張舜徽據唐寫本《玉篇》及王筠《句讀》所引《文選》注引《說文》，認為“綿聯”為疊韻連語，二徐說解“聯”上奪“綿”字，宜補，而羅本又衛、微形近而誤，“衛”乃衍文。^②

《說文》⁶⁴³：“𣪠，隨从也。从系、𣪠聲。由，或𣪠字。”小徐作“从隨也”。段注：“余招切，按此音非也，當以周切，三部。古𣪠、由通用一字也。各本無此篆，全書由聲之字皆無根柢，今補。”唐寫本《玉篇》¹⁸⁸：“𣪠，与招、与周二反，……《說文》：‘隨从也。’”唐寫本“𣪠”下未言有或體“由”，段氏補之，未知當否。

系 部

《說文·系部》⁶⁴³：“系，細絲也，象束絲之形。……𣪠，古文系。”段注：“（象束絲之形）此謂古文也。”唐寫本《玉篇》¹²¹引《說文》：“細絲也。”又云：“絲，《說文》古文系字也。”按：唐寫本《玉篇》古文系與二徐殊異。^③

①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458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7頁。

③ 今小徐本卷二十五（第252頁）引宋王伯厚《玉海》云：“《系傳》舊缺二十五卷，今宋鈔本以大徐所校定本補之。”《說文》“續”字說解“一曰畫也”下段注（第645頁）：“四字依《韻會》補。今所傳小徐《系傳》本，此卷全闕，黃氏作《韻會》時所見尚完。”“繼”下段注：“小徐本見《韻會》。”可見，此卷大、小徐相同者多，亦知段氏重《韻會》之故。

《說文》₆₄₃：“繭，蠶衣也。……𦃟，古文繭，从糸見。”唐寫本《玉篇》₁₂₁引《說文》同。又云：“𦃟，《說文》古文繭字也。”

《說文》₆₄₃：“纁，繹繭為絲也。”段注：“俗作纁，乃‘帛如紺色’之字。”唐寫本《玉篇》₁₂₂：“野王案：冕流玉纁。《說文》為璅字，在《玉部》。”按：《說文》：“璅，石之似玉者。”與“纁”義別，纁、璅可通假。王筠《句讀》：“《祭義釋文》引作‘抽繭出絲也’。”

《說文》₆₄₃：“繹，摛絲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₂引《說文》摛作柚，柚當為抽之誤。

《說文》₆₄₃：“緒，絲耑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₃引《說文》耑作端。

《說文》₆₄₃：“緬，散絲也。”段注：“散各本作微，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₂₃引《說文》作“微”。

《說文》₆₄₃：“純，絲也。”段注：“按純與醇音同。醇者，不澆酒也。段純為醇字。”唐寫本《玉篇》₁₂₃：“《廣雅》：‘純，續也。’‘純，絲也。’……《說文》以專粹皆之純為醇字，在《西部》。”按：唐寫本當有奪誤，“皆”下有一個字間的空白，未知是否有奪文。

《說文》₆₄₃：“綃，生絲也。”段注：“《韻會》作‘生絲繒也’。今按：言繒名則非其次，依鄭君則實繒名，當云‘生絲也，一曰繒名’。”唐寫本《玉篇》₁₂₄引《說文》：“生絲也。”按：“綃”之上下篆訓“絲”，段君據《韻會》以為當補“一曰”義，恐非。

《說文》₆₄₄：“縉，大絲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₄：“紼，絲蔓延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曼作莠，蓋“蔓”字之誤。

《說文》₆₄₄：“紃，絲下也。从糸，气聲。《春秋傳》有臧孫紃。”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絲下也。《春秋》有臧孫紃。”

《說文》₆₄₄：“紕，絲滓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同。

按：唐寫本“紕”字右旁所从“氏”誤作“丘”，“滓”所从“水”作“卩”，下文“紕”字說解“滓”字亦同。

《說文》₆₄₄：“紕，繭滓紕頭也。从系，圭聲。一曰以囊絮涑也。”段注：“《集韻》、《類篇》皆作‘繭滓也，一曰紕頭’，此古本也。……涑，各本作練，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繭滓紕頭，以作繭絮。一曰繫紕也。”王筠《句讀》依《御覽》所引於“頭也”下補“一曰牽縈”，謂“紕頭又名牽縈”，并云：“紕與後文‘繫紕’大同。……紕縈即繫紕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六₃₅₉₉引《說文》：“繭滓紕頭，作囊絮，从系，圭聲。”按：《集韻》、《類篇》所引與《御覽》所引不同，亦與唐寫本、慧琳書所引有出入，蓋所據版本不同，段氏謂為“古本”，存疑。

《說文》₆₄₄：“縹，絲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₄：“縹，著絲於筭車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著作著，無“也”。

《說文》₆₄₄：“經，織从絲也。”段注：“‘从絲’二字依《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補。”唐寫本《玉篇》₁₂₅引《說文》：“經，織也。”按：經、緯說解語法理應相同，下文“緯”二徐作“織橫絲也”，唐寫本《玉篇》作“橫織絲也”。據此，唐寫本引《說文》有奪誤，當以段校為是。

《說文》₆₄₄：“織，作布帛之總名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₆引《說文》總作縹。

《說文》₆₄₄：“紕，樂浪挈令，織从系从式。”段注：“挈當作契。契，刻也。樂浪郡契於板之令也，其織字如此。”唐寫本《玉篇》₁₂₇：“紕，《說文》：‘樂浪契令織字也。’《字書》古文織字也。”契或為“契”誤。

《說文》₆₄₄：“紕，機縷也。从系，壬聲。縹，紕或从縹。”段注：“如甚切，七部。按此字經典及《玉篇》、《廣韻》皆平聲。豈

《唐韻》有上聲一切耶？抑二徐誤耳？”唐寫本《玉篇》₁₂₇：“紕，如深、女林二反，……《說文》：‘紕，機上縷也。’”又云：“紕，《說文》亦紕字也。”按：段注本“从紕”當作“从任”。《集韻》去聲五十二沁引《說文》：“機縷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八₃₆₄₃“機紕”條：“《說文》：‘機上縷也。紕或作紕也。’”按：唐寫本被釋字“紕”當作“紕”，“亦紕字”當作“亦紕字”，抄寫致誤。

《說文》₆₄₄：“綜，機縷也。”段注：“玄應書引《說文》：‘機縷也，謂機縷持絲交者也。’下八字蓋庾儼默注，又引《三倉》：‘綜，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₇：“野王案：《說文》：‘機縷持絲交者也。’”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引《說文》：“機縷也，从系，宗聲。”卷一四₅₄₃引《說文》：“機縷持絲交者曰綜，从系宗聲也。”卷二四₉₄₈引同。又卷二九₁₁₆₂引顧野王：“機縷持絲交者也。”按：顧、庾皆梁代人，唐寫本《玉篇》未見引庾儼默語，顧氏所引當為《說文》原本，二徐奪“持絲交者”四字，當補。如大徐本，則與上文“紕”篆同訓。

《說文》₆₄₄：“縹，緯十縷為縹。”段注：“此亦兼布帛言之也，故《篇》、《韻》曰：‘緯十絲曰縹。’文互相足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₇：“縹，力九反，《說文》：‘維十絲為縹。’”維當作緯，縹當作縹。

《說文》₆₄₄：“緯，織衡絲也。”段注：“衡各本作橫，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₂₇引《說文》作“橫織絲也”。《一切經音義》卷九五₃₅₆₆引《說文》同唐寫本，而卷七六₃₀₁₂引《說文》作“橫成絲也”，誤。今本《玉篇》亦作“橫織絲”。

《說文》₆₄₄：“縹，緯也。”段注：“《爾雅》：‘百羽謂之縹。’古本反。按此縹字正許書縹字之段借，《玉篇》云‘縹，大束也’是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₈：“《說文》：‘緯也。’《廣雅》：‘縹，束也。’《埤蒼》：‘大束也。’”此條可訂今本《玉篇》及段君之誤。

《說文》₆₄₅：“縹，織餘也；一曰畫也。”段注：“（一曰畫也）四

字依《韻會》補。今所傳小徐《系傳》本此卷全闕，黃氏作《韻會》時所見尚完，知小徐本有此四字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₇引《說文》無“一曰畫也”四字。按：《一切經音義》卷八四₃₂₈₁引《說文》：“織餘也。”亦無此四字，段校可商。

《說文》₆₄₅：“紀，別絲也。”段注：“‘別絲’各本作‘絲別’，《械樸正義》引‘紀，別絲也’。又云：‘紀者，別理絲縷。’今依以正。”唐寫本《玉篇》₁₂₈：“《說文》：‘絲別也。’”王筠《句讀》：“《械樸正義》引作‘別絲也’，非也。‘絲別也’與‘辰，水之袞流別也’同意。”王說與唐寫本合，當為許書原本。

《說文》₆₄₅：“緇，牆類也。”段注：“牆見《角部》，各本作塢，非也，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₂₉引《說文》作“插類也”。按：插、塢形近，顧氏所據當作塢。

《說文》₆₄₅：“類，絲節也。”唐寫本《玉篇》₁₂₉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₅：“紕，絲勞即紕。”段注：“即當為則，古書即、則多互譌。”唐寫本《玉篇》₁₂₉引《說文》作即，段校非。

《說文》₆₄₅：“納，絲濕納納也。”段注：“納納，濕意。劉向《九歎》：‘衣納納而掩露。’王逸注：‘納納，濡濕貌。’”唐寫本《玉篇》₁₂₉引《說文》濕作温。

《說文》₆₄₅：“紡，紡絲也。”段注：“紡，各本作網，不可通。唐本作拗，尤誤。今定為‘紡絲也’三字句，乃今人常語耳。凡不必以他字為訓者其例如此。”唐寫本《玉篇》₁₃₀引《說文》：“忉絲也。”張舜徽引嚴可均說：“《六書故》弟卅引蜀本作‘拗絲’，按拗字見《班固傳》，《說文》無。”張氏認為，顧氏作“忉”、蜀本作“拗”，皆“切”字之誤，古人有“紡切”之語而許書無“以紡釋紡”之例。^①按：許書說解字與被釋字相同者不乏其例（見上文“竟”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3頁。

字說),張氏以為非,恐誤。唐寫本因忉、紡形近而誤,今本《玉篇》作“紡絲也”。段校是。

《說文》₆₄₅:“絕,斷絲也。……𦉰,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唐寫本《玉篇》₁₃₀引《說文》:“絕,斷也。”又云:“𦉰,《說文》古文絕字也。”按:以“繼,續也”、“續,連也”、“紹,繼也”諸篆說解例之,當以唐寫本《玉篇》所引“斷也”為是。

《說文》₆₄₅:“繼,續也。从系繼,繼或作𦉰,反繼為𦉰。”段注:“各本篆文作繼,解作从系繼,則不可通,今正。此會意字,从系繼者,謂以系聯其絕也。自傳寫譌亂,併篆體改之,因又刪𦉰篆矣。”唐寫本《玉篇》₁₇₅引《說文》:“繼,續也。”又云:“繼,今俗繼字也。”按:唐寫本“繼”字次第與大徐本迥異。

《說文》₆₄₅:“續,連也。从系,賣聲。𦉰,古文續从庚貝。”唐寫本《玉篇》₁₃₁引《說文》:“續,連也。”按:唐寫本“續”下未見古文。《金文編》有“𦉰”字,容庚說:“《書》‘乃庚載歌’,古文自有庚字,从貝庚聲。《說文》入續下,云:‘古文續,从庚貝。’誤也。”^①

《說文》₆₄₆:“紹,繼也,从系,召聲。一曰紹,緊糾也。𦉰,古文紹从卩。”段注:“(𦉰)今本譌,依《玉篇》、《廣韻》、《汗簡》改正。”唐寫本《玉篇》₁₃₁:“《爾雅》:‘紹,繼也。’……《說文》:‘一曰緊糾也。’”又云:“𦉰,《說文》古文紹字也。”《一切經音義》卷六₂₅₀引《說文》:“緊糾也。”按:今本《玉篇》古文作“𦉰”。从刀或从卩,皆因與卩形近而誤。

《說文》₆₄₆:“緤,偏緩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₁引《說文》:“偏緩也。”

《說文》₆₄₆:“繼,緩也。……,經,繼或从呈。”唐寫本《玉

①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438頁。

篇》₁₃₁引《說文》同。又云：“經，《說文》亦繼字也。”

《說文》₆₄₆：“縱，緩也，一曰捨也。”段注：“各本作‘舍也’，由俗以舍、捨通用也，今正。捨者，釋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₁引《說文》：“縱，緩也。”按：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引《玉篇》有橫也，恣也，放也，緩也，置也諸項而無“捨”義；桂氏《義證》：“緩也者，李善注《七啓》引同。一曰舍也者，本書：‘失，縱也。’”李注所引亦無“一曰”義。^①存疑。

《說文》₆₄₆：“繇，絲勞也。”段注：“勞，《玉篇》作縈，蓋《玉篇》為是。”唐寫本《玉篇》₁₃₂引《說文》：“繇，絲勞也。”段君所據為今本《玉篇》，非。

《說文》₆₄₆：“紆，誦也，……一曰縈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₂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₆：“緯，直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₂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₆：“細，微也。”微，二徐作微。唐寫本《玉篇》₁₃₂引《說文》：“細，微也。”又云：“恩，《說文》古文細字也。”按：據唐寫本，今本《說文》奪古文，宜據補。唐寫本“恩”當作“恩”。

《說文》₆₄₆：“縈，縈絲也。”段注：“縈各本作旄，俗所改也。縈者，聲牛尾也。凡羽旄古當作羽縈，縈絲者，聲牛尾之絲至細者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₃引《說文》：“耗絲也。”按：《說文·末部》無“耗”字，“耗”當為“縈”之誤。

《說文》₆₄₆：“縈，參縈也。”段注：“此曰參差，《木部》曰參差，《竹部》曰簍差，又曰‘參差管樂’，皆長短不齊兒也，皆雙聲字。《集韻》、《類篇》皆引《說文》‘參縈也，謂絲亂兒’。《韻會》於‘差’字下引《說文》：‘參差，絲亂兒。’蓋古本有此三字。”唐寫本《玉篇》₁₃₃引《說文》：“參縈也。”按：疑“謂某某”為注釋語，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594頁。

非許書本文。

《說文》⁶⁴⁶：“繙，繙冤也。”段注：“三字句，各本無繙字，冤作冕，今補正。《玉篇》繙下曰‘冤也’，《集韻》引《說文》同。蓋謂繙字為複字而刪之，不知‘繙冤’為疊韻，古語。”唐寫本《玉篇》¹³²引《說文》：“繙，冕也。”唐寫本《玉篇》和大徐本相合，當存《說文》之舊。

《說文》⁶⁴⁶：“縮，亂也，从糸，宿聲。一曰蹠也。”段注：“《釋詁》曰：‘縮，亂也。’《通俗文》云：‘物不申曰縮。’不申則亂，故曰亂也。……蹠者，躡也。躡者，蹈也。蹈者，蹠也。蹠者，蹠也。凡足掌迫地不遽起曰蹠。”唐寫本《玉篇》¹³³：“《詩》云‘縮板以載’是也。又曰：‘縮，亂也。’……《說文》：‘一曰蹠也。’”按：“蹠”訓躡，即踩踏義。段氏“足掌迫地”義當與“蹠”近，大徐“新附”：“蹠，迫也。……李善《文選》注通蹠字。”《一切經音義》卷一五⁵⁷¹引《說文》：“蹠也，从糸，宿聲也。”許書原本當作“蹠”。

《說文》⁶⁴⁶：“級，絲次第也。”唐寫本《玉篇》¹³⁴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⁷：“總，聚束也。”唐寫本《玉篇》¹³⁴引《說文》總作縵。

《說文》⁶⁴⁷：“纍，約也。”唐寫本《玉篇》¹³³引《說文》：“纍，絢也。”按：“纍”之上下篆均為約束義，唐寫本“絢”必“約”之誤。

《說文》⁶⁴⁷：“約，纏束也。”唐寫本《玉篇》¹³⁵引《說文》無“束”字。按：下文“纏”，唐寫本《玉篇》訓“約”，二字互訓，許書原本當無“束”字。

《說文》⁶⁴⁷：“縲，纏也。”唐寫本《玉篇》¹³⁶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⁷：“纏，繞也。”唐寫本《玉篇》¹³⁶引《說文》：“纏，約也。”《一切經音義》卷一¹⁵引《說文》同，《篆隸萬象名義》“纏”亦

訓“約”，^①上文“約”訓“纏”，據此，唐寫本當存《說文》之舊，大徐本作“繞”，蓋傳抄中涉下文而誤。

《說文》₆₄₇：“繞，纏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₆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₇：“紵，紵轉也。”段注：“紵字各本無，今補，此三字句，與上文‘緇冤也’一例。……‘紵轉’蓋古語，鄭司農《考工記》注之‘拊縛’即‘紵轉’二字也。凡了戾曰紵轉，亦單評曰紵，……之忍切，十二部。按《周禮釋文》云：‘劉徒展反，許慎尚展反，又徒展反。’此《說文》舊音也。尚展一反即景純所謂江東音善也；徒展一反於今語言為近。”唐寫本《玉篇》₁₃₇：“紵，徒展反，……鄭衆曰：‘讀為拊縛之拊，……’《說文》：‘紵，縛也。’”按：唐寫本縛作縛，誤。張舜徽以為當作“縛”。^②鄧廷楨《說文雙聲疊韻譜》：“紵、縛雙聲。”^③轉、縛音近相假。桂氏《義證》：“轉也者，李善注《七發》引同，《廣韻》：‘紵，轉繩也。’《淮南·精神訓》‘千變萬紵’，高注：‘紵，轉也。’”又《孟子·告子下》：“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趙注：“紵，戾也。”可見，“紵”不僅可以單用，漢代亦有“轉”訓“紵”的用例。疑許書原本作“紵、縛也”，段君補“紵”字，恐非。

《說文》₆₄₇：“纆，落也。”段注：“落者，今之絡字。古段落，不作絡，謂包絡也。”唐寫本《玉篇》₁₃₇：“《方言》：‘所以懸掛也。宋魏江淮之間謂之纆，或謂之環。’《說文》纆是也。”按：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當有奪文，抄寫者所致。

《說文》₆₄₇：“辦，交也。”段注：“玄應引作‘交織之也’。”段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23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5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611頁。

注所引玄應書見《一切經音義》卷三三¹³³⁸，卷五八²³⁵²引《說文》無“之”字，而卷七二²⁸⁵⁹引作“丈織也”，“丈”當為“交”之誤。《思玄賦》注：“辦，交織也。”李注引《說文》：“辦，交也。”^①唐寫本《玉篇》¹³⁷引《說文》：“辦，交也。”唐寫本、李善所引及大徐本當存許書之舊。

《說文》⁶⁴⁷：“結，締也。”唐寫本《玉篇》¹³⁷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⁷：“絹，結也。”段注：“《玉篇》云：‘結不解。’”唐寫本《玉篇》¹³⁷：“絹，古忽反，《說文》：‘絹，結也。’《廣雅》：‘絹，結不解也。’”按：今本《玉篇》¹²⁴：“絹，結不解。”此段君所據。

《說文》⁶⁴⁷：“締，結不解也。”段注：“解者，判也。下文曰：‘紐，結而可解也。’故結而不可解者曰締。”唐寫本《玉篇》¹³⁸引《說文》無“結”字。王筠《句讀》：“與下文紐字對文。”按：許書下隔數十篆有“紐”字：“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締从系，本義必與絲、線有關，若無“結”字，則“不解”之義無所屬，疑唐寫本奪“結”。

《說文》⁶⁴⁷：“縛，束也。”唐寫本《玉篇》¹³⁸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⁷：“繃，束也。从系，崩聲。《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繃之。’”段注：“今《墨子·節葬篇》此句三見，皆作絨，古蒸、侵二部音轉最近也。”唐寫本《玉篇》¹³⁸引《說文》義訓同，而引《墨子》在引《說文》前。

《說文》⁶⁴⁷：“綱，急引也。”唐寫本《玉篇》¹³⁸引《說文》：“引急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玉篇》、《廣韻》並作‘引急也’。”^②按：“急引”者，重在“引”，“引急”者，重在“急”。上篆“絳”訓“急”，綱、絳相屬，以義類聚，當以唐寫本《玉篇》（《玉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214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617頁。

篇》)、《廣韻》所引為是。

《說文》⁶⁴⁷：“纒，不均也。”段注：“此與類雙聲，其義亦相近。”唐寫本《玉篇》¹³⁸：“《說文》：‘不紉也。’《蒼頡篇》：‘不勾也。’”按：《說文》：“紉，團采也。”段注：“采彰，扁諸，團采，蓋古有是名，而漢語猶然。”“不紉”不可解，桂氏《義證》引《廣韻》云：“纒，不細也。”《篆隸萬象名義》：“纒，不勾也。”^①勾、勻、均形近，細、紉相似，不勾或不均，不細或不紉，抄寫有誤，未知誰是，存疑。

《說文》⁶⁴⁷：“給，相足也。”唐寫本《玉篇》¹³⁸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⁷：“緛，止也。”段注：“蓋古以緛為禁字。《釋詁》曰：‘緛，善也。’”唐寫本《玉篇》¹³⁸：“丑林反，《爾雅》：‘緛，若也。’《說文》：‘緛，止也。’”唐寫本“若”當為“善”之誤。

《說文》⁶⁴⁷：“繹，止也。”唐寫本《玉篇》¹³⁸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⁷：“終，絳絲也。从糸，冬聲。𠂔，古文終。”段注：“按絳字恐誤，疑下文縹字之譌，取其相屬也。”唐寫本《玉篇》¹³⁹引《說文》作“絳絲也”。又云：“𠂔，《說文》古文終字也。”又云：“𠂔，亦古文終字也，古文《尚書》如此。”

《說文》⁶⁴⁸：“縹，合也。”唐寫本《玉篇》¹⁴⁰引《說文》同。

《說文》⁶⁴⁸：“縹，帛也，从糸，曾聲。紼，籀文縹，从宰省。楊雄以為《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段注：“七篇帛下曰：‘縹也。’是為轉注。……（告也）‘也’字依《韻會》補。”唐寫本《玉篇》¹⁴⁰引《說文》：“帛總名也。”又云：“紼，《說文》籀文縹字，楊雄以為《漢律》宗廟祠丹書告日也。”引文與今本《說文》有出入。《一切經音義》卷二〇⁷⁵⁴引《說文》：“縹，帛之總名也。”王筠《句讀》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24頁。

引《字林》：“繒，帛總名也。”按：《字林》多本《說文》，據野王、慧琳及《字林》，《說文》原本當作“帛總名也”。

《說文》₆₄₈：“綳，繒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₁引《說文》：“綳，綳也。”按：下“綳”字應為“繒”字之誤。又引《埤蒼》：“綳，緒也。”今本《玉篇》同《埤蒼》。

《說文》₆₄₈：“紕，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紕，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段注：“《禾部》曰：‘布八十縷為稷。’……今按總即稷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₀引《說文》義訓同，引《漢律》：“綺絲數謂之純，希謂之梭，綬組謂之逆。”疑抄寫有誤。

《說文》₆₄₈：“綺，文繒也。”段注：“謂繒之有文者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₀引《說文》：“有文繒也。”《一切經音義》卷一₅₂、卷二₇₅₅引《說文》同唐寫本《玉篇》。《六書故》引與大徐本同。^①按：“文繒”義明，“有”字當衍，然野王、慧琳所見《說文》已綴“有”字。

《說文》₆₄₈：“縹，細縛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₀引《說文》：“細練也。”《一切經音義》卷三九₁₅₅₂引《說文》同大徐本，卷二₇₅₅引《說文》縛作縛，蓋形近而誤。“練”訓“凍繒”，唐寫本作“練”，非其義。

《說文》₆₄₈：“縛，白鮮卮也。”段注：“卮各本作色，今正。下文云：‘縹，鮮卮也。’今本譌‘鮮色’，則此色誤亦同。卮與支音同，縹為鮮支，縛為鮮支之白者。……《周禮》‘素沙’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也。’《釋文》皆引《說文》居據反。”唐寫本《玉篇》₁₄₀：“宜轉反，……《說文》：‘一曰鮮支也。’又音居據反。”按：顧氏既引“一曰”，則《說文》另有本義可知，今奪，否則與下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25頁。

文“縞”同義。張舜徽以為傳寫者誤“卮”為“色”，又誤連“一曰”為“白”字。^①縹从專聲，大徐持沅切，疑唐寫本“宜轉反”當作“直轉反”。

《說文》₆₄₈：“縑，並絲繒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₀《說文》“並”作“兼”。王筠《句讀》引《釋名》：“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布絹也。”據此，《說文》原本當作“兼”。《一切經音義》卷九三₃₅₂₁引《說文》作“絲繒也”，疑有奪。

《說文》₆₄₈：“綈，旱繒也。”段注：“旱各本作厚，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₄₀引《說文》作“厚”。

《說文》₆₄₈：“練，凍繒也。”段注：“凍者，澆也；澆者，浙也；浙者，汰米也。凍繒汰諸水中，如汰米然。《考工記》所謂‘凍帛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₁：“《說文》：‘練繒也。’煮區絲為凍字，在《水部》。”《續一切經音義》卷三₃₈₁₉引《桂苑珠叢》：“煮絲令熟曰練。”劉又辛說，唐寫本《玉篇》“練”當是“凍”字之誤。^②

《說文》₆₄₈：“縞，鮮卮也。”段注：“各本作‘鮮色’，今正。《漢地理志》師古注：‘縞，鮮支也。’《司馬相如傳》正同，顏語多本《說文》，彼時未誤。”唐寫本《玉篇》₁₄₁：“縞，古到、右倒二反，《毛詩》：‘縞衣綦巾。’傳曰：‘縞，白色也。’《說文》：‘縹，鮮支也。’”按：唐寫本有奪誤，疑右、倒為古、倒之訛，引《說文》“縹”當為“縞”之誤。段注引毛傳作“縞衣，白色男服也”，桂氏《義證》引李善注《子虛賦》：“縞，鮮支。”段校是。

《說文》₆₄₈：“纁，粗緒也。”段注：“粗緒蓋亦繒名，《廣韻》云：‘繒似布，俗作纁。’玉裁按：蓋今之綿紬。”唐寫本《玉篇》₁₄₁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7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26頁。

引《說文》：“粗紬也。”王筠《句讀》：“字不與緒類列，不能謂為緒之粗者。……《綱目集覽》引《說文》：‘纒，粗絲經緯不同者。’然王幼學元人也，今宋版皆作‘粗緒也’，《玉篇》作纒，从小篆重。云‘粗細經緯不同者’，與王氏所引祇差‘絲’作‘細’耳。或是《說文》原文，謂或粗經細緯，或細經粗緯，則名為纒邪？則是掇去‘經緯不同者’五字，而又譌細為緒也。”按：野王又引《字書》：“一曰經緯不同也。”可知王氏所謂奪者不出《說文》。許書纒、紬相屬，以義相從，下篆“紬”訓“大絲繒”，義與粗細相關，《說文》原本當作“粗紬也”。

《說文》₆₄₈：“紬，大絲繒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₁引《說文》同。

《說文》₆₄₉：“縿，致繒也，一曰徽識信也，有齒。”致，二徐作攷。段注：“致，送詣也。凡細膩曰致，今之緻字也。漢人多用致，不作緻。……各本識作幟，俗字也，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₄₁引《說文》：“緻繒也，一曰徽幟信也，有縿。”按：《說文·衤部》：“縿，垂也。”段君引《左傳》“珮玉縿兮”注：“縿然服飾備也。”“徽幟”有垂飾，故云“有縿”，今本《說文》“齒”當為“縿”之誤。

《說文》₆₄₉：“縿，繒無文也。从糸，曼聲。《漢律》曰：‘賜衣者縿表白裏。’”唐寫本《玉篇》₁₄₁引《說文》同。《一切經音義》卷三九₁₅₅₄、卷六四₂₅₇₉引《說文》亦作“繒無文也”。今本《玉篇》作“大文也”。按：“無文”二字唐寫本有缺損，據殘存部分及今本《說文》，判斷其為“無文”。

《說文》₆₄₉：“絹，繒如麥稍色。”段注：“色字今補。‘色’譌‘也’，而俗刪之耳。自絹至緞廿三篆皆言繒帛之色，而此色字先之。”唐寫本《玉篇》₁₄₂：“絹，居緣反，《說文》：‘生霜如陵稍也。’……《字書》：‘生繒也。’”今本《玉篇》亦作“生繒也”。張舜徽：“嚴可均曰：‘《御覽》卷八百十六，引作“絹似霜”，疑彼有

脫誤。’……疑許書原文當云：‘生繒似霜，色如麥稍也。’《唐寫本玉篇》‘陵稍’二字自為‘麥稍’二字之形譌。”^①按：“似霜”即擬其色，又云“色如”，意嫌重複，張說可商。唐寫本《玉篇》“生霜”當為“生繒”之訛，下文“皁”字說解“深繒”唐寫本亦作“深霜”，其誤亦同。許書原本當作“生繒如麥稍色”。

《說文》₆₄₉：“綠，帛青黃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₂引《說文》：“帛青兒色也。”按：《一切經音義》卷五₁₈₈引《說文》：“帛青色。”卷六₂₂₅引《說文》：“帛青黃色也。”疑唐寫本“兒”乃“黃”字之誤，傳抄者取其下半與作兒。

《說文》₆₄₉：“縹，帛白青色也。”段注：“‘白青’各本作‘青白’，今正。此金剋木之色，所剋當在下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₃引《說文》作“青白”。《一切經音義》卷五₁₈₈：“《說文》云：‘縹者，帛作青黃色也。’《唐韻》亦云：‘縹，青黃色也。’”卷六₂₂₅引《說文》云：“帛作青白色也。”按：作“青黃”則與“綠”同訓，誤。許書原本當作“青白”，與“綠”作“青黃”一例，段君以五行為說，恐非。《文選·藉田賦》李善注：“縹，帛青白色。”^②亦其證。

《說文》₆₄₉：“綃，帛青經縹緯。一曰育陽染也。”段注：“育陽，漢南郡屬縣，縣在育水北，故曰育陽。育與綃疊韻。”唐寫本《玉篇》₁₄₃引《說文》“育陽”作“綃陽”，“緯”後有“也”字。

《說文》₆₃₀：“絳，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段注：“凡經傳言朱皆當作絳，朱其段借字也。……‘丹朱’見《咎繇謨》，許所據壁中古文作‘丹絳’，蓋六經之絳僅見此處，朱行而絳廢矣。”唐寫本《玉篇》₁₄₃：“《說文》：‘純赤繒也。’《虞書》丹字也如

① 張舜徽《叢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9頁。

②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116頁。

此。”據今本《說文》，唐寫本“丹”下奪“朱”字，句中“也”字當衍。張舜徽認為有“緇”者是，二徐奪之，宜補。^①按：張說可商。據“絹”下段君說，此數篆皆言緇帛之色，則“絳”字說解“赤”下不當有“緇”字。

《說文》₆₅₀：“緇，淺絳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₃《說文》同。

《說文》₆₅₀：“絳，大赤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₃引《說文》：“大赤緇也。”按：“緇”字當衍，說見“絳”字。《一切經音義》卷八三₃₂₄₇：“《考聲》：‘絳，赤色也。’《說文》‘絳，亦赤也’。”“亦”當為“大”之誤。

《說文》₆₅₀：“綰，惡絳也，从糸，官聲。一曰纒也。”段注：“惡下各本衍‘也’，今刪。……纒，各本作絹，今正。《網部》：‘纒，一曰綰也。’二篆為轉注。”按：大徐本作“一曰綰也”，不作“絹”，與段君所言“各本”異。唐寫本《玉篇》₁₄₅引《說文》：“惡色絳也，一曰綰也。”據唐寫本《玉篇》，今本“惡”下“也”字非衍，乃“色”字之誤，色、也互譌，亦見上文“絹”、下文“緇”字說解。纒，大徐古眩切，絹，吉掾切，纒、絹均屬段君古音十四部，疑《說文》“綰”篆說解本作“一曰纒也”，抄寫者因音同相假作“絹”，絹、綰形近，故“絹”又誤作“綰”。

《說文》₆₅₀：“緇，帛赤色也。”段注：“《南都賦》引臣瓚云‘赤白色’，《玉篇》亦云‘帛赤白’，皆誤。赤白則為下文之紅矣。”^②唐寫本《玉篇》₁₄₃引《說文》與大徐同。

《說文》₆₅₀：“緹，帛丹黃色也。从糸，是聲。祇，緹或作祇。”二徐作“祇，緹或从氏”。段注：“从衣、氏聲也，古氏與是同用，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9頁。

② 《文選·將論》注引臣瓚曰：“緇，赤色”。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697頁。

故是聲亦从氏聲。……《玉篇·衣部》亦曰：‘祇，之移切，適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₄：“緹，他礼反，《周禮》‘赤緹用羊’，鄭玄曰：‘縹色也。’《說文》‘帛赤黃色也。’”今本《玉篇》亦作“赤”。《史記·滑稽列傳》“張緹絳帷”，《正義》引顧野王云：“黃赤色也。”^①《一切經音義》卷九₃₅₇、卷一〇₃₇₉、卷二八₁₁₀₆、卷三三₁₃₃₄及《續一切經音義》卷五₃₈₇₃引《說文》均作“赤”。按：作“赤”則與下文“縹”同訓。然《文選》卷二注引《字林》曰：“緹，帛丹黃色，他迷切。”^②《字林》承《說文》，與大徐同，當為許書之舊。唐寫本蓋因“縹”字說解而誤。

《說文》₆₅₀：“縹，帛赤黃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₄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₁：“紫，帛青赤色也。”段注：“青當作黑。穎容《春秋釋例》曰：‘火畏於水，以赤入于黑’，故北方間色紫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₄引《說文》：“青赤色也。”按：以《說文》上下篆說解例之，唐寫本《玉篇》“青”上當奪“帛”字。“縹”下段氏以五行為說，此又以穎氏五行之意為據以解字義，均誤。

《說文》₆₅₁：“紅，帛赤白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₄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₁：“縹，帛青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₄：“縹，且公反，《說文》：‘青白色也。’”王筠《句讀》：“小徐《韻譜》有‘白’字，《玉篇》同。”按：以“縹”字上下篆說解例之，唐寫本《玉篇》“縹（縹）”字說解引《說文》“青”上當有“帛”字，“白”字疑衍。《文選·藉田賦》李善注引《說文》曰：“縹，帛青色。”^③

《說文》₆₅₁：“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二徐無“也”字。段

①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3212頁。

② 轉引自簡啓賢《〈字林〉音注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16頁。

③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116頁。

注：“而字依《文選》注補，揚當作陽，猶言表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₄引《說文》作“白深青而揚赤色也”。按：唐寫本“白”當為“帛”之誤。《一切經音義》卷四₁₄₈引《說文》“深”誤作“染”。《文選·藉田賦》李善注引《說文》曰：“紺，染青而揚赤色也。”^①“深”亦誤作“染”，且奪“帛”字。

《說文》₆₅₁：“縹，帛蒼艾色也。从糸，卑聲。《詩》曰：‘縹衣縹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縹，綦，縹或从其。”段注：“卑各本作界，併篆體作縹，今正。此用《升部》之卑為聲，非用《丌部》之界為聲也。……其亦古音弟一部也，故縹字亦作綦，經典用之，徐鉉以補《說文》或體，許本書無之。……《玉篇》作縹。”唐寫本《玉篇》₁₄₄：“縹，……《毛詩》‘縹衣綦巾’，傳曰：‘蒼艾色也。’……《說文》：‘女所幣也，一曰不借綦也。’”又云：“綦，《字書》亦縹字也。”按：段氏以為許書本無“綦”，徐鉉補為或體，據唐寫本，知“綦”出《字書》，不出《說文》，段說是。

《說文》₆₅₁：“縹，帛如紺色。或曰深縹。”段注：“《禮記》用為澡治字，他書用為縹絲字。‘深縹’疑有譌舛，縹不得言深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₅引《說文》：“帛如紺色也。或曰深縹也。”按：唐寫本“縹”為“縹”之誤，見上文“絹”字。又“深縹”之“深”疑即“染”之譌，上文“紺”下所舉《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深”亦誤作“染”。段君所舉“澡治”、“縹絲”均作動詞，以此例之，疑唐寫本“深縹”當作“染縹”。

《說文》₆₅₁：“縹，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縹，淺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₅引《說文》：“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也，一曰如紺也，一曰淺也。”按：《一切經音義》卷八₂₉₂引《說文》：“淺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116頁。

也。”按：唐寫本所存三個“一曰”義當為“纚”之引申義，而唐寫本與大徐本誰是，不敢確定。

《說文》₆₅₂：“綉，帛騅色也。”段注：“騅者，蒼白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₅引《說文》騅作騅。按：《說文·鳥部》：“騅，祝鳩也。”作“騅”是。

《說文》₆₅₂：“綉，帛蒺艸染色也。从糸，戾聲。”二徐無“也”，蒺艸，小徐作艾艸。段注：“蒺，各本譌戾，《韻會》譌艾，今正。……按戾聲當作蒺省，會意包形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₆引《說文》：“帛蒺染也。”張舜徽說：“證以《唐寫本玉篇》所引，知大徐‘戾艸’二字，即蒺字之譌，‘色’字即‘也’字之譌。”^①

《說文》₆₅₂：“綉，白蠶衣兒，从糸，炎聲。謂衣采色鮮也。”段注：“（‘謂衣’句）六字蓋非許語，依《玉篇》則‘白鮮衣兒’四字當作‘衣采色鮮也’五字。”唐寫本《玉篇》₁₄₆引《說文》：“穴謂之綉，謂衣采色鮮也。”按：唐寫本《玉篇》似有奪誤。張舜徽引苗夔說：“白鮮衣兒四字，涉上文而誤。當作‘衣采色鮮也’見《玉篇》；‘謂衣采色鮮也’六字當刪。”張氏又云：“《唐寫本玉篇》引許書‘穴謂之綉’，穴字疑白字之譌。”^②待考。

《說文》₆₅₂：“縹，繒采色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₆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₂：“縹，繒采飾也。”繒，二徐作繁。段注：“飾各本作色，今依《文選》《西京賦》、《月賦》、《景福殿賦》、劉越石《苔盧謠詩》注正。”唐寫本《玉篇》₁₄₇引《說文》：“繁采飾也。”段校是。

《說文》₆₅₂：“纚，冠織也。从糸，麗聲。謂以緇帛韜髮。”段注：“（‘謂以’句）六字各本無，依《集韻》、《類篇》、《韻會》所引皆有，蓋古注之存者。”唐寫本《玉篇》₁₄₇：“《說文》：‘冠織也。’

①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22頁。

野王案：所以為冠也。”按：顧氏引《說文》亦無“謂以”句，疑為後人所增注釋語，段氏以為“古注之存者”而補入許書說解，恐不妥。

《說文》₆₅₂：“紃，冠卷維也。从糸，㐁聲。紃，紃或从弘。”段注：“維字今依《玉篇》補。卷，《經典釋文》起權反，《玉藻》：‘縞冠玄武。’注曰：‘武，冠卷也。’……‘冠卷’不得稱‘紃’，故知‘冠卷’下有‘維’字，必為古本矣。”唐寫本《玉篇》₁₄₇引《說文》：“冠卷也。”無“維”字。又云：“紃，《說文》亦紃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二〇₇₄₆、卷八三₃₂₄₁、卷八五₃₃₂₅引《淮南子》許注：“紃，維也。”

《說文》₆₅₂：“紃，冕冠塞耳者。”段注：“許書‘冕冠塞耳者’，當作‘冕冠所以懸塞耳者’，乃與鄭箋《詩》、韋注《國語》合。”唐寫本《玉篇》₁₄₈引《說文》：“冕冠垂塞耳也。”按：今本《玉篇》作“冠垂也”，乃節取古本說解。唐寫本所引無“所以”，段校非。

《說文》₆₅₃：“纓，冠系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₈引《說文》系作系。

《說文》₆₅₃：“紃，纓卷也。”段注：“纓卷，謂纓之曲繞也，是為紃。”唐寫本《玉篇》₁₄₈引《說文》：“紃，纓也。”今本《玉篇》同，張舜徽以為二徐衍“卷”字。^①

《說文》₆₅₃：“綏，系冠纓垂者。”段注：“各本作‘系冠纓也’，《韻會》無‘也’字，皆非，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₄₈：“《爾雅》：‘綏，繼也。’又曰：‘縞綏也。’郭璞曰：‘綏，繫也。’《說文》：‘繼冠纓也。’”按：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無“文”，今補。王筠《句讀》：“小徐《韻譜》系作繼，《玉篇》：‘系，繼也。’此言冠纓既結，繼乎結之下者謂之綏也。”今本《玉篇》作繼。《一切經音義》卷九九₃₆₉₀“青綏”條：“郭注《爾雅》：‘纓也。’《說文》：‘謂繼冠纓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23頁。

也。’”《續一切經音義》₃₉₆₄“香綏”條引《玉篇》：“冠纓也。”唐寫本當存許書之舊。

《說文》₆₅₃：“緄，織成帶也。”段注：“各本無成字，依《文選·七啓》注、《後漢·南匈奴傳》注補。《玉篇》帶誤章。”唐寫本《玉篇》₁₄₉引《說文》：“織成帶也。”段校是。

《說文》₆₅₃：“緯，帶緩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₀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₃：“組，綏屬也，其小者以為冠纓。”段注：“屬當作織，淺人所改也。組可以為綏，組非綏類也。……各本冠作冕，今依《七啓》李注、《急就》顏注正。”王筠《句讀》依李注《薦襴衡表》及《輿服志》注所引改為“綏屬，組綦小者以為冠纓焉”。唐寫本《玉篇》₁₅₀引《說文》：“綏屬也，其小者以為冠纓。”與段、王異。

《說文》₆₅₄：“綹，綏紫青色也。”段注：“各本無色，今依《後漢·南匈奴傳》、《太平御覽》正。”唐寫本《玉篇》₁₅₀引《說文》同段校。

《說文》₆₅₄：“緄，綏維也。”段注：“此綏謂漢之綏也。……漢之緄，古之綏也。漢之綏，猶古之韍佩也。”唐寫本《玉篇》₁₄₉引《說文》作“紱緄也”，引《蒼頡篇》：“綏絲也。”桂氏《義證》：“《漢書·翟方進傳》：‘遣使者持黃金印朱韍緄。’服虔曰：‘緄即今之綏也。’”據段、桂說，知緄、綏、韍佩同義，漢代有“韍緄”一詞，紱、韍同音通用，疑唐寫本《玉篇》所引“紱緄”即“韍緄”。

《說文》₆₅₄：“纂，似組而赤。”段注：“《漢景帝紀》曰：‘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臣瓚引此為注。”唐寫本《玉篇》₁₅₁《說文》：“似組而赤黑也。”按：《一切經音義》卷六二₂₅₂₅引《說文》：“纂，似組而赤黑也。”據二書所引，今本《說文》奪“黑”字，宜補。《篆隸萬象名義》：“似組赤黑。”劉又辛說：“古代典籍‘纂’字皆

無赤黑義，疑野王《玉篇》所據《說文》鈔本黑字衍。待考。”^①

《說文》₆₅₄：“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唐寫本《玉篇》₁₅₁引《說文》：“紐，絲也。一曰結可解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一₂₄₇₁引《說文》：“系也。”卷八四₃₃₀₄引《說文》作“繫也”，卷六四₂₅₉₀引《說文》：“結而可解曰紐也。”卷九二₃₄₈₉引《說文》：“系也，从系，丑聲。一曰結可解也。”按：《續一切經音義》卷一〇₄₀₂₉引《說文》：“絲也，結可解者也。”《文選·皇甫士安三都賦序》“將以紐之王教”，李善注引《說文》曰：“紐，系也。”^②據此，許書原本當作“系也，一曰結可解也”，今本衍“而”字。抄寫者“系”或誤作“糸”，或誤作“絲”。唐以前抄寫文獻如《一切經音義》、唐寫本《玉篇》系、糸、絲往往互訛。如《一切經音義》“系”誤作“糸”，下文“紕”字說解“絲”誤作“系”，“紕”字說解“系”誤作“絲”。

《說文》₆₅₄：“綸，糾青絲綬也。”段注：“各本無糾字，今依《西都賦》李注、《急就篇》顏注補。”唐寫本《玉篇》₁₅₁《說文》有糾，段校是。

《說文》₆₅₄：“紕，系綬也。”段注：“系當作絲，《廣韻》曰：‘絲綬，帶紕。’《玉篇》曰：‘絲紕，綬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₂引《說文》：“絲綬也。”按：段校是。唐寫本《玉篇》綬乃紕之誤。

《說文》₆₅₄：“紕，綬也。”段注：“綬當作紕，《玉篇》紕下曰：‘紕，綬也。’此亦綬之類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₂《說文》：“紕，綬也。”按：段校是。許書綸、紕、紕相屬，以“紕”為義，此“紕”誤作“綬”，與上文“紕”誤“綬”同。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31頁。

②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641頁。

《說文》₆₅₄：“褻，頸連也。”段注：“頸當作領，《玉篇》作‘領連’是也。謂聯領於衣也。《衣部》曰：‘褻，黼領也。’《毛傳》曰：‘褻，領也。’領謂之褻，連領謂之褻。《玉篇》以為同字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₂：“補各反，《說文》：‘領連也。’野王案：此亦褻字也。”《篆隸萬象名義》亦釋為“領連”。^①段校是。

《說文》₆₅₄：“紵，衣系也。从糸，今聲。紵，籀文从金。”段注：“《玉篇》、《古文四聲韻》皆作紵。”唐寫本《玉篇》₁₅₂引《說文》作“衣絲也”。又云：“紵，《字書》籀文紵字也。”按：唐寫本引許書‘絲’當為‘系’之誤，說見上文“紐”字。唐寫本不言籀文“紵”出《說文》而出《字書》，與二徐異。

《說文》₆₅₄：“綺，脛衣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₃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₄：“縠，綺紐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₃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₄：“緜，小兒衣也。”段注：“褻，緜之俗字。”唐寫本《玉篇》₁₅₃：“《說文》：‘小兒衣也。’或為褻字，在《衣部》。”

《說文》₆₅₅：“縠，葦貉中女子無綺，以帛為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縠衣，狀如襜褕。”段注：“帛，依《急就篇》當作布，空、腔古今字，核當作覈……此當曰‘狀如襜’，不當有褕字。”唐寫本《玉篇》₁₅₃引《說文》：“葦貉民女子無綺，以帛為脛空，同補絮裱，名曰縠衣，狀如襜褕也。”按：顧氏“同補絮”之“同”當為“用”之誤，“補絮”又為“絮補”之誤倒。段君以帛為布之誤，核當作覈，證以唐寫本《玉篇》，段說可商。劉又辛指出，“葦貉”即《後漢書》所載東漢時期生活於松花江流域的“葦貉族”，此字記其風俗遺緒。^②大徐本作“葦貉中”，唐寫本作“葦貉民”，未知誰是，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32頁。

② 同上，第133頁。

存疑。

《說文》₆₅₅：“紱，條屬。从糸，皮聲，讀若被，或讀若水波之波。”唐寫本《玉篇》₁₅₄：“紱，補柯、補靡二反，《說文》：‘扁諸屬也。’”按：下文“條”訓“扁緒”，唐寫本《玉篇》作“偏諸”，紱、條相屬，其義相近。據“條”下段注所引《漢書》、《新書》知“扁諸”為漢時常語，因此，《說文》原本當以唐寫本所引為是。

《說文》₆₅₅“條，扁緒也。”段注：“《廣雅》作‘編緒’，《漢書》及賈生《新書》作‘偏諸’，蓋上字作編，下字作諸為是。……然則，‘偏諸’之為‘條’明矣。”唐寫本《玉篇》₁₅₄引《說文》：“扁諸也。”

《說文》₆₅₅：“紱，采彰也。一曰車馬幫。”段注：“‘一曰’謂‘一名’也。幫各本作飾，今正。師古《漢書注》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褱及褱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幫，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唐寫本《玉篇》₁₅₄：“《說文》：‘紱，采也也，一名事馬君也。’”按：唐寫本奪“彰”衍“也”，事、君當為車、幫之誤，此可證顧氏所見許書不作“飾”，段校是。

《說文》₆₅₅：“縱，紱屬也。”段注：“《急就篇》條、續、總為類，師古曰：‘總一作縱，《說文》作縱。’”唐寫本《玉篇》₁₅₄引《說文》：“紱屬也。”又云：“縱，《字書》亦縱字也。”唐寫本紱乃紱之誤。

《說文》₆₅₅：“緼，增益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₄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纓，援臂也。”段注：“援臂者，擗衣出其臂也。……援、擗，古今字。擗，俗又作揎。援臂者，援，引也，引襖而上之也，是為纓臂。襄訓解衣，故其字从襄糸。”唐寫本《玉篇》₁₅₄：“《說文》：‘紆臂也。’《廣雅》：‘綦謂之纓。’《聲類》：‘收衣袖綦也。’”王筠《句讀》引《玉篇》：“纓，繩也，收衣袖綦。”今本《玉篇》：“帶也，後臂也，收衣袖綦。”與王氏所引異，《玉篇》“後”當為“援”之誤，據唐寫本，今本《玉篇》“收衣袖綦”之語出

《聲類》。按：段氏據“援”訓“引”而釋“援臂”為“引袞而上之”。然臂非袞，果如段說，許書亦不當言“援臂”。段氏又以“纒”从“襄”訓“解衣”申說之，然“引袞而上”或“擲衣出其臂”與“解衣”終非一事，段說似牽強。王筠《說文釋例》：“竊意許君此說，直為《孟子》‘馮婦攘臂下車’作注解耳。……‘馮婦攘臂’乃是束縛其臂以便於搏耳，豈揎拳捋袖之謂乎？”^①王氏此說頗有啓發性：《說文》“紆，詘也。……一曰縈也”，段注：“縈者，環之相積，紆則曲之而已。”“紆”有縈繞義，縈繞與束縛義相因。“紆”與“援”形體迥異，二者不易相混。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紆臂”之“紆”當即“紆”字，“紆臂”即“束縛其臂”，野王所引當為許書之舊。下文“縈，纒臂繩也”，段注：“纒者，援臂也。臂袞易流，以繩約之，是繩謂之縈。”此“援臂”指“以繩約之”，“約”訓“束縛”，亦“紆臂”為“束縛其臂”之證。

《說文》₆₅₅：“縹，維綱中繩也。”二徐無“也”字。王筠《句讀》以“維”字絕句。段注：“綱者，網之紆也，又用繩維之。左右皆有繩，而中繩居要，是曰縹。……《思玄賦》曰：‘縹幽蘭之秋華。’李善引《通俗文》曰：‘繫幃曰縹。’……《通俗文》各本作《說文》，今以意改。”唐寫本《玉篇》₁₅₄引《說文》：“維紆中繩也。”按：段君所引《思玄賦》注之《通俗文》，今《文選》李注引作《說文》，李注又云：“《說文》曰：‘縹，綱中繩。’”^②疑野王、李善所據《說文》版本有異，而李注前後引《說文》不同，顯然有誤。桂馥《義證》引《文選》李注作“綱中繩”。張舜徽認為許書原本當如唐寫本《玉篇》所引作“維紆中繩”。^③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719頁。

②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213頁。

③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27頁。

《說文》₆₅₅：“緝，綱紐也。”按：二徐作“持綱紐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₄引《說文》：“維持維繩紐者也。”張舜徽以為唐寫本《玉篇》有衍奪。^①今本《玉篇》作“維持繩紐細者”，未知誰是。

《說文》₆₅₅：“綬，綫也。”段注：“各本綫上有絳字，今依《闕官釋文》、《正義》正。”唐寫本《玉篇》₁₅₅：“《韓詩》：‘綬，綫也。’《說文》：‘縫縗也。’《埤蒼》：‘黑經白緯曰綬。’”桂氏《義證》曰：“絳綫也者，絳當為縫。徐鍇《韻譜》作縫，《廣韻》：‘綬，縫綫也。’《玉篇》：‘綬，綫也，縫綫也，黑經白緯也。’”桂氏所引今本《玉篇》所存三個義項唯“縫綫”一義屬《說文》，“縫綫”當即唐寫本《玉篇》所引《說文》“縫縗”，“縗”為“綫”之誤。二徐“絳”當為“縫”之誤，段氏刪之，非。張舜徽說：“《唐寫本玉篇》引許書作‘縫綫’，綫即綫字，傳寫者又誤‘綫’為‘縗’矣。”^②

《說文》₆₅₆：“縷，綫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₅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₆：“綫，縷也。……𦉰，古文綫。”唐寫本《玉篇》₁₅₅：“綫，《說文》古文糸字也。”按：唐寫本糸當為綫之壞字。

《說文》₆₅₆：“紃，縷一枚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₅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₆：“縫，以鍼紩衣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₅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₆：“縊，縊衣也。……縊，縊或从習。”段注：“下文縊下曰‘縊衣也’，與此為轉注。”唐寫本《玉篇》₁₅₆引《說文》：“縊縊縊也。”又云：“縊，《說文》亦縊字也。”按：縊、縊同字，則唐寫本“縊縊縊”有誤，當以大徐本為是。

《說文》₆₅₆：“紩，縫也。”段注：“與上文縫為轉注。”唐寫本《玉篇》₁₅₆引《說文》：“縊衣也。”《一切經音義》卷五二₂₀₉₅引《說

①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28頁。

文》作“縫衣”，與唐寫本所引異。

《說文》₆₅₆：“縵，衣戚也。”段注：“戚今之蹙字也，古多用戚，無蹙字。”唐寫本《玉篇》₁₅₆引《說文》：“衣蹙也。”王筠《句讀》：“《集韻》引戚作緘，徐鍇《韻譜》作緘，《玉篇》作蹙。……案本字在此不次而《玉篇》亦在此。”按：唐寫本《玉篇》緘、緘、縵、組相屬，次第與大徐本同，當為許書之舊，而王氏以為不次，恐非。唐寫本戚作蹙，今字。

《說文》₆₅₆：“組，補縫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₆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₆：“繕，補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₆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₆：“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₇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₆：“縹，以絲介履也。”段注：“介者，畫也。謂以絲介畫履間為飾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₈引《說文》：“以絲分履也。”按：王筠《句讀》：“《釋言》：‘縹，介也。’《釋文》：‘介音界。’”據此，唐寫本“分”當為“介”之誤。

《說文》₆₅₆：“緱，刀劍緱也。”小徐“緱”字次於上文綦、紕之間，唐寫本《玉篇》“緱”在“縹”上。段注：“《廣韻》曰：‘刀劍頭纏絲為緱也。’按謂人所把處如人之喉然。”唐寫本《玉篇》₁₅₈：“《說文》：‘劍維也。’《蒼頡篇》：‘力劍首青絲扁纏也。’”唐寫本引《蒼頡篇》力當為刀之誤。^①野王同時引《說文》、《蒼頡篇》，知其所見《說文》無“刀”字。未知劍緱、劍維誰是。

《說文》₆₅₆：“繫，鞞衣也。……一曰赤黑色縵。”段注：“赤當依《玉篇》作青。《巾車》：‘王后安車，彫面繫總。’注曰：‘繫讀為冕驚之驚。驚總者，青黑色，以縵為之。’鄭司農說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₈引《說文》：“鞞微也，一曰赤黑色縵也。”邵瑛《說文

① 下文“勞，勸也”，“勸”所从之“力”亦誤作“刀”。

解字群經正字》：“今據許義，鷺直當依故書作鷺，不必讀鷺鷺之鷺，《正義》曲為之解，謂取鳥之鷺鷺色青黑為義，非也。”^①按：徽、衣形體迥異，不易相混，唐寫本作徽，未知誰是。據唐寫本，段君依今本《玉篇》改“赤”作“青”，恐誤。

《說文》₆₅₇：“縵，旌旗之游所屬也。”游，大徐作旃。段注：“各本失‘所屬’二字，今補。《𠂔部》曰：‘游，旌旗之流也。’《周禮·巾車》注云：‘正幅為縵，游則屬焉。’……縵是旌旗之體，游則屬焉。……然《𠂔部》‘游’下不云‘旌旗之縵也’，則知‘縵’下斷不云‘旌旗之游’。”唐寫本《玉篇》₁₅₈引《說文》：“旌旗之游也。”按：今本《玉篇》旌、旌同字，唐寫本游作游，抄寫訛變。顧氏所見《說文》無“所屬”二字，段君補之，恐非。

《說文》₆₅₇：“徽，袞幅也。一曰三糾繩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₉引《說文》：“耶幅也，一曰參糾繩也，一曰大索也。”席世昌《席氏讀說文記》：“《西征賦》：‘解頰鯉於黏徽。’注引《說文》云：‘徽，大索也。’與此異。”^②按：唐寫本“耶”當為“邪”之誤，“邪”當為“袞”之俗。唐寫本《玉篇》、《文選》注所引當為《說文》原本，二徐奪“大索”一義，當補。席氏未見唐寫本《玉篇》，故云“與此異”。

《說文》₆₅₇：“紮，扁緒也。一曰弩要鈎帶。”段注：“（扁緒）見條下。（要）俗作弩。”唐寫本《玉篇》₁₅₈引《說文》：“編繩也，一曰弩要鈎帶也，帶也。”王筠《句讀》：“不與條類側而下文皆言繩，《集韻》：‘紮，編繩。’其說似合。”按：王說是，紮與紉、繩等篆相次即其證，二徐“扁緒”乃“編繩”之誤。唐寫本似衍“帶也”二字。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740頁。

② 同上，第12741頁。

《說文》₆₅₇：“紉，單繩也。”段注：“單，各本及《集韻》作繹，非其義。李文仲《字鑒》作繹，今依《廣韻》、《佩觿》作單。……釋玄應引《字林》‘單繩曰紉’，……《玉篇》曰：‘紉，繩縷也，展而續之。’”唐寫本《玉篇》₁₅₉：“《楚辭》：‘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曰：‘紉，索也。展而續之也。……《說文》：‘揮繩也。’”張舜徽云：“《說文·手部》：‘揮，提持也。’《廣雅·釋訓》：‘揮、援、牽引也。’牽引與提持，義實相成。許訓紉為‘揮繩’，謂牽引繩索耳。《唐寫本玉篇》所引，蓋許書原本如此。”^①按：張說是。許書“紉，編繩也”，“紉，揮繩也”，二篆相屬，義亦相類。許書原本作“揮”，故抄寫者或誤作“繹”，或誤作“繹”。段注所引《玉篇》“展而續之”，據唐寫本，知其出《楚辭》王注。

《說文》₆₅₇：“繩，索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₀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₇：“紆，紆未繫繩，一曰急弦之聲。”未，小徐作朱。段注：“‘未繫繩’，謂未重疊繞之如環者，紆，訕。……按許‘紆’下‘一曰繫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₉：“《儀禮》：‘陳襲衣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紆。’鄭玄曰：‘紆，屈也。江淮之間謂繫收繩曰紆。’《說文》：‘紆繫繩也，一曰急殆之聲也。’”按：段注引《儀禮》“紆”作“綰”，引鄭注“江淮”作“江沔”，“收繩”下有“索”字。桂氏《義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作‘繫繩也’。……戴侗引蜀本作‘紆木繫索也’。”張舜徽說，許書原本當作“紆也，繫繩也”，戴氏《六書故》誤“也”為“木”，大徐改“木”為“未”，小徐改“木”為“朱”，嚴可均謂“未”當為“末”；“急殆”為“急弦”之譌。^②

《說文》₆₅₇：“繫，收卷也。”段注：“各本作蠶，非也。今依《韻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0頁。

② 同上，第630—631頁。

會》、《玉篇》正。凡舒卷字，古用郤曲之卷，今用氣勢之捲，非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₀引《說文》：“綮，收輦也。”野王所據許書作“輦”，《一切經音義》卷六〇₂₄₃₃、卷六三₂₅₅₅引《說文》均同唐寫本，段校恐非。而卷三四₁₃₆₆：“收卷也，《說文》从系，綮省聲。”“收卷也”置於《說文》之上，蓋抄寫致誤。“綮省聲”當作“熒省聲”。卷三一₁₂₄₇引《說文》：“收輦絲麻也。”誤。《續一切經音義》卷七₃₉₆₁引《說文》：“收卷也，从系，熒省聲。”《正續一切經音義》卷、輦錯出，當為抄寫所致。

《說文》₆₅₇：“紃，纏繩紃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₀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₇：“緹，以繩有所縣也。”段注：“玄應引‘縣’下有‘鎮’。”唐寫本《玉篇》₁₆₁引《說文》縣作懸，無“鎮”字。

《說文》₆₅₇：“綮，纏臂繩也。”段注：“纏各本作攘，今正。纏者，援臂也。臂袂易流，以繩約之，是繩謂之綮。”唐寫本《玉篇》₁₆₁引《說文》作“攘”。按：據上文“纏”字說解，當以段校為是。

《說文》₆₅₇：“緘，所以束匱也。”匱，二徐作篋。段注：“‘所以’二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₁₆₁引《說文》：“束篋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五₂₆₀₅引《說文》：“束篋也。”卷五二₂₀₉₃引《字林》同。按：據唐寫本《玉篇》及慧琳書，知許書原本無“所以”二字，段校非。《字林》多本《說文》，《字林》無“所以”，亦許書無“所以”之證。

《說文》₆₅₈：“編，次簡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₁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₈：“維，車蓋維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₁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₈：“紃，車紃也。从系，伏聲。扶，紃或从艸。鞞，紃或从革，荀聲。”唐寫本《玉篇》₁₆₂：“《說文》：‘車紃也。’《蒼頡篇》：‘苗紃也。’或為鞞字，在《車部》；或為鞞字，在《韋部》；或為鞞字，在《革部》。”桂氏《義證》：“車紃也者，字或作鞞，《釋

名》：‘鞞，伏也，在前人所伏也。’……又或作鞞，《廣雅》：‘鞞謂之鞞。’”按：唐寫本所存三個或體，無一與今本《說文》相同，且不言出《說文》，未知誰是。

《說文》₆₅₈：“紼，紼紼，乘輿馬飾也。”段注：“（紼紼）各本少此二字，今依全書通例補。”唐寫本《玉篇》₁₆₂引《說文》同，段校是。

《說文》₆₅₈：“紼，紼紼也。”段注：“其義已釋於上，故此但云‘紼紼也’。凡綿連字不可分釋者，其例如此。”唐寫本《玉篇》₁₆₂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₈：“緹，馬髦飾也。从糸每。《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緹乎？’”續，緹或从鼻，鼻，籀文弁。”段注：“（从糸每）各本下有‘聲’字，非也，今刪。每者，艸盛上出，故从糸每會意。”唐寫本《玉篇》₁₆₂：“繁，扶元反，《說文》：‘馬髮髦飾也。’《春秋傳》‘可以稱鈴繁乎’是也。”又云：“紼，《說文》亦緹字也。”張舜徽認為，許書原文未必有“髮”，當以二徐本為正。^①按：唐寫本鈴當為旂之誤，旂、旌同，說見上文“緹”字。

《說文》₆₅₈：“緹，馬繼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₂引《說文》繼作緹。

《說文》₆₅₈：“紛，馬尾韜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₂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₈：“紼，馬緒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₃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₈：“絆，馬𠵿也。”段注：“《馬部》𠵿下曰：‘馬絆也。’與此為轉注。”唐寫本《玉篇》₁₆₃引《說文》𠵿作𠵿，當為抄寫所致。

《說文》₆₅₈：“𠵿，絆前兩足也，从糸須聲，《漢令》‘蠻夷卒有𠵿’。”段注：“疑有奪字，殊下云：‘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此應云：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2頁。

‘蠻夷卒有罪當頽之。’唐寫本《玉篇》₁₆₃：“《說文》：‘絆前兩足也。’《漢書》：‘蠻夷卒今有象頽也。’”按：《漢令》，唐寫本作《漢書》，引文亦當有誤。桂氏《義證》引錢大昭曰：“頽即胥靡之胥。《呂氏春秋》‘傳說殷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紉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師古注今作“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①

《說文》₆₅₈：“縱，以長繩系牛也。”系，二徐作繫。段注：“《玉篇》云：‘以長繩系牛馬放之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₄引《說文》：“以長繩系牛也。”

《說文》₆₅₈：“縻，牛轡也。从系，麻聲。紆，縻或从多。”唐寫本《玉篇》₁₆₄引《說文》同。又云：“紆，……《說文》以為亦縻字也。”

《說文》₆₅₈：“緹，犬系也。从系，世聲。《春秋傳》曰：‘臣負羈緹。’緹，緹或从桀。”段注：“犬字各本無，今補。《少儀》：‘犬則執縶，牛則執紉，馬則執勒。’注曰：‘縶、紉、勒皆所以繫制之者。’按許以此篆次於牛系、馬轡之後，其為用《少儀》顯然也。……若緹本謂馬，則宜次於繩篆後矣。”唐寫本《玉篇》₁₆₅：“縶，《說文》亦緹字也。”按：唐寫本《玉篇》“緹”字說解未引《說文》，引《左傳》杜注：“緹，馬繩也。”野王案：“凡所以繫制畜牲者皆曰緹。”又引《楚辭》王注：“緹，繫也。”據唐寫本《玉篇》體例，其引古注與《說文》義訓相同，往往不再引《說文》義訓。疑顧氏所見《說文》作“系也”，與“各本”同，段君補“犬”字，可疑。

《說文》₆₅₉：“縶，索也。”段注：“《字林》曰：‘兩合曰糾，三合曰縶。’”唐寫本《玉篇》₁₆₄引《說文》同，又云：“縶，《聲類》亦縶

①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924頁。

字也。”

《說文》₆₅₉：“繩，大索也，一曰急也。”段注：“《通俗文》：‘大索曰繩。’……按《手部》：‘拊，引急也。’繩與拊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₁₆₅：“《說文》：‘繩，索也。’亦與拊字同，‘拊，急引也。在《手部》。’按：唐寫本‘拊’當為‘拊’之誤，‘拊’又‘拊’之誤。桂氏《義證》：‘大索也者，《字林》同。’《一切經音義》卷七六₃₀₁₀引《說文》：‘大索也。’卷一三₄₈₂引《考聲》同。而卷八三₃₂₄₈、卷八九₃₄₁₈引《說文》無‘大’字，卷七四₂₉₄₂引《說文》：‘系也。’‘系’當為‘索’之壞字。《字林》多本許書，許書原本當有‘大’字，唐寫本抄寫者奪之。”

《說文》₆₅₉：“繡，綆也。从糸，喬聲。繡，古文从絲；繡，籀文繡。”段注：“（籀文）从絲又从白也，白者，叉手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₅：“古文為繡字，在《絲部》。”唐寫本《玉篇·絲部》₁₉₁：“𦃟，古通反，《說文》籀文繡字也。繡，汲綆也。在《糸部》。”又云：“繡，《說文》亦古文繡字也。”按：唐寫本《玉篇》𦃟下繡上有繡字，字从白，實即繡字之籀文，而云“古環反，織絹，以絲貫杼也”，則以“𦃟”字說解當之，繡與𦃟當互易。^①

《說文》₆₅₉：“綃，彈彊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₄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₉：“繫，生絲縷也。謂縷系矰矢而以雉歟也。”大徐無“謂縷”句。段注：“李善《文賦》注所引有此十字，今按有此乃完。當作‘生絲縷系矰矢而以雉歟也’，共十一字。”唐寫本《玉篇》₁₆₅引《說文》無“謂縷”十字。《一切經音義》卷四一₁₆₂₈、卷九二₃₄₉₆引《說文》亦無，疑“謂縷”句為後人注釋語。

《說文》₆₅₉：“緡，釣魚繫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₆：“緡，亡巾

① 《說文·絲部》：“𦃟，織以絲杼杼也。”段注：“織字下各本衍絹字，《玉篇》又誤緝，今刪。”

反，……《說文》：‘釣魚繫也。’並紙錢，《說文》為紙字，在《金部》。”按：《說文·金部》：“鐸，業也，賈人占鐸。”段注：“按此字必後人所增，必當刪者。《史》、《漢》賈人緡錢字从糸。”據唐寫本，知“鐸”之增不始於二徐。

《說文》₆₅₉：“絮，敝縣也。”段注：“古無今之木縣。”唐寫本《玉篇》₁₆₆引《說文》：“幣帛也。”《一切經音義》卷七五₂₉₈₃引《說文》敝作弊。按：唐寫本幣為敝之誤，大徐作縣，唐寫本作帛，未知誰是。

《說文》₆₅₉：“絡，絮也；一曰麻未漚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₇引《說文》同。

《說文》₆₅₉：“續，絮也，从糸，廣聲，《春秋傳》曰：‘皆如挾續。’統，續或从光。”唐寫本《玉篇》₁₆₇：“音曠，《左氏傳》：‘皆如挾續。’……《說文》：‘續，絮也。’”又云：“統，……《說文》亦續字也。”

《說文》₆₅₉：“紙，絮一箔也。”箔，大徐作苦。段注：“箔各本譌笞，今正。”王筠《句讀》以為“笞者箔之殘字。”唐寫本《玉篇》₁₆₆引《說文》：“紙，笞也。一曰絮也。”張舜徽說：“許書說解原文，疑當作‘絮也。一曰笞也。’《唐寫本玉篇》引許書，將二義誤倒，且誤笞為笞。今二徐本‘絮’字下奪‘也’字，‘一’字下奪‘曰’字，故連為絮一笞也。”^①

《說文》₆₅₉：“綰，治敝絮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₆引《說文》：“結，治敝絮也。”按：“結”當為“綰”之誤。《篆隸萬象名義》亦作“治敝絮”。^②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2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37頁。

《說文》₆₅₉：“繫，繫纒也，一曰惡絮。”段注：“‘繫纒’讀如‘谿黎’，疊韻字。音轉為絳纒。絳，苦堅切，《廣韻》十二齊、一先皆曰‘絳纒，惡絮’是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₇引《說文》“惡絮”下有“也”字。

《說文》₆₅₉：“纒，繫纒也。从系，虎聲。一曰維也。”段注：“（維也）此別一義，謂纒亦訓維系。”唐寫本《玉篇》₁₆₈引《說文》：“繫纒也，一曰絰也。”按：《說文》“維，車蓋維也”，“絰，蠶滓絰頭也，一曰以囊絮凍也”，絰頭、惡絮義近，綜合“繫”字說解，當以唐寫本所引為是。劉又辛亦以為“絰”訓絲頭，“繫纒”與“惡絮”義近，野王所據為古本，當據改。^①

《說文》₆₅₉：“緝，績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₈引《說文》同。

《說文》₆₆₀：“紬，績所未緝者。”段注：“各本作‘績所緝也’，今依《廣韻》正。”唐寫本《玉篇》₁₆₈引《說文》：“績之所緝也。”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王筠《句讀》以為有“未”字誤，^②張舜徽以為唐寫本《玉篇》有“之”字“義較圓融”。^③

《說文》₆₆₀：“績，緝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₈引《說文》同。

《說文》₆₆₀：“縑，布縷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₉《說文》同。

《說文》₆₆₀：“紩，布也，一曰粗紩。”唐寫本《玉篇》₁₆₈引《說文》“紩”下有“也”。

《說文》₆₆₀：“縑，蜀細布也。”唐寫本《玉篇》₁₅₂引《說文》同。按：顧氏所引《聲類》顯示，唐寫本《玉篇》縑、縑、縑相屬，次於縑、縑之間，與二徐異，引《聲類》縑、縑、縑異體同字。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39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785頁。

③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4頁。

《說文》₆₆₀：“絺，細葛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₉：“絺，丑飢反，《尚書》：‘青州貢恤絺。’孔安國曰：‘細葛也。’”又云：“絺，《說文》絺或从系，络从甫省。”按：《尚書·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孔傳曰：“細葛。”^①唐寫本《玉篇》上“綌”下“絺”，次序與許書異。絺、恤當即絺、鹽，“络”當為“綌”字，而“絺”字說解闕入了“綌”字或體內容，據唐寫本，“絺”有重文絺而今本《說文》奪之。^②

《說文》₆₆₀：“綌，粗葛也。从系，谷聲，綌，綌或从巾。”唐寫本《玉篇》₁₆₉引《說文》同。又云：“絺，《字書》亦綌字也。”按：唐寫本“綌”作“綌”，抄寫者誤。上文“絺”字或體引《說文》云“綌从甫省”，缶、甫同音，可相假借，“絺”下所云“从甫省”者當屬“綌”篆，而抄寫者亂之。然从缶、从甫，均與大徐本所存或體綌不同，且唐寫本言“絺”出《字書》，不出《說文》。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玉篇》、《廣韻》並無，疑後人習用綌，因不收綌耳。”^③又按：“綌”从“谷”非从“谷”。邵瑛《說文解字群經正字》曰：“今經典从山谷之谷作綌，辨詳卻、郤等字。”^④《說文·卩部》“卻”下邵氏曰：“谷乃‘口上阿’，音噉。今作卩、作谷，卩乃邑之偏旁，隸作谷，乃山谷字，大非制字之意，不可不據《說文》以正之。”^⑤“谷”下段注：“其虐切，五部。卻、綌从谷聲。”綌，屬溪母、鐸部，在段君古音五部；絺从缶，屬幫母、幽部，甫，屬幫母、

①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47—148頁。顧氏引述有節省。

② 按：唐寫本“絺，《說文》絺或从系”有誤，絺本在《系部》，不當又曰“或从系”，存疑。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789頁。

④ 同上，第12790頁。

⑤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025頁。

魚部，魚、鐸對轉。缶、甫古音亦在五部，知綌與从缶、甫之字語音相近。絺，屬曉母、微部，段君古音十五部，與从缶、甫之字聲、韻相差很遠。從語音關係來看，从缶（甫）之字應該是“綌”之重文。

《說文》₆₆₀：“縠，絺之細者也。《詩》曰：‘蒙彼縠絺。’一曰戚也。”段注：“者字依《御覽》補。……戚，各本作蹴，蹴者，躡也，非其義。蓋本作戚，俗作蹙，又改為蹴耳，今正。”唐寫本《玉篇》₁₆₉引《說文》：“絺之細也，一曰纖也。”顧氏所見許書無“者”字。張舜徽認為蹙字或書作蹙，與纖形近，故唐寫本《玉篇》誤作纖耳。^①

《說文》₆₆₀：“紵，綌屬，細者為紵，布白而細曰紵。从糸，宁聲。縠，紵或从緒省。”段注：“各本作‘粗者為紵’，今依玄應書正，卷十二、十五略同也。”唐寫本《玉篇》₁₆₉：“紵，綌屬，細也。”又云：“縠，《說文》亦紵字也。《字書》籀文紵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五九₂₃₈₄引《說文》：“綌屬，細者為紵，布白而細曰紵。”張舜徽引沈濤曰：“蓋古本如是。”並指出，唐寫本《玉篇》所引《說文》“細”字下有闕脫。^②《一切經音義》卷八一₃₁₇₆引《說文》：“綌屬，細者也。”按：唐寫本“縠”右下部分字迹不甚清晰，與今本“紵”字或體迥異，待考。

《說文》₆₆₀：“縠，十五升抽其半布也，一曰兩麻一絲布也。从糸思聲。寧，古文縠，从思省。”段注：“各本無‘抽其半’三字，當由不通人刪之，今補。……（从思省）思各本作系，誤，今正。”王筠《句讀》：“當云‘从凶聲。’”唐寫本《玉篇》₁₇₀：“《喪服傳》：‘縠者，十五升布抽其半，有事其縠，無事其布曰縠。’……《說文》：‘一曰兩麻絲布也。’”按：絲、麻不同物，既言“兩”，當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4頁。

② 同上，第634—635頁。

“一”與之對應，疑唐寫本《玉篇》奪“一”字。

《說文》₆₆₁：“縹，細疏布也。”段注：“按此篆各本在前緇、縹二篆之間，非其次也，今移此以正之。”唐寫本《玉篇》₁₅₂：“《說文》或以為今有如白越布者也。”《一切經音義》卷一九₇₂₁：“縹又作縹，二形同思銳反。《說文》：‘蜀白細布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縹也。”按：上文“縹”下唐寫本據《聲類》縹、縹、縹同字，因以相屬。唐寫本“縹”居緇、縹之間，與大徐同，段君移其次，恐非。

《說文》₆₆₁：“綸，綸貨，布也。”段注：“謂布名，《急就篇》：‘服瑣綸幣與縹連。’師古曰：‘綸幣，綸布之尤精者也。’幣、貨同。”唐寫本《玉篇》₁₇₀引《說文》：“綸幣，布也。”

《說文》₆₆₁：“縹，交臬也，一曰縹衣也。”段注：“謂以臬二股交辯之也。交絲為辯，交臬為縹。上文縹下云‘縹衣也’，此云‘縹，縹衣也’，是為轉注。”唐寫本《玉篇》₁₇₁引《說文》：“交系也，一曰縹衣也。”按：桂氏《義證》引《廣雅》：“縹，縹也。”縹，縹轉注，當以“縹衣”為是，唐寫本“縹”當為“縹”之誤，上文“紕”字說解“縹”誤作“縹”，即其例。王筠《句讀》：“吾鄉交臬以為經謂之辯，辯，交織也。”

《說文》₆₆₁：“屨，履也，一曰青絲頭履也。讀若阡陌之陌。从系，戶聲。”段注：“上義謂麻作之，此義謂青絲為頭。許書無‘阡陌’，蓋當作‘什佰’也。‘一曰’以下十三字當在‘从系，戶聲’之下。大徐亡百切，郭景純下瓦反，一音畫。”唐寫本《玉篇》₁₇₁：“胡凡反，……《說文》：‘一曰素絲繩履也。’”按：唐寫本“凡”當為“瓦”之誤。張舜徽據《廣韻》三十五馬屨字下“青絲履，又繩履”，遂疑許書原文當作“青絲繩履”，青、素形近，故唐寫本訛青為素，二徐又訛繩為頭。^①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引承培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6頁。

元：“‘履也’上當有‘麻’字，見《方言》。”^①承說是，下文“紩，象履也”同例。

《說文》₆₆₁：“紩，象履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₁引《說文》同。

《說文》₆₆₁：“綱，履兩枚也，一曰絞也。”段注：“各本兩作兩，篆作綱，非，當正。”唐寫本《玉篇》₁₇₁：“綱，旅繼反，《方言》：‘綱校，關之東西或謂之綱。’郭璞曰：‘謂履中絞也。’《說文》：‘履兩頭也，一曰紩也。’”按：據段注，篆文“綱”當作“綱”。枚、頭為量詞，漢魏六朝，“枚”的應用極其普遍，而“頭”起初多表示動物的數量。^②疑許書本作“枚”，當“枚”作量詞的使用範圍開始縮小而“頭”開始廣泛使用的時候，顧氏以“頭”代“枚”。唐寫本前引《方言》注有“履中絞”，後引《說文》“一曰紩也”，可見，顧氏紩、絞不相混淆。存疑。

《說文》₆₆₁：“繫，麻一耑也。”段注：“‘一耑’猶‘一束’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₁引《說文》耑作端。

《說文》₆₆₁：“繆，象之十繫也，一曰綢繆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₂《說文》同。

《說文》₆₆₁：“繫，繫緼也，一曰敝繫也。从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繫。’”二徐“繫”下無“也”字。段注：“按此篆舊在‘繫’篆之前，彼上下皆言絲，繫非其類，今移次於此。”唐寫本《玉篇》₁₆₇引《說文》：“繫，緼也，一曰弊繫也。《易》曰‘需有衣繫’是也。”按：段注“繫非其類”之“繫”、唐寫本《玉篇》“衣繫”之“繫”，皆當作繫。二徐絡、續、紙、結、繫、繫相屬，唐寫本《玉篇》絡、繫、續、繫相屬，次第與二徐有出入，然猶相近，段君移其次，未知當否。

《說文》₆₆₂：“緼，紩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₂引《說文》同。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802頁。

②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第235—238頁和第487—489頁。

《說文》₆₆₂：“紼，亂臬也。”段注：“臬各本作系，不可通，今正。亂臬者，亂麻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₂引《說文》：“亂麻也。”今本《玉篇》有“亂麻”一訓，張舜徽引嚴可均曰：“《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作‘亂麻也’，按《玉篇》亦云‘亂麻’。”張氏又曰：“今本《玉篇》，與《唐寫本玉篇》同訓‘亂麻’，蓋《許書》原文如此。二徐本譌麻為系，而義難通，宜據改。”^①

《說文》₆₆₂：“紼，氏人殊縷布也。”段注：“殊縷布者，蓋殊其縷色而相間織之，紼之言駢也。”唐寫本《玉篇》₃₈₀：“紼，……《說文》：‘氏人疏婁布也。’”按：羅本₁₇₂“說文”作“記文”，“氏人”作“立人”，誤。王筠《句讀》：“《漢書·揚雄傳》：‘紼之以象類。’宋祈校本引《字林》：‘紼，縷布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林》：‘紼，無文綺也。’”《一切經音義》卷三五₁₄₀₃、《續一切經音義》卷六₃₉₃₈引《字書》：“紼，振黑繩也。”張舜徽說：“婁當為縷之譌省。疏猶粗也，謂粗布也。疏字俗書亦或作疎，與殊字形近，故二徐本譌疏為殊。段玉裁謂‘殊縷布者，蓋殊其縷色而相間織之’，此乃因譌文而曲為之說，失其實矣。”^②

《說文》₆₆₂：“紼，氏人縷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₃引《說文》：“燕人屬也。”按：“縷”下段注：“亦段屬為之。”“縷”下野王引《周書》：“正西以白旄紼縷為獻。”紼、縷皆西方物，唐寫本作“燕人”，恐誤。

《說文》₆₆₂：“縷，西胡毳布也。”唐寫本《玉篇》₁₇₃引《說文》“胡”誤作“故”。

《說文》₆₆₂：“綏，車中靶也。”段注：“靶，各本作把，《玉篇》作‘車中靶也’，《廣韻》引《說文》同。按：靶是把非。”唐寫本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6—637頁。

② 同上，第636頁。

《玉篇》₁₇₄引《說文》：“車中扼也。”按：扼、把形近，唐寫本“扼”當為“把”之誤，顧氏所見許書當作“把”。

《說文》₆₆₂：“彝，宗廟常器也，从系，系，綦也，𠂔持之。米，器中實也。从互，象形。……彝、𠂔皆古文彝。”段注：“綦，許書所無，當作羃，……（持之）‘之’字今補。……（从互）各本作互聲，非也，今依《韻會》正。”唐寫本《玉篇·素部》₁₉₀：“彝，餘之反，《字書》亦彝字也。彝，尊也，常也，在《系部》。古文為𠂔字，在《絲部》。”唐寫本《玉篇·絲部》₁₉₁：“𠂔，餘之反，《說文》古文彝字也。彝，常也，彝，尊也，在《系部》。或為𠂔字，在《素部》。”按：唐寫本《玉篇·素部》被釋字作“彝”當从“素”作彝，說解“《字書》亦彝字也”之“彝”从素，亦誤，當从“系”作彝，彼此訛亂，當為抄寫所致。金文“彝”有多種形體和姿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存“彝”字古文有多種，吳氏引楊沂孫說：“古彝字从雞升，𠂔象冠、翼、尾、距形，手執雞者，守時而動，有常道也，故宗廟常器謂之彝。”商承祚《殷虛文字》曰：“卜辭中彝字象兩手持雞，與古金文同，其誼則不可知矣。”^①

素 部

《說文·素部》₆₆₂：“素，白致繒也。”段注：“致者，今之緻字。漢人作注不作緻，近人改為緻，又於《系部》增緻篆，皆非也。”唐寫本《玉篇》₁₈₈引《說文》作“緻”。按：唐寫本被釋字“素”作“繁”，而說解中用“素”，又云：“素，今俗繁字也。”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2822—12824頁。

《說文》₆₆₂：“𦃟，素屬。”唐寫本《玉篇》₁₉₀引《說文》同，而被釋字作繁。

《說文》₆₆₂：“𦃟，白𦃟，縞也。”唐寫本《玉篇》₁₉₀引《說文》同。按：“白𦃟”大徐作“白約”。

《說文》₆₆₂：“𦃟，素屬。”段注：“素當作索。……从素之字，古亦从糸，故𦃟字或作𦃟，或作𦃟。”唐寫本《玉篇》₁₉₀：“𦃟，力出反，……《說文》：‘素屬也。’《字書》或為𦃟字，在《索部》，或為𦃟字，在《糸部》。”唐寫本《玉篇·索部》₁₉₄：“𦃟，……或為𦃟字，在《素部》；或為𦃟字，在《糸部》。”

《說文》₆₆₂：“𦃟，緩也，从素，卓聲。綽，𦃟或省。”唐寫本《玉篇》₁₉₀：“《說文》：‘𦃟，緩也。’或為綽字，在《糸部》。”

《說文》₆₆₂：“緩，𦃟也，从素，爰聲。緩，緩或省。”唐寫本《玉篇》₁₉₀：“《說文》：‘𦃟也。’或為緩字，在《糸部》。”

絲 部

《說文·絲部》₆₆₃：“絲，蠶所吐也。”唐寫本《玉篇》₁₉₀引《說文》同。

《說文》₆₆₃：“𦃟，織以絲𦃟杼也。从絲省，𦃟聲。𦃟，古文卯字。”段注：“織字下各本衍絹字，《玉篇》又誤緝，今刪。‘以絲’各本誤作‘从糸’，𦃟作貫，今正。……（𦃟古文卯字）各本無此五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₁₉₁：“𦃟，古環反，《說文》：‘織緝以絲貫杼也。’”按：唐寫本《玉篇》“𦃟”當為“𦃟”之誤，𦃟為緝之籀文。𦃟、𦃟互易，抄寫者所誤。張舜徽以為二徐作“絹”乃“緝”字形譌。^①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8頁。

率 部

《說文·率部》₆₆₃：“率，捕鳥畢也。”唐寫本《玉篇》₁₉₂：“《說文》：‘捕鳥畢也。’……《史記》：‘黥罰疑，其攻百率。’徐廣曰：‘率即緩也。’野王案：《說文》為金字，在《金部》。”按：今《史記》作“黥辟疑赦，其罰百率”，^①與唐寫本所引異，“為金字”當作“為緩字”。《說文》：“緩，錚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緩。’”段注：“古文《尚書·呂刑》作緩，今文《尚書》作率，亦作選，或作饌。《史記·周本紀》作率。”

土 部

《說文·土部》₆₉₁：“塿，毀垣也。从土，危聲。《詩》曰：‘乘彼塿垣。’隄，塿或从阜。”段注：“當曰‘塿垣，毀垣也’。”唐寫本《玉篇·阜部》₅₀₇：“隄，居毀反，……《說文》亦塿字，塿坵，在《土部》。”按：“坵”當為“垣”之誤。

《說文》₆₉₁：“塿，塿也。从土，虜聲。塿，塿或从阜。”段注：“與《缶部》之罇音義皆同。”唐寫本《玉篇·阜部》₅₀₆：“塿，呼家反，《說文》或罇字字也。罇，裂也，在《缶部》。或為塿字，在《土部》。”按：據唐寫本，塿、罇、塿為異體字，而今本《說文》罇與塿、塿不同字。“《說文》或罇字”下有重寫符號，故錄作“字字”，則衍一“字”。

①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138頁。

力 部

《說文·力部》₇₀₀：“勞，勦也。从力癸省，焱火燒一，用力者勞。勞，古文如此。”段注：“勦各本从刀，作劇，今訂从力。《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劇，甚也。’恐是許書本作勦，用力甚也。……‘如此’大徐作‘从悉’，篆體作𣎵，今依《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據正。《汗簡》與《玉篇》中雖小異，下皆从力。竊謂古文乃从癸不省，未可知也。”唐寫本《玉篇·心部》₂：“□，力高反。《說文》古文勞□□。”按：唐寫本《玉篇》“□”字左半部分缺損，說解雙行小字僅存右行，但所存部分字迹清晰。“□”字中間如“米”字右半，下部心字明晰可見。顧氏入《心部》，亦其从“心”之證。孔廣居《說文疑疑》：“趙古則曰：‘勞从力，从營省。用力經營，故勞。’愚謂𣎵从悉，亦从營省，悉心經營，故𣎵。或勞心，或勞力，其義一也。”^①蔣冀騁以金文、《汗簡》中之二、《古文四聲韻》下平聲及《碧落碑》為證，指出“勞”之古文下皆从心。^②段君改大徐“从悉”為“如此”，誤。

金 部

《說文·金部》₇₁₃：“鐙，銀鐙也。”唐寫本《玉篇·石部》₄₇₉：“礪，力罪反，《埤蒼》：‘礪礪。’《說文》為鐙字，在《金部》也。”又云：“硃，《聲韻》亦礪字也。”按：“礪”下唐寫本《玉篇》云：“《埤蒼》：‘礪礪，磊隤也。’《聲韻》：‘礪硃，不平也。’或為銀字，在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427頁。

②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7頁。

《金部》。”唐寫本“聲韻”當為“聲類”之誤，“硃”為“硃”之誤。“銀”下段注：“《玉篇》云：‘銀鐺亦作礪礪。’”據唐寫本，銀鐺又作礪礪，實出《埤蒼》而非《玉篇》。

車 部

《說文·車部》₇₂₀：“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𨋖，籀文車。”唐寫本《玉篇》₃₂₅：“車，齒耶、舉魚二反，……《世本》：‘奚仲作車。’宋忠曰：‘夏禹時人也。’……《說文》：‘輿輪之總名，象形也。’”按：唐寫本所引無“夏后”句，未知誰是。

《說文》₇₂₁：“輯，車輿也。”段注：“各本作‘車和輯也’，大誤，今正。自轆篆以上皆車名，自輿篆至輶篆皆車上事件，其間不得有‘車和’之訓，許書列字次第有倫，可攷而知也。段令訓為‘車和’，則此篆當與軼、輶、輦、輶、輶、輶、輶諸篆為類。《列子·湯問篇》唐殷敬順《釋文》引《說文》‘輯，車輿也’，殷氏所見未誤。”唐寫本《玉篇》₃₂₇：“《說文》：‘車藉輯也。’成就之輯為集字，在《佳部》”。按：唐寫本《玉篇》“車”與“輶”之間當有兩處缺損：從第 326 頁“《史記》‘乃乘輿車’，……《論語》‘君在，輿輿如也’”等內容來看，其被釋字當為“輿”，但所存說解未見引《說文》。第 326 頁以“《漢書》”結束，第 327 頁以“輯用光”開始（《詩經·大雅·公劉》首章有“思輯用光”），其間又當有奪文。從“輯用光”等語來看，其被釋字當為“輯”，說解亦引用了《說文》，故以之與《說文》“輯”比勘。唐寫本作“車藉輯”，疑“輯”字因被釋字而衍，“藉”為“箱”之誤，下文“輶”字說解“車箱”各本作“車籍”，即藉、箱相誤之例，許書原本當作“車箱也”。“輯”有“和”義，如段注引《爾雅》：“輯，和也。”《漢書·馮

奉世傳》：“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注：“輯與集同。集，和也。”注釋者以“和”釋“輯”，傳抄中“和”竄入正文，故有今本《說文》“車和輯”之誤。

《說文》₇₂₁：“軾，車軾前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₇引《說文》：“式前也。”張舜徽說，唐寫本《玉篇》奪“車”字，“式”為“軾”之省借體。^①按：“軾”即車前，段氏引戴震云：“車旁曰輶，式前曰軾。”即其證。疑二徐“車”為衍文。

《說文》₇₂₂：“軾，車前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₇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₂：“輅，車軛前橫木也。从車，各聲。”段注：“洛故切，五部。按當依蘇林、孟康、《廣韻》音胡格反乃合。”唐寫本《玉篇》₃₂₇：“何格反，……《說文》：‘車軛前橫林也。’”按：“林”為“木”之誤。段注胡格反與唐寫本《玉篇》何格反合。

《說文》₇₂₂：“較，車輶上曲鉤也。”段注：“各本作‘車騎上曲銅也’，今依李善《西京賦》、《七啓》二注正。……今字作較。”小徐亦作“車輶”。唐寫本《玉篇》₃₂₇引《說文》作“車倚上曲銅也”，又云：“較，《字書》亦較字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李注《文選·西京賦》引作‘較，車騎上曲鉤’，又注《七啓》引作‘較，車上曲鉤’，《初學記》第十二注引作‘較，車輶上曲銅鉤’，則鉤字當不誤，較字蓋从俗，《玉篇》正作較。”^②沈濤《說文古本考》亦云：“蓋古本作鉤不作銅。……騎當從諸書所引作輶，今本作騎，乃傳寫之誤，宋小字本亦作輶。”^③《席氏讀說文記》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云：“騎字銅字皆為傳寫之誤。”^④

《說文》₇₂₂：“輶，車橫軛也。”小徐無“軛”字。唐寫本《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69—570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804頁。

③④ 同上，第13805頁。

篇》₃₂₈引《說文》：“橫等也。”田吳炤《說文二徐箋異》曰：“《原本玉篇》作‘橫等也’，等即軫之譌，可證許書舊有軫字，小徐本攷。”^①張舜徽認為大徐本不誤。^②

《說文》₇₂₂：“輶，車兩轆也。”段注：“兩各本作兩，今正。……此篆在輶篆之先，故輶篆下但云‘車旁’，而不言兩。凡許全書之例，皆以難曉之篆先於易知之篆。”唐寫本《玉篇》₃₂₈引《說文》：“車兩轆也，從則聲也。”按：“兩”唐寫本誤作“雨”，“耳”誤作“則”。二徐及唐寫本《玉篇》均先輶後輶，段說可商。

《說文》₇₂₂：“輶，車旁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₈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₂：“輶，車約輶也。从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輶。’一曰下棺車曰輶。”段注：“《禮經》有輶車，《玉篇》、《廣韻》皆謂輶、輶同字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₈引《說文》第一義訓及《周禮》同，引第二義作“一曰棺車也”，無“下”字。

《說文》₇₂₃：“輶，車箱交革也。”段注：“各本革作錯，李善《七發》注、顏師古《急就篇》注作‘交革’，今从之。‘車箱’各本作‘車籍’，《七發》注同，《急就》注、《廣韻》作‘車藉’，皆不可通。今以意正之曰‘車箱’。箱與籍字形之誤也。”唐寫本《玉篇》₃₂₉引《說文》作“車藉交革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廣韻》引《字書》亦作‘車藉交革’。”^③按：段校是，說見上文“輶”字。

《說文》₇₂₃：“軻，車輶間橫木。从車，令聲。輶，軻，司馬相如說軻从雷。”大徐作“輶，軻或从雷，司馬相如說”。唐寫本《玉篇》₃₂₉引《說文》“木”下有“也”。又云：“輶，《說文》：‘司馬相如說軻字如此。’”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809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0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814頁。

《說文》₇₂₃：“輶，輶車前橫木也。从車，君聲。讀若群，一曰讀若禪。”一曰，大徐作又。唐寫本《玉篇》₃₂₉引《說文》：“輶車從橫也。讀若君，一曰名若禪。”按：“輶”从君聲，唐寫本不當“讀若君”，當作“讀若群”，“名”當為“讀”之誤。

《說文》₇₂₃：“軫，車後橫木也。”段注：“《輿人》注曰：‘軾，輿後橫者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₀：‘《考工記》：‘車軾四尺。’鄭玄曰：‘軾，輿後橫木也。’《說文》：‘从勿聲也。’”桂氏《義證》引《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傳》顏注並云：“軾，輿後橫木也。”按：師古注《漢書》多本《說文》，據鄭、顏二注，許書本當作“輿後橫木也”。唐寫本引《考工記》及鄭注“軾”當作“軾”，“勿”為“參”之誤。

《說文》₇₂₄：“輶，車伏兔下革也。从車，慶聲，慶，古文婚字，讀若閔。”段注：“各本作‘古昏字’，今正。《女部》婚篆下曰：‘慶，籀文婚。’若依《女部》，則此當作‘籀文婚字’。”唐寫本《玉篇》₃₃₀引《說文》：“車伏菟下革也。後慶，慶，古潛字也。”按：“後”當為“從”之誤，“潛”當為“婚”之誤。

《說文》₇₂₄：“軸，所以持輪者也。”段注：“所以、者三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₃₃₀引《說文》：“持輪也。”《一切經音義》卷五三₂₁₂₇引《說文》：“軸，持輪者也。”按：段注於許書說解補“所以”者非一處，校以唐寫本《玉篇》，往往不合。

《說文》₇₂₄：“輶，車軸縛也。从車，復聲。《易》曰：‘輿說輶。’”段注：“說，各本作脫，許書必當用說，今依《周易》正。”唐寫本《玉篇》₃₃₁引《說文》義訓同，引《易》“說”作“挽”。

《說文》₇₂₄：“輶，車網也。”段注：“今本作‘車輶’，《篇》、《韻》皆作‘車輶’，輶譌為輶，見《爾雅釋義》。輶从車旁，蓋俗，古祇作網耳。或曰許本有輶篆，解曰‘車輶也’，在輶篆之上，今輶篆即輶之誤。然許有輶篆，諸家引之，疑未能明也。”唐寫本

《玉篇》₃₃₁：“野王案：《說文》‘即車輞也’，所謂牙者是次也。”“次”字疑衍。

《說文》₇₂₄：“輦，車輶規也。一曰一輪車。”段注：“《篇》、《韻》皆奪‘一’。”唐寫本《玉篇》₃₃₁引《說文》同二徐本。

《說文》₇₂₄：“輪，有輻曰輪，無輻曰𨾏。”段注：“按鄭於《禮經》、《雜記》兩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𨾏。’”唐寫本《玉篇》₃₃₁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₇：“轉，還也。”段注：“還，大徐作運，非。還者，復也。復者，往來也。運訓逡徙，非其義也。還即今環字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₂引《說文》：“轉，運也。”按：唐寫本《玉篇》輶、輞之間有缺損，據“輞”字前的部分說解，可判斷其被釋字為“轉”，故以“轉”與段注本比勘。唐寫本與今本《說文》同，段君改之，未知誰是。

《說文》₇₂₇：“輪，委輪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₃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₇：“輞，重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₃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₈：“輩，若軍發車百兩為輩。从車，非聲。”大徐“為”下有“一”字。段注：“兩各本作兩，今正。車之稱兩者，謂一車兩輪，無取二十四銖之兩，此許之字例也。‘若軍發車百兩為輩’，蓋用《司馬法》故言，故以‘若’發聲。”唐寫本《玉篇》₃₃₃引《說文》：“軍發車百乘為一輩。”《一切經音義》卷二₈₉引《說文》同唐寫本，卷二七₁₀₆₀引《說文》：“軍法，發車百兩為一輩。”卷五三₂₁₁₃引《說文》作“車百兩為一輩。从車，从裴省聲也”。按：或作“百兩”、或作“百乘”，蓋所據鈔本不同。輩从車，本義與車有關，不當用“若”，疑今本《說文》“若”字為後人所加注釋語。

《說文》₇₂₈：“輶，輶也。”段注：“輶，大徐作輶，非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₃引《說文》同段注本。按：今大徐本作輶，不作輶，與段

君所說不同。

《說文》₇₂₈：“輶，轆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₄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₈：“轆，車所踐也。从車，樂聲。”段注：“歷各切，宋本如此；郎擊切，今本如此。”唐寫本《玉篇》₃₃₄力的反，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₈：“軌，車徹也。从車，九聲。”唐寫本《玉篇》₃₃₄引《說文》：“車轍也，从九聲也。”王筠《句讀》：“《詩釋文》、《衆經音義》皆引作轍，乃以俗字易古字，使人易曉也。”據唐寫本，作“轍”者不始於《釋文》、《音義》。

《說文》₇₂₈：“輶，車迹也。从車，从省。”小徐作“跡”，云“今俗作蹤”。段注：“輶之言從也，有所從來也。……輶古字祇作從。……俗變為蹤，再變為踪，固不若用許書輶字矣。（从省）大徐有‘聲’字，非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₅：“《說文》：‘車跡也。’今為蹤字，在《足部》。”又云：“輶，《字書》亦輶字也。”按：野王、小徐所引相同，當為許書之舊。

《說文》₇₂₈：“軼，車相出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₅引《說文》同。

《說文》₇₂₈：“輶，車輶弘聲也。从車，真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一曰讀若擊。”段注：“弘，大徐作釧，非。小徐作釧，《集韻》作輶，亦誤，今正。……按《廣雅》作輶，《玉篇》作輶，皆即此字也。……琴各本作瑟，今正。陸元朗所據《論語》作琴，小徐《手部》亦作‘舍琴’。”唐寫本《玉篇》₃₃₅：“苦耕反，《說文》：‘車輶釧聲，一曰堅也。’”按：大徐本作“車輶釧也”，不作“釧”，亦無“聲”字，與段君所說異。張舜徽說：“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四引《說文》：‘輶，堅也。’與《唐寫本玉篇》所引《許書》‘一曰’義合。蓋許書原本有‘一曰’義，今二徐本脫去矣，宜據補。大徐本又奪聲字。”^①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3頁。

《說文》₇₂₈：“輦，抵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₅引《說文》：“低也。”按：唐寫本輦作輦，王筠《句讀》：“小徐《韻譜》：‘輦，車低也。’《系傳》曰：‘潘岳曰：如輦如軒。軒，舉也。’證知‘低也’為是。特《說文》無低，當作氏耳。……祁刻小徐本、小徐《韻譜》皆作輦，从執聲，《集韻》引同，《玉篇》、《廣韻》並同。大徐从執，非。”存疑。

《說文》₇₂₈：“輶，車戾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₅引《說文》同。桂馥《義證》引《集韻》云：“車戾謂之輶。”

《說文》₇₂₈：“輶，所以礙車也。”段注：“‘所以’二字今補，玄應時已失之，……《字林》如戰反，按此篆大徐在輶篆之前者，輶下輶譌作輶，遂先之以輶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₂：“如振反，……《說文》：‘擬車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四₂₉₁₃、卷八七₃₃₇₃、卷八八₃₄₀₂引《說文》均作“礙車也”。按：唐寫本《玉篇》“擬”當為“礙”之形誤，段君補“所以”，可商。唐寫本輶、輶、輪相屬，與大徐、段注本異。

《說文》₇₂₈：“輶，車小缺復合者也。”大徐等云：“《网部》輶與輶同，此重出。”段注：“按《网部》段為輶之重文。”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車部》應有，《网部》疑後人增。”^①王筠《釋例》亦云：“輶見車、网二部，當刪《网部》者。”唐寫本《玉篇》₃₃₅引《說文》：“車小缺合也。”按：唐寫本無“復”字，未知誰是；據唐寫本，顧氏所見許書《車部》有“輶”。

《說文》₇₂₉：“輶，礙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₆引《說文》：“輶，礙也。”按：“礙”當為“輶”之誤。

《說文》₇₂₉：“輶，治車軸也。”段注：“治，《篇》、《韻》皆作輶，四字句。”唐寫本《玉篇》₃₃₆引《說文》：“治車軸也。”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881頁。

《說文》₇₂₉：“軻，接軸車也。”段注：“接，各本作接，今正。接者，續木也。軸所以持輪，而兩木相接則危矣，故引申之多連曰軻軻。”唐寫本《玉篇》₃₃₆引《說文》：“接軸也。”戴侗《六書故》引《說文》同大徐本。^①沈濤《說文古本考》：“《一切經音義》卷六引無‘車’字，‘接軸車’義不可通，《韻會》作‘車接軸’，蓋古本如此，是元應所引奪一‘車’字。”^②張舜徽認為，當以唐寫本《玉篇》所引為是，唐人寫書木旁手旁相混，故諸本誤作“接”，段本作“接”是。^③

《說文》₇₂₉：“輦，車堅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₆《說文》同。

《說文》₇₂₉：“輦，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从車付。讀若茸。”也，小徐作者。段注：“反推車者，謂不順也。付，與也。本可不與，而故欲與之，至於逆推車以與之而不顧。此說其字之會意也，故其字从車付。茸，宋本、小徐本作胥，非也。”唐寫本《玉篇》₃₃₆引《說文》：“推車有所付也，故从車付。”桂氏《義證》引《蒼頡篇》“推，輦也”，引《漢書·馮奉世傳》如淳注、《淮南子·覽冥訓》高注均作：“輦，推也。”張舜徽認為，今二徐本衍反、令二字，義不可通。^④按：段氏“反推車”之說，殊嫌牽強。疑“反”字為唐以前鈔本切語所剩之“反”。許慎撰《說文》時，反切猶未通行，故用“讀若”注音。到徐鉉時代，反切通行已久。黃孝德說：“按傳統的說法，反切是在中晚唐時因藩鎮不靖諱反而言切。”^⑤注釋者置反語於被注字之旁，而傳抄者誤入許書正文。至大、小徐分別用孫愐《唐韻》、朱翱反切為《說文》注音，而未察

① 《四庫全書》（第2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07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884頁。

③④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4頁。

⑤ 黃孝德《〈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統》，載《辭書研究》，1983年，第2期，第152頁。

“反”字之剩，故有“反推車”之說。此現象亦偶爾見於唐寫本《玉篇》。如唐寫本《玉篇·厂部》：“厖，反，《說文》：‘石大也。’”切語僅存“反”字。疑今本《說文》“輶”篆說解中之“反”即此現象之遺。

《說文》₇₂₉：“輶，蕃車下庫輪也。从車，全聲。讀若饌。一曰無輻也。”段注：“蕃當作藩。藩車見軒字下，庫者，屋卑也，因以為凡卑之稱。”大徐“一曰”在“从車”前。唐寫本《玉篇》₃₃₇引《說文》：“藩車下卑輪，一曰無輻。”按：段校作“藩”，是。許書“卑，賤也，執事也”，庫、卑音義相近，可通用。

《說文》₇₂₉：“輶，大車輶耑持衡者也。从車，兒聲。輶，輶或从宜。梘，輶又从木。”又，大徐作或。唐寫本《玉篇》₃₃₇：“《說文》：‘大車輶耑以持衡者也。’……《聲類》或為梘字，在《木部》。”按：張舜徽曰：“大徐本奪‘以’字、‘也’字，小徐本奪‘以’字，宜據《唐寫本玉篇》所引補。”^①然無“以”字，釋義完備簡明，唐寫本《玉篇》“以”字似衍。唐寫本“輶”字說解後有缺損，未知是否存重文“輶”，野王云“梘”出《聲類》，與二徐異，未知誰是。

《說文》₇₃₀：“轟，轟轟，群車聲也。从三車。”段注：“（轟轟）二字依《文選》注補。……李善曰：‘《倉頡篇》云“鈎鈎，衆車聲也”。’……玄應曰：‘轟，今作輶，《字書》作鈎，同，呼萌切。’按古字作鈎，今字作輶，《玉篇》作輶，皆當在真、臻部也。”唐寫本《玉篇》₃₄₂引《說文》無“轟轟”二字。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七₆₄₂：“《蒼頡篇》：‘轟轟，聲也。’《說文》‘亦群車聲，从三車’，亦作輶。”“輶”當為“輶”之誤，卷三七₁₄₆₅、卷五二₂₀₅₅引《說文》無“轟轟”二字，卷七四₂₉₁₃“轟轟”條引《說文》：“群車聲也。”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4頁。

自 部

《說文·自部》₇₃₀：“自，小阜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₄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₀：“眗，危高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₄引《說文》同。

阜 部

《說文·阜部》₇₃₁：“陵，大阜也。”段注：“按引申之為乘也，上也，躡也，侵陵也，陵夷也，皆𡵚字之假借也。《攴部》曰：‘𡵚，越也。一曰𡵚𡵚也。’𡵚𡵚即陵夷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₅：“《爾雅》：‘大阜曰陵。’……《說文》以侵犯陵遲之陵為𡵚字，在《人部》。”按：唐寫本“人部”乃“攴部”之誤。

《說文》₇₃₁：“𡵚，大阜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₆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₁：“防，地理也。从阜，力聲。”段注：“按力者，筋也。筋有脈絡可尋，故凡有理之字皆从力。防者，地理也；𡵚者，木理也；𡵚者，水理也。《手部》有扌，亦同意。”唐寫本《玉篇》₄₈₆引《說文》無“理”字，當據《說文》補。

《說文》₇₃₁：“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₆：“《說文》：‘陰，闇也，水之氣也，南山之北曰陰。’”張舜徽：“疑《許書》說解原文，當云：‘闇也，氣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今二徐本奪‘氣也’二字。陰下本有三訓，乃變為二義矣。”並引《釋名·釋天》、《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及《素問·太陰陽明論》為例，說明“陰”有“氣”義。^①按：唐寫本《玉篇》抄寫訛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2頁。

亂。《說文》之例，凡歧義出“一曰”。聞、气不同義，如張說，“陰”字說解當有“一曰”。

《說文》₇₃₁：“陸，高平地。从阜，圭聲，𡵓，籀文陸。”大徐作“从阜从圭，圭亦聲。”小徐“籀文陸”下有“如此”。唐寫本《玉篇》₄₈₈：“𡵓，《說文》籀文陸字也。”

《說文》₇₃₁：“陂，阪也。从阜，皮聲。一曰池也。”段注：“池，各本作沱，誤。今依《韻會》正。”唐寫本《玉篇》₄₈₉引《說文》：“陂，陵也。一曰池也。”張舜徽云：“《詩·秦風·車鄰篇》正義引李巡曰：‘陂者，謂高峰山陂。’是陂字本有高陵之義。顧氏所引《許書》第一義作‘陵也’，疑原文如此。今二徐本作‘阪也’，蓋傳寫之譌。”^①《一切經音義》卷二一₈₁₄引《說文》：“穿地通水曰池，畜水曰陂也。”沈濤《說文古本考》據此曰：“蓋古本‘一曰’下如此作。”^②

《說文》₇₃₁：“阪，坡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也。一曰山脅也。”大徐“障”下無“也”字，“从阜反聲”在“脅也”下。段注：“《釋地》、《毛傳》皆曰：‘坡者曰阪。’許云‘坡者曰阪’，然則坡、陂異部同字也。”唐寫本《玉篇》₄₈₉引《說文》：“澤郭也，一曰脅也。”按：“坡者曰阪”四字為《釋地》、《毛傳》文，疑後人移入《說文》，唐寫本所引當為許書原本。唐寫本上阪下陂，與二徐異。

《說文》₇₃₁：“隅，陬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₀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₂：“限，阻也，从阜，艮聲。一曰門楣也。”大徐“从阜艮聲”在“楣也”下。唐寫本《玉篇》₄₉₀引《說文》：“限，阻也，一旦門櫓也。”按：“旦”當為“曰”之誤。許書“楣，限也”，唐寫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3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932頁。

本作櫓，誤。

《說文》₇₃₂：“陲，陲隄，高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₁引《說文》：“陲隄，不安也。”張舜徽綜合《一切經音義》卷三、卷六、小徐本及今本《玉篇》曰：“《許書》陲篆下說解，當云：‘陲隄，京也。一曰不平也。’今本僅存其第一義，而又譌京為高。《唐寫本玉篇》所引，僅取其第二義，而又譌平為安。”^①劉又辛說：“今本《玉篇》：‘陲隄，不平也。’《廣韻》：‘陲隄，不平狀。’‘陲隄’、‘崔嵬’、《莊子》‘畏佳’皆同一詞，皆有高而不平義。野王《玉篇》‘不安’蓋‘不平’之誤。”^②按：《一切經音義》卷六₂₄₆引《說文》：“陲隄，五罪反，京也。”大徐本陲、隄、阨相屬，均訓“高”，唐寫本列字次第與此同，京、高形、義皆近，通觀《說文》，凡高下、崇高義，多用“高”而罕用“京”。因此，張舜徽改“高”為“京”，可商。

《說文》₇₃₂：“隄，陲隄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₁引《說文》：“隄，高也。”《一切經音義》卷九五₃₅₇₄引《說文》：“高也。”按：依許書之例，當從二徐作“陲隄也”，唐寫本《玉篇》奪誤，然猶可證許書原本作“高”，不作“京”，“京”乃“高”之誤。

《說文》₇₃₂：“阨，高也。从阜，允聲。一曰石也。”段注：“余準切，《玉篇》：余剗切。”唐寫本《玉篇》₄₉₁：“阨，瑜劇反，《說文》：‘阨，高也，一曰地名也。’”按：唐寫本《玉篇》引許書“阨”當為“阨”之誤。大徐作“石也”，野王作“地名”，未知誰是。

《說文》₇₃₂：“陴，磊陴也。”段注：“各本奪陴字，今補。”唐寫本《玉篇》₄₉₁引《說文》：“磊也。”與“各本”同。

《說文》₇₃₂：“陵，陷高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₁引《說文》同。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3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59頁。

《說文》₇₃₂：“陞，仰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₁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₂：“陞，隄陝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₂引《說文》：“陞，陞也。”《一切經音義》卷二₁₀₂、卷六八₂₇₀₀引《說文》：“陞也。”而卷五₂₀₃、卷一五₅₇₇引《說文》云：“隄陝也。”按：唐寫本《玉篇》“陞”為“陞”之誤，“陞”又“陝”之俗（依下文段注），且奪“隄”字。

《說文》₇₃₂：“陝，隘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₂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₂：“陷，高下也。从阜，𠂔聲。一曰陟也。”段注：“大徐作‘从阜从𠂔，𠂔亦聲’。”大徐“一曰”在“从阜”上。唐寫本《玉篇》₄₉₂：“陷，……《說文》：‘高下也。一曰隨也。’《廣雅》：‘陷，隤也。’……《說文》以小坎為𠂔字，在《臼部》。”按：唐寫本《玉篇》“隨”當為“隤”之誤，“隤”又“陟”之假借（“陟”下段注）。《一切經音義》卷四一₁₆₃₂引《說文》亦誤作“隨”，卷二₁₀₃、卷十八₆₉₉引《說文》作“隤也”。

《說文》₇₃₂：“𡵓，𡵓也。”段注：“各本奪𡵓字，今補。……𡵓，他書作‘崎嶇’，《漢碑》亦作嶇。”唐寫本《玉篇》₄₉₃：“《說文》：‘𡵓也。’《聲類》或為嶇字，《山部》也。”唐寫本《玉篇·山部》₄₄₀“嶇：丘偶反，……《說文》為𡵓字，在《阜部》也。”

《說文》₇₃₂：“墜，下隊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₃：“《說文》：‘墜下也。’……《說文》以土𡵓為墜字，在《广部》。”唐寫本《玉篇·广部》₄₅₄“墜”下云：“《聲類》：‘墜，𡵓也。’今為墜字，在《阜部》也。”按：唐寫本“墜”為“墜”之誤。《一切經音義》卷二七₁₀₆₅引《說文》作“下墜”，卷四四₁₇₅₉、卷八八₃₃₈₃、卷九九₃₆₉₃引作“墜下”，卷六二₂₅₂₅引作“隊也”，奪“下”字。張舜徽引沈濤說：“《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墜，墜下也’，墜即隊字之假。《文選·高唐賦》注引同。”又說：“今二徐本宜改作墜下。”^①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5頁。

《說文》₇₃₂：“隊，从高隊也。”小徐本作“从高墮也”。段注：“隊、墜正俗字，古書多作隊，今則墜行而隊廢矣。大徐以墜附《土部》，非許意。”唐寫本《玉篇》₄₉₃：“隊，馳愧反，《爾雅》：‘隊，落也。’《說文》：‘墜，从高墮也。’”張舜徽引嚴可均曰：“《爾雅·釋詁》疏、《韻會》十一隊，引作‘从高墮也’。”張氏說：“諸書所引，與《唐寫本玉篇》所引合。大徐本譌墜為隊，宜據改。小徐本不誤。”^①

《說文》₇₃₂：“降，下也。”段注：“《夂部》曰：‘夂，服也。’……以地言曰降，故从阜；以人言曰夂，故从夂干相承。”唐寫本《玉篇》₄₉₃：“《爾雅》：‘降，落也；降，下也。’……《說文》以降服之降為夂，部也。”按：唐寫本“部”上當有“在夂”二字。

《說文》₇₃₃：“隍，从高下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₄引《說文》同。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下’上有‘而’字。”沈濤《說文古本考》亦據此云：“蓋古本多一‘而’字，有此字而文義始完。”^②按：依沈說，則上文“从高墮也”，亦當補“而”字，沈說恐非。

《說文》₇₃₃：“隍，危也。从阜，从毀省。徐巡以為‘隍，凶也’。賈侍中說：‘隍，灋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隍隍。’”唐寫本《玉篇》₄₉₄引《說文》：“隍，危也。季巡說‘凶也’，賈侍中說‘法度也’，班固說‘不也’，《周書》曰‘非之死隍’字也。”按：唐寫本有奪誤：引班固說奪“安”字，引《周書》非、死顯系邦、隍之誤。

《說文》₇₃₃：“陸，敗城阜曰陸。……𡵓，篆文。”段注：“小篆陸作𡵓，隸變作墮，俗作墮。”大徐許規切。唐寫本《玉篇》₅₀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5—606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953頁。

“墮，許規反，……《說文》：‘阪成阜曰墮也。’”《一切經音義》卷四二¹⁶⁶⁴：“《說文》：‘敗也。’”按：據《說文》及《一切經音義》，知唐寫本阪當作敗，成當作城。

《說文》⁷³³：“頤，仄也。”唐寫本《玉篇》⁴⁹⁴引《說文》：“反。”按：唐寫本《玉篇》“反”當為“仄”之誤，且奪“也”字。

《說文》⁷³³：“陟，落也。”唐寫本《玉篇》⁴⁹⁴引《說文》同。

《說文》⁷³³：“阬，閭也。”段注：“今按閭訓迂遠，疑本作限，俗作閭，又譌閭耳。……客庚切，古音在十部，讀如康，俗字作坑。”唐寫本《玉篇》⁴⁹⁵引《說文》：“阬，聞閭。”桂氏《義證》：“閭也者，《漢書·揚雄傳》：‘聞閭閭其寥廓兮。’注云：‘閭閭，空虛也。’”按：“阬”當為“阬”之誤。劉又辛說：“阬閭為連綿詞，《說文》原本當作‘阬，阬閭也’。大徐本脫‘阬’字，野王誤為‘聞’字。阬閭或作聞閭，康笈，皆同詞異形。”^①

《說文》⁷³³：“隤，通溝，以防水者也。从阜，賣聲。讀若洞。隤，古文隤，从谷。”大徐本作“通溝也”。段注：“（以防水者也）小徐及《廣韻》本如此。隤與瀆不同。……大徐洞作瀆，非也。”唐寫本《玉篇》⁴⁹⁵：“《說文》：‘通溝也。’或為隤，在《水部》；或為隤字，在《谷部》也。”王筠《句讀》：“小徐作‘讀若洞’，非也。”按：唐寫本“隤”當作“瀆”。“以防水者也”五字唐寫本無，疑為注釋語，後人誤入許書，段君據小徐、《廣韻》補之，可商。沈濤《說文古本考》：“小徐本作‘通溝以防也’，乃傳寫奪‘水’字。”^②與今小徐本異。

《說文》⁷³³：“防，隄也。从阜，方聲。墜，防或从土。”段注：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61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964頁。

“俗字所由作坊也，俗又以坊為邑里之名。”唐寫本《玉篇》₄₉₅：“《說文》：‘防，得也。’或為坊字也。……《說文》：‘防，得也。’或為坊字，在《土部》也。”按：唐寫本抄寫重複，“得”當為“隄”之誤。《一切經音義》卷七二₂₈₃₉引《說文》：“防，堤也。”卷六八₂₇₁₆引《說文》：“堤，防也。”“堤，防也”當為“防，堤也”之倒。《說文·土部》：“堤，滯也。”與“防”義別，《一切經音義》“堤”亦“隄”之誤。

《說文》₇₃₃：“隄，唐也。”段注：“唐、塘正俗字。唐者，大言也。段借為陂唐，乃又益之土旁作塘矣。”唐寫本《玉篇》₄₉₅：“野王案：《說文》：‘堤，隋也。’”張舜徽引《爾雅·釋宮》、《淮南》許注，認為“隋”非晚出俗體，唐寫本引作“隋”為許書原本。^①《一切經音義》卷二〇₇₄₆引《說文》：“堤，隋也。”“堤”亦“隄”之誤。

《說文》₇₃₄：“址，基也。从阜，止聲。址，阯或从土。”唐寫本《玉篇》₄₉₆：“《說文》基成為址字，在《云部》。”按：唐寫本“成”為“或”之誤，“云”為“土”之誤，當作“基也，或為址字，在《土部》”。《一切經音義》卷九七₃₆₀₈引《說文》：“址，基也。”

《說文》₇₃₄：“附，附婁，小土山也。从阜，付聲。《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段注：“按或作‘培塿’，依許則傳文本作‘附婁’，字从阜，其本義也，上蒲口反，下路口反。《玉篇》曰：‘《說文》以埒為埒益字，从土。’……符又切，按此音非也，當云蒲口切。”唐寫本《玉篇》₄₉₈：“《說文》附益之附為埒字，在《人部》。以此音蒲口反，附婁，小土山也。《春秋》‘附塿無松柏’是也。”按：唐寫本《玉篇》“人部”當作“土部”，“附婁”當作“附塿”。段注蒲口切，與顧書合。

《說文》₇₃₄：“阨，秦謂陵阪曰阨。”唐寫本《玉篇》₄₉₆引《說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6頁。

文》同。按：唐寫本“阨”作“阨”。

《說文》₇₃₄：“阨，石山戴土也。”段注：“戴，小徐作載。《釋山》曰：‘石戴土謂之崔嵬。’然則崔嵬一名阨也。五忽切，十五部，《玉篇》午回切。”唐寫本《玉篇》₄₉₆：“牛瑰反，《說文》：‘石戴主也。’”按：“主”乃“土”之誤，據《爾雅》、唐寫本《玉篇》，許書原本當無“山”字。今小徐本作“戴”，不作“載”，與段說異。

《說文》₇₃₄：“隄，崖也。”段注：“按今俗語謂邊曰隄，當作此字。”唐寫本《玉篇》₄₉₆引《說文》：“隄，厓也。”《一切經音義》卷八一₃₁₈₀引《說文》：“隄，崖也。”按：桂氏《義證》：“崖也者，李善注《西京賦》引作‘厓也’。”王筠《句讀》：“二字本通。”唐寫本“厓”當為“厓”之形誤，疑顧氏所見《說文》作“厓”。

《說文》₇₃₄：“隄，塞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₆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₇₃₄：“隔，塞也。”段注：“塞，先代切，各本作障，今依《西京賦》注所引作‘塞也’，與《土部》‘塞，隔也’為轉注。《廣韻》亦曰‘塞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₇：“隔，《說文》古文隔字字也，隔，塞也。”按：唐寫本《玉篇》衍一“字”。二徐本、唐寫本《玉篇》隔、障相屬，二字互訓，與許書體例相合。王筠《釋例》說：“段氏舍本部之轉注，遠求異部之轉注，迂矣。且其以《西京賦》注為征，不知《說文》塞下云隔，李氏即顛倒引之。此注家常事，且以取便也。”①《一切經音義》卷二₈₆引《說文》：“隔，障也。”《集韻》入聲二十一麥引同。蓋野王、李善與慧琳所據《說文》鈔本不同，存疑。據唐寫本，《說文》當有“隔”篆，並有古文“隔”。

《說文》₇₃₄：“障，隔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₇引《說文》：“障，隔也。”劉又辛說：“野王《玉篇》‘隔也’蓋‘隔也’之訛。《說文》無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977頁。

‘隰’字。《集韻》：隰，隰攝，陟兒，為晚出字，不當見於《說文》解說中。”^①按：《集韻》入聲二十六緝：“隰，隰攝，陟兒。”隰，劉氏引作攝，誤。

《說文》₇₃₄：“隰，蔽也。”段注：“《艸部》曰：‘蔽，茅，小兒也。’小則不可見，故隰之訓曰蔽。”唐寫本《玉篇》₄₉₇：“《說文》：‘隰，蔽。’……《說文》以隰匿為守，在部。”按：唐寫本《玉篇》有奪誤：“蔽”下奪“也”，“守”蓋“字”之誤，“在部”亦有奪。

《說文》₇₃₄：“隰，水隈厓也。”厓，大徐作崖。唐寫本《玉篇》₄₉₇：“《說文》為隰字，在《水部》。”按：唐寫本《玉篇》被釋字“隰”作“隰”，誤。“為隰字”當作“為隰字”。

《說文》₇₃₄：“隈，水曲也。”段注：“各本作‘水曲隰也’，今依《西都》、《海賦》二注訂。”唐寫本《玉篇》₄₉₈引《說文》：“水曲隈也。”沈濤以《一切經音義》卷二、卷十四引《說文》皆有隰字為證，認為《說文》古本當有隰字，張舜徽則認為，許書原本當無限字或隰字，傳寫者誤增隈字，後又改作隰字。^②按：《說文》隰、隈相屬，二字義近。隰、隈从阜，本義當指水岸而非水體，以“隰，水隈厓也”例之，疑許書原本作“水曲隰也”，唐寫本“隰”誤作“隈”。

《說文》₇₃₄：“𡵓，𡵓商，小塊也。从阜，从𡵓，𡵓，古文𡵓字。”段注：“此蓋古語。”唐寫本《玉篇》₄₉₈：“𡵓，丘善反，《說文》：‘𡵓，小塊也。’”按：唐寫本“丘”字多次出現，其中一部分缺筆，蓋避孔子諱所致，今逕改。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戴氏侗曰：‘𡵓，古𡵓字，徐鉉誤以為古𡵓字。’”^③朱駿聲《定聲》：“商，疑當

①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62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7頁。

③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982頁。

為音。”林義光《文源》說：“按𨾏為小塊，無考。古作𨾏，作𨾏，即遣之古文。从自，自者，師省，所遣者也。𨾏象兩手遣之。”^①

《說文》₇₃₄：“𨾏，水衡官谷也。从阜，解聲。一曰小谿。”段注：“未詳。水衡官，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又《天文志》‘解谷’，晉灼曰：‘谷名。’蓋非此。”唐寫本《玉篇》₄₉₈：“《說文》：‘水衡官名一也，一曰未谿也。’或為𨾏字，在《水部》。”按：唐寫本《玉篇》“或為𨾏字”當作“或為𨾏字”。曾忠華說：“‘水衡官谷’也者，段注與王筠《句讀》均曰未詳。考之官制，‘水衡’二字乃為官名。故‘水衡官谷也’，當作：‘水衡，官名也。’谷字與名字形似傳寫之誤也。《玉篇零卷》‘名’下之‘一’為衍文，當刪。……《玉篇零卷》‘一曰未谿也’之‘未’，為‘小’字之誤。此‘小谿’者，段注：‘兩阜間小谿曰𨾏。如小山別大山曰嶰。’是也。”^②劉又辛說：“漢代官職中有水衡都尉，下屬六丞，官名甚多。‘𨾏’乃水衡都尉下屬一官名。”^③

《說文》₇₃₅：“隴，天水大阪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₉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₅：“隴，酒泉天隴阪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₉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₅：“陝，弘農陝也，古號國，王季之子所封也。”段注：“《地理志》：‘弘農郡陝縣。’《後志》同。”小徐本無“古”字。唐寫本《玉篇》₄₉₉：“《公羊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王之。’何休曰：‘今弘農農陝也。’《說文》：‘農陝，古號國’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3982頁。

② 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三），《大陸雜誌》，第三十六卷，1968年，第三期，第31—32頁。

③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62頁。

也。’野王案：季之所封也。”按：唐寫本引《公羊傳》“召公王之”之“王”乃“主”字之誤，引何休語衍一“儂”字，引《說文》又奪“弘”字。野王案語“季”上當奪“王”字。今本許書“王季”句見於野王案語，疑野王所見《說文》無“王季”句。《一切經音義》卷十₃₆₈：“《說文》‘今弘農陝縣，古之虢國’是也。”亦無“王季”句。疑“王季”句為注釋語，抄寫者誤入許書說解。

《說文》₇₃₅：“隤，弘農陝東陬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₉引《說文》：“弘農除東聚之也。”王筠《句讀》：“此及陬下陬字未詳何義，或阪之訛。”按：唐寫本《玉篇》“除”當為“陝”之誤。許書“陬，阪隅也”，段注：“謂阪之角也。”《禾部》：“聚，會也。……一曰邑落曰聚。”段注：“邑落，謂邑中村落。”《說文》原本當作“聚”，說見下。

《說文》₇₃₅：“陬，河東安邑陬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₉引《說文》“邑”誤作“色”、“陬”作“聚”。張舜徽：“《廣韻》：‘陬，河東安邑聚名。’《集韻》：‘陬，聚名，在河東。’”張氏以為二徐本俱當作“聚”。^①

《說文》₇₃₅：“陬，上黨陬氏阪也。”唐寫本《玉篇》₄₉₉引《說文》“阪”作“陵”，無“也”字。按：下隔數字，唐寫本《玉篇》₅₀₄又出“陬”字，蒲杯反，乃“陪”字之誤，顯然重訛，說解中均用“陪”即其證。

《說文》₇₃₅：“阮，代郡五阮關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₀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₇₃₅：“陪，大阜也，一曰右扶風郿有陪阜。”段注：“前云‘大阜曰陵’矣，此云‘大阜曰陪’，未聞。”唐寫本《玉篇》₅₀₀引《說文》同，而“右”誤作“古”。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8頁。

《說文》₇₃₅：“賦，丘名。”唐寫本《玉篇》₅₀₀引《說文》末有“也”，小徐同。

《說文》₇₃₅：“隕，丘名。”唐寫本《玉篇》₅₀₀引《說文》末有“也”字，小徐同。


《說文》₇₃₅：“隕，鄭地阪。从阜，為聲。《春秋傳》曰：‘將會鄭伯於隕。’”小徐作“鄭地阪也”。段注：“許為切，《釋文》于詭切，……（於隕）於當作于。隕，今經傳皆作鄆。”唐寫本《玉篇》₅₀₀：“為說、虛為二反，《說文》：‘鄭地阪也，《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隕。’”唐寫本“伯”當作“伯”。

《說文》₇₃₅：“渚，如渚者渚丘，水中高者也。”小徐“丘”上無“渚”字。段注：“《釋水》曰：‘水中可居者曰州，小州曰渚。’《釋丘》曰：‘如渚者渚丘。’謂在水中高而平，如水中小州然也。許本之為說。”唐寫本《玉篇》₅₀₀：“《爾雅》：‘丘如渚者丘。’《說文》：‘水才高也。’《聲類》或為渚字，在《水部》。”按：唐寫本《玉篇》抄寫訛亂，引《爾雅》當作“如渚者渚丘”，引《說文》“才”為“中”之誤，引《聲類》“渚”當作“渚”。郝懿行說：“《文選注》引《聲類》云：‘渚或作渚。’是渚、渚通。”①張舜徽說：“疑許書原文，但云‘水中高也’，而辭意已足。今本有‘如渚者渚丘’一語，乃後人自《爾雅·釋丘》錄附許書說解之旁者，展轉傳抄，乃遂竄入正文耳。……可知水中高地，乃渚之本義，而渚丘，乃後起之名。”②


《說文》₇₃₅：“陳，宛丘也，舜後嫫滿之所封。从阜从木，申聲。𣎵，古文陳。”段注：“《韻會》有‘也’。……陳本大皞之虛正字，俗假為陳列之陳。……（古文陳）按古文从申不从木。”唐寫

① 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4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8頁。

本《玉篇》₅₀₀：“《說文》：‘陳，宛丘也，舜徵嫫母所封也。’《廣雅》：‘陳，布也。陳，故也。’《說文》以陳列之陳為敕字，在《支部》。”又云：“阡，《說文》古文陳字。”按：唐寫本《玉篇》徵、蒲當為後、滿之誤，敕當作敕，阡之右旁“甲”當作“申”。《說文》“申”之古文作.

《說文》₇₃₅：“陶，再成丘也，在濟陰。从阜，匚聲。《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唐寫本《玉篇》₅₀₁：“徒高反，《爾雅》：‘爾近丘再成陶丘。’郭璞曰：‘在濟陰。……’……《說文》：《夏書》東至于陶，陶丘，丘有舜城，堯之所居，乃陶唐氏。”按：唐寫本抄寫有誤，“舜城”當為“堯城”之誤。《爾雅》下“爾近”疑注釋者以“近”釋“爾”之辭。其引《夏書》陶、丘下均有重寫符號，故逐錄如此。“乃”當為“号”字。《爾雅·釋丘》：“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

《說文》₇₃₅：“陞，耕以耒浚出下壚土也，一曰耕休田也。”段注：“耒當依十二篇《笛部》作，古田器。”唐寫本《玉篇》₅₀₁引《說文》“浚”誤作“後”。按：唐寫本《玉篇》不作“耒”。桂氏《義證》云：“《釋名》：‘鍤，插也。插地起土也。’”王筠《句讀》：“耒者耒之借字。”

《說文》₇₃₆：“阼，壁危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₂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₇₃₆：“除，殿陛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₂引《說文》陛作階。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文選·懷舊賦》注、曹子建《贈丁儀》詩注、陸士衡《贈顧榮》詩注、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御覽》卷百八十五引作‘殿階也’。”^①桂氏《義證》：“李善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4001—14002頁。

注……《月賦》又引作‘陞’。”沈濤《說文古本考》：“今本階、陞互訓，義得兩通。”^①張舜徽說，階、陞雖互訓，階為通名，許書當用通名，許書原文當如唐寫本所引作階。^②

《說文》₇₃₆：“階，陞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₂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₆：“阼，主階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₂引《說文》無“也”字。

《說文》₇₃₆：“陞，升高陞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₂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₆：“際，壁會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₃引《說文》無“也”。

《說文》₇₃₆：“隙，壁際也。”段注：“今本際下有‘孔’字，依《文選·沈約·詠月詩》注正。”唐寫本《玉篇》₅₀₃引《說文》：“隙，壁隙際。”按：唐寫本“隙”字疑衍。被釋字“隙”作“隙”，《一切經音義》卷二₉₀、卷一九₇₁₉引《說文》：“壁際小孔也。”且云：“經從巢作隙，非也。”卷三一₁₂₃₀引《說文》有“孔”無“小”。卷六二₂₄₈₄引《說文》作“壁孔也”。今本及慧琳書所引有“孔”字，蓋傳寫致誤。《說文》際、隙相屬，本義為“縫”而非“孔”，段校是。

《說文》₇₃₆：“隊，道邊庫垣也。”段注：“未聞，徒玩切，十四部。按《篇》《韻》皆丈轉切。”唐寫本《玉篇》₅₀₄引《說文》庫作卑，徐變反。按：唐寫本被釋字作“隊”，與上文“隊”字同形，誤。庫、卑相通。

《說文》₇₃₆：“陲，築牆聲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₃引《說文》牆作廡。

《說文》₇₃₆：“陴，城上女牆，俾倪也。从阜，卑聲。𠂔，籀文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4002頁。

②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9頁。

陣从聿。”段注：“《土部》曰：‘堞，城上女垣也。’……俾倪疊韻字，或作睥睨，或作埤埭，皆俗字。”唐寫本《玉篇》₅₀₄：“《說文》：‘城上女垣也。’籀文為𡵓字，在《聿部》也。”按：“陣”之籀文顧書作“𡵓”，左旁當作“聿”，即今之“郭”字。《聿部》當作《聿部》。張舜徽以為許書本無“俾倪”二字，今本乃傳寫者采《左傳》杜注而增之，宜刪。垣、牆義通，然當以作“垣”為是。^①劉又辛說：“‘城上女牆’下當有‘也’字，‘俦倪也’為另一義。野王祇引‘城上女垣也’一義。”^②又按：《左傳·宣公十二年》：“守埤者皆哭。”杜注：“埤，城上俦倪。”孔疏曰：“埤堞、俦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③女牆、女垣、俦倪同義，“俦倪”用於“窺外”，故“俦倪”名、動兩用，字亦作“睥睨”，若“城上女牆”綴以“俦倪”，則意義重複。今本“俦倪也”蓋注釋“女牆”之詞，後竄入許書正文，許書原本當如唐寫本所引無“俦倪”二字。

《說文》₇₃₆：“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池，小徐作沱。段注：“矣字依《水經注》補。”唐寫本《玉篇》₅₀₄引《說文》：“城池，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按：唐寫本引《說文》無“矣”字，段君補之，恐非。

《說文》₇₃₆：“𡵓，依山谷為牛馬圈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₄引《說文》：“依山谷為馬牛国。”唐寫本《玉篇》国即圈之誤，“馬牛”與二徐互倒，未知誰是。

《說文》₇₃₆：“陲，危也。”唐寫本《玉篇》₅₀₄引《說文》同。

《說文》₇₃₆：“隍，小障也，一曰庫城也。”段注：“《埤蒼》云：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09頁。

② 劉又辛《〈原本玉篇〉引〈說文〉箋校補》，《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64頁。

③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878頁。

‘小障曰隄。’《通俗文》：‘營居為隄。’唐寫本《玉篇》₅₀₄引《說文》“障”下無“也”字。

《說文》₇₃₆：“院，堅也。”徐鉉等曰：“《宀部》已有，此重出。”段注：“《宀部》為寔之或體。”唐寫本《玉篇》₅₀₅：“《說文》：‘堅也。’《爾雅》或為寔字，寔，周垣也。在《宀部》。”按：王筠《句讀》曰：“《宀部》以為寔之或體，校者之過也。”“寔”篆或體“院”下段注：“蓋此篆當从宀阮聲，與《阜部》从阜、完聲之字別，篆體及說解轉寫誤耳。”存疑。

《說文》₇₃₆：“淪，山阜陷也。”段注：“今則淪行而淪廢矣。”唐寫本《玉篇》₅₀₅引《說文》同。野王案：“此亦淪字也，淪，沒也，變也，在《水部》也。”

《說文》₇₃₆：“限，水阜也。”段注：“水，《集韻》作小。”唐寫本《玉篇》₅₀₅引《說文》水亦作小。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玉篇》、《廣韻》並訓‘小阜’，《集韻》引亦同。”今本“水”當為“小”之誤。“阜，大陸也，山無石者”，“水阜”不可解。諸書所引與唐寫本《玉篇》合，當為許書之舊。今本《說文》限下有淺篆，亦訓“水阜也”，唐寫本《玉篇·阜部》無“淺”字，疑今本《說文》淺下“水”亦“小”之誤。

𪛗 部

《說文·𪛗部》₇₃₇：“𪛗，兩阜之間也。从二阜。”段注：“似醉切，按此字不得其音，大徐依𪛗讀也。《廣韻》、《玉篇》扶救切，又依阜音讀也。”唐寫本《玉篇》₅₁₀扶救反，引《說文》義訓同。

《說文》₇₃₇：“𪛗，阜突也。从𪛗，夊聲。”大徐作於決切。唐寫本《玉篇》₅₁₀：“𪛗，所顛反，《說文》：‘阜突也。’”按：唐寫本

《玉篇·隹部》諸字形體與今本《說文》迥異，蓋因其生僻、繁重，抄寫者不明其偏旁構件所致。

《說文》₇₃₇：“𨾏，陋也。从隹，𨾏聲。𨾏，籀文嗑字。隘，篆文𨾏，从阜益。”大徐作“𨾏，陋也。……隘，籀文𨾏，从阜益。”段注：“篆各本作籀，今正。𨾏，籀文也；隘，小篆也。先籀而後篆者，為其字之从兩阜也。”唐寫本《玉篇》₅₁₀：“𨾏，於賣反，《說文》：‘陋也。’《字書》今為隘字也，在《阜部》。”又唐寫本《玉篇·阜部》₄₉₆：“隘，……野王案：此亦隄字也。”按：據唐寫本《玉篇》“𨾏”下云或體“隘”出《字書》不出《說文》，而“隘”下曰“《說文》閔字”，疑閔即𨾏，即今本《說文》𨾏。若此，則顧氏所見《說文》𨾏有或體隘。張舜徽曰：“今本有隘篆者，乃後人所增。故大徐以隘為籀文，小徐則以為篆文，疑不能定也。且大徐本明云𨾏籀文隘字，不應復出籀文於其下，其為後人誤增之體無疑。……許書原本，當以大徐本為正。但刪去‘隘，籀文𨾏。从阜益’七字，而義已足。”^①又按：張氏所謂大徐本明云“𨾏籀文隘字”，今大徐本作“𨾏籀文嗑字”。存疑。

《說文》₇₃₇：“𨾏，塞上亭，守邊火者也。从隹，从火，遂聲。𨾏，篆文𨾏省。”二徐無“也”字，“省”上無“𨾏”字。唐寫本《玉篇》₅₁₀：“𨾏，似季反，《說文》：‘塞上高燧。’篆文為燧字，在《火部》。”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廣韻》作𨾏，引無火字。李注《文選·北征賦》引作‘塞上守烽火者也’，烽即燧省。《玉篇》亦作𨾏，訓延道，義別。”^②沈濤《說文古本考》：“《廣韻》六至引無火字，蓋古本如是。燧不必時時舉火，無火亦應守也。”^③按：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10—611頁。

②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4024頁。

③ 同上，第14025頁。

唐寫本“高”當為“亭”之誤，“燧”下當有奪文。唐寫本樊上有闕字，“闕，似季反，《聲類》：‘近道也。’”蓋即鈕氏所說《玉篇》訓“延道”者。

厽 部

《說文·厽部》₇₃₇：“厽，象累土為牆壁。”“象累”小徐作“累阪”。段注：“象者，今之累字。……《玉篇》云：‘厽，《尚書》以為參字。’”唐寫本《玉篇》₅₁₁：“《說文》：‘累枝土為牆壁也。’野王案：《古文尚書》以此為參字。”按：唐寫本“枝”字當作“坂”。

《說文》₇₃₇：“厽，增也。从厽系，厽亦聲。一曰厽，十黍之重也。”大徐本作“从厽从系”，無“厽亦聲一曰”五字，小徐作“从系厽，厽亦聲”，亦無“一曰”。段注：“厽之隸變作累，累行而厽廢。……會意，系，細絲也。積細絲成繒，積坂土成牆，其理一也。不入《系部》入《厽部》，重厽也。《玉篇》乃以入《系部》矣。……（一曰）二字今增，《玉篇》作又。”唐寫本《玉篇》₅₁₁：“《說文》：‘厽，增也。厽，十黍之重也。’……今為累字，在《系部》。”按：顧書“厽”入《厽部》，不入《系部》，可證今本《玉篇》之誤，今本《玉篇·厽部》無厽字，誤。據唐寫本，知顧氏所見《說文》無“一曰”二字。

《說文》₇₃₇：“壘，厽壑也。从厽土，厽亦聲。”大徐本从厽从土，無“厽亦聲”三字。小徐曰：“今但作壘，壘，壁壘也。”段注：“積坂土為牆曰厽，積壑為牆曰壘，此音同義異之字也。《土部》曰：‘軍壁曰壘。’此又音義皆異之字也。《玉篇》之注甚誤，故辨之。”桂氏《義證》：“‘厽壑也’者，《廣韻》、《集韻》引作‘壘，壑也’。又《廣韻》：‘壘，壑也，出《字林》。’”唐寫本《玉篇》₅₁₁：

“《說文》：‘垒，塹。’《聲類》亦壘字也，壘，軍壁，在《土部》。”按：唐寫本《玉篇》“塹”當為“壘”之誤。《字林》多本《說文》，知顧、呂所見許書作“壘也”。

附 錄

一、段玉裁的《玉篇》研究

《玉篇》在內容和體例方面都承襲《說文》，《玉篇》與《說文》的這種關係，決定了它在《說文》研究方面的價值，也因此受到學界高度重視。鈕樹玉說：“然專以《玉篇》諸書參校異同，實自余始。”^①而清代學者所見《玉篇》已非顧氏之舊。段玉裁曾歎道：“《玉篇》雖在，亦非原書。”^②所以，他們一直在努力尋求未經增刪的顧書原本。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載：“（嘉慶元年丙辰，公元1796年）六月二日，鈕匪石（樹玉）來訪，先生告以《玉篇》有未經陳彭年修者。在《永樂大典》中，惜無人修出。（《匪石白記鈔》）”^③今本《玉篇·百部》有一條保存野王案語的說解：“脂，如由切，《說文》云：‘面和也。’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為柔字。’”^④我們驚喜地看到，這條材料被段玉裁採

① 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自序》，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一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277頁。

② 《說文·敘》“理而董之”下段注。段注引用《玉篇》的地方很多，內容涉及對《說文》的校訂、釋義以及《說文》體例等方面。

③ 劉盼遂《劉盼遂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15頁。按：“白記”當作“日記”，同書第425頁作《匪石日記鈔》。

④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7年，第20頁。按：此處句讀似當作“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為柔字’”，“以”當為“也”之誤。

用了。《說文·頁部》“脂”下段注：“和當作酥，酥，調也。……《玉篇》曰：‘野王案：柔色以蓋之，是以今為柔字。’按今字柔行而脂廢矣。”這條材料是今本《玉篇》經過刪改的證據之一，彌足珍貴，未見到唐寫本《玉篇》的讀者可由此推測原本《玉篇》可能存在大量的野王案語。

段玉裁的《玉篇》研究，體現在他對《玉篇》的引用和相關論述兩方面。

一、段注中的《玉篇》

這裏主要考察一下段注對《玉篇》的引用情況，包括稱引方式和引用次數。段玉裁稱引《玉篇》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稱《玉篇》、《篇》，一是《篇》、《韻》並稱。據觀察，段注中的《篇》、《韻》分別指《玉篇》和《廣韻》。下面舉例說明。

首先，段注中有個別《廣韻》、《玉篇》並稱的情況，而更普遍的是《玉篇》、《廣韻》並稱。如《水部》“濂”下段注：“《玉篇》、《廣韻》作‘大水中絕小水出也’，當是古人所見完本。”《人部》“恍”下段注：“今依《玉篇》、《廣韻》所引《說文》正。”《食部》“餹”下段注：“《玉篇》、《廣韻》皆誤从易。”

其次，在特定的語境裏，段注前面稱《玉篇》、《廣韻》，後面稱《篇》、《韻》，其所指相同。如：

《說文·卜部》：“𠄎，灼龜坼也。”段注：“《廣韻》曰：‘𠄎，灼龜坼。出《文字指歸》，兆，治小切。’引《說文》：‘分也。’‘分也’之訓見《八部》𠄎下。……蓋古本《說文·卜部》無𠄎、兆字。《八部》𠄎字即龜兆字。……《玉篇·卜部》之外別為《兆部》，云：‘兆，事先見也。形也，𠄎同上。’假令顧氏所據《說文》早同今本，何為作此紛更乎。是必《說文》無兆而增此一部，曉然。據《篇》、《韻》以正《說文》，可無疑矣。”

可見，所謂《篇》、《韻》指《玉篇》和《廣韻》。又如《說文·火

部》：“焚：燒田也。”段注：“各本篆作𤇗，……今正。《玉篇》、《廣韻》有焚、無𤇗。焚，符分切，至《集韻》、《類篇》乃合焚、𤇗為一字。……玄應書引《說文》：‘焚，燒田也。字从火，燒林意也。’凡四見。然則，唐初本有焚無𤇗，不獨《篇》、《韻》可證也。”

再次，當《玉篇》和《廣韻》、《集韻》、《類篇》等同時出現時，段注往往用全稱避混淆：《門部》“亢”下段注：“亢亢，各本作淫淫，今依《玉篇》、《集韻》、《類篇》正。”

還有《玉篇》、《廣韻》用簡稱而其他字書或韻書用全稱的情況：《火部》“炆”下段注：“依《篇》、《韻》補‘見’字。……葉抄宋本及《五音韻譜》作炆，𤇗聲，獨為不誤。《玉篇》、《廣韻》、《集韻》、《類篇》作炆，皆誤。”《甘部》“曆”下段注：“此从甘麻之義也，各本及《篇》、《韻》、《集韻》、《類篇》字體皆訛，今正。”

大量例子說明，段注中的《篇》、《韻》即《玉篇》、《廣韻》。^①據統計，段注引“《玉篇》”725例，^②《篇》、《韻》並稱202例，就是說，段注引《玉篇》多達927例，約占許書9353個篆文的

① 段玉裁重視《廣韻》，以之與《玉篇》並稱，也有其理由。段玉裁說：“《廣韻》本《唐韻》。”（“𣎵”下段注）又說“《廣韻》因《唐韻》之舊”、“蓋《唐韻》每字勒《說文》篆體”（“笑”下段注）。王國維《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廣韻》一書，兼採諸家《切韻》，然首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是以陸、孫二《韻》為藍本之證。”《唐廣韻宋雍熙廣韻》：“景德以前自有《廣韻》。”又說：“唐人韻書皆祖陸法言。”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第367頁，第385頁、第386頁。

《切韻》成書時間與《玉篇》接近，《廣韻》既本《切韻》，故《廣韻》與《玉篇》並重。日本學者高田時雄《敦煌本〈玉篇〉》：“後世與《玉篇》並稱為‘篇韻’的陸法言《切韻》，包括極小的殘片在內，有相當數量在敦煌文書中被發現。”可見，《玉篇》和《廣韻》（《切韻》）並稱其來已久。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語言》，中華書局，2005年，第306頁。《玉篇》和《廣韻》並稱，猶《玉篇》與《切韻》並稱。

② 每個篆文或每句《敘》文注釋下不論《玉篇》出現次數多少，算1例。《玉篇》在《說文》正文注釋中出現721次，部末注中出現1次，《說文·敘》注中出現3次。

10%。可見，段君引用《玉篇》的頻率相當高，對《玉篇》的重視可想而知。

二、段玉裁有關《玉篇》的觀點

段玉裁有關《玉篇》的論述散見於段注。可以看出，段君有關《玉篇》的一些觀點主要來自他對《玉篇》和《說文》的比較，或者說，他是以《說文》的標準來衡量《玉篇》得失的。現將其梳理、歸納如下：

1. 《玉篇》時存顧書之舊

段玉裁指出，今本《玉篇》雖屢經增刪修改，但偶爾也保存著“顧野王原本”^①的材料。

《說文·刀部》：“剗，絕也。从刀，朮聲。”段注：“《釋文》曰‘剗，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剗，宋開寶已前本如是。今《玉篇》剗子小切，絕也。剗同上，此顧希馮之舊也。”又如：

《說文·支部》：“敔，擊鼓也。……讀若屬。”段注：“鉉本無此三字，非也。屬，之欲切，故敔讀如敔，與擊雙聲。大徐以其形似鼓，讀公戶切。刪此三字，其誤蓋久矣。《玉篇》云‘之錄切，擊也’，此顧氏原文。”

今本《玉篇》存有“顧希馮之舊”，說明其材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2. 《玉篇》時存許書之舊

段玉裁發現，今本《玉篇》時存《說文》古本、完本。《說文·糸部》：“結，衣堅也。”段注：“各本無此三字。……今補正。《玉篇》注曰：‘堅也。’《廣韻》注曰：‘堅結。’皆本諸《說文》古本，非能杜撰也。”《說文·鳥部》：“鶡，雞肥翰音者也。”段注：“各本

^① “蔣”下段注。

作‘雉肥鶡音者也’，今正。……《玉篇》曰：‘鶡，雞肥貌。’此所據《說文》古本不誤也。”

類似觀點也見於段君其他著作。《經韻樓集》“大功殤服章經不摺垂蓋未成人也”條：“摺各本从木，惟《玉篇·手部》引《喪服傳》曰：‘殤之經不摺垂’、‘不絞其帶之垂者’。字从手，案从手為是。《說文》：‘摺，縛殺也。’……《玉篇》所據獨為古本也。”^①

3. 《玉篇》列字次第與《說文》相同

段玉裁校釋《說文》最重體例，提出了“以許注許”、^②“以許訂許”^③的原則，即用《說文》的體例注釋《說文》、校勘《說文》。《玉篇》仿《說文》體例而成，因此，用《玉篇》校釋《說文》必從體例方面考察二者之異同，其中包括列字次第。他反復指出：“《玉篇》列字次第與《說文》同。”^④“正與《說文》列字次第同。”^⑤“《玉篇》列字正與《說文》次第相合。”^⑥基於這種認識，他以《玉篇》校訂《說文》的列字次第。如：

《說文》“紬”下段注：“紬篆舊在終篆前，非也，今依《玉篇》次此，與繒為伍。《玉篇》必仍許也。”

《說文·人部》僵、仆、偃相次，段注本《說文》則僵、偃、仆相屬，“偃”下段注云：“依《玉篇》先‘偃’後‘仆’。”

《說文·馬部》：“驪，馬轉臥土中也。”段注：“按各本無此篆，《藝文類聚》引《說文》有之，今依《玉篇》列字次第補於

①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二，第13頁。

② 《經韻樓集補編·與劉端臨第二四書》。

③ “劉”下段注。

④ “樞”下段注。

⑤ “銳”下段注。

⑥ “醢”下段注。

此。”

段君關於《玉篇》所據《說文》獨為古本、《玉篇》列字次第與《說文》相同的認識，是他大量引用《玉篇》的重要原因。

4. 今本《玉篇》之誤有為孫強等人所改竄者

導致今本《玉篇》錯誤的原因不止一種，其中有孫強、陳彭年等人的改竄，這是段君反復指出的。如《說文·門部》“尢”下段注：“《玉篇》別立《尢部》，云‘尢尢，行兒’，則知《門部》有尢者，孫強所增也，而引《說文》作‘淫淫’，是唐時訛本耳。”《說文·手部》：“挈，牽引也。”段注：“《玉篇》有挈無挈，訓為‘持也’，乃同今本《說文》，孫強輩所改耳。”

5. 今本《玉篇》之誤有不始於孫強者

在指出孫強、陳彭年等人改竄《說文》的同時，段玉裁也看到今本《玉篇》的某些錯誤，並不始於孫強。他多次指出，孫強等人據《說文》改竄《玉篇》，而其所據《說文》既為俗本或傳抄之誤本，致使《玉篇》訛誤。

“蕪”下段注：“錯本無蕪，張次立依鉉補之。……據此，則‘毒艸’之字从力不从女明矣。《玉篇》云：‘蕪，莫屋、莫老二切，毒艸也。’此顧野王原本，而蕪下引《說文》‘卷耳也’，又出蕪字，莫侯切，引《說文》‘毒艸也’。此孫強、陳彭年輩據俗本《說文》增之。”

《說文·彖部》：“彖，彖豕，鬣如筆管者。……豪，篆文从豕。”段注：“篆，各本作籀，非是，今正。……孫強輩增竄《玉篇》，所據《說文》已是誤本矣。”

《說文·欠部》：“改，笑不壞顏曰改。”段注：“各本篆作𠂔，今正。考《廣韻》‘𠂔，式忍切，笑不壞顏也’，《集韻》、《類篇》同。……淺人因己與弓略相似，妄合之耳。《玉篇》於𠂔、欣二文下曰：‘改，呼來切，笑不壞顏也。’此希馮時所據《說文》也。

於斂、歛二文之間曰：‘攷，式忍切，笑不壞顏也。’此孫強、陳彭年所據誤本《說文》也。”

段玉裁不把《玉篇》之誤統統歸咎於孫、陳等人，應該是很客觀的態度。由於隋唐時期《說文》存在不同的鈔本，孫強等人所據諸抄寫本《說文》中可能存在俗本或誤本。周祖謨《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說：“徐氏校定之時所取之異本必多，惜皆不傳。”^①鈔本越複雜，異本越多，出現錯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孫強等人以誤本、俗本《說文》校《玉篇》，錯誤也就難免。

6. 《玉篇》“乖謬不可通”

段玉裁在肯定《玉篇》存《說文》之舊，二者存在一致性的同時，也指出《玉篇》在部首次第、列字次序和《說文》的不同，而且，還批評顧野王“不識字義”，《玉篇》“乖謬不可通”。如：

《說文·而部》：“而，須也。”段注：“《考工記·梓人》文。鄭云：‘之而，頰頰也。’戴先生云：‘鱗屬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此以人體之稱施於物也。按顧氏《玉篇》以《而部》次於毛、毳、毳之後，角、皮之前，則其意訓‘而’為獸毛，絕非許意。”

《說文·兄部》：“兄，長也。”段注：“兄之本義訓益，許所謂長也。……猶弟本義為韋束之次弟，以之名男子後生者也。……引伸之，則《爾雅》曰：‘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兄弟之字，則依聲託事。……顧希馮《玉篇》不知此，則直云‘男子先生為兄’、‘男子後生為弟’而已，以兄、弟二部次於《男部》《女部》間，觀其列部之次弟，可以知其不識字義。”按：今本《玉篇》“弟”字說解引《爾雅》“男子後生為弟”，引《說文》“韋束之次

^① 周祖謨《問學記》，中華書局，1966年，第725頁。

弟也”，“兄”字說解祇引《爾雅》“男子先生為兄”而未引《說文》。可見，野王並非不知“弟”字本義，祇是他把本義和引申義等同視之。段君批評顧野王“不識字義”，顯然有失偏頗。又如：

《說文·敘》“據形系聯”下段注：“部首以形為次，以‘六書’始於象形也。每部中以義為次，以‘六書’歸於轉注也。後許為字書者《字林》，最目之先後今不傳，嗣此顧希馮《玉篇》，其目以義為次，而乖謬不可通者，如兄、弟二目，次於人、儿、父、臣、男、民、夫、子、我、身、女諸部之間，……其引申之義耳。如顧目次，則此二篆失其本義。又如毛部、而部次於羽、角、皮、革之間，而不知‘毛’謂眉髮之屬，‘而’謂人須，引申乃用於鳥獸。如顧目次，此二篆失其本義，誤以人體系諸物體也。”

許、顧二書部序之不同，在於許書的部首排列是“據形系聯”，每部中的字“以義為次”；而顧書的部首排列則是“以義為次”。如果按許書的標準，顧書就是“失其本義”、“乖謬不可通”。很明顯，段玉裁是以《說文》為標準來衡量《玉篇》得失的。但是，段君用以批評野王的例子恰好說明《玉篇》不同於《說文》的一個重要特點，即《玉篇》“以義為次”之“義”包括本義、引申義甚至假借義。從唐寫本《玉篇》可知，顧氏對義項的收列相當完備，對一個字的常用義不論本義、引申義或假借義往往盡可能收列，並且，義項之間沒有明確的層級、先後之分。就是說，《玉篇》引申義、假借義和本義並重。因此，予、我、身、兄、弟諸字，或引申，或假借，在表示稱謂這一點上，它們構成義類相同的一組詞，因而可以“以義為次”。同理，毛、而等字在發生“以人體系諸物體”的意義引申之後，也可以和毳、𦍋、角、皮諸字為伍。這與《說文》嚴格按照本義排列的義例大異其趣。胡奇光先生曾以唐寫本《玉篇》“級”字說解為例，指出顧野王有論引申的事

實。胡先生說：“《玉篇》把字的常用義及引申義擺在首位。”^①趙振鐸先生也說：“《玉篇》作為一部字典，在註音、釋義和舉例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它不僅解釋詞的本義，也解釋詞的引申義。”^②從詞（字）書的角度看，這是《玉篇》區別於《說文》的重要特點，也是《玉篇》優於《說文》的地方，段君忽視這一點，又未能見到顧氏原本，因而得出野王“不識字義”、《玉篇》部目次第“乖謬不可通”的結論。

清代學者往往以《說文》來衡量《玉篇》的是非得失。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玉篇》”條：“《說文解字》凡五百四十部。《玉篇》刪併，共五百四十二部。又《說文》‘書’字在《聿部》，今改為部首，而併《畫部》入焉；此部分之不合於《說文》者也。”^③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段玉裁論《玉篇》之得失，同樣也是折衷於《說文》的。段君以《玉篇》和《說文》進行比較，考察其得失，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如果忽視《玉篇》本身的特點，一概以是否與《說文》體例相符為得失標準，其認識就不免失之偏頗。

二、段注校勘得失例說

段注素有“體大思精”之譽。一方面，段玉裁廣徵博引，用極其豐富的文獻材料校釋《說文》；一方面融會《說文》全書，創通《說文》條例。不僅內容豐富，在理論和方法上亦頗具創獲。

①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8頁。

②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4頁。

③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柒），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3頁。
按：“延”當為“延”之誤。

據統計，段玉裁注釋《說文》，徵引古籍多達二百二十六種。^①余行達說：“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其中校釋之典籍凡三百又二種，一種在百條以上者頗多。”^②以《玉篇》為例，段注引之多達 900 餘次，足見其徵引之宏富。

段玉裁研究《說文》最突出的方法是重條例，善於運用《說文》體例校勘、注釋《說文》。他在《說文·敘》“庶有達者，理而董之”下說：“非通人不能治之，非通人治之不能正其譌缺。自有《說文》以來，世世不廢，而不融會其全書者，僅同耳食。……復以向來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目，考其文理，因悉心校其譌字，為之注。”因此，段玉裁特別注意總結校勘、注釋《說文》的一些原則和方法。他說：“然則其讀之也宜何如？一曰以《說文》校《說文》，何謂以《說文》校《說文》也？《說文解字》中字多非許舊，則自為齟齬，即以《說文》正之，而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之說可明也。”^③又說：“其要在以經注許，以鄭注許，而尤要在以許注許。”^④“以許訂許。”^⑤“通乎《說文》之條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學。”^⑥以許訂許、以許注許就是用《說文》體例校釋《說文》；以經注許、以鄭注許就是引群籍傳注解釋《說文》。他所總結出的這些原則和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由於段玉裁能正確認識並運用《說文》條例，廣泛徵引古代

① 黃侃《馮桂芬說文解段注考書目》，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三卷，第一期。轉引自《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2002 年，第 324 頁。

② 余行達《說文段注研究》，巴蜀書社，1998 年，第 125 頁。

③ 《經韻樓集補編·爾雅匡名序》。轉引自《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2002 年，第 354 頁。

④ 《經韻樓集補編·與劉端臨第二三書》。轉引自《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2002 年，第 354 頁。

⑤ 《金部》“劉”字注。

⑥ 《玉部》末都數注。

典籍對《說文》進行校釋，所以他在《說文》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學者指出，段玉裁對《說文》的校勘，“其精彩處，每每與唐寫本暗合。故人們歎其‘博思冥契之功’。”^①我們用唐寫本《玉篇》和段注本《說文》對校，顯示出段玉裁的不少校勘與唐寫本所引《說文》相吻合。比如：

《說文》：“灋，飲敵也，从水，篡聲。一曰吮也。”段注：“各本篆作灋，解作‘算聲’。今按《玉篇》、《廣韻》皆作灋，知古《說文》如此作。《集韻》、《類篇》始誤從俗本《說文》耳。”唐寫本《玉篇》：“灋，……《說文》：‘飲敵也，一曰吮也。’”段校與唐寫本所存一致。又如《說文》：“綸，糾青絲綬也。”段注：“各本無糾字，今依《西都賦》李注、《急就篇》顏注補。”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有“糾”字，段校是。《說文·黻部》：“黻，箴纁所紩衣也。”段注：“箴當作鍼，箴所以綴衣，鍼所以縫也。”唐寫本《玉篇》：“黻，丁雉反，……《說文》：‘鍼纁所黻紩文也。’”段校可信。

類似例子還有不少，足見段君校勘所臻之境界。但是，段君的校勘也存在不少錯誤或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我們把段注在校勘部分反映出來的問題歸納如下：

一、關於被釋字

1. 改被釋字。段玉裁校改大徐本被釋字（包括篆、古、籀諸體）而唐寫本《玉篇》所引與大徐本相同。如：

《說文·力部》：“勞，勸也。……勞，古文如此。”段注：“‘如此’大徐作‘从悉’，篆體作𡗗，今依《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據正。《汗簡》與《玉篇》中雖小異，下皆从力。竊謂古文乃从勞不省，未可知也。”唐寫本《玉篇·心部》：“𡗗，力高反。

^①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2頁。

《說文》古文勞△△。”按：唐寫本古文“勞”字左半缺損，說解雙行小字僅存右行，但所存部分字迹清晰：中間如“米”字右半，下為心字明晰可識。顧氏古文勞入《心部》，亦可證其所見《說文》勞字古文下从“心”，與大徐‘从悉’相合。段君改大徐“从悉”為“如此”，誤。

《說文》：“礪，石聲，从石，良聲。”段注：“此篆各本作礪，从石，良聲，魯當切，今正。按今《子虛賦》：‘礪石相擊，礪礪礪礪。’《史記》、《文選》皆同，《漢書》且作琅。以音求義，則當為‘礪礪’，而決非‘礪礪’。何以明之？此賦言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礪礪者，石旋運之聲也，礪礪者，石相觸大聲也。礪，《篇》、《韻》音諧眼切，古音讀如痕。可以兒石旋運大聲，而礪礪字祇可兒清朗小聲，非其狀也。音不足以兒義，則斷知其字之誤矣。……至於許書之本有此篆，可以《字林》證之。《周禮·典同》釋文曰：‘《字林》礪音限，云石聲。’此必本諸《說文》，《說文》必本《子虛賦》也。至於許書本無礪字，以礪从良聲，當訓為清澈之聲，非石聲。”而唐寫本《玉篇》曰：“礪，胡簡反，《字書》：‘石也。’”^①又云：“礪，力唐、力蕩二反，《說文》：‘石聲也。’《廣雅》：‘礪礪，堅也。’”可見，許書本有“礪”字，段注改“礪”作“礪”，非。

2. 疑為後人所增被釋字見於唐寫本。今大徐本中的個別被釋字，段玉裁以為後人所增，但見於唐寫本《玉篇》所引《說文》。如：

《說文·食部》：“飢，糧也。从人食。”段注：“按以食食人

^① 今本《玉篇·石部》“礪，力唐切，礪礪，石聲。又力蕩切。”“礪，諧眼切，石聲也。”此即段君所據。《一切經音義》卷九六：“朗當反，《廣雅》云：‘礪，堅也，石聲也。’《說文》从石，良聲。”

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飢，或作飼，經典無飢。……此篆淺人所增。”唐寫本《玉篇》：“《說文》：‘飢，糧也。’字从人仰食也。野王案：此謂以食供設與人也。”可見顧氏所見《說文》有此篆。

《說文·山部》：“𡵓，山名。”段注：“按此篆許書本無，後人增之。許書果有是山，則當廁於山名之類矣。《顏氏家訓》：柏人城東有山，世或呼為宣務山，……𡵓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𡵓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經典釋文》曰：‘《字林》有𡵓，亡周反，一音毛，𡵓丘也。又有𡵓，亡附反，一音毛，亦云𡵓丘也。’據顏、陸之書，《字林》乃有𡵓字，則許書之本無此顯然矣。……依《字林》，𡵓丘即旄丘，乃丘名，非山名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𡵓丘也。”按：段君以為“𡵓丘”為丘名，非山名，是；以為許書本無“𡵓”字，可商。據唐寫本，《說文》、《字林》均有“𡵓”字。又如：

《說文·韋部》：“𡵓，履後帖也。从韋，段聲。緞，𡵓或从糸。”段注：“此形聲包會意也，段取堅意，古本蓋祇有𡵓、緞二篆，自從段譌為从段，而《篇》、《韻》皆有𡵓、緞，音乎加切，此𡵓篆之上亦妄增𡵓篆，云‘履也，从韋，段聲’。……今刪𡵓篆，徒玩切，《篇》、《韻》皆上聲，徒管切。”唐寫本《玉篇·糸部》：“緞，胡加反，《說文》亦𡵓字也，𡵓，根也。在《韋部》。”據唐寫本《玉篇》，知顧氏所見《說文·韋部》有𡵓篆。

《說文》：“𡵓，沒也。”段注：“按此字疑後人所增。”唐寫本《玉篇》：“𡵓，於回反，《說文》：‘𡵓，沒也。’水澳曲名𡵓。為𡵓字，在《阜部》。”唐寫本引《說文》“𡵓”乃“𡵓”之誤。今本《說文》湛、湮、休、沒、𡵓、𡵓諸篆相次，唐寫本次第與此同，當存《說文》之舊。段君疑此字為後人所增，可商。

《說文》：“𩚑，雜飯也。”段注：“按《米部》曰：‘𩚑，雜飯也。’此𩚑篆蓋俗增，故非其次，宜刪。”^①唐寫本《玉篇》：“《說文》：‘雜飯也。’或為𩚑字，在《米部》。”據此知顧氏所見《說文》有“𩚑”字。

我們不排除今本《說文》中個別篆文為後人所增的可能性，但是，根據唐寫本《玉篇》，即使是後人增竄，增竄亦在野王之前。

今本《說文》有“重出”之字，段注以為後人所增。據唐寫本《玉篇》，其重出亦當在野王之前。如《說文·放部》：“敖，出遊也。从出放。”段注：“从放，取放浪之意。《出部》又收此，後人妄增也。”唐寫本《玉篇》：“《說文》：‘出遊也。’……或為敖字，在《出部》。”

3. 《說文》不同之字，段注以為異體字或古今字。

《說文·尸部》：“𡵓，𡵓也。”《說文》又曰：“𡵓，𡵓聲。从尸，配聲，讀若費。”段注：“按此蓋即𡵓之或體耳。《玉篇》有𡵓無𡵓可證。”然唐寫本所存與段說有出入，唐寫本《玉篇》：“𡵓，皮鄙反，《說文》：‘𡵓，毀也。’或為圯字，在《土部》。”又云：“𡵓，妨味反，《說文》：‘崩聲也。’”據此，知唐寫本《玉篇》所見《說文》𡵓、𡵓不同字，段君以為異體字，可商。又如：

《說文》：“𡵓，徒歌。”段注：“《釋樂》曰：‘徒歌曰謠。’……𡵓、謠古今字也，謠行而𡵓廢矣。……余招切，二部。《篇》、《韻》皆曰：‘𡵓，與周切，从也。’此古音古義。”嚴可均引小徐《通釋》及《六書故》為說，指出今本《說文》奪“謠”篆，“𡵓”篆說解亦誤，許書原本當作“𡵓，从也。从言，肉聲”、“謠，獨歌也。从言𡵓聲”（見校勘）。唐寫本《玉篇》：“謠，与照反，……《說文》：‘獨歌也。’”唐寫本證明嚴說可信，段說可商。

① “𩚑”下段注：“《廣韻》曰：‘𩚑亦作𩚑。’然則𩚑、𩚑一字。”

二、關於說解

段君校改大徐本說解尤多，考之唐寫本《玉篇》，可疑者亦不少。

1. 改變用語。《說文》：“轉，還也。”段注：“還大徐作運，非。還者，復也。復者，往來也。運訓移徙，非其義也。還即今環字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轉，運也。”

《說文》：“歎，所歌也。”段注：“《廣韻》無所字，‘所歌也’當作‘歎楚歌也’四字。……古亦讀如激，《玉篇》公的切。”唐寫本《玉篇》：“歎，公的、公弔二反，《說文》‘所歌也’。”又如：

《說文》：“紫，帛青赤色也。”段注：“青當作黑。穎容《春秋釋例》曰：‘火畏于水，以赤入于黑’，故北方間色紫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青赤色也。”

2. 增補“所以”。段玉裁在大徐本不少篆文說解中補“所以”二字，他認為許書本有“所以”而今本奪去。然而，校之以唐寫本《玉篇》，段君所補往往可疑。

《說文》：“軸，所以持輪者也。”段注：“所以者三字今補。”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持輪也”。《一切經音義》卷五三引《說文》：“軸，持輪者也。”可見，野王、慧琳所據無“所以”二字。

《說文》：“卦，所以筮也。”段注：“‘所以’二字各本刪之，今補。”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卦，蒞也。”

《說文》：“軻，所以礙車也。”段注：“‘所以’二字今補，玄應時已失之。”唐寫本《玉篇》：“軻，如振反，……《說文》：‘礙車也。’”

《說文》：“緘，所以束匱也。”段注：“‘所以’二字今補。”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束篋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五引《說文》：“束篋也。”卷五二引《字林》同。《字林》多本《說文》，《字

林》無“所以”，亦許書無“所以”之證。

《說文》：“碓，所以舂也。”段注：“‘所以’二字各本無，今補。”唐寫本《玉篇》：“《說文》：‘碓，舂也。’野王案：所用以舂也。”《一切經音義》卷五七引顧野王云：“碓亦以用舂也。”卷一〇〇又引顧氏云：“碓，所以用舂也。”這條材料說明顧氏所見《說文》無“所以”二字，否則，其案語即屬多餘。又如：

《說文》：“紉，冕冠塞耳者。”段注：“許書‘冕冠塞耳者’，當作‘冕冠所以懸塞耳者’，乃與鄭箋《詩》、韋注《國語》合。”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冕冠垂塞耳也。”

段君對增補“所以”的做法還表現出相當的自信。《革部》“鞞，所以引軸者也”下段注：“‘所以、者’字，依楊倞注《荀卿》補。凡許書‘所以’字淺人往往刪之。”蔣冀騁先生就此指出：“段補未必是。古人體用同詞，引軸的動作曰鞞，引軸之器亦可曰鞞。他如，理髮曰梳，理髮之器亦曰梳，……初無名動之分，段氏用後人的語法觀點規範前人，故凡體用同稱之詞而後世用作名詞者，段氏皆加‘所以’、‘所以……者’，誤。”^①唐寫本《玉篇》所存《說文》材料證明，段君增補“所以”的做法有失於主觀。

另一方面，個別見於大徐本的“所以”原本是否屬於許書，也是值得討論的。如：

《說文》：“嶽，東岱，……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段玉裁解釋說：“以，用也，王者所用至此而巡狩也。”唐寫本《玉篇》：“嶽，……《說文》：‘王者巡狩所至之也。’”

不難看出，唐寫本所引比大徐本要順暢、簡明，段君的解釋也顯得勉強。今本《說文》之“所以”是否為許書原有，可疑。

①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頁。

又如：

《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令舟旋者也。”小徐：“殳，令舟旋。”大徐：“殳，所以旋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般旋也。”這裏也不排除大徐本之“所以”為後人所增的可能。

可見，段玉裁的校勘得失共存。就其失誤方面而言，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據今本《玉篇》改大徐本是其失誤的原因之一。比如：

《說文·》：“粒，糲也。从米，立聲。𥽿，古文从食。”段注：“按此當作‘米粒也’，‘米粒’是常語，故訓釋之例如此。……《玉篇》、《廣韻》粒下皆云‘米粒’可證。淺人不得其解，乃妄改之。……按此篆不與𥽿篆相屬，亦可證其解斷不作‘糲也’”。

唐寫本《玉篇·食部》：“𥽿，力拾反，《說文》古文粒字也。粒，糲也，米粒也，在《米部》。”顧氏所見《說文》“粒”訓“糲（糲）”，當為許書之舊，大徐本不誤。按：“糲”為“糲”之古文。“糲”下云“一曰粒也”，許書“粒”、“糲”互訓，段君忽視了。《一切經音義》卷八九引《說文》“粒，糲也”亦其證。今本《玉篇》及《廣韻》訓“米粒”當為注釋語。又如：

《說文》：“𦵏，絲勞也。”段注：“勞，《玉篇》作縈，蓋《玉篇》為是。”唐寫本《玉篇》引《說文》：“𦵏，絲勞也。”

有時，段君所謂《玉篇》的內容往往出自《玉篇》所引他書。如：

《說文》：“緡，結也。”段注：“《玉篇》云：‘結不解。’”唐寫本《玉篇》：“緡，古忽反，《說文》：‘緡，結也。’《廣雅》：‘緡，結不解也。’”又如：

《說文》：“𠵽，驚噤也。从二口，……讀若謹。”段注：“《玉篇》云：‘𠵽與謹通。’”唐寫本《玉篇》：“𠵽，詔煩反，《說文》：‘驚

呼也。’《聲類》：‘此古文謹字也。’”今本《玉篇》叩下無“《聲類》此古文謹字也”一語，故段君以為《玉篇》云叩與謹通。

此類例子很多。今本《玉篇》本身有誤，段君據以校《說文》，錯誤也就在所難免。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1) 段玉裁運用書證、詞義辨析、《說文》體例等方法或手段校勘《說文》，考之唐寫本《玉篇》，段君的大量校勘結論是可信的，他的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2) 段君的校勘也存在不少失誤或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地方。究其原因，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比如，他用後代的語法現象揣測古代的語言，在大徐本多條說解中堅持增補“所以”二字。由於歷史的局限，段玉裁未能見到唐寫本《玉篇》這一珍貴的文獻，他所依據的今本《玉篇》等材料本身有誤，以之校訂許書，錯誤自然難免。所以，段君的校勘得失并存。

(3) 誠如周祖謨先生所說，“徐氏校定之時所取之異本必多”，大徐取異本校《說文》，錯誤依然不少，但大體能存許氏之舊，唐寫本《玉篇》所引許書多與今本相吻合即其證明。所以，大徐本不可輕易改動。

(4) 段君指出大徐本的部分錯誤如“敖”字重出之類，當屬可信，然而，唐寫本《玉篇》所引又與大徐本相同，表明今本《說文》的部分訛誤產生於顧氏之前。我們所謂唐寫本《玉篇》存許書之舊，是就整體情況而言，並不排除顧氏承誤本《說文》、大徐承諸本之誤的可能性。《說文》之誤是由屢經傳抄造成的。

(5) 唐寫本《玉篇》可訂大徐本及段注之失，亦可考見今本《玉篇》之誤。在《說文》和《玉篇》研究方面，唐寫本《玉篇》具有特殊的學術價值。

三、唐寫本《玉篇》中的《字書》

唐寫本《玉篇》大量引用《字書》，我們注意到，在內容方面，《字書》與今本《說文》有不少一致的地方，但其作者、成書時代等內容不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陸氏釋文多俗字”條說：“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①“蓋”者，疑惑不定之詞。據考察，《字書》在唐代已成疑案：史書有載此書名而不明其撰者。《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字林》七卷，晉弦令呂忱撰。……《字書》三卷，《字書》十卷。”^②《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字林》十卷，呂忱撰，……《字書》十卷。”^③《新唐書》卷五十七：“《字書》十卷。”^④這幾種文獻均不載《字書》撰人姓名，《隋書》所存兩種《字書》連卷數也不同。可見，“《字書》”是不明不白地進入史籍的，錢氏之疑當與此有關。

從《說文》、《玉篇》研究和中國語言學史來看，這是需要明確的問題。現據唐寫本《玉篇》及相關資料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唐寫本《玉篇》雖非完帙，卻能反映顧書原貌：義項齊備，書證豐富，野王案語猶存。這一面貌與野王《玉篇序》所說“總會衆篇，校讎群籍”的想法相符。其所引“群籍”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典籍及其傳注，一類是《爾雅》、《方言》、《說文》等小學類著作，這類小學著作我們統稱為字書。唐寫本中出現頻率較

①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柒），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7頁。

② 魏徵、令狐德棻《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943頁。

③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1984—1985頁。

④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1449頁。

高的字書有《爾雅》、《方言》、《說文》、《廣雅》、《字書》、《聲類》等數種，卻未見呂忱《字林》。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字書》，共 376 條。^①類似現象又見於慧琳《一切經音義》。據統計，《一切經音義》引佚名《字書》多達 1020 次，也是其所引俗文字書中最種之一種。^②由此可見，《字書》在梁、唐二代影響之大。

衆所周知，《說文》以後，形系字書有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字林》在形系字書中起著重要的承傳作用。任大椿《字林考逸·序》說：“今字書傳世者莫古於《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字林》不傳，則自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書相傳之脈中闕弗續。”任氏《字林考逸·例》又說：“《字林》亡佚當在宋、元之間。”可見，顧野王不僅見過《字林》，而且參考過《字林》。可我們在保存顧書原貌的唐寫本《玉篇》中卻見不到《字林》。對此，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顧氏撰《玉篇》時置《字林》於不顧，一是顧氏繼承了《字林》的內容而不稱其名。如果是前者，那麼，《字林》“開《玉篇》之先”說不成立；如果是後者，則與顧氏大量引用《爾雅》、《方言》、《說文》等字書而如實稱名的做法相悖。我們認為，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唐寫本《玉篇》、《經典釋文》、《一切經音義》大量引用的《字書》即呂忱的《字林》，《字書》與《字林》同實異名。

我們據唐寫本《玉篇》所引《字書》和《說文》的聯繫來考察《字書》和《字林》的關係。《字林》承《說文》之緒，所以，《字林》與《說文》在體例和內容方面必然存在一致性。如果《字書》與《說文》之間也存在著《字林》與《說文》之間那樣的聯繫，那麼，

① 胡吉宣《唐寫本玉篇之研究》，載《文獻》，1982 年第十一輯，第 182 頁。

② 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55 頁。

可以由此推斷,《字書》即《字林》的可能性更大。

就體例而言,由於《字書》祇作為書證被《玉篇》引用,所以,瞭解其體例的材料並不充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够從唐寫本《玉篇》中窺見《字書》與《說文》體例上的一致性。唐寫本《玉篇》引《字書》時常用“一曰”以存異說。如唐寫本《玉篇》“誚”字說解引《字書》:“一曰市決後悔也。”“綏”字說解引《字書》:“一曰鮮也。”“讓”字說解引《字書》:“讓讓,不解也,一曰重也。”等等,我們認為,《字書》的“一曰”例來自於《說文》,就是說,《字書》在體例上與《說文》存在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唐寫本《玉篇》所引《字書》內容與《說文》的一致性更明顯。

首先,唐寫本《玉篇》所存《字書》中的古、籀諸體與今本《說文》所存重文相同。

《說文》:“紵,衣系也。从系,今聲。紵,籀文从金。”唐寫本《玉篇》紵、紵相屬,“紵”字說解引《說文》作“衣絲”,又曰:“紵,《字書》籀文紵字也。”按:《說文》用篆體,《玉篇》用楷體,唐寫本《玉篇》紵即《說文》紵。可見,唐寫本《玉篇》所存籀文形體與今本《說文》相同,不同的是唐寫本說“紵”出《字書》而不出《說文》。又如:

《說文·次部》:“次,慕欲口液也。从欠水,……𠂔,次或从侃。𠂔,籀文次。”唐寫本《玉篇》:“《說文》:‘慕也,欲也,亦口液也。’或為𠂔字,在《水部》。”又曰:“𠂔,《字書》籀文次字也。”^①與“紵”字情況稍有不同的是:“次”字或體今本《說

① 也有說出自《聲類》等其他字書的情況。如《說文·欠部》:“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𠂔,古文次。”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義訓同。又云:“𠂔,《聲類》古文次字也。”又云:“𠂔,《字書》亦古文次字也。”

文》從侃作“𡗗”，而唐寫本作“𡗗”。但是，籀文从林欠則相同，不同的仍然是唐寫本說籀文出《字書》而非《說文》。再如：

《說文·厂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𡗗，籀文从矢，矢亦聲。”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傾側也。”又云：“𡗗，《字書》亦仄字也。”又云：“𡗗，《字書》亦仄字也。”𡗗當即𡗗。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情況在唐寫本中相當普遍。可見，唐寫本《玉篇》所存重文雖不言出《說文》而出《字書》，但是，所存重文的形體與《說文》具有很強的一致性。

其次，義訓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說文·可部》：“奇，異也。一曰不耦。”唐寫本《玉篇》：“野王案：《說文》：‘奇，異也。’謂傀異也。……《字書》：‘一曰不耦也。’”又如《說文·叩部》：“𡗗，亂也。从爻工交叩。一曰室𡗗，讀若穰。”“一曰”下段玉裁說：“𡗗，《玉篇》作穰，蓋誤。室𡗗，蓋充塞之意，周、漢人語也。”唐寫本《玉篇》：“𡗗，女耕反，《說文》：‘𡗗，亂也。’《字書》：‘一曰室也。’”

按理說，如果“一曰”義屬《說文》，唐寫本《玉篇》既然引用《說文》，就不宜將《說文》的內容歸之《字書》（或其他字書）。不論哪種情形，都說明唐寫本《玉篇》所引《字書》內容和《說文》存在一致性，而《玉篇》以前具有廣泛影響、在內容上與《說文》有著這種一致性的字書祇有《字林》。因此，唐寫本《玉篇》所謂《字書》當即《字林》。

《釋文》中的《字書》與唐寫本《玉篇》所引《字書》在內容上存在相同的情況。《說文·食部》：“饌，修飯也。……饌，饌或从賁，饌，饌或从奔。”段注：“《詩釋文》引《字書》云：‘饌，一蒸米也。’”按：《釋文》“一蒸米”當作“一曰蒸米”。唐寫本《玉篇》“饌”字說解引《字書》：“一曰業米也。”“業”

為“蒸”字之誤。^①《一切經音義》卷六五引《字書》曰：“蒸米也。”從內容一致性來看，《經典釋文》、唐寫本《玉篇》及《一切經音義》三者所引《字書》當為同一部書。或者說，《釋文》中的《字書》與唐寫本《玉篇》所存《字書》內容亦具有一致性。

唐代其他文獻所引《字林》和唐寫本《玉篇》所存《字書》也存在這種聯繫：

《說文》：“飧，餽也。从夕食。”段注：“按《伐檀正義》引《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正以《釋文》，則《字林》語與《說文》異。”^②《正義》所謂《說文》實即《字林》。唐寫本《玉篇·食部》：“蘇昆反，……《說文》：‘餐，餽也。’《字書》：‘飲澆飯也。’”^③《釋文》引《字林》作“水澆飯”，唐寫本引《字書》作“飲澆飯”，訓釋實際相同。^④由此可知，唐寫本中的《字書》即《釋文》中的《字林》。

有些文獻引用《說文》有誤，從中也可窺見到《字書》或《字

① 唐寫本中“蒸”誤作“業”非一次。《說文》：“飧，飯气流也。”段注：“流各本作蒸，今依《洞酌正義》引改。”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飯氣業也”，“業”即“蒸”之誤，黎本唐寫本《玉篇》即作“蒸”，今本《玉篇》亦作“蒸”，顧氏所見許書當作“蒸”，段君改作“流”，非。

② 按：“飧”篆段注未引《字林》，此云“《字林》語與《說文》異”似可疑。考《說文解字讀》“飧”字下云：“《詩·伐檀》三章《正義》引《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與今本《說文》異。《詩》《釋文》：‘飧，素門反。’引《字林》云：‘水澆飯也。’《爾雅釋文》曰：‘飧，《說文》云：餽也。《字林》云：水澆飯也。’然則《正義》內‘說文’二字正是‘字林’二字之誤。”段玉裁著，朱小健、張和生點校《說文解字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44頁。可見，“飧，水澆飯也”出《字林》，《伐檀正義》言出《說文》，誤。此亦唐人《字林》、《說文》相混之證。

③ 唐寫本《玉篇》餐、飧互訛，由反切和說解可知。

④ 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內容有與今本《說文》義同詞異現象。在“飲用的水”的意義上，水與飲義同詞異。

林》的一些信息。《說文》：“纒，粗緒也。”王筠《句讀》：“字不與緒類列，不能謂為緒之粗者。……《綱目集覽》引《說文》：‘纒，粗絲經緯不同者。’然王幼學元人也，今宋版皆作‘粗緒也’，《玉篇》作纒，從小篆重。云‘粗細經緯不同者’，與王氏所引祇差‘絲’作‘細’耳。”唐寫本《玉篇》：“纒，尸移、思移二反，《說文》：‘粗紬也。’……《字書》：‘一曰經緯不同也。’”

按：王氏所據為今本《玉篇》，而今本《玉篇》“纒”字說解刪去了“《字書》”，校之唐寫本，知今本《玉篇》糅合了許書和《字書》的內容。王筠注意到了《玉篇》與《綱目集覽》所引《說文》的一致性，二者僅有絲、細之差，實際上，他們都經過刪改。《綱目集覽》中的“經緯不同者”不是出自《說文》而是出自《字書》或《字林》，不論出自哪一種，其內容都當與唐寫本所引《字書》內容一致（個別文字出入可能由於抄寫）。據唐寫本和歷史上《說文》、《字林》相混的情況，我們認為，《綱目集覽》當云：“《說文》：‘纒，粗紬也。’《字林》：‘經緯不同者。’”如果如此，《綱目集覽》所引《字林》與唐寫本所存《字書》內容相同。

綜上所述，唐寫本《玉篇》、《釋文》等文獻中的《字書》當為同一部書，《字書》即呂忱《字林》，二者同實異名。

《字書》、《字林》同實異名現象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唐代，《字林》、《說文》並重，張參《五經文字·序例》：“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字林》在體例和內容方面本來承襲《說文》，加上官方對《字林》的重視，其影響就是：一方面，《字林》和《說文》相混；另一方面，野王稱《字林》為《字書》的影響猶存。因此，在《釋文》、《一切經音義》等有影響的唐代文獻中，《字書》和《字林》交錯出現。由於隋唐時期抄寫文獻盛行，在文獻的彙錄中，《字書》被誤認為區別於《字林》

的另一部字書，結果，使《字書》得以另一專書的地位出現在史書中，但往往以“佚名”身份出現，而實際上就是呂忱《字林》。

四、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的特點

我們要瞭解唐寫本《玉篇》引用《說文》的一些特點，因為它關係到對原本《玉篇》體例的認識，甚至影響到對有關內容的理解。

一、省引被釋字

唐寫本《玉篇》引用《說文》時，對於《說文》的被釋字有引和不引兩種情況。如：

《說文·糸部》：“𦃟，絲勞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𦃟，絲勞也。”被釋字“𦃟”唐寫本引出。又《說文》：“綱，急引也。”唐寫本《玉篇》：“苦營反，《說文》：‘引急也。’”唐寫本祇引用了許書說解，而被釋字“綱”未引。

上述兩種情形在唐寫本《玉篇》中都存在，並且不影響理解。但是，有些情況下就會影響對訓釋的理解。如：

《說文·糸部》：“紼，紼轉也。”段注：“紼字各本無，今補，此三字句，與上文‘翻冤也’一例。……‘紼轉’蓋古語，鄭司農《考工記》注之‘紼縛’即‘紼轉’二字也。”唐寫本《玉篇》：“紼，徒展反，……鄭衆曰：‘讀為紼縛之紼，……’《說文》：‘紼，縛也。’”按：唐寫本“縛”當作“紼”。

如果依大徐本，則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紼”下當斷句，如果依段玉裁的理解，則“紼”下不斷。桂氏《義證》曰：“轉也者，李善注《七發》引同，《廣韻》：‘紼，轉繩也。’《淮南·精神訓》‘千變萬紼’，高注：‘紼，轉也。’”可見，“紼”可以單用，訓“轉也”，不必如段注本連篆讀作“紼轉也”。

《說文》：“誰，誰何也。”段注：“三字為句，各本少誰字，誤刪之也。‘敦’字下云‘一曰誰何也’可證。李善引有‘謂責問之也’五字，蓋注家語。”段注又以《六韜》、《賈誼書》、《史記》、《漢書》“誰何”或“孰何”證其說。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誰訶也”，引《聲類》曰：“所以訶問其名。”“誰”是被釋字還是說解語？如果是前者，則與大徐本同；如果是後者，則證成段說。

《說文》：“繻，繻冤也。”段注：“三字句，各本無繻字，冤作冕，今補正。《玉篇》繻下曰‘冤也’，《集韻》引《說文》同。蓋謂繻字為複字而刪之，不知‘繻冤’為疊韻，古語。”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繻冕也。”同樣，如果以“繻”為被釋字，則其所引同“各本”，如果以“繻”為說解語，則如段注所校。

可見，唐寫本《玉篇》不確定引出《說文》被釋字的現象可能給我們的校理工作增加一些困難。

二、加注釋性語詞

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時，說解中有時加入了注釋性語詞，參考今本《說文》及說解語氣，可知其非許書原有。如：

《說文》：“謔，戲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謔即戲也。”

《說文》：“詛，很戾也。”唐寫本《玉篇》：“《說文》：‘詛，即很也。’”

其中的“即”字應該是顧氏或唐寫本《玉篇》抄寫者所加注釋性語詞。張舜徽於“謔”下說，顧氏“蓋以己意隱括之辭，非許書原文有‘即’字”，“詛”字說解中的“即”字“亦引者所加”。^①又如：

《說文·亏部》：“粵，亏也，來慎之詞也。”唐寫本《玉篇》：“粵，有月反，……《爾雅》：‘粵，亏也’……《說文》‘亦審脊之詞也’。”“亦”字亦似注釋詞語。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35—536頁。

有的注釋性詞語與許書說解語氣或風格不同，不至與許君說解相混。如：

《說文》：“輶，車网也。”唐寫本《玉篇》：“野王案：《說文》即車輶也，所謂牙者是次也。”按：“次”字當衍。在抄寫過程中，此類申述語或注釋性詞語極易竄入正文，如果沒有“所謂”等標誌性語詞，分辨起來就比較困難。《說文·可部》：“奇，異也。一曰不耦。”唐寫本《玉篇》：“野王案：《說文》：‘奇，異也。’謂傀異也。”“謂傀異也”即野王申述語，與許君說解明顯有別。

其他唐代文獻如《一切經音義》等也存在這種情況。《說文·危部》：“𡵚，𡵚，𡵚也。”段注：“此複舉字之未刪者。玄應所引云：‘𡵚𡵚，傾側不安也。’此乃以注家語入正文耳，非是。”唐寫本《玉篇》引《說文》：“𡵚𡵚也。”可證成段說。沈濤《說文古本考》據《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引《說文》認為古本有“傾側”句，而疑卷一八引“不能久立”四字為注中語。^①

可見，注釋性語詞竄入原典正文是六朝、隋唐時期歷經展轉傳抄之典籍所共有的現象，今本《說文》亦當不免，下面幾例便值得討論：

《說文》：“濇，洎溢也。今河朔方言謂濇溢為濇。”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無“今河朔”句。馬宗霍引嚴可均《說文校議》曰：“‘今方言’三字衍文。”馬氏又引王筠《句讀》說：“此語蓋庾注。”並云：“‘今方言’三字或出校者所沾。”^②又如：

《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無“亭有樓”三字。亭、定疊韻，“民所”句釋義明確。從語氣揣摩，“亭有樓”帶有申述、補充意味，疑為後人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9324頁。

② 馬宗霍《說文解字引方言考》（卷三），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31頁。

所加。

《說文·欠部》：“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从欠，鷦省聲。𪔐，籀文歎不省。”段注：“悅當作說，‘謂情’已下十字各本無，今依李善注盧諶《覽古詩》所引補，蓋演《說文》語也。”既為“演《說文》語”，則本非《說文》語可知。唐寫本《玉篇》：“《說文》：‘歎，吟也。’”顧氏所見亦無“謂情”句。

《說文·車部》：“輩，若軍發車百兩為輩。”“若”為比擬之詞，“輩”从車，本義與車相關，何必用“若”？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軍發車百乘為一輩。”野王所見《說文》無“若”字，“若”當為注釋性詞語竄入正文者。《一切經音義》卷二、卷二七、卷五三引《說文》均無“若”字，亦其證。

可見，瞭解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說解加注釋性語的特點，對我們校讀《說文》乃至其他古籍都有啓發意義。

三、引許書說解義同詞異

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說解有與今本《說文》義同詞異現象。如《說文》：“譟，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唐寫本《玉篇》：“《說文》：‘相祝累功德以求祿。’”《說文》：“祿，福也。”唐寫本《玉篇》用“祿”，今本《說文》用“福”，義同詞異。

《說文》：“詡，大言也。”唐寫本《玉篇》：“《說文》：‘人語也。’”按：“人”當為“大”之誤。又《說文》：“詢，往來言也，一曰小兒未能正言也，一曰祝也。”唐寫本《玉篇》：“詢：道刀反，《說文》：‘往來言也；一曰視也；一曰小兒未能正語也。’”《說文》：“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語義近，許用“言”，顧用“語”。

《說文》：“除，殿陛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陛”作“階”。姚、嚴二君《說文校議》云《文選》注、《御覽》卷百八十五

引作“殿階也”，^①而桂氏《義證》曰：“李善注……《月賦》又引作‘陞’。”沈濤《說文古本考》說：“今本階、陞互訓，義得兩通。”^②

《說文》：“歎，歎食不滿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食不飽也”。飽、滿義近。

《說文·音部》：“竟，樂曲盡為竟。从音儿。”唐寫本《玉篇》：“《說文》：‘樂曲竟也。’《廣雅》：‘竟，窮也。’”盡、竟義同。

我們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上述諸例錯在大徐本還是唐寫本。通過觀察，我們把造成上述義同詞異現象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種：

(1) 形近而誤。《說文》：“諛，可惡之詞。”段注：“詞，各本作辭，誤，今正。”唐寫本《玉篇》：“《說文》：‘諛諛，可忌之辭也。’《說文》：‘忌，憎惡也。’忌、惡義近，形亦近似。

(2) 同義複合詞與單音節詞義同詞異。《說文》：“誦，共也。……一曰讞也。”唐寫本《玉篇》：“徒貢反。《說文》：‘共同也，一曰讞也。’”

(3) 抄寫導致張冠李戴。《說文》：“謠，離別也。”唐寫本《玉篇》：“謠，舒紙、直移二反。《爾雅》：‘謠，離也。’《說文》：‘分離也。周景王作洛陽謠臺。’《聲類》：‘離別也。’”

(4) 《說文》用本字，唐寫本《玉篇》用假借字。《說文》：“淅，小雨霤兒。”段注：“霤，各本作零，今正。”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小雨落也。”張舜徽以《說文·雨部》“零，雨零也”為據，認為許書本作‘小雨零也’，後世“零”通作“落”，故唐寫本用通假字作“落”，而二徐因零、零形近而誤。^③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十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4001—14002頁。

② 同上，第14002頁。

③ 張舜徽《蓀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78頁。

(5)《說文》用本字，唐寫本《玉篇》用今字。《說文》：“評，召也。”段注：“《口部》：‘召，評也。’後人以呼代之，呼行而評廢矣。”唐寫本《玉篇》：“評：……《說文》：‘評，召也。’野王案：謂也。……今亦為呼字，在《口部》。”

(6)以常用詞替代非常用詞。《說文·糸部》：“綈，履兩枚也，一曰紱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履兩頭也，一曰紱也。”按：枚、頭為量詞，漢魏六朝，“枚”的應用極其普遍，而“頭”起初多表示動物的數量。^①從詞匯演變的事實來看，許書原本當作“枚”，而唐寫本《玉篇》以當時常用詞“頭”替代“枚”。

此外，還有一種情形可能與避諱有關。唐高宗李治（公元650—683年在位），當避“治”字。大徐本作“治”，而唐寫本作“理”：《說文》：“𣪠，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唐寫本《玉篇》：“𣪠，力官反、力全反。《說文》：‘𣪠，亂也。一曰理也。一曰不絕也。’”理、治同義而別。但實際上，唐寫本中治、理並用（見本書緒論“《玉篇》零卷的抄寫者及抄成時間”）。

四、“从某，某聲”引作“从某聲”

多數情況下，唐寫本《玉篇》祇引述《說文》的篆文、重文及義訓而省其形訓。在引用部分形聲字的形訓時，《說文》“从某，某聲”，唐寫本往往引作“从某聲”或“从某省聲”。如：

《說文》：“舠，船行不安也。从舟，則省聲，讀若兀。”段注：“聲字舊奪，今補。”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船行不安也。从則聲也。”

《說文》：“船，舟也。从舟，𣵀聲。”段注：“各本作‘鉛省聲’，非是。《口部》有𣵀字，《水部》有沿字，𣵀聲，今正。”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从鉉省聲也。”

①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第235—238頁和第487—489頁。

《說文》：“舩，船行也。从舟，彡聲。”唐寫本《玉篇》引《說文》：“舩舩也，从彡聲也。”

五、因古籍傳注而省引《說文》義項

唐寫本《玉篇》說解的書證可分為兩類：一是各類古籍及其傳注，一是《倉頡篇》、《說文》、《聲類》等字書。大量的例子表明，如果《說文》義訓和古籍傳注相同，那麼，唐寫本《玉篇》引用古籍及其傳注之後，引用《說文》時往往省引其相同的義項。下面舉幾種常見的古籍傳注及野王省略的情況。

因《詩》毛傳而省。《說文》：“舟，船也。……象形。”唐寫本《玉篇》：“《毛詩》：‘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傳曰：‘舟，舩（船）也。’……《說文》：‘象形也。’”

《說文》義訓與毛傳相同，^①顧氏引毛傳在前，引《說文》時就祇引其六書“象形”，義訓則因毛傳而省，以避重複。

因《尚書》孔傳而省。《說文·心部》：“愆，過也。……魯，籀文。”唐寫本《玉篇·言部》：“魯，去纏反，《尚書》：‘帝德閔魯。’孔安國曰：‘魯，過也。’……《說文》此籀文字，篆文為愆字，在《心部》。”唐寫本祇存《說文》重文，義項因《書》孔傳省。

因《爾雅》而省。《說文》：“紹，繼也，从糸，召聲。一曰紹，緊糾也。”唐寫本《玉篇》：“《爾雅》：‘紹，繼也。’……《說文》：‘一曰緊糾也。’”《說文》第一訓同《爾雅》，故祇引其“一曰”義。

因《方言》而省。《說文》：“餽，寄食也。”唐寫本《玉篇》：“《方言》：‘餽，寄食也。’……《說文》為饗字，在《饗部》。”

因賈逵注而省。《說文·厂部》：“厭，笮也。从厂，猷聲。一曰合也。”唐寫本《玉篇》：“厭，……《國語》曰：‘堯厭帝心。’

^① 段玉裁說，“許說多宗毛”、“許書多宗《爾雅》、《毛傳》”、“許書多襲《毛傳》”，依次見欠、冥、秭三篆注。

賈逵曰：‘厭，合。’……《說文》曰：‘𩇑。’”

因《左傳》杜注而省。《說文》：“𩇑，糜也。从食，亼聲。周謂之𩇑，宋、衛謂之𩇑。”唐寫本《玉篇》：“𩇑，之返反。《左氏傳》：‘納橐𩇑焉。’杜預曰：‘𩇑，糜也。’《說文》：‘周謂之𩇑，衛謂之也。’”等等。

顯然，顧野王繼承了許君廣引群書、博采通人的傳統，同時又有其特點。從另一個角度看，唐寫本《玉篇》說解中的古籍傳注起到了標示義項、充當義訓和書證的作用，趙振鐸先生說，《玉篇》“用舊注代替釋義”。^①唐寫本《玉篇》的這個特點不僅避免重複，也有助於我們考察《說文》與其他古籍傳注之間的關係。在顧氏原書中，《說文》祇是一種普通的書證材料，野王往往先引古籍傳注，後引《說文》、《字書》、《聲字》等字書。顧書這種因古籍傳注而省引《說文》義項的作法也說明，我們不可因今本《說文》某義項不見於唐寫本所引，就判斷今本《說文》之失或唐寫本之誤，還應該運用通觀的方法考察其是非。

五、唐寫本《玉篇》抄寫錯誤舉例

唐寫本《玉篇》中的抄寫錯誤，可謂比比皆是。胡吉宣說：“原本系出日僧手鈔，限於文化水平，錯字衍文，奪句斷簡，觸目皆是。”^②不論是日僧所抄還是唐人“書手”所寫，總之，由抄寫出現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

張舜徽曾以唐寫本《玉篇》校勘二徐本《說文》，凡所訂正，共三百三十餘事，指出《說文》失誤三十例，列舉唐寫本《玉篇》

①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4頁。

② 胡吉宣《唐寫原本玉篇之研究》，《文獻》，1982年，第11期，第184頁。

抄寫錯誤不下十種。^①經過系統考察，我們發現，唐寫本《玉篇》因抄寫出現的問題遠非止此。為了全面瞭解相關情況，我們不避前人所舉，將唐寫本《玉篇》的抄寫錯誤歸納如下。

1. 形近而誤

形近而誤的現象在唐寫本《玉篇》中極其普遍，不勞枚舉，這裏舉兩組一字與數字相誤的例子以見一斑。

(1) 山與上、山與小、山與宀、山與广、山與止、山與下、宀及門形近而誤。

《說文·厂部》：“厓，山邊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山”誤作“上”。

《說文·山部》：“𡵓，山脅道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一作“小脅道也”，一作“山脅道”，“小”為“山”之誤。

《說文·宀部》：“寓，寄也。从宀，禺聲。廌，寓或从广作。”唐寫本《玉篇》：“廌，娛勾反，《說文》亦寓字也，寓，寄也，在《山部》。”“山”為“宀”之誤。

《說文·欠部》：“𡵓，飢虛也。”唐寫本《玉篇》：“《說文》曰：‘饑也，虛也。’……屋空為康字，在《广部》。”“《广部》”羅本誤作“《山部》”。

《說文·广部》：“廌，安止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止”誤作“山”。

《說文·山部》：“𡵓，𡵓隅，高山之𡵓也。”唐寫本《玉篇》：“𡵓，……《說文》：‘𡵓隅而高下之節也。’”“下”乃“山”之誤。

《說文·宀部》：“宅，人所托𡵓也。从宀，乇聲，𡵓，古文宅。

① 即：形近而誤、音近而誤、說解數字全誤、奪一字而原意不明、互倒其字而誤、附注字誤入正文、錯亂其辭不成文義、節引其文僅取一語、用己意隱括其辭、以己意增益其文。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509—514頁。

庀，亦古文宅。”唐寫本《玉篇·广部》：‘庀，直格反，《說文》古文庀字也。庀，居也。在《門部》。’唐寫本“古文庀字”當作“古文宅字”，“在門部”當作“在宀部”。

(2) 土與云、土與人、土與主形近而誤。

《說文·阜部》：“址，基也。从阜，止聲。址，址或从土。”唐寫本《玉篇》：“《說文》：基成為址字，在《云部》。”“云部”當作“土部”

《說文·阜部》：“附，附婁，小土山也。”唐寫本《玉篇》：“《說文》附益之附為埴字，在《人部》。”“人”當作“土”。

《說文·阜部》：“阢，石山戴土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石戴主也。”“主”為“土”之誤。

形近而誤應該是抄本古籍較為普遍的問題。有時，從唐寫本《玉篇》形誤現象可以推知今本《說文》致誤的原委。如《說文》：“紕，亂泉也。”段注：“泉各本作系，不可通，今正。亂泉者，亂麻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亂麻也。”今本《玉篇》有“亂麻”一訓，張舜徽引嚴可均：“《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作‘亂麻也’，按《玉篇》亦云‘亂麻’。”^①《說文》原本當為“亂麻”，麻、絲形似，唐寫本中絲、系互訛非一例。《說文》麻誤作絲，絲又誤作係，段君又改“系”作“泉”。

2. 缺偏旁

《說文·糸部》：“絮，敝綿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幣帛也。”“帛”當為“綿”之誤。《說文·石部》：“碎，礱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碎，靡也。”“靡”為“礱”之誤。

有學者把此類現象叫做訛省、省借體。《說文·糸部》：“緝，氏人殊縷布也。”唐寫本《玉篇》：“緝，……《說文》：‘氏人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6—637頁。

疏婁布也。’”張舜徽說：“婁當為縷之訛省。”^①

《說文·車部》：“軾，車軾前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式前也。”張舜徽認為，唐寫本《玉篇》“式”為“軾”之省借體。^②

3. 字形壞損

因紙張破損或字迹漫漶而使字形缺損的現象我們稱之為字形壞損。《說文·阜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唐寫本《玉篇》：“陴，避支反，《左氏傳》‘守陴者皆笑’，杜預曰：‘城上亻倪也。’《說文》：‘城上女垣也。’”“亻”顯然為“俾”之壞字。

《說文》：“廡，堂周屋也。从广，無聲。廡，籀文从舞。”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堂下周屋也。”又云：“廡，《字書》籀文廡字。”“廡”當為“廡”之壞字。

這些壞損字與上文所舉“缺偏旁”一類的訛省、省借體有別：“省”是有意而為，壞損是客觀因素使然。

4. 上下結構之字誤析為二

《說文·欠部》：“歔，吹也。从欠，肅聲。”唐寫本《玉篇》：“歔，素吊反，《說文》籀文嘯字也。嘯，叔足口出聲也。”唐寫本《玉篇》“叔足”不成詞，當為“蹙”字之誤。

《說文·此部》：“𠂔，麻也。闕。”唐寫本《玉篇·言部》：“𠂔，子爾反，《毛詩》：‘翕翕𠂔𠂔。’傳曰：‘𠂔𠂔然不思稱其上也。’……《說文》或為此以字，在《此部》。”“此以”當是“𠂔”之誤。

5. 上下二字誤合為一

《說文·阜部》：“厚，山陵之阜也。从厂，从𠂔。𠂔，古文厚，从后土。”段注：“𠂔，各本作厚，今正。”唐寫本《玉篇·厂

① 張舜徽《舊學輯存》(中)，齊魯書社，1988年，第636頁。

② 同上，第569—570頁。

部》：“《說文》：‘陵之厚也。’右文為垠字，在《土部》。”“陵”當作“山陵”二字。

《說文》：“訏，詭譎也。从言，于聲。一曰訏着。齊楚謂信曰訏。”段注：“今字作‘籲嗟’，此別一義。”唐寫本《玉篇》：“訏，況俱反，……《方言》：‘訏，若言也。中齊西楚之郊曰訏。’《說文》：‘一曰詭僞也。’”“若言”當為“着”字之誤。

6. 異體“字頭”同形

《說文》通例，重文（異體字）置於篆文說解，唐寫本《玉篇》不僅收《說文》的重文，也收錄不少見於其他字書的異體字。唐寫本《玉篇》處理異體字的方式是每個異體字都以“字頭”地位出現，而這些本來異形的“字頭”字，唐寫本有時誤為同形。如：

《說文》：“訴，告也。从言，庠聲。《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辯，訴或从言朔；愬，訴或从朔心。”唐寫本《玉篇》：“《說文》：‘訴，告也。’野王案：訴者，所以告冤枉也。……或為愬字，在《心部》。”又云：“詡，愬字，《心部》。”又云：“詡，《說文》亦訴字也。”唐寫本《玉篇》所列重文均作“詡”，誤。

7. 奪文

唐寫本《玉篇·厂部》：“厯，反，《說文》：‘石大也。’”唐寫本《玉篇》“厯”字切語僅存“反”字，顯然有奪。《說文·山部》：“巖，巖辟山也，在左馮翊池陽。”唐寫本《玉篇》：“巖，結反，……《說文》：‘巖辟山，在馮翊池陽縣也。’”奪切語上字。

8. 衍文

唐寫本《玉篇·鬼部》收嵬、巍二字，注明“凡二字”，然部末有“𡵓”字而無說解，“𡵓”字顯然因下文《尸部》而衍。唐寫本《玉篇·刀部》“巽巽”、《食部》“饕饕”，被釋字重寫，均衍一字。

9. 倒文

唐寫本《玉篇·食部》：“饗，勑高反，《左氏傳》：……杜預曰：‘貪財為饗，食貪為飡也。’”“食貪”當為“貪食”之誤倒。唐寫本《玉篇·言部》：“護，胡故反，……《方言》：‘挾，護也。’郭璞曰：挾持護之漢也書……”“漢也”為“也漢”之倒，野王引郭璞語以下當作“‘挾持護之也’，《漢書》……”。《說文·食部》：“飡，飴和饊者也。”唐寫本《玉篇》：“飡，徒當反，……《說文》：‘飴饊和也。’”唐寫本“飴饊和”當為“飴和饊”之倒。

10. 重複

(1) 說解重複。唐寫本《玉篇·言部》：“謫，居陸反，……或為趨字，在《走部》，或為竅字，在《穴部》，或為竅字，在《穴部》也。之”按：其中兩“竅”字當從“穴”作“竅”。^①《說文·嵬部》：“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唐寫本《玉篇》：“《說文》：‘高而不平。’《說文》：‘高而不平也。’”

(2) 被釋字和說解均重複。《說文·山部》：“崩，山脅道也。”唐寫本《玉篇》“崩”及其說解重出，且兩者之間相隔數字。又《說文·言部》：“謔，流言也。”唐寫本《玉篇》：“謔，呼懸反，《說文》：‘流言也。’《蒼頡篇》：‘懸書有所求也。’……”下隔五字又出“謔”字，反語、說解相同。

11. 筆畫含混

唐寫本《玉篇》為抄寫本，手寫體往往不甚規範，有的字會因形近而筆畫含混，不易辨析。如上文所舉“陴”字，唐寫本《玉篇》“陴，避支反”，“支”既象“友”字和“交”字，亦似“支”字，大徐作“符支切”。

① 參考大徐本《穴部》“竅”篆及其說解。

12. 異體互訛

唐寫本《玉篇》存大量異體字，並運用互見法交待異體字的部屬：如甲、乙為異體字，甲字說解中當云“或為乙字，在某部”，乙字說解中當云“或為甲字，在某部”，而唐寫本《玉篇》在不少地方的表述有誤。如：

《說文·亏部》：“虧，氣損也。……虧，虧或从兮。”唐寫本《玉篇》：“《說文》：‘氣損也。’……或為虧字，在《兮部》。”“或為虧字”當作“或為虧字”。唐寫本《玉篇·兮部》：“虧，去為反，《說文》或為虧字也。”“或為虧字”當作“或為虧字”。

13. 被釋字互易

指唐寫本《玉篇》作“字頭”的字，甲字寫作乙，乙字寫作甲，二字當互換。如《說文·絲部》：“筭，織以絲母杼也。”唐寫本《玉篇·絲部》：“筭，古通反，《說文》籀文繡字也。繡，汲綆也。在《糸部》。”又云：“繡，古環反，《說文》：‘織絹以絲貫杼也。’”按：唐寫本《玉篇·糸部》：“繡，居律反，……古文為繡字，在《絲部》。”古通反者字當作“繡”，古環反者字當作“筭”，唐寫本繡與筭當互易。其他如飧、餐互易的情況亦屬此。今本《說文》亦存在類似問題。^①

14. 甲字說解竄入乙字說解

《說文·广部》：“廛，空虚也。”唐寫本《玉篇》：“廛，力彫反，《說文》：‘空廬。’《尚書大傳》：‘廛者，兒也。’其以兒以兒言之也。《白虎通》曰：‘先祖之尊兒所在也。’”又云：“廛，力彫反，《說文》：‘空廬也。’野王案：亦廛字也，在《尸部》。”按：唐寫本《玉篇》將上文“廟”字說解的部分內容竄入“廛”字說解，且被釋字“廛”及部分說解重複。

^① 見《食部》“餲”、“饘”二字。

15. 涉上下文而誤

《說文》：“歛，有所吹起。从欠，炎聲，讀若忽。”唐寫本《玉篇》：“歛，呼物反，《西京賦》：‘歛从背見。’薛綜曰：‘歛，忽也。’《說文》：‘有所歛起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卷三、卷七引《說文》：“有所吹起也。”按：《西京賦》薛注：“歛之言忽也。僞所作也。”與顧書所引異。《文選·赭白馬賦》“歛聳擢以鴻驚”，李注引《說文》曰：“歛，有所吹起也。”^①唐寫本《玉篇》當因被釋字而誤作“歛起”。

16. 糅合不同義訓為一

《說文·厂部》：“厥，發石也。从厂，歛聲。”段注：“……以上皆厥之本義，若《釋言》曰：‘厥，其也。’此假借也。”唐寫本《玉篇·欠部》：“歛，居月反，……《說文》：‘厥，發石其也’，在《厂部》。”唐寫本糅合《說文》、《釋言》義訓為一，誤。當作“《說文》‘發石也’，‘其也’”。唐寫本《玉篇·厂部》：“《說文》：‘發石也。’《聲類》或為歛字，在《欠部》。”亦其證。

17. 奪、衍“也”字

唐寫本《玉篇》有奪“也”字而誤者。上文所舉“厥”字說解之誤即奪“也”字所致。《說文·言部》：“譱，吉也。”唐寫本《玉篇》引《說文》同，又引《蒼頡篇》：“工也，往也。”而《言部》“善”字說解未引《蒼頡篇》，祇引“工往也”，“工”下奪“也”。

唐寫本亦有衍“也”字而誤者。如《說文·次部》：“次，慕欲口液也。从欠水，……𠂔，次或从侃。𠂔，籀文次。”段注：“有所慕欲而口生液也。”唐寫本《玉篇》：“《說文》：‘慕也，欲也，亦口液也。’或為𠂔字，在《水部》。”唐寫本當衍兩“也”字，致使義訓一分为三，說見校勘。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第205頁。

此外，有移“也”字位置而誤者。如《說文·言部》：“訶，大言而怒也。”唐寫本《玉篇》（羅本）引作“大言也而怒”，“也”當在“怒”下。

以上所舉唐寫本《玉篇》的各類抄寫錯誤，應該是隋、唐鈔本文獻共有的現象，《玉篇》如此，《說文》亦當未免，程度不同而已。《說文》在唐以前存在不同的鈔本，周祖謨《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說：“夫《說文》一書，近世流傳者皆為宋初徐鉉之刊定本。徐氏校定之時所取之異本必多，惜皆不傳。”^①“異本”越多，出現錯誤的機會越大，難怪許書經二徐校訂後，若膺先生仍有“甚矣此書攷證之不可緩”^②的驚歎！

六、唐寫本《玉篇》的“互見法”

唐寫本《玉篇》處理異體字的方式和《說文》不同。《說文》以篆文為說解對象，重文置於說解中，即“敘以篆文，合以古籀”為其常例（“先古、籀後篆文”為“變例”）。而唐寫本《玉篇》的異體字一般以“字頭”出現，同偏旁的異體，歸入同一部，上下相屬；不同偏旁的異體，歸入不同的部，即“同字異處”，並用“或為某字，在某部”等互注方式說明，趙振鐸先生稱之為“互見法”。^③

“同字異處”和“互見法”是唐寫本《玉篇》處理異體字的重要體例和特點。“互見法”不僅有便讀者，認識“互見法”還有以下作用。

1. 正今本《說文》之誤。《說文·食部》：“飪，大熟也。从

① 周祖謨《問學記》，中華書局，1966年，第725頁。

② 《支部》末都數注。

③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2頁。

食，壬聲。¹³，古文飪，𤇓亦古文飪。”段注：“（𤇓）此古文系後人增孱，小徐說：李舟《切韻》不云‘亦古文飪’。”唐寫本《玉篇》（黎本）：“飪，如甚反，《周易》：‘鼎，象也。以木巽大，享飪也。’王弼曰：‘飪，孰也。’……《說文》：‘大熟也。’《字書》或為臚字，在《肉部》；或為𤇓字，在《火部》。”《說文》古文𤇓从心，而唐寫本作“𤇓”，并且說“在《火部》”，可知𤇓不从心。火、心形近，抄寫者誤“火”為“心”，《說文》古文遂誤作“𤇓”（說見校勘）。

2. 辨唐寫本《玉篇》之失。唐寫本《玉篇》有很多來自抄寫的訛誤，訂正這些訛誤的辦法不止一種，藉助於“互見法”，便可以直接辨別其中的錯誤。如《說文·詒部》：“𦣻，吉也。……善，篆文从言。”唐寫本《玉篇·言部》：“善，是闌反，《說文》篆文𦣻字也，𦣻，吉也，工往也，大也，在《詒部》。”

“工往也”的意思不好理解，根據“在《詒部》”的說明，考唐寫本《玉篇·詒部》：“𦣻，是闌反，……野王案：《說文》：‘善，吉也。’……《毛詩》：‘覆背善𦣻。’箋云：‘善，大也。’《蒼頡篇》：‘工也，往也。’篆文為善字，在《言部》。”可知，《言部》“工往也”當作“工也，往也”，因奪“也”字而誤。又如：

《說文》：“𡵓，山壞也。从山，朋聲。𡵓，古文从阜。”唐寫本《玉篇》：“崩，補朋反，《毛詩》：‘不虧不崩。’箋云：‘崩，毀壞也。’……《爾雅》：‘崩，死也。’……崩，古文為𡵓字，在《阜部》也。”

根據“在《阜部》”的提示，我們注意到“𡵓”字下唐寫本的解釋有所不同。唐寫本《玉篇·阜部》：“𡵓，補明反，《說文》古文崩字也。崩，壞死也，在《山部》。”^①按：唐寫本崩、𡵓當同字，而抄寫

① 按：唐寫本《玉篇》“補明反”當作“補朋反”，形近而誤。《廣韻》明屬平聲、庚韻，朋屬平聲、登韻。

有異。綜觀崩、隄二字說解，知唐寫本《玉篇》“隄”字說解當作“崩，山壞也，死也”。“山壞也”出《說文》，“死也”出《爾雅》，抄寫者奪山、也二字，又糅合《詩》箋及《爾雅》義訓，因而致誤。

3. 考《說文》失收。唐寫本《玉篇》“互見法”有時可為我們考索《說文》失收的字提供極有價值的信息。比如：

唐寫本《玉篇·亅部》（羅本）：“寧，奴庭反，《說文》：‘願詞也。’野王案：今亦以為安寧之寧。或為寧字，部，《字書》在《穴部》。”

今本《說文》“寧”居《宀部》，“寧”居《亅部》，並無从穴之重文。唐寫本云《字書》“寧”之或體在《穴部》。根據其提示，考《周易·比卦》：“不甯方來。”戰國時期楚國竹書作“不寧方迷”，^①其字正从“穴”。可見，上古有从穴之“寧”，許君失收，而見於《字書》。

4. 明義項歸屬。有時，唐寫本《玉篇》在一個字的說解中列出多個義項，這些義項有不同的來源。要瞭解這些義項的出處，往往要參考唐寫本《玉篇》異體字的說解。

《說文·𠂔部》：“𠂔，語聲也。从𠂔，臣聲。𠂔，古文𠂔。”唐寫本《玉篇·𠂔部》：“𠂔，魚巾反，《說文》古文𠂔字也，𠂔，頑也，語聲也，在《𠂔部》。”從表述來看，唐寫本《玉篇》“𠂔”下所存兩個義項似乎均屬《說文》，果如此，則與今本《說文》有異。據“互見法”，考唐寫本《玉篇·𠂔部》：“𠂔，彥陳反，……《說文》：‘語聲也也。’《蒼頡篇》：‘惡也。’《字書》：‘頑也。’古文為𠂔字，在《𠂔部》。”可見，“頑也”一訓屬《字書》。按：唐寫本引《說文》衍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濮茅左整理注釋之《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轉引自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一“也”字。

5. 省書證。這是指唐寫本《玉篇》在某字說解中列出若干義項，其相關書證卻見於異體說解的現象。如：

《說文》：“諱，飭也。从言，革聲，讀若戒。一曰更也。”許君說解有兩個義項。唐寫本《玉篇·心部》：“憚，公翻反。《字書》亦諱字，諱，更也，變也，飭也，謹也，戒也。在《言部》。”

如果僅看這條材料，它與今本《玉篇》沒什麼兩樣：書證簡單，亦無野王案語。我們推測，《玉篇》的歷次刪改者也許就是以此為樣本進行刪改的！藉助於顧氏“互見法”，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情景：

唐寫本《玉篇》：“諱，柯核反，《毛詩》：‘不長夏以諱。’傳曰：‘諱，更也。’野王案：諱猶改變也。《周易》‘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從乎天’是也。《說文》：‘一曰飭也。’《蒼頡篇》：‘一曰或也。’《聲類》：‘謹也。’《字書》或為諱字，在《心部》。今為革字，在《革部》。”按：“一曰或”當作“一曰戒”。唐寫本“憚”字說解所列義項之書證見於異體“諱”字說解！“互見法”的運用，避免重複，節省了篇幅。

可見，“互見法”是原本《玉篇》的重要特點或體例之一。上述例子表明，“互見法”可為我們提供不少有價值的信息。我們在參考唐寫本《玉篇》乃至今本《玉篇》時，需要藉助“互見法”，綜觀異體字的說解，注意從《玉篇》本書求證其是。

主要參考文獻

一、專 著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據陳昌治刻本影印。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1987年據祁雋藻刻本影印。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據經韻樓原刻影印。

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1985年。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7年據張氏澤存堂本影印。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年。

唐釋慧琳、遼釋希麟《正續一切經音義》（附索引兩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中華書局，1988年。

王筠《說文釋例》，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據世界書局本影印。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中華書局，1987年據湖北崇文書局本描修影印。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據臨嘯閣刻本影印。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據胡克家刻本影印。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

阮元《皇清經解》，學海堂本。

戴侗《六書故》（《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王念孫《廣雅疏證》，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王引之《經傳釋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據家刻《郝氏遺書》本

影印。

錢繹撰集,李發舜、黃建中點校《方言箋疏》,中華書局,1991年。

陳彭年《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據乾道本影印。

丁度等《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據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鈔本影印。

徐堅等《初學記》,中華書局,2004年。

莫友芝著、梁光華注評《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張舜徽《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1942年,載《舊學輯存》,齊魯書社。1988年。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嶽麓書社,1994年。

中華書局編輯部《小學名著六種》,中華書局,1998年據1936年版《四部備要》縮印。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

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宋永培《〈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巴蜀書社,2001年。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

向熹《簡明漢語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郭在貽《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2002年。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周祖謨《問學集》,中華書局,1966年。

周祖謨《方言校箋》,中華書局,1993年。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

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2002年。

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

[日]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語言》,中華書局,2005年。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 李索《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校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
-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
- 于省吾《雙劍謬吉金文選》，中華書局，1998年據大業印刷局代印本影印。
- 劉盼遂《劉盼遂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劉又辛《劉又辛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
- 余行達《說文段注研究》，巴蜀書社，1998年。
-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
- 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中華書局，2001年。
- 楊永龍《〈朱子語類〉完成體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
- 盧烈紅《訓詁與語法叢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雷漢卿《〈說文〉“示部”字與神靈祭祀考》，巴蜀書社，2000年。
- 張其昀《“說文學”源流考略》，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簡啓賢《〈字林〉音注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
-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

二、論 文

- 曾忠華《玉篇零卷引說文考》，載《大陸雜誌》，1968年，第36卷第1—3期。
- 胡吉宣《唐寫原本〈玉篇〉之研究》，載《文獻》，1982年，第11期。
- 黃孝德《〈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統》，載《辭書研究》，1983年，第2期。
- 吳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和傳抄的時代》，載《辭書研究》，1984年，第6期。

芻邑《原本〈玉篇〉的編纂成就與宋本的比較研究》，載《辭書研究》，1988年，第6期。

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載《平頂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4年，第九卷第1期。

陳建裕、高其良《〈玉篇零卷〉與〈說文〉的校勘》，載《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

劉友朋、高薇薇、頓嵩元《顧野王玉篇及玉篇對說文的匡正》，載《天中學刊》，1998年，第3期。

馮方《原本玉篇殘卷引說文與二徐所異考》，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2期。

韓國磐《卜天壽〈論語鄭氏注〉寫本和唐代的書法》，載《文物》，1973年，第5期。

後 記

這本小書是2005年8月開始撰寫的，而相關的基礎工作則遠在此前。

1994年，我考上四川大學中文系漢語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是宋永培先生。導師開設的課程中，有“《說文》訓詁與辭彙”這門課，從此我才對《說文》漸漸有所瞭解。宋先生多年潛研《說文》，融會貫通，心知其意。先生講課，廣征博引，感情非常投入，授課過程中，宋先生還和我們談到他的導師陸宗達先生早年學習《說文》、晚年給他傳授《說文》的一些逸事。先生的講述往往把我們引入這門深奧學問的特殊境界。在宋先生的教導和影響下，我開始認識到《說文》的重要，逐漸養成了研習《說文》的興趣。應該說，本書的基礎工作是從1994年開始的。令人傷心的是，宋先生於2005年溘然逝世！在我使用至今的《說文解字注》扉頁上，還有宋先生在課堂上書贈的勉辭：“專默精誠，博學弘通。”目睹先生手跡，其音容如在眼前！

1999年秋，我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師從胡奇光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在胡先生的指導下，學位論文的選題是《段注》中有關詞義引申的審美移情研究。於是，我開始系統閱讀《段注》，做讀書筆記。讀書筆記中有一類就專門涉及《玉篇》。在閱讀《段注》的過程裏，每隔一段時間先生就會詢問我的閱讀情況，瞭解我的研究方向。入學不久，先生將講堂設在並不寬敞的書房，和我們弟子三人授課的形式自由活潑，三四人小課堂，往

往一談就是數小時，既教學，又教人。教我持靜讀書，切勿封閉自守，力去浮躁。在整整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將《段注》通讀三遍。這個過程加深了我對《說文》和《段注》的理解，積累了大量資料，為本書的撰寫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復旦學習期間，我每天散步，經常找同學聊天。一天傍晚，我來到劉再華、王軍偉宿舍，站著閒聊，不經意中，在軍偉成堆的藏書裏看到了《原本玉篇殘卷》，順手拿來就翻——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唐寫本《玉篇》。我一直想得到這本書，可當時書店沒有賣。軍偉慨然送我，我如獲至寶。這是2001年3月16日。此後，我在使用《說文》、段注的時候，經常查閱《原本玉篇殘卷》，以《原本玉篇殘卷》所引用《說文》內容與大徐本作比勘，發現二者時有出入，段君之校勘不少亦可商榷，遂萌生以《原本玉篇殘卷》系統校勘段注本《說文》之意。2004年，我以“《原本玉篇殘卷》與《說文解字注》的校理”為題申報全國高校古委會基金課題並獲立項。也許，沒有軍偉兄的慷慨之舉便不會有此項校勘工作。

本書在撰寫和修改過程中得到了業師和朋友的指導與關懷。根據胡先生的意見，原稿部分內容移入另設的“附錄”。

四川大學向熹先生給我的鼓勵和關心也特別令我感動與難忘。我在川大學習期間，經常去向先生家請教，向先生為人和藹可親，學習上給我指導，生活上給我關懷，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此項工作有多大價值，如何展開為宜，我一直心存疑慮。故撰寫伊始，即和向先生說了自己的想法。向先生鼓勵我做，並提出不少建議。我幾次打電話問候向先生，他都很關心書稿的撰寫。2006年冬，向先生出席在湘潭大學召開的湘方言學會第一屆學術會議，會後在湖南科技大學作短暫停留，我提出請他看看稿子，向先生欣然允諾，同我來到陋室，在電腦上流覽書稿“凡

例”，指出哪些問題需要注意。因為要趕乘飛機回成都，向先生在寒舍停留的時間大概二十分鐘，沏上的茶都沒來得及用！

書稿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負責審稿的劉景雲先生提出了不少寶貴的修改意見，現在的書名就是根據劉先生的建議改定的。

給本書的撰寫和出版多方關懷與幫助的，還有湖南科技大學陶敏教授、陳安華教授、羅淵教授，湖南大學劉再華教授以及文物出版社許海意博士。對於上述恩師益友的教誨和關懷，前師在此一併致以由衷的謝意！

我在比勘過程約做三種處理：或言同，或存疑、或下己意。言同者，大徐本與顧野王《玉篇》同。存疑者，文獻無考。而下己意者，雖據文獻，然學識陋淺因而戰戰兢兢。前人謂盧文弨曰：“他人讀書，受書之益；子讀書，則書受子之益。”前師識陋學淺，非敢妄擬前賢，然敬佩之。本書於《說文》學，益之損之？尚祈專家批評、指正。

徐前師

2007年11月22日

聲。古杏切。鳴。渴。鳴也。月令作易旦。坊記作盜旦。鄭云

廣志作侃旦。皆一語之轉。此渴旦當同。月令作易旦。淺

改之。誤用渴為侃。歟。字耳。太平御覽引鳴可旦也。取為

本。易旦。可旦。鳥語。从鳥。旦聲。得秦切。伯勞也。夏小

此。故云求旦之鳥。从鳥。旦聲。十四部。伯勞也。正作

作。鳴。乃。雙聲。假借字。小正月令皆云五月鳴。惟幽風曰

月。鳴。司。至。者也。从鳥。昊聲。古關切。雕。鳴。或从隹。翽

翽也。釋鳥。翽。天。翽。釋文曰。翽字又作翽。翽說文作翽。今

之。玉篇。翽。天。翽。許無翽字。郭云。太如翽。色似翽。好

飛。作聲。今江東名之。天翽。音綢。綢之。綢。按此與佳部維

从鳥。翽。聲。力叔切。三部。陸云。說。卑居也。見佳部。雅

鳥。與。聲。羊茹切。翽。韓。鴛。山。鵲。句。知。來。事。鳥。也。隹。部

云。韓。鴛。此。乃。足。之。音。南。書。乾。鴛。知。來。而。不。知。往。高。三。乾

誰。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往。高。三。乾

四篇

聖



上架建議：語言學

ISBN 978-7-5325-4712-8



9 787532 547128 >

定價：28.00元

易文網：www.ewen.cc